

E. ASIAN  
LIB.

B  
128  
K83  
1934

國學基本叢書  
管子

(附校正)

戴望著

PRINTED IN  
CHINA.

商務印書館發行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L 008 525 263 3

C6417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2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書叢本基學國

管子

(正校附)

著望戴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五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 管子目錄

## 第一冊

### 第一卷

牧民第一.....一

形勢第二.....四

權修第三.....七

立政第四.....一

乘馬第五.....一六

### 第二卷

七法第六.....二二

版法第七.....二七

### 第三卷

管子目錄



幼官第八.....二九

幼官圖第九.....三六

五輔第十.....四二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四六

樞言第十二.....五三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五七

法禁第十四.....六三

重令第十五.....六六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七〇

兵法第十七.....七八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八二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九五

小匡第二十……………九七

王言第二十一……………一一

第二册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一

霸言第二十三……………四

問第二十四……………〇

謀失第二十五……………一四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一五

地圖第二十七.....二〇

參患第二十八.....二一

制分第二十九.....二三

君臣上第三十.....二四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三一

小稱第三十二.....三八

四稱第三十三.....四一

正言第三十四.....四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四四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六二

心術下第三十七.....六六

白心第三十八.....六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七四

四時第四十.....七七

五行第四十一.....八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八五

正第四十三.....八七

九變第四十四.....八八

任法第四十五.....八九

明法第四十六.....九三

正世第四十七.....九五

治國第四十八.....九七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九九

封禪第五十……………一〇四

小問第五十一……………一〇五

### 第三冊

####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一

禁藏第五十三……………五

####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一一

九守第五十五……………一三

桓公問第五十六……………一五

度地第五十七……………一六

####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二〇

弟子職第五十九.....二五

言昭第六十.....二八

修身第六十一.....二八

問霸第六十二.....二八

牧民解第六十三.....二八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二八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四三

版法解第六十六.....四五

明法解第六十七.....五一

臣乘馬第六十八.....六〇

乘馬數第六十九.....六一

問乘馬第七十.....六三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六三

海王第七十二.....六四

國蓄第七十三.....六六

山國軌第七十四.....七〇

山權數第七十五.....七三

山至數第七十六.....七七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八三

揆度第七十八.....八六

國準第七十九.....九一

輕重甲第八十.....九二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一〇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一〇六

輕重丁第八十三……………一〇七

輕重戊第八十四……………一一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一一九

輕重庚第八十六……………一二一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亡

附管子校正



##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糾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尙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差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紬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旣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殫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旣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智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猷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

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它如五勢三淮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曰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臂。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其成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



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憇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曰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管子書二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者我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

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 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續。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續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貳。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從宋本判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棄。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尙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尙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綰紉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曰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剗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匡。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嶠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 管子

## 卷一

牧民第一 國領四維六親五法順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食者人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營。營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瑋兩原。則刑乃繁。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  
爲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  
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  
非貞廉也恥不從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劉縉曰按維綱營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



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事士之事也。可以經常行者。謂陳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

言有家之親  
生怨故不可

斥以爲鄉之疏必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

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也。

親以鄉爲鄉。

也二親以國爲國也三親以天下爲天下也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

按鄉大於

不聽家謂家也言有以家相

親而謂之曰疏遠者必不曰

不與汝同。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聽下，同此。

家者爲鄉。

地如天何私何親也五親

如月如日。唯

君之節。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取其耀臨。言人御民之轡。在上之

則鄉必不治等而上

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

民之門。在上。

上之所先。其從之者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

之皆然故

求之則臣得之。先君將求

之臣已君嗜

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毋蔽

而治隨之。  
故治天下

者不拘於

同家同鄉

同國而量

如天地日

月然後能

治天下

懼之指好

惡也

此注多非

當依後形

勢解自明

受辭謂君

出言順理

而民受之

無異也名

運謂聲名

彰于四方

也蜀音猶

汝惡毋異汝度也。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城郭

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

在有道。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

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

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緩者後於事。蚤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也。五法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輿雨之祥。故天不變

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

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貴有

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

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

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飛蓬

堂之政既以修理矣。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故化文王。飛蓬

三子技名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操轡斷削之末

諷音無顧憂謂慮後患也必得之事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按謂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矜伐二句謂自用則小之弊按言怠惰

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願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寶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犧怪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實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有素何所爲乎羿之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爲乎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狠戾不在其落鳥中鳴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其轍迹偏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車以載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爲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大山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隄不成之隄奚有於深爲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隄不成誓誓之人勿與任大此之人則亂大邦也譴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譴臣有大過非不肖也誓誓之人勿與任大此之人則亂大邦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憂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及之此人之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必斷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必得之事衆必比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疑動言必得應小謹者不大立些食者不肥體諸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於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不行智者逢禍而能息也其野不遠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遠馬而自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而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磨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於內故曰在內也



則不能及不及外見故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曙戒勿怠後稷逢殃每曙而戒所以  
時成事操曰在門也待曙成勿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失  
要則忽然為倦怠也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  
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往者不至來  
審內外立操要之神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有聞道而好為家  
則怠惰不及者亦從而能矣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  
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

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然道之所設身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  
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

釋一作澤

按出於理

曰天道出

於欲曰人

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  
母操筆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天道之  
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



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

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

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狡雖善不狎。狡謂猜也言鳥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

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

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特見與當作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

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之援也獨國之君

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地多嶮阻不平易也言而

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凡言而

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壘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

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無兵

按當作鳥集之交

見與當作見愛之交

獨王一作獨任

按此注非觀解自見

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惜之。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身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審度量以閑之。所以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防閑其姦。爲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

二者賢不肖能察也

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者，桓靈之實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爲，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譎，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



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謂隔也。有所隔。而欺誑也。臣下賦斂競

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謂農事。君國不能壹民。

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

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一年之計。

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

也。果木過十年漸就一樹。百穫者。人。亦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我苟種之。如神用之。種也。枯悴。故曰十穫也。

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

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

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

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

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

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

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

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



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固  
服制

五事  
九敗

首憲  
七觀

首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

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涓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以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

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菹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菹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

讎責讓也。

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讎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

計上計也。

悌忠信。賢良。雋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

及。坐及也。

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家屬。及于什伍

著。標著也。

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

使備曹署著其名。

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

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

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

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

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所以視功過

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畱令罪死不赦五屬

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鄉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

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

之畱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修

按修曰專制謂增之不足曰虧令謂損之

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敬同敬戒也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sub>扶門反</sub>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 右省官

此有闕文  
誤字  
鬻音權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綬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鬋<sub>求圖反</sub>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纁<sub>一本作絲</sub>不敢畜連乘車

###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sub>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sub>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sub>兼愛之說勝則</sub>徐偃弱而行仁宋<sub>宋</sub>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sub>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sub>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

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而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大數  
士農工商

陰陽 爵位  
聖人 失時 務市事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

從政地生

朝者義之理也

義因朝起

市者貨之準也

市所以準貨之輕重

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

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地平均則政以正政

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

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

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

夏秋推陽以生陰

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

必長短相摩然後

易陰陽之化也

晝熱夜寒交易其

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

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

天地莫之能損益也

天地亦準陰陽

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

不可不正也

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

正不正則官不理

謂天地之正不正

正官不可得理

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

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

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

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

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

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

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

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虛。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按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

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澗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



鑲刈割器  
經網縛索

按此一節

言七地就

中論不可

食者而除

之紀其可

食之實不

可徒論廣

狹也

按此一節

言官邑事

器之制

按此一節

言既立制

而遂定賦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鑲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射。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之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二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續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謂去十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之三四。則去四。

十切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切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切分九切則

去其三則餘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續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切見水不

有一丈八尺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切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切見水則免三三分十四切

見水則免四分十五切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澇澇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

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澇澇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

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澇澇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

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

不受力作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

之也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

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

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

愚皆知

人當使智

按此言教

利

民以盡地

田三日借

亦與耕公

官者正月

其業不在

賈工雖習

按此言士

買工雖習

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

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

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

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

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爲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己是故有事則用人謂人爲聖人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

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

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

按此釋上均地

# 卷二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非不能立其人而用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爲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能勝也。雖然後可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做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



謂反用左  
手書右手  
不動也

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爲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爲政者所以決斷而望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衛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鶴。輕非所續也。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毆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適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

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

而重民散。

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處輕民。處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

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

厲。奮也。

則戰不勝而守不固。

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

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

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政之經。四者人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是下皆隱實言虛。則其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

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

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

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不爲愛親。危其

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

社稷者。身之存亡。故棄親而存社稷。

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不

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

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

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

故曰。治人如治水潦。

治水潦者。必峻其隄防也。

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用。人如用草

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

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

用之。三者各得其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

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

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

罪得其人。故不怨。

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則列陳息其貪也。

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

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

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存乎明於機

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故兵未出境而無敵

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

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

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

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

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

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壅廢而天下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

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

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

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

曰觀多。桓公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爲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

角試。以練精銳爲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

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

也。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調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墮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壙。空也。天之

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

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其敗。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

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政。未可加兵。不明于敵

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

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

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



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

以備之。敵人望風以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

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署。十官必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

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之功。故能

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

謂上下同心。風雨之行。速也。飛鳥之舉。輕也。雷電之戰。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水旱之功

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

必知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誑之言。雕俗謂浮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

能服特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

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

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按此當依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

經言七

後版法解  
自明

按當依解  
作寡不能  
圖

凡將立事之經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多少也  
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二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喜  
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  
身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  
與禍由是生故曰始身衆之所忿置不能圖置之誰能圖之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  
鮮克有終廢所惡必計其所以窮困獸猶鬪其所終將何爲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富  
故須觀之人之所以有功則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  
祿有功以勸之富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  
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興之日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取人以  
己成事以質將欲成人必先審已才略能用彼不實謂準的善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  
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  
民不足則令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爲正法直度罪殺不赦  
夫正直之法度罪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  
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  
等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  
故可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法天合德天之資始象法無親地之資生參

按當作悅  
衆在愛施  
有衆在廢  
私字屬  
下爲是上  
句有脫字

## 卷三

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召遠在修近

### 幼官第八幼始也陳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後中圖作  
處虛守靜  
淮南子有  
夜行高誘  
注諡陰行  
也陰行化  
故有天下  
則夜字爲  
是人物字  
疑衍物事  
皇大也言  
人君能處  
虛守靜則  
發之人事  
盛大也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五和時節土  
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治和氣土主和  
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井也以俛獸之火爨俛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君之助土氣  
行歐養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時所生之  
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尊賢授德則帝尊賢授德則其臣其實師也故身仁行義服忠信用信則  
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尊賢授德則帝尊賢授德則其臣其實師也故身仁行義服忠信用信則  
王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處置之斂葬其概信賞審罰爵材祿  
能則強有材者爵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  
常謂五常也備能謂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  
才能之士備有之



德行對藏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治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

此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

齊四舉而農佚粟十農會之後後備役減省故五舉而務輕金九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

而絜知事繼絜國度也七舉而外內為用外謂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行海內雖居

侯伯以帝王之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搏擊強大故人主守之八

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

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靜弱必從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

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散之於衆使備曹署著其名以司之凡數

財署數謂國用之殺僂以聚財或因其亡國或因滅家莫不藉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署財署分

知其事各具其籍之本則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政管氏別

五其圖謂之方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行秋政雷乘陽故陰行夏政閣春既陽夏又陽陽十

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以待能者十二小卯出

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台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

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

之以言按後作攷

備音朋

圖司堂圖也即月令居太廟太室類



治燥氣春多風而旱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

藏不忍行國強國所以禁禦弱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強國為圉弱

國為屬國強國所以禁禦弱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

時也禮也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此居於圖東方外

必得其宜夏行春政風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十二小郢至

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聽羽聲羽北方聲也

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

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

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

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外秋行夏政盛陽氣乘之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行冬政

耗盛陰肅殺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

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服白色

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治溼氣秋多霖雨用九數九亦金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

管 子 一 幼官第八

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行搏銳。兌金性勁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

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異故須閒之也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信利周而無私申布利私此居於圖西方

方外冬行秋政霧陰行夏政雷陰行春政沍故十二始寒沍故十二小榆莢

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

水成數六。水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此水王之時聽徵聲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太過

過則治用六數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以鱗獸之火爨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者好

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行薄純冬物朴素故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儉時故成儉

也器教行於鈔鈔末歲之將終也冬爲四時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各有不同故

別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也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悞也生則物不可悞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須別

所養過時故蓄取與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公會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

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

五五分取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也稱也

斤兩也。數。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祭。常祭也。

周當依後  
作害。

按謂大命諸侯出常來朝會之命即下文是

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請四輔。四輔即三公也。公四輔也。所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也。處官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二年。三卿使四輔。四輔以受節制也。天子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五年。大夫請受命。請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為置廷。入其受命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以得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急時分勝之。勝也。終無方。勝之。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令無功者。妄受。可以得勝。行備具。勝之。改戰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定。聞知勝。聞知敵定者。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定制祿。勝。能制祿。亦與有功。定方用勝。異能審定者。勝也。定綸理。勝。綸勝。定者。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定制祿。勝。能制祿。亦與有功。定方用勝。異能審定者。勝也。定綸理。勝。綸



按別本注  
立謀能有  
實效不使  
衰故也

按鈇鉞械  
人足也恐  
當作轄鈇

之理能審。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審能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  
發舉兵機。誠得其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  
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勞之實士則死節。  
不求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實之物。因方之  
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意則士樂爲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實之物。因方之。  
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爲。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  
所以應敵無方者。聽於鈇。故能聞未極。鈇深遠也。所聽在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  
也。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故能發於驚。故能至無量。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  
其寶。舉動昌盛。故敵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  
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火而不顧。豈教命施行。則赴湯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  
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火而不顧。豈教命施行。則赴湯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  
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權與明。必勝。  
則慈者勇。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攻不守。則拙者  
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數也。動慎十號。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  
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爲論。百工之銳  
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  
方中。此中圖。旗物尙青。木用事。兵尙矛。之象。春物。刑則交寒。害鈇。其行刑戮。則於初旦夜盡之交。其  
故尙青。兵尙矛。之象。春物。刑則交寒。害鈇。其行刑戮。則於初旦夜盡之交。其



難害而欽禁。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也。經不知。經法也。用兵之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發。不意其所舉發。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聞。障者。所以防。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常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必怨怒。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旗物尚赤。火用事。兵尚戟。之森。聳物。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次一之。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故成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旗物尚白。金用事。兵尚劍。象金性。利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偕習以悉。悉。盡。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旗物尚黑。水用事。兵尚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刑則游仰灌流。其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

習或輯之誤

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

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

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爲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爲侯伯而各三千里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按別本註

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

緩急之事

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

雖危其可

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

雖終無所難也

而不執謂不悛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

中方本圖

中方副圖

東方本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  
保獸之火爨藏溫濡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  
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  
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

攻作攻。

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之。定計財勝之。定知聞勝之。定選士勝之。定制祿勝之。定方用勝之。定綸理勝之。定死生勝之。定成敗勝之。定依奇勝之。定實虛勝之。定盛衰勝之。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

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闔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圉。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尙青。兵尙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愼。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



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尙赤。兵尙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

按上無前  
第二字

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溼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釗。刑則紹味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塞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

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尙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尙黑兵尙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

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與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能使人譽顯當時功業流後。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能使人譽顯世者則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天下欲小利。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故曰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飲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餼。省費用則薪菜餼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



按苟字乃  
苛字之誤

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賈人退而

姦民進其君子上詔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

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而無解舍下愈覆鷺而不聽從覆察也鷺疑也上既

察而懷疑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

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

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

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發伏利伏者發而用之輸壩壩貯積也修道途使關市謂所置關

便慎將宿將送貨財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潘溢也潘

音潘翻潘潰泥潰泥塗為滯者亦通鬱閉鬱閉亦謂川潰有過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薄徵歛

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

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振其窮上之

所以振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

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

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

整齊擯詘以辟刑僇

擯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

織膏省用以備飢饉

織細也膏恡也既細又恡故財用省也

敦懷純固以備禍

亂

懷厚也音莫江反

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然後和調

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

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

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

倍乖戾也

貧富無度則失

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

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

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

和此

爲人夫者敦懷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

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

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

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

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

辯明也明所任之事也

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

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

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

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擗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饑饉。救災害。振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未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



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是故博帶梨以就狹  
故農勞而不免於飢也梨大袂列以從小文繡染為純色刻鏤削為純素雕琢采為純漫闌幾而不征非常而不征賦  
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 卷四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蔬

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荅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

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

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鳥飛準繩第八舉目謹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

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

十一舉目  
當在人不自  
一事下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



十二事目  
當在則擊  
下

擗宅耕撻反丁歷撻丁用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

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臣任力勞故立于右

臣則任力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喻百

無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

能之和之百職臣守而無所不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

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

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

流流謂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

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

以爲平準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爲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書制以舉賢博而

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難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

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

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輔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

隨大小而施恩引物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猶迹

求履之憲也。述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

也。僂也是以無乏。僂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爲善者輕順。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大清

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化萬物字。天之生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所謂是而無

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

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必有不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

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無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

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告於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無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

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

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必周於德。審於時

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必周於德。審於時

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春采生秋采祿

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淫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

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賢人之

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倖免也。倖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

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非爲畏死而不忠也。

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爲僂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僂既進傷爲人君嚴

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因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其爲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  
其嚴酷臣亦倫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贖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  
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贖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  
明候風雲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  
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  
可大則賢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荅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環凌轢人  
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荅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環凌轢人  
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荅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  
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爵尊則肅士祿豐則  
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吝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  
交惡其名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怨毒而無怒  
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彼知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怨而無言言  
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  
泄謀泄蓄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  
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  
成大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  
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故曰若覺臥若晦



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諂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前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而曲飛苟途南北之大意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準萬家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道必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護火縣反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



按易政謂  
平易近民  
也。

伎梁紀切。

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  
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  
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  
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  
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謹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  
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憤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委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  
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  
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  
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豪盛處己以賢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  
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  
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  
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地不一利五土  
各有利人不一事各農工商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  
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也于物而旁通于道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窮通

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

曲說而不可以廣舉。

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

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

爲之治，而計其意。

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

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

爲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

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

半星星半隱半見也

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

此以上略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爲法也。

山陵岑

巖，淵泉閎流，泉踰澗而不盡。

澗，湊漏之流也。

薄承澗而不滿。

泉逾而前，澗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谿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澗而常不滿之流也。

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利。

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

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

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

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

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

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

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

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

桴，當爲響。

適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

而至，猶鼓之含響，應擊而鳴者也。

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

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應

擊爲響，象天地應德爲否泰也。

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

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

是以聖人明乎物

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稟也。

君子知善惡必

按山乃止  
字誤

繩繩成續。先天也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宇宙合有。囊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子餘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其橐萬物在天地宙合之中。故為橐也。宙合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橐。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散之。至于無聞不可名而山。宙合之橐。故無偷觀。猶不可得。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散其緣。上能其名。若山然也。是道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散其緣。上能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事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多內則富。時出則常。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常。本乎無妄之治。迷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常。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之立名也。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軌而不窮者也。言則虛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者。樞。故曰樞言。

外言二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象由之。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焉。故謂之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為功。而生成以氣為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



之天先此二者。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慎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無飢故爲寶也。聖智器也。者。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無飢故爲寶也。聖智器也。者。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無飢故爲寶也。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器。立而不立者四。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珠玉也。故善無以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珠玉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王主積于民。無不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亡。主積于婦女珠玉。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也。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移。謙受也。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者。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爲。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故先王貴當。



愛必利。貴周則深密不測。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  
五變故曰五化。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衆所驚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結。紐則絕。有紐故可解。而解則絕。而絕則解。故親不在約束。結紐。心親從。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不列地。列地則人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改也。改爲分別。而可以鞭筆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筆。時也。心有向背。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聰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閒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圓。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圓。豚豚乎莫得而聞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

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慤。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

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尙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 卷五

###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而通也。閭閻不可以毋闔。闔屏宮垣關也。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慙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爲芳也。是故明君枉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

則桑麻易植也薦

子見反

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藟

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

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賦閉貨之門也

無貨可出若閉門然

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

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

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

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國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

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

本資謂穀帛

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

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母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

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

若計謂審度量以下

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

可知也

按方一本作百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

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

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

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糶也。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凶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災故也。故謂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稼亡三之一而非也。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瘠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非私而亡稅三之一矣。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按別本十三之稅三三不解地。若非蓄積有餘又遇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力財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

內歲則民  
必趨子矣

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竭。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高。無限高也。閭閻

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

井。谷水巷井。則出。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淫非者。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

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烝不聚。

燕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舉。則士不

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

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

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

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非但矣。怨。又非。有爵祿。則百姓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



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

害疏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

令一布而不聽者存。

不聽者存。是令不行。

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衆必輕。

令而上位危。

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

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

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

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

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

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

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

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

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爲親也。

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爲彊也。

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

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



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倉空虛民偷處而不。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

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民不相與爲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且之善。

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於藏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

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

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

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

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

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

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

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君不

按別本注。

君既失德則人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已也

按王官既私君事去矣

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  
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  
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  
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  
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費公以樹私也  
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博容受聚徒威羣威衆上以蔽君  
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  
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者。其所勉力事務王  
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修行則  
不以親爲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官爲主。邀虛譽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臣  
下交於人特之舉人則以爲己勞以爲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萬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  
以爲己之恩賜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窶。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窶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難上致於君儻飾  
成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君公法求人私悅也。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  
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勞家業富祿寡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

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

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

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

本。每以壺煊濟士。以爲亡去之資。以趙孟則生之養私不死。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之爲。又修營田業。以爲亡去之本也。

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約虛時言大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爲市。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

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

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側。入迎遠。挺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

按隱即索隱也。辟倚背邪不正。

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爲言譽。以爲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

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閒居。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

其聲。其聲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入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朋黨有惡相爲。隱蔽用此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

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

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有。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

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取超等踰官。漁利蘇



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殺。留之。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論。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爲。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己。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下彊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



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  
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虧令者二者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  
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  
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而求上之母危下之  
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而工以雕文刻鏤相  
釋也謂之逆釋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  
相釋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爵不  
故不爲行制祿不論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謂事便辟爲榮華以相釋也  
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  
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尙得不貴犯難離  
患而不辭死致身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不以毋實虛受者後有功勞而朝  
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毋上拂之事也拂違毋下  
比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毋踰等之服禮而謹於鄉里之行信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

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

朝不貴經臣，則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邪臣進。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

上令難行。俗無常故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

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

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况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

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

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

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

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

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

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

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彊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

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則

以天道數終人天道之數至則反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心變易故也

緩怠夫驕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

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

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

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

按此言自諸侯而爲天子

按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

按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

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

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也雖

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

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不罪不誅有功不賞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

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

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 卷六

###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母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以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賞罰重而猶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則以上輕於賞罰也。則以身不先自行其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以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則以身不先自行其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聞賢不舉不若。聞善而不索。則以身不先自行其。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可而不爲殆。可爲而不爲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幾而不密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策謀母自入也。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成大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特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  
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  
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  
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  
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賁。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倍。愈禁愈犯。  
非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  
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  
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  
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  
必竭。數也。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  
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譏。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  
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  
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  
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尙能卑主。况其倨

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爲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

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

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母赦者

小害而大利者也

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故赦者犇馬

之委轡

必致覆

母赦者瘞

徂禾切

睢之礦石也

疾可廖也

爵不尊

祿不重者

不與圖難犯危

以其道爲

未可以求之也

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

是故先王制軒冕

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

按睢恐疽或癰字

設爵祿所以守其服

不求其觀也

使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

君子食於道

則上尊而民順

小人

食於力

則財厚而養足

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

胥相也

文

有三侑

侑寬也

武母一赦

惠者多赦者也

先易而後難

久而不勝其禍

法者先難而後易

久而不勝

其禍

法者先難而後易

久而不勝

其禍

法者先難而後易

久而不勝

其禍

法者先難而後易

久而不勝

其禍

其福

故惠者民之仇讎也

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讎也

法者民之父母也

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

太上以制制度

其次失而

能追之

能追悔也

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

足以設賓祀

不求其美

爲宮室臺榭

足以避燥溼寒

暑

不求其大

爲雕文刻鏤

足以辨貴賤

不求其觀

故農夫不失其時

百工不失其功

商無廢利

民

暑

不求其大

爲雕文刻鏤

足以辨貴賤

不求其觀

故農夫不失其時

百工不失其功

商無廢利

民

暑

不求其大

爲雕文刻鏤

足以辨貴賤

不求其觀

故農夫不失其時

百工不失其功

商無廢利

民

暑

不求其大

爲雕文刻鏤

足以辨貴賤

不求其觀

故農夫不失其時

暑

不求其大

爲雕文刻鏤

足以辨貴賤

不求其觀

故農夫不失其時

百工不失其功

商無廢利

民

暑

不求其大

爲雕文刻鏤

足以辨貴賤

不求其觀

故農夫不失其時

百工不失其功

無游日。無閒游之日。財無砥礪。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

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

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上故爲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

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

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

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

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

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

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

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

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

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

按言愛人  
不足以用

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



民。及至能用民者反殺危勞苦飢渴之以至此極民達爲之用而無謀害者蓋以法素行民皆舍好之私而行此惡之公也

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善用入者必以法。其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令之失。則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



之何也。尊無如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出而不入。謂之絕。其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而不得至於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此則左右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君事故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猶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也。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非正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也。

按倍古背字餘倣此按此乃集書者再述異聞

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氏稱古言：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致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人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是今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左有令入而不入，謂之瑕。故曰：瑕，君臣相開，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

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各論人才。行有綱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矜。彼矜者。謙而接物。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者。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於國。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受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



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貧民

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常廢而不廢。則古今惑

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既不廢

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固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用

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

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國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

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

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

智者知吾情僞。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誅。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

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

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

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

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

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得

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

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輕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

千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

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則何爲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度之書。陳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

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

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

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計數

得。則有明也。有明則治衆有數。有數存焉。勝敵有理。有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則敵可

也。明理而勝敵。於明理也。定宗廟。宗廟定。遂男女。男女安。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

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野無吏。則無蓄積。無

田吏。則人情本。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徵賦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

業。故無蓄積。賞罰不明。則人無。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

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

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彊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今之假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

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

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

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其利。遠用長近用短也。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食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

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

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罷。韓輜也。謂輜其

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竅。無端無窮皆出敵不始乎意彼不能測知也。

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

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

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準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行無常。行既準利。故故無常也。

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

守。恃固不拔。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器成

續曰實疑  
實字誤謂  
雖曰獨入  
實與衆俱  
入非獨也  
故不能入  
下做此

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賈賈揭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  
精一其氣。而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賈。士既厲械。又利故不賈。進無所疑。退無所賈。敵乃爲用。敵既無疑。賈敵乃服從。  
而爲凌山。阮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歷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  
已用。凌山。阮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歷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  
之能止。見其實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停厥寶玉。必選精勇。實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寶玉所  
使無水旱之災。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意故不能疑。度謂之  
故取之不嫌也。至能盡獲而不賈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意故不能疑。度謂之  
爲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  
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  
不能。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氏不言其  
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十罷。數  
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其次一之。雖勝破大勝。彊一之至  
也。不以勝爲勝。故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乘之不以詭。以詭計。勝之不以詐。以詐謀。一之實也。凡  
皆至一。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此皆我守  
其不能。彼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機。速故利適器之至  
也。兵刀利而適者。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適。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  
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遠用兵。  
則不服。豈能用之哉。



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傷也。有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搏景。無所獲。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計。不可以爲所在。皆無。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故不可以變也。化也。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

# 卷七

##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大匡等三篇是當時紀敘之文。

###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爲之傅也。賤臣知奔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

按言子固辭。稱疾不出。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死亡。



則君不疑  
必免子之  
傳矣

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爲

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

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

矣。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能容小白。故非夷吾莫能容小白。

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能濟。次在小。而誰子謂

忽。台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忽

兄古況字。後倣此言。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君臣。犯命廢糺。雖得天下。尙不生。況

定齊社稷。一國之政乎。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

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

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其

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爲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

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成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

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

之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濞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

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堅曼曰堅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

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

亡今彭生二於君從之以正道輔君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不忠諫義

公通其妹故曰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

失親戚之禮命禍敗之理君怒魯桓彭生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

屬於彭生君以怒遂禍則遂成其禍不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魯若有誅必以彭生

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

除之謂除此恥也

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

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

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祖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

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死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

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被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政既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尙賢於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



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

用之乎。庸猶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

被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

叔賢故不能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

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

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糾。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

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死而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名不兩立。既成

不可又行。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

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者

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

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

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曰。夫雖不

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鮑

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也。朋友不能

接及。謂所  
從黨與也。



相交合則黨與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人二  
弱故乃可圖。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  
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免也。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  
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  
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  
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  
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  
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  
則不敢言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  
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  
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  
之，而兵事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  
且可藏。

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諸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

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

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

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

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饒，故曰奪人用士所勸。外犯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

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

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政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祿重。鮑叔

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其智多，則可。如少胥其

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尙微爲焉。亂

乎尙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旣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旣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

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髮領而刎頸者，不絕。髮謂擊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管仲

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力爲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

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

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

搖香枕。擬  
擊也。史記。  
七首。權之。

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尙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搯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搯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



拔郕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管仲曰君與地以汝爲竟桓公許諾以汝爲竟而歸桓公

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人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

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

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

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

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

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

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命

而建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

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桓公築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虜虜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

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斲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

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君其而爲之安得有其實乎

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



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

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行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

可令傳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聘諸侯交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

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

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

其所諫之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賓國令隰朋理之賓

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公子

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

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

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

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夫如是則始可以施

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

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

按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按蒙孫小匡作曹孫宿

先致緣陵

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

戰於後故。敗狄。

後故名。

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

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

大侯

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

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

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州。即幽州營州等。

桓公

遇南州侯於召陵。

謂伐楚盟於召陵也。

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

小國齊自謂。

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

以救伐。

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

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

孤竹國名。斬其君。

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

諾。桓公乃北伐令支。

令支國名。

下鳧之山。斬孤竹。

孤竹國名。斬其君。

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

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

既使諸侯足食足兵。桓公然後可以加之政也。

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

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

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

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

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

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

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

於國無勞者。不

得專予祿。

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

所謂無障谷也。

毋貯粟。毋禁材。

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

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

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

穀齊之下部。

桓公告

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

竭至。言其盡來。

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

齊都師未至。吳人逃。

齊都

尚未至。而

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

諸侯服從如此。

曰。從今以往。吳人逃也。

吳人逃也。

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

諸侯服從如此。

曰。從今以往。吳人逃也。

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

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

無一尙可誅。

諸侯

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

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

事近侯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

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而稅之二歲而稅

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子

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也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士弗鄭爲宅爲宅掌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

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郵

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連

車爲負載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其客若宿即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僞也至國八契自

其行裝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凡庶人欲通鄉吏

相通七日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出謂欲通他國貴人子欲通

吏不通二日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亦不罪也令鮑叔

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從政治爲

按縣吏進諸侯士有替則與其



賞有過則  
不與其討  
蓋以他國  
故不連及  
也

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爲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爲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爲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違禮經爲上舉。全此三者

故爲得二爲次。得二三也得一爲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

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爲上舉。

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爲上舉。得

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

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

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而驕。凡三者有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

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

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

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

按。當人皆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雖

吏舉善者

稱其賢而

按。當人皆

仕

食。照出不

長少好飲

也。照友有

使友居下

以貴凌人

華下交謂

照上處不

按。處華句



後有善過。而舉不賞。過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於人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於一人。獨見也。

## 卷八

### 中匡第十九

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賤也。出與師俱。師賤而貴也。上與君俱。君貴而賤也。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有賊而又不。知。則不。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斯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易祿。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今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僞易祿也。易祿。可無赦。有可無赦。姦僞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赦。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是乎。以吾子爲賢。當以供賓之。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播壤則木可以爲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

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

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

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

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

卿大夫家安則

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

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

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

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

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

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

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

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

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

公與管仲父而

將飲之

行飲酒禮以尊顯之

掘新井而柴焉

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

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

觴二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

何也

謂不辭而出所以怒

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

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

樂過則憂博

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求長年是  
困桓公以  
衰而急於  
求安故欲  
其長心長  
德而不責  
效且夕也  
且桓之好  
內亦具微  
警矣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  
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  
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  
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  
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  
長心謂謀慮遠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  
孤謂死王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獨苑濁  
困滯皆法度不亡也鬱濁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  
往行而進不卻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 小匡第二十

###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  
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  
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

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鼓擊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齊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僇。戮之以誠羣臣若不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桎以予齊。桎桎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僞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也。稱舉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  
 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  
 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魯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  
 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魯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願以顯其功。眾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  
 也。功如此。眾必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事  
 故勤管仲。使君戒省。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事  
 不佚。且以顯仲之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能及此。圖必  
 則國眾必歸之。勤政也。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被謂除其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使人  
 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  
 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  
 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  
 猶可貴。今叔為桓得。子九嬪。諸陳姜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戎士待陳  
 生仲功。無以加矣。陳姜。食餘。然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  
 國齊語作。按設象。即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

周禮縣法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勸之以慶賞。紂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施。顛謂高之項人或不墾闢象魏也。本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謂上之所農者所以督勒兵士言能務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置其官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爲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哓。其事亂。哓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則謀議密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謀議密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終始猶言常行也。按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下四旬則商工農之鄉也。按當作權節具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注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釋穰音鉢。比計齊語。論比協材。

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爲。田比耒耜穀菽比偶其耒耜及穀菽穀菽小於耒耜一人及寒擊粟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草之藁者修除其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藁音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已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也。此言士之鄉下四旬則商工農之鄉也。按當作權節具用備其器械乃字誤亂注非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釋穰音鉢。比計齊語。論比協材。



按齊語作  
政不旅舊  
則民不偷  
旅舊并故  
舊不用如  
旅也

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  
壤以差  
其政則人安其沃壤而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  
非時  
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  
之勞桓公又問曰  
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  
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  
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  
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  
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  
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  
人殖殖殖以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  
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  
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  
力尙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  
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  
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  
會事管  
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  
財貧無財者  
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  
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



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寓。政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所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也。復白。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

按齊語作  
可立而授  
之設之以  
國家之患  
而不拔則  
肉乃拔之  
誤

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授授比而掩蓋之其官而役之所能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慤善待時待可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人所以稱柄之言可以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通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通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卿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連大夫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卿之佐名之曰三選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連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人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女無家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女三嫁人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謂居家善則鄉善矣所官於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正月之

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鞬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鞬，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耨，試諸木土，耨，耨類也。鉏，耨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



季勞即季友

叔牙爲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獄。甯戚爲田。教以農事自此已。隰朋爲行。行謂

行人也所以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優尙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

通使諸侯。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

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以政也。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

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親於諸侯。覲見。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爲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濶。常濶地名。使海於

有甃。或遇水災教令泄渠彌於河。隋。後教之穿渠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桓公曰。吾欲

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始與柴里。皆地名。使海於有甃。渠彌於有隋。綱山

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河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使海於有甃。渠彌

於有隋。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北。西至於濟。北至於

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

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

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也。望文山。楚山。使貢絲于周室。貢使

國語作弭。渠弭裨海之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士可。依之爲險。阻。染。齊語作。漆。



齊語薦作庶

楚絲即所謂縶絲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者也堪為琴瑟絃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

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洽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

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楫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束

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

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

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

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鬻鬻所以蔽兵謂盾之屬不解鬻甲於壘不解兵於鬻言不用也弢

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

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獎

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無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

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

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賸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

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

之不修故諸祥瑞不隼鳴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

至鬼神不  
享守龜不  
告之以吉  
凶反不如  
民間提粟  
以筮尚多  
靈驗也

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藂穰徒弔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也假至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愛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請爲齊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旂於曹居曹也客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閑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囊而入攬粉反載而歸垂囊言其空也攬收抬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

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

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墾而不稅。幾察也。察其義非而不征稅。以爲諸侯之

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

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

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敵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

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

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

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懼。於是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益無財。周其君子不失常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

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

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

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

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



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

受政而輔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

尙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田莫不

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對曰。惡則

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

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尙以爲可。豈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

爲不可。優謂遜。不敏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

吾。何待異日乎。吾不可待他日。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

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

快。音逆。苛密。快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

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

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大行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

辭結作辭  
給苛微細  
也。



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子各不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內言四



# 管子

##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

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

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

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

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冒稱

疾紉猶摩也自摩其冒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

是令之縣鍾磬之棖于元反棖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

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

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筭慮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

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

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游鍾磬之間而無

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

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伐謂斫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

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

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



君之處哉。

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

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

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

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

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

攻宋。鄭燒炳燠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

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蓋睢汴也。東山之

西。水深滅境。境敗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

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

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

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

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

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炳燠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

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

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

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貽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墮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僂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

霸國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

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

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也。君人者有道。有常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也。

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以爲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敗。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

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誦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

按以我明  
威之振征  
伐人者可  
合天下之  
權而總之  
也。



德之行。猶成德之行也。如此者。諸侯親之。

之伐。因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

而天下勸。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取。

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取。

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

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不

聽則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

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

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

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不知。故曰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不知。故曰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

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不知。故曰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

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不知。故曰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

按聖人將  
勳先知其  
安危若愚  
人則至危  
之時方改  
易平素之  
言  
舉古地字

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末也。本大而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

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爲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彊助弱。按抑圍暴止貪。存



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

之以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

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

令皆從霸者之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

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誠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大而不爲者復

小大而不爲則疆而不理者復弱疆而不理則綱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貴而無理者復

賤貴而無禮則位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故觀國者觀

君君爲觀軍者觀將將爲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

也內愚而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地大而不爲命

曰土滿謂土廣而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謂人亢之爲言也三滿

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

敵也謂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無德而欲王者

危無德而王猶欲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裏也上既國小而都大者

弑此二者常有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

搏事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

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也。君

搏事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也。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

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

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

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強國之權。以其勢弱

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強。彊國衆合

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吾國雖彊。亦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

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

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爲

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

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賢不齒弟。擇衆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

大位之利。而無是。是以王之形大也。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其立之也。

得位之實也。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而無私。

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者。

按制節謂  
事大國受  
其法令

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地則自其  
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與師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文也  
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  
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  
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謂用彊兵威遠王  
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以爲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  
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達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常先  
作難達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  
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  
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  
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  
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釋堅而攻  
臞釋難而攻易夫擣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之宜擣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體。夫舉  
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



令行因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

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

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

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

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爲利。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既動移

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爲人所歸。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擅破一國彊

如此但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第二十四 謂爲國所當察問者。

此篇文法累變而不窮真天下之奇也。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

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

易猶交也。所刑皆當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母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

其罪故人不交相訟。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國有常經人知終始

不遺忘故不怨。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爲政先小從微而至著。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孤未有則給與之。死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

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廩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預有所準。

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

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問五官有度制。官

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問獨夫寡婦孤寡

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授之四裔問鄉之

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問邑之貧人債而食

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

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

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

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

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君臣有位而未有田

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

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

知其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  
數也。知其位事乃左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國  
官於大夫。外人不整齊。亂鄉子弟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弟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  
者有乎。禮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  
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溉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  
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器能用處女操  
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元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  
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  
可使帥衆位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  
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  
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更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  
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疏藏器以藏者。弓弩之張以張者。衣夾鉞。鉞兩刃鉞也。衣鉤弦之造。  
鉤弦所戈戟之緊。緊謂其其厲何若。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而造  
以挽弦。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

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堂。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腓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者皆舉之以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美者之出入死生之會幾何。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爲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并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隄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爲防礙者絕塞之。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之牆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當制地之時君爲此言故言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



之四鄙也。自官府已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  
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  
曰天地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正是道也。言市正合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  
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車之利。既自君以下其位  
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入萬人之道行  
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市謂  
也。謂因此明道以重告之。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市謂  
出入。明道以重告之。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市謂  
坐虛車勿索。索煩擾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  
買。虛車勿索。其煩擾徒負勿入。徒負勿入。勿令入其征。以來遠人。關征如此可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  
並同。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其事。  
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其事。  
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  
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  
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  
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  
既結四國然後向。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關塞。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  
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關塞。度必明無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

謀失第二十五 闕



卷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

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爲先。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酉成尙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

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

曰：「實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

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垠。故曰無方也。公亦固情謹聲。

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爲防禦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也。者順也。管仲復於

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日開期願實寡。天

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

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

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無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

義因事斷。故曰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

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

以物惑。利之有物。能惑哉。豈名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儼來。

何驕。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相告而知。以知天下。不為

而成。無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曰不動。然四

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

萬物情。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事成功。謂之知

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一言而知道。故能聞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

以善味為良。人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心。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忠

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言不孝弟者。仁之祖也。故為仁祖。生忠

身者也。四書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

經流澤徒為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

隰朋。朝公望。二子施弓脫鉞。鉞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

也。按云周旋

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親治色，而遠有疏賢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桓公蹵然遽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然後成教故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有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卽刑之必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誤三曰悼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卽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獵祭魚然後入澤梁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祭獸然後入山林二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菽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諸子謂宮人。盡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

君將有行。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

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

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

按此言己。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

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爲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之布織。言此者。既味於人事不當

審耶。宮中既少織紵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味於人事不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

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

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子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

不以其道。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

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

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

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且朋之

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

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



按臣仲自謂也言江黃近楚已死後君必歸二國於楚使楚知服已而不

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  
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  
對曰。君請饗已乎。饗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  
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  
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併得臣之。國尙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不能爲國以賓胥  
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寧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寧戚善於農植。食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  
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尙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  
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  
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  
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怨矣。故曰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猥。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卽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

伐若不歸  
楚爲齊私  
國楚必伐  
之齊不救  
固不可若  
救則遠與  
師旅而致  
亂矣

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囓囓。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囓囓。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薨。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又轅曲。纒氏東南有轅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境狃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在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

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

之謂參具。明知能三者合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

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能有私

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寶嬰李牧之爲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

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鈞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

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

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則

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

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徇變爲虎筭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曰伐懦弱者殺

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

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



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不以刑而欲盡邪則國必亂矣。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

一至。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故一期。

之師十年之蓄積。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

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

自拔者也。主人食子嬰駭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

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故計必先定而。

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

不得其心則叛亡至。兵不實則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倭者同實。倭謂無甲。弩不可以及遠。

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倭者同實。謂無。

兵甲者倭單也人雖衆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

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

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

驚夫智謀驚夫智謀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

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

倭音踐詩  
云倭駟孔

驚夫智謀  
驚夫才辨  
游說之夫  
也



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

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謂下事。

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

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

道術知能不爲

愛官職。

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

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聽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

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

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

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

由前政多善故。

甲子之朝。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

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築堵之牆。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

築堵之牆。

十人之聚。日五間之。

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

大征徧知天下。

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

征伐。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徧知天下也。

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

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故或散金財有所慕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故

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

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

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

則衆不用。

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僞烽也。

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朝。

朝牢固之名也。所攻

既堅則朝。

乘瑕則神。

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雖入而難入。脆雖然瓦解。故若神。

攻堅則瑕者堅。

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

乘瑕則堅者瑕。

雖脆卻爲堅者。脆以士卒脆弱故也。

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謂強卒攻堅。弱卒攻脆。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

刃游閒也。

刃游理閒。故刀不虧。

故天道不行屈不足。

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

從讀屬上句。

按待即上  
圍意注非  
當待字爲  
句

既荒且亂故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  
十可破百而行其城池彼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  
則知而備之也既不以先規以潛襲至而不可  
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比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  
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當富而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  
也富者其道當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  
勝者所道治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  
有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爲人臣者比官中之  
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爲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殺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  
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  
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  
止之是亦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能正故其所與爲多礙而不通也  
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

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爲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更嗇夫任事。更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聲郵

之比。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私。賞在信誠體之以

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更嗇夫盡有些

程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

下皆據事以爲正。如此則更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更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

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更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

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更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法度考此

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者不致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僂

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致疾怒。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

去就故人不敢疾怒。此唯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真。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

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

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

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



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

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

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工商也。言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爲人

君者。廢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蔭人。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君者仰而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

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

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微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

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

程於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言其力最可愛也。故言

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之。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

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

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僞。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

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爲勞苦。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及

積曰。此言臣奪君職。

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



供其專令

正其德以位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

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

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爲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財能可。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人君不公。故不爲人君也。

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

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

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

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故不可

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

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心。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

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矯預也。矯僞也。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

行。背逆。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

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

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

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逼

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

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

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於

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

法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也。衣服輝綽，盡有法度，衰冕綽古

則君體法而立矣。依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積久，積

習而爲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

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

所謂同律度量衡也。律，古准字。准，丈尺各有准限，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

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

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

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

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

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

爲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

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

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圭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是以上有餘日

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

故言而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

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

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謂前茲是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

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爲君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

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其所惡者能除

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



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治之於金陶之於

埴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

按將與之二句是留賞留罰也

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間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

得賞私利何爲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

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洗人心上就也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

如此者人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聽之

主之位也則各信其一方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轉可否相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

暗莫之發故愚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是以令出而不稽也稽留刑設而不用人

犯法故無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意萬人同

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聞之堵牆窺而不見也

目視有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信以繼

所窮所窮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繼

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



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上以此畜下而畜之。下以此事上。其事而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

## 卷十一

### 君臣下第三十一

####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名物處遠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貴賤成禮。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

按反復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道。按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

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

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

八。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

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

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

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

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

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其當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順

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賢人不來

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

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

百姓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

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降故敗北。四

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其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

悅之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達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阂也

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

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民所君也民者已有國君民

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三不務三則餒餓成

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

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此臣人之

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常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

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

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

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

以嘗此禮正民之道也制體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

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途行請謁所請既從

外資游說為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

也明君在上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詔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

按言刑罰數加於近



侍故便僻  
不能食其  
意比黨者  
必誅之故  
大臣不能  
侵其勢明  
字疑衍

按威當作  
爲謂能易  
賢不肖而  
可以爲朋  
黨于下  
有能有字  
當作又  
按爵謂前  
不肯之知  
而加爵位  
也制謂前  
財力之貢  
而有定制  
也中人既  
皆罔上誣

其勢不能侵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  
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左右也左右與君  
也和之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  
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爲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威惠遷於  
下則爲人上上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啗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用人  
於上以啗主即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  
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  
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  
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  
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  
可以爲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  
預此謂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  
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此物之理也心道進



下以成其私是人主爵制不加於人失其柄而危矣按始於患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以一身言刑作形下同此趕巨言切走也

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滔赶。滔，謂充也。趕，謂遼巡曲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君以利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心正然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妄於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外故德行立。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能節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止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後有所立事無爲也無所生。必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則無所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踰雖有大夫偏獨出



就列不類無德不以有德者以就列位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弁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國之至而亦將用之以不以年少為之傷也

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

國亡則宗族隨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之故曰失族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相親矣故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失其援也

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也中民亂曰讐諂謂以智詐讐然所以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讐諂生慢不重也

而智詐恐讐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賦稅重則故亂財匱生薄義息故薄也讐諂生慢不重也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賦稅重則故亂財匱生薄義息故薄也讐諂生慢不重也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

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審天時天時各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鑄文刻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順故國豐也

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



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  
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  
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

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爲人

按以爲不善。句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爲不善也。有過而妄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

我常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故先王畏民之

毀譽必當其操名從人。無不强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

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故先王畏民。無

名則棄之。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見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聖人得利而託

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

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愛且不能爲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毛

按別本注。聖人託之。而可行善。



故好我託之所行皆能惡又安能美名招徠乎按別本注百姓見惡人之所忌

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嚙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泚之虛者實之泚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是謙受益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往喜民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懼氣以感目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擣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穀謂射實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嘗試有何失乎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

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

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

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故之身者使之愛

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名者使之榮辱。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

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故先王曰道。變道者貴作。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

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

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

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

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

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

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必務時爲事久。蓋不

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

忠皆僞忠耳。必。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

將復其不忠

有煩苛之病起兵妄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

征伐無使療之也四子既逐而有四固有味乎謂故以管仲爲悖乃復四子者處替年四子作難園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

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

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

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食將不得矣作亂飲公之死公曰嗟茲乎聖人之

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絰幘

以覆輪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

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

爲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

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

矣

四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



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使已言之。

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

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

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賜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

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

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爲法式乎？此亦可

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

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言君既美，好宣通官

繡所力切

又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爲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

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

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

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

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爲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



聘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輟。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輟，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爲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

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

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

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

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

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之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己亡。執，依說也。

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

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爲輔，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肯故君有敗，此非我。

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

賊一本作賤，闕一本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

按別本注，盡己之能，發揮于政事，慈作辭。

作通詔一作訟

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死後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夸者。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朋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卷十二

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故可爲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山不童而用贍。澤不槁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槁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

按躋音奇  
物體不具  
也

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一踦。屨而

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爲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

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興。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焚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情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實皆歸于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倍堯

以前爲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修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爲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賤有實敬無用。則人

斷指之罪。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

斷首之罪。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

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

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爲陰。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爲陰。其化如神。言珠之陽以向日則火。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爲陰。其化如神。言珠

蓋謂古人法簡而治。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政與教孰急。誘以惑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



大昏謂其昏昧也博  
昏昧也博  
謂長不明  
也所以甚  
言今人之  
昏昧

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謫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威容人亦爲之傷悼之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諱之靜諱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諱諫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既動則自怨使人而強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既動則自怨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焚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與賢不肖皆教而使之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則不得不化也故於爲政少用爲則也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白甚富不可使故其富則驕甚貧不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知恥其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遯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雨必遯已上二事爲下有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爲政者愛而無親則流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爲用者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爲用者不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中度如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要束之信所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爲威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以論行也



按別本註。  
德化可以  
服人則必  
死子化矣

始論行論威爲政者所當行德薄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  
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  
行也遵而勿失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以  
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以  
立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君親自好事謂好爲強以立斷  
名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君親自好事謂好爲強以立斷  
強立其志仁以好任以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爲政百姓不天厲厲疫六畜遮育五  
穀遮熟兼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干若俱賢則不可得俱賢  
若何問曰忽然易卿而移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承弊而民勸  
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應言待感與物俱長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  
名故民勸勉之也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應言待感與物俱長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  
長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德苞天  
地首出庶物有生莫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民變而不能變是稅  
能踰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民變而不能變是稅  
之稅之傳革稅柱也革皮也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則  
反人有輕君之民死信故死在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利竭故死請問諸侯之化弊變謂久行弊也  
心故不服也民死信故死在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利竭故死請問諸侯之化弊變謂久行弊也  
者家也以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  
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爲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  
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

按罷至樂。  
謂耳倦絲  
竹也。

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瞻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傷心者不

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而雕

卵然後淪。以灼之。靡，撻反。道，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為。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利故不處也。富

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

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化用，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臣

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使而輟之，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父繁而伏之，

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驕此人，令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

伏而破產以贖父也。射春秋之利，今則有襍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難禮於我。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

官自收而消也。有襍禮我而居之，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我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作聲譽

或令其有強，而可使服事。服事必成，辯以辯辭。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招來而請，則使廉以標

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

使為人標式。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郊。移而徙之，斯亡國之郊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

俗，流遁之俗，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子期反緣，即捐也。駟馬之壯健者，怯惡者。此謂

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亡。民欲佚而教

以勞，勞致於耕，以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也。死教定而威行，致亦則莫敢

行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情  
也則神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蓄及之來事之端  
滅也者常失於幾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辱辱猶逆也逆地天開國閉辱  
故災及之也若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  
言則辱可閉也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  
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  
善言有善言可玩故奈其辱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罍  
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執罍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罍  
璧執罍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因此小損以勝大災員其中辰其外以  
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有善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而物正以視其中  
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  
情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警衛有至國門以塞百姓  
救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而亟付其  
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  
國若之何樂之高舉其名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因責其能以隨之猶  
此亦公問之辭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  
賊則疏之母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猶疏則數之母使人曲之疏因不寵任而  
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此所以為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  
怨陰謀曲求已隙者也此所以為之也強與短兵之寇也



甚大其大則逼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君故將反爲害也

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亦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得能誅且固事之深繫之

毋涸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爲不善無得佐助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

之母失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雖凶必吉忍而容

事之內也惡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稔易誅吉也

積而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千歲毋出食用也

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此外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人此治用積財

人則於官取之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

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其積之上雖積百姓無實以利爲首百姓無他寶唯一上一下唯利所處

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

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

也觀而移變之故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

好名因使長民擇其有虛譽之名者則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彌積故爲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

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

然後可以承致酢既可以至於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爲先今反後



按別本注。宗族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弱兵疲遠而不畏也。

其民者之爲自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疏貴戚者謀將泄。疏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母仕異國之人是爲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母數變易是爲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母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嚚亡乎。雖使三堯在臧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嚚敗而亡乎嚚即臆字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試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求遠者兵不信。欲求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則合之若此者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疏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寬父爲狄所攻乃去幽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

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衆而約謂與衆爲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爲陰密利人之有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言乃爲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衆而約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古之陳設致已下公問之辭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公曰謂何行之所以長喪以豐其時豐也居喪之豎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公曰謂何行之所以長喪以豐其時豐也居喪之謂增長叛居喪之禮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途葬則費用廣憐慢則不及事由人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親無絕時故曰合親此謂衆約起財故曰衆要之可以問用之若何衆要用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曠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爲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爲衣衾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壟有差焚制尊卑之外此壟之外樹以蕃其有瘞瘞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作墓之外遊飾也

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相衛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

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道觀誅流散則人不眺誅之今其觀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稱舉號詠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乘馬甸之衆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爲甸制之陵谿立鬼

按此以下。  
至雖有聖  
人惡用之  
皆錯問也。

神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  
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爲

食數。凡此皆重。次當受封者。艾謂滅削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君始者。謂始爲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滅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君始者。謂始爲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封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從者。艾若一者。從于殺。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上事。霸者生功。言

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凡此皆爲重本也。是爲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禹猶區也。十

地。每里爲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官禮之司。言國官禮昭穆之辭。離謂次位。先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明勸勉而官禮之司。各有私。昭穆之辭。離謂次位。先後

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各定其先後之差也。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

之殊。各令死。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五官者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五官者

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故君臣掌。祭者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

適。祭祀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

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聚宗以

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載祭明置。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



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

食今不然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

故致怪之。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

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

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

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像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

得而衣。污殺言然人必有所污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

堯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

制法言能事故道以成新道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市也者勸者所以

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市也者勸者所以

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而末事起不修本事不得立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

勸而不忘故能起本也。勸而不忘故能起本也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讎之鬼神怒之雖其族若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

按污殺之事人尤言  
屈已下人  
也雖有聖  
人惡用之  
言不下人  
則諸侯不  
至雖聖人  
亦無用也



言王者貴。上位不能爲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禮又不靈。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能明也。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沈得報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故爲禱神祈福祥朝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綿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淪者也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十則從服倍若財十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則悅而爭依於己十則從服。倍若財十則服而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爲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請問爲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伺鄰日有變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爲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亂故曰是爲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用之此已上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尤爲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人費千金故爲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

入國或同我虛實視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能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行人使  
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萬世之國必有萬世  
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萬世之國必有萬世  
意成故能爲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萬世之國必有萬世  
之實成萬世之實不能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使其小毋使其  
大棄其國寶應小而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實使其小可以爲道謂  
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橡能踰則橡於踰  
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橡能踰則橡於踰  
橡猶梯也謂鑿橡以爲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能宮則不守而  
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  
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  
人將來對己以兩君子者勉於紕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非見紕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  
雄角兩雄之道也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凡輕  
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凡輕  
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重有齊重以爲國不限  
則以輕以爲死可以致死輕母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用則賢去而母全賞好德惡  
爲國輕可以致死輕母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用則賢去而母全賞好德惡  
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  
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茅義故無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  
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先人自後

兄古況字

何仁之爲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求施功而不報也。所藁者遠矣。藁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國能親與大勝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其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亡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萬人以寧故曰神。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賢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不可威。威賢則邦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禪者不處兄遺利於人。也。便敬之若逐神。畏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禪祭祀。不敢留處。其遠夫事。左。謂人君行中國之人。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覷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中國之人。見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近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



也。故至貞生。至信至。至正也。謂正心。生則言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較來。皆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是能正。衆非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有廬。君子儼然不動。旬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長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不可以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聖人處立其上。常有戰兢之心。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類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人習之以為俗。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常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無過厚之恩也。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常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賞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往來故不擇鄉。又不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為國用。亦有其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故上侈而下靡。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故不私藏。財。



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爲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徙邑移市。亦爲數一。其有田多枳棘其幸者但得食食而已無餘利也。今移於市此亦爲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鼈之不食餌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豈云哉。不能自理則雖聖人何可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不服智而不牧。服則勿養之。上。若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曰期。津明潤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接物賢才自。故隄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矣。兩謂不擇取與不擇而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靜用此以爲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靜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守正不動以爲道。齊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再殺則齊一殺尙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步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春秋冬夏之勝也。無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今離也。言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爲合。秋冬爲虛。春秋冬夏之勝也。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國無罪。

維一作離

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連謀而難囊刃焉雖用智連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難囊輶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

物散故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

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至夏至也當知

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

未散時可以決將合可以弇其隨行以為兵弇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分其

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委曲為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

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是也

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

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知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以通政事以瞻民

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水之變氣應之以精

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且夫天

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其亟而反其重陵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

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遠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至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

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洽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且氣  
立分位而治美然後有輝然後情魂悅而貌輝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德於心以禳之其內殺  
之至必有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  
相待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  
後運之合滿何所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  
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  
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臣有依駟  
之祿依駟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婦人爲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  
於金而玩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則人君日退飯既使婦人爲政則百  
豈不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  
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  
國視之亦變而旌麾之屬目視號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  
星有時而燭燭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爲來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  
者有時而燭燭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爲來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  
故廣爲祈福祥而祭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  
之調陰陽爲物也花落之荏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  
物也



# 卷十三

##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位。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動達道則九也。竅失其司。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雖盡力。樊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辱。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者。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事亦無從而求之。各有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此法之用也。殺戰禁防之。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



按此以上  
皆經下釋  
其義

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潔其宮。猶靈臺也。開其門。謂口也。開口使順也。耳目去私。毋言。謂無神明若存。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而順之則自理也。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偏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爲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下主。天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利之亦無惡也。是以君子不休乎好。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不迫乎惡。惡死之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理則生過。罪在變化。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然符合也。靜因之道也。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此爲其所能無不誠。母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

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位也。君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能制

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

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

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靜。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

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

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

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趕逆也。無所位。趕。故徧流萬物

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爲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

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爲之謂道。無爲自然。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故

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不別。問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

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

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

按言人求知彼必先修己。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下設心無慮而虛矣。注非。

按事至則  
應非先設  
故曰不宜  
言即前義  
也注非

按此釋知  
道之紀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因理之至也。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也。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圍也。之圍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聖人有所為。故執者。以其形也。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非因而後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人者。立於強。有必強。然後務於善。必善。然後未於能。能未成者。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異。無異。則庸。異於有。虛者。萬物之始也。有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為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而隨為法。素生。則無邪欲也。



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營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按後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是及遠通達於四極。

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行者正之義也。行之宜者也。充

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

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

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

按能止能已，皆不外求也。

意一心，則耳目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能



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得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一氣能變曰精

神來一其氣能變鬼一事能變曰智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募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

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於變，則變而通之。我之所由，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齊極變而不煩。極變以

故不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司光天也之與司理所

與天地合其德。聖人裁勿下爲勿重。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  
心安。聖人之心安。則其身同於天地之身。同於天地之身。則

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表物不爲物，物不爲裁而使已也。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

也是國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適中也治言出於口口則過無治

事加於民枉則無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理成人服而何非。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榮

雖無操臺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

至不至無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王有司執則者之。王道見有司執則常

於刑政。里人之道。皆以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道無形。見其多則害。虛不道也。三月人而僞。天下主必亂。凡在有言。執制者之利。非道也。稟本還未滯。

非道也。聖人之道有若亡。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不亡。盡時故歿世不亡也。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脈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脈強也

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然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戴大鏡。然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

理順而功立。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中。不可舌金之爲物。溺精心之爲用。溺明

古其御日業  
遠通四極  
金心在中不可  
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

按內業作  
全心中  
不可蔽匿

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顏色，或在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故明於日月，察

於父母，知子無若。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

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

正平則能，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也，又意以先言，意感而

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

以爲原泉之不息，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礙，故若泉之

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不通物

窮天地，被四海。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有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以時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以政爲儀，政者所以

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爲宗，爲建事之宗。以時爲寶，不成時爲事實也。以政爲儀，節制其事。

故爲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儀。皆不爲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皆不爲之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隨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隨也。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爲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日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名正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廢弛矣。則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壅塞也。壅塞也。知時以爲度。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本。其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局。則不足。兵之勝。從於適和也。所謂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強而驕者。損其強。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



接去乃云  
字誤云善  
言爲善事  
反無名即  
下文能者  
無名也  
按此即前  
心之中又  
有心意

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一人天下行之不聞  
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  
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左者出者也左爲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爲陰  
故爲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  
入也出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  
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  
令去善之言爲善之事故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善直能爲善事其事能者無名從事無事能深  
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就能法無法乎始無  
事安然閑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就能法無法乎始無  
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爲故曰美哉堯舜堯舜興起貌謂能爲而不爲有契於故曰  
有中有中爲中乃是有中也就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故曰功成者隱名成者虧  
故曰就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就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  
成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曰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  
徒虧謂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就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人言善亦勿聽人  
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無以旁言爲事成  
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言爲事成無聽其利口之言以爲事成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



接或者指  
言或搖之  
或言天地  
尙有所以  
維載之者  
況人豈無  
治之者故  
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  
無聲無臭  
之妙而口  
耳目手足  
本之注非  
耳一讀屬  
上句爲是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鼙鼓之動也必有以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視則不見聽則不聞風灑乎天下滿風之洒散不見其塞風無壅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知於肌膚膚能覺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薄乎其方也則爲方韓乎其圓也韓韓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言有西有東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

官人乎有能守其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

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不發於名聲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色如此者性之敏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欲至如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

群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詳也

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也。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爲物所信，則止。若左若右，正中欲爲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也。爲憂。懔懔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刺刺，求物理而經營功爲策也。懔懔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爲法術，必重難，須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爲之。又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者，必同於彼。自知曰稽，考彼矣。知人曰濟，同不以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自能稽知人，故自來。自知曰稽，考彼矣。知人曰濟，同不以和濟同也。若此，可爲天。下之周慎也。內固之一，可爲長久。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四壁而知請於壁，故曰：四壁既能，卯天則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壤土而與生。爲天既降福，故壤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篡者，則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篡者，則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名故狹也。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息也。寫，猶除也。能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六合。

則神傷竭。故於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名進而其生有阻難也。身退。天之道也。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滿盛於家。則與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道之大如天。覆也。其廣如地。載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不爲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君親六合。以考內身。皆備之。則何須棄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儀行。常象將來可。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行之理。敬而迎之。無寬衍。動而爲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之則命久長也。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可知。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面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

之通流者也。

言水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

故曰水具材也。

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

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

淖和也。惡垢穢也。

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量之不可使概至

滿而止正也。

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

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

義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

卑也者五量之宗也。

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

於下

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是故曰淡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

也。

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

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

漢故水集於天地

故曰水神。莫不有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落得其數實得其量。熟得其量鳥

故曰水神

莫不有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落得其數實得其量。熟得其量鳥



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潤之度也。

如此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環知也。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

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

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曰五藏。五味出於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肉。脾生骨。腎生腦。肝生

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

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

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

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

之精粗濁。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能存而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靈故先知於萬

不能亡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靈故先知於萬

生人與玉。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蠶中蟲。蠶欲大則藏於天下。隱覆

蠅與危切  
又音詭

天欲尙則凌於雲氣也。尙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蠅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蠅。蠅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蠅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以得水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也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楚之

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

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

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泊浸也

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

秦之水甘最而稽。淤滯而難。

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

好事。以其甘而稽故貪戾

齊管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難。

齊管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澹而無光也

故其民

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

以其遲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滯故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難。故其民愚戇。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翹而易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歟是故好正也。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營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既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 四時第四十

####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

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

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

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爲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爲聖。信明聖者皆受天

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爲惛。既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

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特其功勞

故肆。肆直也。爲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爲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

陽



幣。按弊宜作

更用於四時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  
之間爲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  
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其時曰春春蠢生也時物其氣曰風風陽動而陰寒爲風也風生木

與骨

骨木爲風而發暢  
亦木之類也

梗塞者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

宗正陽春陽爲宗故

也。  
修溝瀆，整屋行水。

時方者使之溉灌依次行而依修次屋行壞而用。

解怨赦罪

通四方  
凡此皆發生之

氣助然則柔風甘雨乃至

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  
乘之故。行秋政則霜。秋霜降  
時也。雕落也。

此謂星德星以和德也星  
行夏政則欲是故

者掌發爲  
春三月以

風以風發生主是

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

幼孤舍有罪二政曰

賦爵列授祿位也。列次三政

曰凍解修。

溝瀆復亡人者

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

按後作母

竿必有一

時春雨乃來南方曰  
火氣也其德施舍修德

一日南方太陽其時曰夏  
故爲日也其時曰夏  
樂舍謂施爵祿舍違罪  
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

事號令堂

其氣曰陽夏之氣也

陽生火與氣陽爲熱歌蒸故爲順鄉順鄉謂不違謹修神

祀量功賞賢以動陽

陽氣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

夏之暑

也。則雨乃降。三

王在四時

爲日  
德以  
也。照

中央日報

火土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

所以與火同

章也。

土無不載無不生。

出入以風雨節土益力

其土德雨之通益。土生皮肌膚。

成皮與

其德和平

故和而用均也。



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  
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暑故爲暑。歲掌和。和爲  
雨。和則陰陽交。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辟  
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免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罫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  
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爲辰。其時曰秋。秋。掌也。時物成熟。掌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  
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爲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爲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爲之也。居不敢淫佚。  
順秋氣而靜居不致爲淫逸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  
武幹人。當賞之材。謂可以充兵器。聚時云收斂。出師故聚彼羣材。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聚時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察所惡之方而伐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戎邪爲德也。辰掌收收爲陰。收聚冬閉。藏故爲陰。秋行春  
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禁博塞。博塞。長蟲邪。故禁之。圉小辯。鬪譯跽。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爲鬪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  
掩襲。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

周門閭

亦所以助閉藏之氣

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

北方太陰。故爲月也。

其時曰冬。

冬中也。言藏收萬物於中也。

其氣曰寒。

冬之氣也。

寒生水與血。

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

其德涸。越溫怒周密。

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涸實爲德。

越散也。

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悒。膏故令散。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

時方休息。故禁人地乃不泄。

冬令行。故斷。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大寒乃至。甲兵乃强。

五穀乃熟。

國家乃昌。四方乃備。

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

陰氣主殺。故斷。

大寒乃至。甲兵乃强。

五穀乃熟。

國家乃昌。

四方乃備。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此謂月德。

月以閉藏。罪爲德也。

月掌罰。罰爲寒。

罰則殺物。故爲寒也。

冬行春政。則泄。

春陽氣發泄也。

行夏政。則霽。

夏雷行。行秋。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政則旱。

謂冬氣。旱也。

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

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

二政曰。善順陰。

修神祀。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賦爵祿。授備位。

三政曰。效會計。

毋發山川之藏。

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

四政曰。捕姦遁。

得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盜賊者。有賞。

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

圉分異。

離居者。分異謂。

五政苟時。

冬事不過。

所求必得。

所惡必伏。

是故春凋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

此皆氣之賊也。

氣反時則爲賊害也。

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遽至。

賊氣遽至。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國多蓄殃。

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

謂順時而行政。作教而寄武。習武也。

作祀而寄德焉。

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

此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

此三者而行唯。

日掌陽。月掌陰。

星掌和。

陽爲德。

陰爲刑。

和爲事。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

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

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

失則當受罰。故其所。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惡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

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月食則修刑。

彗星見則修和。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

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

信能行之。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

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

賢也道生德成德也德生正理自正正生事事正則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

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

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句政異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不中者死失

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

輔輔行已德也

### 五行第四十一

####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教者五也

人既奉法則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終者九

也既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六月日

至陰生至六為夏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六多所以街天地

也街猶陰大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者

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總一統統萬物也通乎

街猶通也  
註非



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修渠水上以待乎天革。自修以概自平。上待天誠。

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貨贖神。

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廬。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已合而有常。

神既合聚而饗祐。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績成通故可審。

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於人情則物理極。故

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用事。通乎陰氣所

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

天地之道。然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通天地

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

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廩給也。謂開

故使爲土師。土師即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謂主徒衆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

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



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

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也。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

日既至睹甲子謂內侍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

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

所黜陟也。賦祕賜祕藏之物出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放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

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贖鰥寡贖猶去也。卵

早春而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不病雖穀隨母食者不天廩慶毋傳速

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不病雖穀隨母食者不天廩慶毋傳速

言天傷之亡傷繼祿繼祿之嬰孩時則不凋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畢

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之行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

其津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出皮幣師行人

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

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不誅

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言大舉仁寬刑死緩罪

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功力

極然則天為粵粵厚也。宛順也。天為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

慶者視粟  
子  
按自甲子  
起周一甲  
子六十日  
又零十二  
日得丙子  
故曰七十  
二日而畢  
蓋五七三  
百五十日  
又五二為  
十日通三  
百六十日  
一年之數  
也注非

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圉圃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爲伍。謂立什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悅順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五穀鄰熟。鄰熟。氣足故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數剽竹箭。言數剽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爲弓也。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所閉藏。故收獵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敗。贖也。臙婦不銷弃。臙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也。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於七十日也。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

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臚。隴婦銷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 卷十五

### 勢第四十二

####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者能修。則居然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自然如此者。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應無從已之形。此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因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因



天時而動者。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  
乃爲客矣。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正靜  
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  
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謂能行正靜已下。可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同極則隱  
而修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成矣。則以  
德也。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成功之道。贏縮爲寶。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爲寶。毋亡天極。究數而  
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止。但盡天之數。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修形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  
止。則止。而爲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修形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  
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也。道從。贏縮縮。因而爲常。必行藏順時  
命令。然後起而應也。言其殷勤。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則無不成也。小取者  
其也。小利。大取者大利。小無能法則大。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爲。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  
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  
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靜樂。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漬作也。雖復爲政行德。常能謙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我則人莫與  
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後有所與爲也。謙順故無乘時養人。以順養其政。先德後刑。賞以春  
秋。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善周者。明不能見也。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  
冬。順於天。微度人。人之所宜以合之。



知所倚伏  
力其功而  
致其權

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  
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此皆欲大明則大明獨在君也。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既起。周  
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天下之德可以爲物祖。如此則索而不得求之招搖  
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取則神器直欲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  
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一偃一側不然不得。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  
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  
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 正第四十三

### 短語十七

按當作毋  
使民徑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勝之。所以勝飾之。修飾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如四時之不貢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不以爲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養而道以明之。明是刑以斃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

庸用也不用心以致政其民服信以聽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

斷則濫及不辜人被害則相付罪人當名曰刑刑之謂也出令時常曰政令當於正當故不改曰法不改

付而不爭任而不交爭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

當故法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

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廢私立公能舉人乎

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臨政官民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能服日新此謂

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臨政官民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能服日新此謂

行理能行日新可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能慎則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其身

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曰大

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

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

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變<sup>七</sup>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sup>八</sup>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sup>功厚則緣多故亦自爲</sup>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閫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sup>小物小事</sup>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sup>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sup>不思不慮不憂不圖。<sup>但任法數故利無所慮圖也</sup>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sup>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sup>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sup>道則謂</sup>公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sup>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譖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sup>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sup>埏和也音攪</sup>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



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

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民也周書曰國法有國者

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

於人則國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變故不恆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

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無間識博

學辯說之士。問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問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

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

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謹柁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柁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僞託

於謀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猶

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比正法爲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謹柁習士聞識博

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



置子立相。鄰國特權能廢置君之子授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也。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

按失字當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

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機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舉

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能

苞上之四事故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令往人從也

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分妄希非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有所

幸則怨毒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

日生也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

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約服

謂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

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

淫之也言美者能以善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

怨也殺不當其罪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

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恐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則

匈胸臆也注非

事簡故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

則不問故有。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 明法第四十六

### 區言二

執當作執。  
勢古字。  
按識當作  
百官論職。  
誤。乃字有闕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



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爲左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

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私惠以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

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是不行是故有法度

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輕重立見有尋丈之數者

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

求用矣。交合則自進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以毀譽爲賞罰然則喜賞

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比周以相爲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

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爲交友致死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

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

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不一至於庭。謂之百慮其

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

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

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敗而不可

按是下脫  
故字匿字  
爲句



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 正世第四十七

####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為從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人姦邪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

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

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

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

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

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

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

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

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

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

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

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

止。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

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 治國第四十八

##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日之利。可共五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謂貸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



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

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糴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

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

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

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

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

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

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

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

也者。財之所歸也。人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

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

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衆移民。至於

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

按別本註。伯者或不。能廣積畜。故有時而竭。王者之民。積之廣而生之不。已也。



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  
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暨寄爲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  
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 卷十六

### 內業第四十九

####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  
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也。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也。杳乎如入於淵。反。女教也。乎如在於海。漚漚洑也。  
卒乎如在於己。如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而可安以德。氣自來也。不可  
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萬物果得  
以智安物。凡心之刑。安心之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  
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安心之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  
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而無虧也。自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  
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

得折折其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渺乎如窮無極。遠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唯愛心安也。善。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得。之以生。則道在。彼道不離。民因以知。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其如窮無所。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也。故命。天主正。平。分。四。時。地。主。平。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之。曰。道。天。主。正。天。之。正。也。地。主。平。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荷。定。於。中。則。聖。本。不。移。後。定。也。

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易其氣。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理。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食官則。亂不以官亂心。心食官則。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測神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自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於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



形然後言。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亂。乃死。亂則凶禍。精存自是言也。

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內藏以爲泉原。窮竭若水之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

平則能生氣。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能窮故爲氣淵。

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邪。蓄惑意則邪。蓄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

中全則不逢天。蓄不遇人害。禍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外完。

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乃能戴大圓也。而履大方也。鑒於大清也。視於大明也。敬慎無忒。日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強。

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道也。是謂內得。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必寬。必舒。舒則必堅。必固。堅固則守善勿舍。勿舍則遂淫澤薄。競逐淫

浮。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中不可蔽匿。形有諸內。必和於形容。容畔也。見於膚色。

內暢者。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

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

天下故疾。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無賞不足以勸善。乃善

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無賞不足以勸善。乃善

非本。刑不足以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意

定則理明。故搏氣如神。萬物備存。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卜

天下聽也。故搏氣如神。萬物備存。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卜



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己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爲通之也。非鬼神之

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

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疏慢輕易。必致暴

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志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

於內。形骸薄於外也。思欲不捨。則五藏困竭。不蚤爲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

思莫若勿致。多困竭。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言能節食適思。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和乃生。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



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

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

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

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山也。鄒音臘。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鱒。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鸛鵒。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

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 小問第五十一

####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

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時所動。作必合於天。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

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

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



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

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公曰

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士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

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

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常三倍他處則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

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

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

敵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天下亦無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人守出戰今吾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

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

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

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閤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閤戰閤外閤故曰三閤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

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

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

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而憂之以德勿



澤作釋舍也

懼以罪勿止以力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  
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  
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  
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距役煩則疑而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  
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  
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  
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  
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  
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  
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  
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止也  
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  
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  
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

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

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

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通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徐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

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

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

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謂疏錄獄囚謁告數有罪者則償之也

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刑嚴

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岌

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

次之棧馬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

其類而棧敗矣喻小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

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曰。除君苛疾。視令除君

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曰。除君苛疾。視令除君

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

可以霸也。視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

對曰。意者君乘駸馬而湧桓迎日而馳乎。湧。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駸象也。駸。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

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

不滿之意。纔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

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種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



促之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胡絹切，胡搖切，胡柔順貌，穀。  
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胡絹切，胡搖切，胡柔順貌，穀。  
似孺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莊謂苗轉長大。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  
子也。實貌。茲勉。實貌。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  
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闔然止，闔住立貌，瞠然視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  
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  
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  
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  
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  
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  
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  
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毀。國子撻其  
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



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

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

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

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僮者延而上僮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客禮

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

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

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纓絰之色也纓在兵武形氣而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而

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

兩口故二君開口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臣故曰

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

管子 二 小問第五十一

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 管子

## 卷十七

###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申當作中

按辭從午  
聲或作悟  
覺悟之悟  
也下放此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得六過一。是以還  
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以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七  
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周聽近遠以續明。之則其明不絕。  
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以  
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此。故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  
人皆反於朴素。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  
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  
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  
則國失勢。辭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貌伸謂放恣也。四鄰

不計。四鄰與己爲隣。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爲聽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

及身。所爲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

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爲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

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君之理

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措既不合理。故數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

事多。信皆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信。皆自任。胥臆以理其事。人生事故事多也。

可。不許。則見所不善。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尙有執權餘力已不。故主虞而安。虞度

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

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爲主也。明主

得。闢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

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

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繙。繙。謂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

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不足則怨怒。故

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爲計謀。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



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虛五舖猶玉

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

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音所為侈靡者

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

度故商宦非虛壞也必并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

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

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

伯之不為故游商得什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

皆道此始從道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溼

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

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

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保大衍保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

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堰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也秋毋赦過釋罪緩

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

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瀾溢於堤防故漂

邑。流城。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旱甚則草焦。天冬雷。地冬震。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

者生。宜蟄者鳴。苴多騰。藁。其謂草之野藁。山多蟲蠹。蠹即蚤。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道氣下生。故曰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

采纂組者。燔功之窖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

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

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

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

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

功。則士不爲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勝伏。謂明王知其然。故

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

有字疑衍。  
按自此以下舉六臣

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斷名決無誹

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

言順飾臣克親貴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爲名恬爵祿以爲高伴弃爵祿以自恬以此爲高好名則無

實名外揚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倭反而行私請倭謂很詐也背理爲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

其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愾則隙不計而司

聲直祿上既惜暗雖有危亡之隱不能計度而知之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詔貴法賤則危

亡日。至故其君。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罰。此文入罪。厚致其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

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比之讒賊。主乃比之讒賊臣比之讒賊。臣痛言人

情以驚主升之辭不開罪黨以為備除偏則罪不辜而除之則未必辜有異人也

辜則與儻居故所與居者莫非離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求君之信己也君果信之則

親也。儼曰：自爲儼巧，神明爲下，請厚賞。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母重爲害。其居也，與衆非者爲母，其勸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而衆人不卽之，謂

言朴也。與伴爲善者爲棟梁也。以言爲己。以是爲己。雖曰爲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免之言。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胸脅，姦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身水夏火，皆不適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則內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効，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効也。居民於其所樂，敦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以勸而賞之於其所善。實其所善則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信，故曰功之於其所無誅，後必勝殘息誅，然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故曰先易而後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萬物盡然。皆同之。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必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也。然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戚易法。



故法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爲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爲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鉤位雖高爲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爲用人不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尙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必防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而不贍故勞而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溼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

警惑亂也。

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善之至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己有不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也。及之事當效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也。雖貴人行惡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能所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牽能利害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經所以得人心而為紀紀所以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也更為網罟。網罟所以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賞誅為文武賞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推引銚耨以當劔戟。用銚耨者必推引被蓑以當鎧鎡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菹笠以

當盾櫓取造澤草以爲笠若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月萩室煖煖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鑽燧易火枵井易水所以去茲毒

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舉春祭寒久禱以魚爲牲以蘗爲酒相召

當享塞之相召謂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

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

之初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

五官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解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

謂五常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

邪止盜賊凡此皆冬收五藏之藏最萬物聚所以內作民也

時事皆備故人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

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

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

失財然民不虛治必不失法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

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

國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已而反是者古今所未有

國貧故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



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

謂什長伍長

伍無非其人

雖伍長亦選能者爲之也

人無非其里

謂無客寄

里無非其家

言不離居他人

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

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

不求而約不召而來

亡徒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

故民無

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

人不流亡何所備而追之

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謂繫屬於主

夫法之制民也

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

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

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溼水之於高

下

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

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

畝而足於卒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

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

糠粃六畜

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

奇餘言不在五

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

每年人有五十夫敍鉤者所以多寡也

比其均平

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

富之不訾也

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營限者可知也

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

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

田備然後

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

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

以事伐者王

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

以政伐者霸

見其有

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

謂計謀可成功

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

令敵國之所愛者一人兩心其內必

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

衰也

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

臣不用其國可危

臣既不爲君用力故其國可危

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

情可深

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已故深得其情

身內情外其國可知

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

三曰聽其淫樂以

廣其心

使心廣於嗜欲

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

耽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

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

惑



於詔臣目惑於文馬則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牛典常也若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特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則小傷大困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謹其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亡邦國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雜篇五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

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爲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腠勝而哀憐之。腠。瘦也。勝。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暗瞶。跛臂。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難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嘗厲。嘗。疾也。厲。病也。多死喪。施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雜篇六

安徐而靜

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

柔節先定

以和柔爲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

虛心平意以待須

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

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

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

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

故或失守或閉塞

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

不審察者常爲彼所知故戒之神明之德正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

靜其極也

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

神明見姦僞也

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

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



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謹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此篇制法  
周密非管  
子不能作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覆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爲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也。乃別割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爲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闡。闡，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也。此謂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

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

言爲之枝

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

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

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

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

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灇石

謂能漂浮於石

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其

上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三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

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卽長一丈也分

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四十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

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

迂曲也謂遠張其勢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

謂水至處必流而卻退其處控

謂頓也言水頓挫而卻杜曲則擣毀

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衝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

倚排也謂前環則中

空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涵則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

塞亦控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

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

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財謂其祿廩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

爲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

有十口之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任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並行以定甲士常被兵之數上其都之際并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爲甲士而都以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常被兵之數臨上其名籍於國都也。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伍長等行視其里因以冬無事之時籠番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土車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什一雨輦什二。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母後時。謂將領之其積薪也以事之已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無得後時。其利百倍故常以母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母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母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母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莠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



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薙。殺草薺。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下雨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溱洳。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郛。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

易見故民不比也。

按衣謂以物覆其上如所謂薨城之類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按。蚯蚓作。掘出。懷章。

煎汁。藏果。

及明不壞。

蒿恐作輪。

杜木名。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濱田悉徙。濱田。謂穿溝。濱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

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蚯蚓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蒿二。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杜木名也。其水倉。

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

言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

其民彊赤爐歷彊肥歷疏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

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

黍稷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膚音落故土既虛脆不堪版築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膚其地遇潤則數頽毀故不可立

邑置膚也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樗樗木名擾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糲流徙謂水糲穢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藿藿其木宜杞杞木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十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

草宜萃萃草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

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

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九九之為八十一也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

百有八為徵二十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有三

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

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

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按此言呼以聽上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

勢音豪。吾  
高切。廣韻。  
俊健也。  
陞音堆。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音商。神怪之名。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櫟。櫟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蕒。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菊也。其草兢與蒿。音蒿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萱與蕒。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鑿之下。鑿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鑿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蔓。蔓下於葍。葍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荏。荏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胔。剛而不殺。殺薄。不澁。車輪。泥。不汚手足。其種大

胔。如振切。  
堅也。



扶音無  
音春木似  
標

按類作類  
疵節也言  
大蔴疏美  
無疵節小  
蔴條理易  
治故如練  
絲也各一  
本作名

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壓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檣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擊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姁夷平也姁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撝撝謂堅也淇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慙藁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慙密也藁土謂其土多慙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也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絨音形莖黑秀箭長絨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其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棗其陽則安樹之五蔴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蔴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施欲有大者不類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穢穢謂爲醜而種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疥醢疥首疾也醢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渴淇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慙以落音及謂色青而細密其種大葦無細葦無絛莖白秀



曰五塹。五塹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十以十

分之三。塹土之次曰五剌。五剌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葉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剌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

其種大蒼細蒼。蒼，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塉。五塉

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名。白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

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鴈膳。膳，草名。

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也。

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臯。五臯之狀

堅而不櫟。雖堅不同，骨之櫟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臯土之

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後必虛其心。然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

驕恃力。驕而恃力。則抵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

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拚。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

盥。謂既盥而微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作。謂變其容貌。受

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敬

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

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命反。雖求

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

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羹。載中別。載。謂肉。載

在醬前。遠載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奉

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毀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七。七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七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嚙之。視。食盡

按弟子供  
給使令不  
敢亢禮也



同噉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齒。其所盡之類而進。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並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奉寧。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晷覆手。晷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污。已食者作。握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攘臂袂及肘。恐溼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謂從前掃而卻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穢。攘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向己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未然者。則橫于坐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奉之所也。句。曲也。舊燭盡以新燭繼之一橫。處則不請也。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 凶

端相接之處曲如矩。燕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

修身第六十一 凶

燕間可以各容一燕。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上。未

問霸第六十二 凶

然者居下。則火易然也。

牧民解第六十三 凶

#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也。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

雜篇十一  
雜篇十二  
雜篇十三  
管子解一

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

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明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

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牟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

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讐。爲劇切譽讐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譽讐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讎臣。讎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讎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儉得利而後有害。儉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儉說。備利而儉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己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饗疾移切食謙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饗食。則不肥。故曰。饗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

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螻蟻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螻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螻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

按謂操其  
要而不泛  
求也

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

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

咎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咎。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國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



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 卷二十一

###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被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被以教士。我以歐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

按易謂易金玉貨財

以官爵也。

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敵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敵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倭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



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人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

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敎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

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在愛施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

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



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

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

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

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立法而合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



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以欺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

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佼同交。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惡。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因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

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



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怪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閒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閒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常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按陽凍地土也。陰凍地下也。秋同。藪言七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秋稷。百日不秋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

經。茲。稷。若。百。日。則。過。時。不。蕪。矣。是。秋。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

穡音見。

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尙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穡。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 乘馬數第六十九

####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

禮體同

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洄。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糴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臽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



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 亡

管子輕重三

##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敎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性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纖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利其業也。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



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離鹽於吾國，彼國有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爲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以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之用。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按後輕重  
乙作租籍  
君之所宜  
得也，正籍  
君之所強  
求也，此有  
缺誤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  
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  
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  
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  
之不可，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反。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  
猶計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  
皆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  
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



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廣本之事。實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鍛。鑄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也。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

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

纒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纒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是故民無廢事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

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閒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閒則國利不散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廡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畜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內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膏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譴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尚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閒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縶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賦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

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sub>音虞</sub>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櫝<sub>古莫反</sub>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



萌民也。擴音晃。

一本作上且鄰循。

隆。一本作除。

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二字衍

與屑同

粟二家一本作立贊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繅衣。夏單衣。捍寵紫箕。勝籩屑。糲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贊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籩屑。糲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贊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墮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贊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贊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

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檜。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檜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 山權數第七十五

#### 管子輕重八

檀章延反。  
糜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墜。凶旱水洄。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

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結千見。

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

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

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

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

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

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莢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莢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

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

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

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

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

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



袁育同。

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賈杏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葦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撲而饒。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與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標。筆永反。說文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慄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滅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昔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管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

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

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也。平盤者大盤也。君

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曰。東海

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若

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爲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一日而釁之以四牛。

立寶曰無貲。立龜爲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食音嗣。下以意取。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

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粟即家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

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

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

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

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 山至數第七十六

#### 管子輕重九

語多不可解

傳音恣立  
事曰傳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

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



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善也各於縣里蓄積錢幣所謂

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糴千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秦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

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

在上矣言先時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秦春國穀倍

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

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有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重之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

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衡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

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

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

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

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

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

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

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簠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繅綃而黥之於地彼善爲國

特命我者  
特教我也  
百音遮勉  
力也領去  
也教我如  
古之天子  
領去奢泰  
省嗇其用  
以散之大  
夫使大夫  
不致取民  
依此而行  
爲何如

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子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臣卽

乘馬，所謂簠乘馬者，臣猶實也。簠者，以幣爲簠，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

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爲鄉，二千五百爲州，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

日，苟從責者，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

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相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今刀布藏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



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洿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洿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



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

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桓公曰。爲之奈何。管

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

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民舉所最粟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養。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泝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泝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騁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其工之工。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檐。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檐。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剿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

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閒。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賤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鑿而立黃

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二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擗一作漸  
音衫。芟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慙。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子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

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一本施作  
弛。弛上有  
殺字。五穀  
下又有之  
所生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禱。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竈。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

湯以至仁  
伐暴何必  
爲此是戰  
國陰謀之  
說非管氏  
語也

如字當作  
之字音與  
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  
白首也寶  
字或是室  
字言持戟  
死事之害  
此三種人  
皆所當賞  
也

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茶首之孫。仰俸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踣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踣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

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鑪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鑪無止。遠邇不推。國粟之粟。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鷺之舍近。鵠鷺鵠鮑。音保。之通遠。鵠鷺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弇。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鷺之所在。君式璧而



聘之菹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鵷雞鵠。彼十鈞之弩。不得葉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弮。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夫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二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

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

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糶夏有以

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氓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輶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

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氓有所繼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

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養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

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

渠展齊地所流海之處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沸水爲鹽正音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

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旣至農事且起

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

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衡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糴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強。若此。則結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箇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結絲以償昔日遊財也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



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課。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

重之數然。

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

管子曰。湮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箴桐鼓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子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特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

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

他臥切。落毛也。

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峴崙

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峴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 卷二十四

##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爲者謬妄甚矣

疑有闕文誤字

也。此音小

##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准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

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鋤一椎一鎗。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

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

奇休切。鑿屬。

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

時橋切。長針也。

然後

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庸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

側革切。

山諸侯之國也。河壩諸侯常不勝山。

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



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穀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汝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二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

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墾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屯成也。發師置屯。屯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日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墾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纆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

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

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

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

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

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

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

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

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

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

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鑠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鑠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莖之於萊純錙。綈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千金。萊人知之。聞纂莖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莖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

五鍾爲釜

百泉。則鑷二十也。

斗二升八合曰鑷。烏侯反。泉錢也。

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鑷二錢也。

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

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

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

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



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蓄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篴，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治？治通也，言百姓爲我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賣石壁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

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貸稱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虻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屢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

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璽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纈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

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問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

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

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虛。下

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

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

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貴。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慮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慮戲作造六窰。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鑕鑕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脰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室。鑿十七溝。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窰。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千一本作子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蠶螫也。齒之有屑也。蠶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徒奚反。綈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

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

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繻而踵相隨。綈繻，謂連續也。綈，車轂轡騎連伍而

行。轡，轡也。土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

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

柰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闔其

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

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捐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

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

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

不資也。

此策最謬  
悠不可欺  
三尺童子  
輒重篇中  
說多類此  
其爲齊書  
無疑

或本涂上  
有內字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

粟處竿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



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糶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銘之姚切。  
鑠也。鉛辭。  
理切。鑠音。  
強。綴音魂。  
縫也。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鑕鑕。墮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耨懷鉛鉛。義樞。權渠緹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

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至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至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一本作汝

以夏日始至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始至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皞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盥吹埙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饗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始至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

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章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耜當耨鉋耨當鋤戟穫渠當耜耨蓑笠當採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輕重十九





# 序

戴君子高寄其所寄管子校正屬序於蔭蔭何足以序子高之書哉蔭之慕子高久矣則於其書何可以無言自明人刊畫而書亡諸子幸以道藏本得存管子不列於道藏故屢經明人刊刻其書在若泯若沒閒吾吳黃蕘圃有紹興本其中足證各本之謬者實多如形勢篇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未誤爲得幽邪氣襲內未誤作入內莫知其澤之未誤作釋之其功遠天者天圍之未誤作違之乘馬篇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未誤作太山藪鑠繆得入焉未誤作繆得版法篇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未誤作象法幼官篇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下未衍之字則其攻不待權輿明必勝則慈者勇未誤作權輿宙合篇內縱於美好音聲未誤作美色淫聲樞言篇賢大夫不恃宗室未誤作宗至八觀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朝之臣右下未衍求字法法篇矜物之人未誤作務物內亂從此起矣未脫矣字小匡篇管仲詘纓捷衽未誤作插衽維順端慤以待時使注待時待可用之時也也上未衍而使之三字霸言篇驥之材百馬代之又彊最一代未均誤作伐戒篇東郭有狗嚙嚙注枷謂以木連狗未誤作假謂形勢解臣下墮而不忠未誤作隨而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下未衍動者二字亂生獮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未誤作衆人使

人有理。遇人有禮。理禮二字未互倒。版法解。往事必登。未誤作畢登。海王篇。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未誤作問口。山國軌篇。不藉而贍國。爲之有道乎。未誤作道予。皆與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相合。其他類是者尙多。今歸東昌楊氏矣。子高陳碩甫先生高足弟子。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是書精當。必傳無疑。先是湘鄉師聞蔭欲爲刊其所著書。併欲重刻管子。且推及荀賈董劉揚老莊列淮南諸子善本。會師歸道山。其議遂罷。而子高亦病矣。古學廢興。閒不容穢。可慨也夫。

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吳縣潘祖蔭

# 管子校正

## 卷一

牧民第一 經言一

地辟舉則民留處。望案朱東光本作地舉辟則可留處。據尹注似亦作地舉辟。舉處爲均。上下文皆協均。此不宜獨異。輕重甲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事語地數二篇並曰。壤辟舉則民留處。是其明證。朱本可字誤。

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太平御覽居處部十。資產部十六引此。均無廩字。

野蕪曠則民乃菅。元刻本蕪曠作無儻。望案菅疑荒字之誤。荒與曠爲均。或作蕪誤。

不璋兩原。丁氏士涵云。璋當爲障。高誘呂覽注曰。障塞也。說文訓隔。隔亦塞也。又土部。璋。擁也。義亦相近。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丁云。悟疑信字之誤。神信爲均。

減不可復錯也。藪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錯作得復。御覽六百二十四治道部引。錯作措。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王氏念孫云。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政之所行。後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之。則失其旨矣。孫氏星衍說同。我存安之。御覽治道部五引作我安存之。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治要引畏作恐。孫云。下文曰。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作恐字是。積於不涸之倉。治要引涸作凋。

使民於不爭之官。趙蕤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望案。鄭注周官士師曰。官。官府也。不偷取一世也。治要一作壹。

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日本安井衡纂詁引豬飼彥博云。威令之令疑衍。

右士經。顧氏廣圻云。士字當是十一字并寫之誤。

毋曰不同生。俞氏樾云。生與姓古字通。此同生卽同姓也。詩杕杜傳。同姓。同祖也。禁藏篇。如典之同生。典乃與字之誤。如與之同生。義亦猶此矣。

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王云。國當爲邦。上文生聽爲均。鄉行爲均。此邦從爲均。今作國者。是漢人避諱所改。宋氏翔鳳說同。



如地如天何私何親 張氏文虎云私疑疏之誤韓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卽本此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望案朱本作如日如月誤日與節均古日月二字聲不同部詩齊風東方

之日篇可證

召民之路 丁云召詔之段字爾雅釋詁詔道也

是謂聖王 宋本朱本聖王並作賢王御覽皇王部一引與此同

兵甲彊力 治要彊作勇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 宋本惟作唯

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俞氏正燮云此分字卽乘馬篇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

也注非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丁云爲政與上爲長對文政當讀爲正爾雅釋詁正長也俞說同

委於財者失所親 丁云廣韻委俗吝字當改正

右六親五法 丁云六親與五法當分章宋本及劉氏續補注本子目下分爲二是也

形勢第二 經言二 丁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山高名形勢

山高而不崩 埤雅引崩作陲

則祈羊至矣。張云：祈羊費解。羊疑祥字之譌。國準篇云：立祈祥以固山澤，是其證。

則沈玉極矣。宋本玉作王古玉字。

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王云：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

解正作託幽。

銜命者君之尊也。後解銜命作銜令。

上無事則民自試。元刻則作而與後解合。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宋本修作脩。後凡修字皆同。王云：朱東光說蜀乃器字之誤，是也。後解

作蜀亦誤。

望案王氏廣雅疏證訓蜀爲一與此異

脩當爲循。亦字之誤也。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書只爭一畫，傳寫

往往譌溷。事試爲均。循言爲均。循順也。

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侯曰循順也。

從也。文選陸雲荅張士然詩：言人

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曰：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

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

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

循正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章畫。

今本畫譌作書。辯見宙合。

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

爲循。言君子道德如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

則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

循亦從也。下文曰：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也。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鑒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當爲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以政治道。脩亦當爲循。緣亦循也。廣雅緣也。政與正同。言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勢篇曰：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脩亦當爲循。循順也。從行也。廣雅從行也。夏小正傳曰：不從者弗行。正篇曰：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脩亦當爲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案實而定名。脩亦當爲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脩亦當爲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後解鏘鏘作將將。唯作維。案將將古字。鏘鏘今字。

飛蓬之間。宋本問作閒。丁云：閒乃聞字之誤。後解作問。古聞與問通。玩尹注聲問之訓，所見本不作閒矣。易益象傳：勿問之矣。崔注：問猶言也。觀後解云：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語意自明。

燕雀之集。後解雀作爵。

犧俎圭璧 丁云當從後解作犧牲圭璧。侈靡篇曰：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圭璧，以執其𡔷，輕重

己篇曰：犧牲以魚，犧牲以彘，是作牲爲長，作牲者，後人改之。

不足以饗鬼神 宋本饗作享，是也。說文：享，獻也。饗，鄉人飲酒也。段氏注：凡獻於上曰享，凡食其

獻曰饗。張云：此以儀不及物者比之。飛蓬燕雀，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云不足以享鬼神。

召遠者使無爲焉 丁云：召讀爲招。廣雅釋言：招，來也。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

唯夜行者獨有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

有之也。今本也誤作乎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王云：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

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

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亦甚明。下澤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既

改此文爲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訾譽之人勿與任大 丁云：訾當作些。說文：些，訶也。今作苛，此從一鄭注：喪服四制云：曰毀曰訾。

說文無訾字。心部：懲，謫言不慧也。爾雅釋故：衛嘉也。後解云：推譽不肖之謂訾。推譽與嘉誼相

近。



讜臣者可以遠舉。宋本以作與同。後解王氏引之云。讜與謨同。集韻曰。謨古作謨。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讜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讜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讜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讜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爲均。憂與道爲均。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均矣。尹注非。

舉長者可遠見也。元刻本見下有者字。後解同。丁云。可下疑脫與字。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孫云。裁古通作材。故形勢解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能比焉。尹注非。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俞云。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

訾食者不肥體。宋本朱本訾皆作贅。與後解合。丁云。集韻引亦作贅。玉篇。贅。嫌食貌。必參於天地也。安井衡云。古本參下有之字。

故曰伐矜好專舉世之禍也。劉績補注云：經文不應有故曰二字。疑衍。宋云：周秦傳記多以是

故發端。故曰猶是故。故古也。謂古語也。劉說非。

無廣者疑神。張云：無譌之段字。上文云：譌巨者可以遠舉。望案：據後解云：故事廣于理者其成

若神。則張說是。

在內者將假。望案：假當作假。說文：假至也。方言：假，徂至也。邪唐冀竟之間，或曰假，或曰徂。

曙戒勿怠。俞云：既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當爲夕字之誤。曙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

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曙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後穉逢殃。宋本穉作穉。

邪氣入內。王云：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並作襲。襲卽入也。

無須改襲爲入。孫說同。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俞云：賓讀爲擯。論語：君召使擯，釋文本亦作賓。是也。言主君衣冠不正，

則爲擯者亦不肅。猶上文所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也。

天下之配也。王云：天下當爲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

之配也。卽其證。今本涉上文天下之人句而誤。黃氏曰：鈔亦云：地誤作下。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宋蔡潛道本作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宋云  
當從宋本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來者其人莫來亦與道化而不  
見來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無往來之體劉氏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彼係  
譌字

莫知其釋之 宋本釋作澤王云澤釋古字假借後人不知而妄改之當從宋本望案後解作舍  
萬物之生也異趣而同歸 陳先生奂云生後解作任任字不誤趣後解作起誤  
生棟覆屋 俞云生當讀爲笙方言云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細貌謂之笙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違及後解並同王云古字違圍相通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鳥鳥之狡 王云當作鳥集之佼佼與交同後解云與人佼宋本如是今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本改佼爲交

切謂之鳥集之佼是其證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 王云見與之交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

隸書交字作友與友相似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佼也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

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並云哀愛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愛或爲哀役當爲佼字之誤役字古文作佼與交同後

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之國。劉云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王云任字古通作壬。因譌爲王耳。望案王字義長。不必改字。獨王者若桀紂爲天子不若一匹夫也。

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宋本來作往誤。

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後解兩而字皆作之。張云不可復不可再。猶云雖悔而不可追。尹注非。

權修第三 經言三

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洪氏頤煊云取當作恥。謂民無愧恥。雖衆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

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臺榭廣也。劉本榭作謝。望案說文有謝無榭。劉本是。

必重盡其民力。治要引此無民字。孫云民力之民涉上文而衍。

民衆而可一。治要一作壹。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丁云刑當讀爲形。與上文徵字對。下文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是其證。望案韓子難三篇引此文。作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俞云。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外。見晉峻碑。化字隸書或作冰。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然後申之以憲令。宋本後作后。後凡後字皆同。

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宋本殺皆作弑。

用之有止。治要止作正。下文用之不止同。

家與府爭貨。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貸。

故野不積草。意林不作無。下文皆作不。

故民情可得而御也。陳先生云。民情之情。蒙上文人情而衍。

故上不好本事。元刻不下有能字。

婦言人事。洪云。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而求百姓之安難。治要無難字。

朝廷不肅。宋本廷作庭。後朝廷字竝同。

上下凌節 宋本凌作凌治要作下賤侵節。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歛競得 宋云當作臣下閒欺欺與謀爲均俞云閒讀爲姦春秋昭公二

十二年大蒐于昌閒公羊作昌姦是閒姦古字通

使民偷壹 朱本壹作一下文壹民同

好用巫鑿 元刻本鑿作醫古字通

則鬼神驟崇 中立本崇作崇丁云當作崇說文崇神禍也从示从出崇與上窳鑿均

我苟種之 望案苟當是苟字之誤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苟與亟通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云字又作苟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 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竝作不可不重王云當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

法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今本涉下文兩不可不審而誤

則刑罰不可不審 元刻本審下有也字是

立政第四 經言四 治要引此篇名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宋本以作與治要同無授字

則材臣不用 中立本材作財。

道塗無行禽 俞云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曰收禽挾囚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赭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尹注謂無禽獸之行說非。

孤寡無隱治 俞云無隱治與無蔽獄義同周官小宰聽其治訟司市聽其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以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及衛侯注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是古人以訟爲治之證。

故曰刑省治寡 安井衡云曰字疑衍。

大德不至仁 王云至仁卽大德未有大德而不仁者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衆心故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尹注非。

山澤不救於火 孫云救當作敬下文脩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倣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洪說同。

草木不植成 宋本不下有得字植作殖下文桑麻不植於野亦作殖。

築障塞匿。孫云。築障塞爲句。匿字衍。安井衡云。匿讀如匿空之匿。謂邪徑旁出者。

博出入。王云。博字義不可通。博當爲搏字之誤也。俗書搏者作搏。因譌而爲博。商子農駢篇。民不營則國力搏。衛策。願王搏事。秦無有佗計。

韓詩外傳。好一則搏。搏與專同。一道路。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閻。慎筭鍵。亦所以專出入。今本搏字對譌作博。

也。下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卽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

爲專。霸言篇曰。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與專同。尹讀爲搏。聚之搏。非是。劉已辯之。內業篇曰。能搏乎。能一乎。本今

搏譌作搏。劉已辯之。心術篇作專。繫辭傳。其靜也專。陸續本專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本

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揖志。索引曰。搏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搏。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

篇曰。搏民力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字皆作搏。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

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天文志。卒氣搏。如淳曰。搏。專也。

此皆借搏爲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爲搏。卽商子所

云。搏民力也。又見幼官篇。搏一純固下。

圈屬羣徒。洪云。圈讀如圈聚之圈。屬係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結交游之人。幼官篇。彊國爲圈。弱

國爲屬。卽其證。尹注非。

謙敬而勿復。望案。敬與倣同。戒也。一云。敬乃亟之誤。



鄉師以著于士師 宋本著作箸案說文無著字宋本是

五鄉之師 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之師作五師

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王氏引之云致下不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衍

鄉官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受憲也  
下文云五屬大夫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俞云王說是矣然此文實非止衍  
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  
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  
自宀交覆深屋也自猶衆也以屋覆衆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  
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食之館字說文自部有官食部有館岐而二之殆非矣故古書每以官  
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云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屨注曰官謂朝廷  
治事處皆卽館字也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之中致鄉屬  
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旣布乃致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卽致令於君則未  
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卽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  
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旣皆有于字則

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展轉相加。遂成此誤。

死罪不赦。宋本作罪死。是下文同。

使者以發。元刻以作已。以已古通。

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陳先生云。考憲乃布憲之誤。

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丁云。尹注上憲爲歲朝之憲。下憲爲月朝之憲。非也。布憲當爲行憲。上文云。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故此謂首憲既布。然後可以行憲。下文云。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舉亦行也。亦不謂可以布事矣。

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丁云。敬與倣同。敬山澤以下七字當作一句讀。荀子王制篇。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句例相同。夫財當作天財。國蓄篇云。天財之所殖。地數篇云。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山國軌篇云。桓公曰。何謂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尹注謂山澤之所禁發。皆其證矣。

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望案。民下當脫足字。所字疑衍。

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望案。當讀前後農夫句。陳先生云。前後猶先後也。毛詩傳曰。相

道前後曰先後均皆荀子皆作順修。

由田之事也。王云由卽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由一本作田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皋陶爲李后稷爲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張云由疑司字之誤。司田亦見小匡篇。

勸勉百姓 宋本勉作免古字通。

辨功苦 宋本辨作辯。

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 春秋繁露服制篇與此文同。六畜作畜產陳作甲。

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 繁露作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無修字。王云。

修字不當有此涉上文鈞修而誤。

雖有賢身貴體 繁露作賢才美體。

天子服文有章 繁露作服有文章。

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 望案此文有譌脫。繁露作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當據補。宋云將軍大夫是大夫爲將軍。乃上大夫也。墨子亦有將軍大夫之名。

以命士止于帶緣 以字涉上文而衍。

散民不敢服襍采 宋本襍作雜凡全書襍字仿此。

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鬋貂 繁露作不敢服狐貉。

刑餘戮民不敢服纁 纁一本作絲王云刑餘戮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纁而已作絲

者是也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洪說同

望案王氏廣雅疏證於纁紬也引管子不敢服纁謂纁即纁之誤釋名紬抽也抽引絲端出細緒也紬用絲故一本作絲其說更長

不敢畜連乘車 望案連讀當爲輦說文連負連从辵从車易蹇往蹇來連虞注連讀爲輦周官

鄉師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故書輦爲連丁說同

終於不可及 元刻本可作足。

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 鵠冠子天則篇同此文作未令

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

成而不議 鵠冠子作成而不敗

右七觀 丁云觀當作期前子目亦譌觀當改正



非於太山之上。宋本太作大。王云。太當爲大。大山與下廣川相對成文。無取於太山也。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宋本別行不連上。

地不平均和調。御覽二十六地部引作均平。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宋紹興本連上節不別行。楊忱本與趙同。

大地莫之能損益也。宋本無損字。張云。此地字宜衍。審上下文自見。

故不可不正也。丁云。也卽地字之壞。下文正地者卽承此句言之。朱本作不可正政也。誤。

長短大小盡正。宋本作小大。上文次序本如是。

正不正則官不理。王云。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卽上文所

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兪云。正不正。正

字涉上文長短小大盡正而誤。疊正字耳。

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丁云。不正。謂爵位不正也。對上爵位正言之。理字涉上句

義可理而衍。而不可不理也。當作而不可理也。對上義可理言之。望案以字及而不可不理也

六字皆衍文。

右陰陽。張云。題與上事不合。蓋此等皆後人妄增。

則百利不得。王云：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上文曰：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是其證。今本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

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望案：此下當有而不能爲治亂句，與下文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一例。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王云：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曰：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乘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禰處。王氏引之云：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荆也。楚棘禰處，謂荆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藪鎌纏得入焉。王云：纏當從宋本作縲。說文作縲，云：索也。坎上六，係用徽縲。馬融曰：徽，縲索也。

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縲。案：鎌者，所以刈薪。縲者，所以束之。列子曰：擔縲采薪是也。今本縲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譌作薪縲據淮南道應篇改，鎌與縲皆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縲得入焉。若縲爲纏繞之

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並舉矣。

九而當一 丁云此與下蔓山九而當一兩九字皆當爲十下文云汎山九而當一是其例上言百而當一者四下言五而當一者三或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三等之地由下而中而上皆整齊成數若如今本則分爲四等且先九而當一而後十而當一尤失序次卽藪及蔓山之地與汎山亦無區別。

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釜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入焉十而當一 張云蔓山所出何遜於林九當作五汎山不可解其所出與下林同何云十而當一疑此二十一字皆衍文。

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 張云山林宜以類相從流水三句當移林下與澤乃類蓋錯簡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丁云管子書多以命爲名地均土均也卽管子地員。

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 中立本脫曰字。

三夫爲一家 安井衡云古本三夫作二夫。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 王云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爲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涉上文四馬而誤丁云一

乘甲士十人。若七甲則太少。王改一馬爲一乘。非也。下文四乘乃是一乘之譌。上文一乘四馬句。正引起甲蔽之分數合數。古人文法往往如是。若既知一乘甲蔽之數。又以四計之。則亦可以三計之以五計之矣。甲士十人而有二十八甲者。多爲之備也。日本豬飼彥博云。四乘之乘。當作馬。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洪云。奉當作輦。周官鄉師。治其徒役。與其輦輦。史記淮南列傳。輦車四十乘。說文。輦。大車駕馬也。謂載物之車。王云。奉車兩。當爲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丁云。六蓋八字之誤。下文云。方一里九夫之田也。又云。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此古井田遺制。侈靡篇云。乘馬甸之。衆制之。此周官丘甸之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與司馬法合。

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丁云。盡讀爲費。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曰。費。財貨也。費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贍。史記高帝紀作進。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丁云。趙本制屬下讀。非。季絹以制計。猶暴布以兩計也。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涇制。注。杜子春云。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只與。禮既夕。



贈用制幣。注丈八尺曰制。韓子外儲說右上篇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除以衣土。

經暴布百兩當一鎰。望案暴字疑衍。說文經織也。經布織布也。陳先生云暴布與考工記暴絲同事。與上文季絹對文。劉云季絹細絹。暴布白布是也。經則公用之字耳。

六步一斛。丁云斛當爲斗。玉篇云斛俗斗字。漢平帝紀後漢仲長統傳皆有斛字。一本斛作升。其貨一穀籠爲十簍。朱本籠作籠。并有注云籠音籠。

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丁云苟字於義難通。疑卽商字之誤而衍者。

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丁云趙本正字絕句。案疑當分字絕句。春曰書比。與秋曰大稽一例。或

曰分春與立夏皆言時序之中。然則秋亦當曰分秋矣。

與民數得亡。俞云與與舉字通。舉民數得亡。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記錄之。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俞云十仞當爲一仞。一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仞則太縣絕矣。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王氏引之云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仞見水則

去常征十分之一。二仞則去十分之二。三仞則去十分之三。四仞則去十分之四。五仞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劉云。此言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俞云。劉說未得。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上文曰。一仞見水。不大潦。然則一仞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征之故。以旱不以潦。故一仞見水。十分去一。至二仞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仞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仞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致誤。董子爵國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潦爲旱。以旱爲潦。兩義俱倒。故不得其解。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王氏引之云。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爲

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

不可使而爲工。丁云：工與功同，不可使而爲工者，不可使而爲三日之功也。下文云：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陳先生云：貨當從宋本作貸。言視其功有貨離之實，使出夫粟也。貸離猶差貸也。月令曰：宿離不貸。又曰：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是其義。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吳氏志忠字有堂，吳縣人。云：道爲故字之誤。時下衍也字。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王云：生讀爲性。見周官大司徒注。閉當爲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

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望案：宋楊忱本正文及注皆作閑，與王氏合。

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宋本忘作亾。望案：亾當訓爲無。貨疑資字之誤。淮南精神訓：隨其天資。高注云：資，時也。此處尹注云：言不爲則失時。蓋唐本尹所見者猶是資字。丁以貨爲貸之誤，云與下文來均亦通。

## 卷二

七法第六 經言六

若是安治矣 治要安治作治安。

角量也 丁云角與斟同說文斟平斗斛量也平量之器謂之斟因之平亦謂斟月令角斗甬注

角謂平之也孫子虛實篇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曹注角量也角卽斟之段借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 丁云案下文云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卽承此文言之當作不明於則

而欲錯儀畫制觀運均檐竿之喻皆是言儀法制度之無得而定由於則之不明若作出號令

則與立朝夕定其末之意不相比附且與下文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句相復矣

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丁云運均墨子非命中篇作員鈞音相近廣雅運轉也運鈞轉移無定

故尹注以爲陶者之輪集韻鈞一曰陶旋輪是也今注輪字誤輪致不可通

檐竿而欲定其末 王氏引之云檐當爲搖搖古搖字又作搖漢書天文志附耳搖動言鈞運

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趨者不靜搖與檐字相似世人

多見檐少見搖故搖誤爲檐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侯劉搖漢表作劉檐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注文盛本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消擔皆是搖字之誤

尹注訓檐爲舉非是爲備之段字說文僭何也

猶倍招而必拘之 王氏引之云倍與背同招射之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高注招埒的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



也。拘當爲射字之誤。草書射拘相似。射招者必向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尹注非。

論材審用 宋紹興本材作財。

和民一衆 望案上文作治民一衆。此作和字誤。下文選陳章亦是治字。

右七法 宋紹興本及別本皆作右四傷。王云。今本是。

百匿傷上威

王云。尹注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其說甚迂。匿與慝同。百匿衆慝也。言姦慝衆多。共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今本匿誤作臣。匿竝與慝同。

人君泄見危

王云。見當爲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世主所貴者實也

元本朱本實皆作寶。王云。實當從朱本作寶。今本涉上言實而誤。下文令貴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天地之道。實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棄其國寶。是其證。寶與道爲均。下文聖稱其實。亦與道爲均。

亡君則不然

俞云。亡君當作良君。篆文良作𠂔。脫其半。則爲亡矣。鄭君所謂壞字也。

致所貴非實也 元本朱本實皆作寶。實字誤。

不爲愛親危其社稷 丁云。當作不爲親戚危其社稷。法法篇兩見。皆作親戚。

故曰社稷戚於親。陳先生云。戚疑當作愛。與上文誤易。愛於親。猶言重於親也。尹注云。棄親而

存社稷。不誤。

居身論道行理。丁云。居乃君之誤字。爾雅曰。身親也。君對下羣臣百吏言之。

莫敢開私焉。元本作莫敢閑焉。

愛賞者無貪心。陳先生云。愛當作受。尹注賞不踰等。是受之義。

右四傷百匿。王云。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

竝列。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二引。作此八者皆強。故兵

未出竟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今本脫誤。

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望案。此數句與上下文義不

貫。疑是錯簡。或云。衡庫二字乃行軍之譌。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俞云。尹注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臣願君之立知。而以

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卽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此云

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故聚天下之精財。王云。財當爲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曰。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涉上文聚財而誤。

不試不藏。宋紹興本藏作臧。

莫害其後。丁云。害當作圉。下文禁圉。卽承此二句言之。圉。古禦字。幼官篇莫之能圉。趙本亦譌作害。

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宋紹興本。楊忱本。禮皆作理。丁云。作理是也。形勢解俱是理字。呂覽勸學篇。此生於不知理義。

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望案。御。古禦字。說文。禦。祀也。段氏注云。今段爲禁禦字。古只用御字。若夫曲制時舉。丁云。曲制見孫子。孫子言兵本管子。

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丁云。此言數之多少。必出於計。計下不當有數字。下文云。計必先定于內。計未定于內。皆承此計字言之。參患篇云。用日維夢。其要必出於計。亦無數字。

是則戰之自勝。丁云。參患篇作則戰之自敗。此勝字誤。當作敗。是字衍文。

兵無主則不蚤知。丁云。知下當脫敵字。下文故蚤知敵句。卽承此文言之。兵法篇。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亦有敵字。

則無蓄積 宋紹興本蓄作畜。

官無常 丁云常讀爲長。幼官篇立常備能。卽立長也。權修篇云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而器械不功。朱本而作則。同上下文。孫云功讀爲工。工巧也。周官肆師注古者功與工同字。故蚤知敵人如獨行。張云獨行卽上所謂獨出獨入。丁云案當作蚤知敵則獨行。與下文一例。今本涉注文而衍人字。又誤則作如。兵法篇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是其證。

審於地圖 宋本圖作畺。望案說文以畺爲鄙。畺字。

故有風雨之行 張云此故字疑衍。

故能攻國救邑 日本豬飼彥博云救乃拔字之誤。望案邑下當脫矣字。上下文句例可證。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張云不字疑當作氣。尹注謬也。

禁雕俗也 丁云雕今通段爲彫。凋字。物之彫飾者必傷。俗之雕飾者必敝。義本相通。史記酷吏傳。彫雕而爲朴。索隱引晉灼云凋。弊也。禮書救其雕敝。索隱彫謂彫飾也。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王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恃當爲待。幼官事語二篇竝云不恃權與之國。是其證。今本涉上文恃固而誤。丁云王改非也。幼官事語二篇均係譌字。樞言篇曰恃與國。尺觀篇曰然則與國不恃其親。淮南要略恃連與國。高注云恃怙連與之國。連與卽權與。



亦作恃。是其明證。

版法第七 經言七

正彼天植。俞云。植乃惠字之誤。惠。古之德字。版法解云。天惠者。天心也。鄭注周官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則知作德明矣。

各得其嗣。俞云。嗣讀爲司。尹注非。

三經旣飭。宋本飭作飾。

驟令不行。朱本不上有而字。與後解同。

置不能圖。劉云。當依後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富祿有功以勸之。丁云。富祿當作祿富。與爵貴對文。謂以祿富有功。以爵貴有名也。尹注侵下貴字固誤。後解亦誤。

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丁云。此三句不平列。財下脫一力字。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財。慎施報。是言用財。察稱量。是言用力。上文取人以己。成事以質。亦分指財力言。後解云。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而行。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用財。審則費。丁云。費讀爲悖。悖。逆也。後解云。人心逆。則人不用。人不用。則怨。又云。用財。審則不

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悖。

禍昌不寤 朱本脫禍昌二字不寤上有而字後解作禍昌而不寤此本乃脫去而字也。

罰罪宥過以懲之 王云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僇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王云倚邪卽周官之奇袤奇與倚古字通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袤之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無親 宋本朱本皆作象地王云當作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親。

佐於四時 宋本朱本佐作伍王云當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說在施有衆在廢私 臧氏庸云後解作說在愛施有衆在廢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爲句本篇脫四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說之旨乃明。

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宋本修作脩高安作安高與後解同王云脩長當從後解作備

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對矣。又八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 卷二

### 幼官第八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宋云。夜是致字之譌。卽老子致虛極守靜篇也。幼官圖作處虛守靜。脫致字。處字涉下虛字而誤。劉云。下人物字疑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盛大也。望案。後圖本無下人物字。丁云。若因二字當在人物上。若順也。順因人物虛靜之道也。心術篇。靜因之道也。又曰。無爲之道因也。又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十字下。當接下文常至命云云。凡物開靜七字四時同。常字上又脫一字。則皇與則帝則王則霸則衆則強則富。則治則安。文法一例。兵法篇亦皇帝王霸四者平列。今本脫譌不可讀。

用五數。宋本脫此句。

藏溫濡。宋本濡作儒。後圖同。王云。儒濡皆僞字之誤。凡隸書從奠之字多誤從需。若礪之爲礪。

鹽之爲麤。螻之爲蠕。皆是也。

行毆養 丁云。毆讀爲嘔。廣雅區區樂也。嘔嘔喜也。呂覽務大篇區區焉相樂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應劭云。嘔喻和說貌。皆與此毆義相近。廣雅云。養樂也。韓詩外傳云。聞其微聲。使人樂養而好施。下文臧不忍行毆養義亦同。

立常備能則治 望案。常讀爲長。說見七法篇。

同異分官則安 丁云。同異分官句有脫誤。不可解。以上文句例求之。脫去四字。

攻之以官 望案。當從後圖作攷之以言。堯典曰。詢事考言。尹注誤。

威之以誠 安井衡云。誠當爲誠字之誤。荀子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

三舉而地辟散成 洪云。散當作政。尹注非。

九舉而帝事成形 丁云。帝讀爲定。見周禮瞽矇及小史注定與成同義。定事與成形對文。

九本搏大 王云。搏大當爲博大。尹注非。

十官飾勝備威 中立本作七官。王云。此句在八分之下。六紀之上。則十官當爲七官。

勸勉以選衆 宋本朱本選作遷。後圖亦作遷。丁云。作遷是也。度地篇云。遷有司之吏而第之。望案。選之言具也。不必從遷。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閭。丁云雷乃霜字誤。四時篇作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

十二義氣至修門閭。丁云案義氣不可解。義當爲和。聲之誤也。素問五常政大論其候溫和。注和春之氣也。修門閭以宣通春氣。月令所謂乃修閭扉也。

十二始卯合男女。宋本始卯作始母。陳先生云母當作母。音貫。古母卯聲同。卯亦作卅。詩齊風總角卅兮。毛傳曰卅幼穉也。禮記濡魚卵醬。鄭注曰卵讀爲鯤。鯤魚子也。或作攔。卵之讀爲鯤。猶卵之讀爲母矣。此篇名義若夏之小郢中郢。冬之小榆中榆。皆不用干支。則春與秋不當獨取干支可知。蓋其字或作母。或作卵。又誤卵作卯。侈靡篇曰彫卵然後淪之。五行篇曰羽卵者不段。禁藏篇曰如鳥之覆卵。又曰母殺畜生。母拊卵。俗本卵作卯。卯之爲卵。與卵之爲卵。其誤正同。今從宋本作母字。尋文推義。此篇及後圖古本卯皆當作卵。或用同聲段借字作母。學者承其誤久矣。

合內空周外。望案空卽內字之誤。而衍者。後圖亦誤。

強國爲圉。宋本強作彊。

和好不基。陳先生云基與期同。尹注非。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 四時篇作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

十二絕氣下下爵賞 丁云惠周惕云下下當作上下古文作二二案此當衍一下字應讀絕氣

下句爵賞句與上文十二天氣下賜予下文十二白露下收聚句法一例

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吳云大暑小暑以下文十二大寒終例之則大小二

字當互易

治陽氣 宋本皆脫此句

藏薄純 丁云薄當爲樸聲之誤淮南要略篇不剖判純樸注純樸大素也漢孔耽碑曰蹈仁義

兮履樸純

秋行夏正葉行春政華行冬政秬 丁云葉當爲水月令紀時變無及葉者四時篇作春行秋政

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秬俞云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

字之誤

十二期風至 丁云期乃朗字誤朗風涼風也後圖亦誤

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宋云上四卯字莊葆琛先生以爲皆酉字之

譌。古酉爲卯。與卯相近。且涉上文諸卯字而誤。安井衡說同。

以介蟲之火爨。王氏引之云。上文言倮獸羽獸毛獸。下文言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改獸爲蟲也。不知羽毛鱗介倮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注曰。以此四獸爲軍陳。正義曰。玄武龜也。龜爲四獸之一。卽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玄武。

閒男女之畜。丁云。閒與簡通。廣雅。簡閱也。周禮大司馬云。簡稽鄉民。

修鄉閭之什伍。元本無之字。

養老弱而勿通。吳云。通疑遺字之誤。遺與私爲均。

信利周而無私。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王云。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四時篇作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蠹行秋政。則旱。

十二寒至靜。丁云。當作十二大寒至靜。以上言始寒中寒故也。

器成於僂。丁云。僂當爲穆。穆靜也。月令曰。仲冬之月。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教行於鈔。陳先生云。鈔讀爲杪。方言云。杪少也。望謂鈔當爲眇之借字。眇本訓目小。引申之爲。

微眇之義。易王肅本眇萬物而爲言。今字作妙。下文聽於鈔。亦當讀眇。尹注訓爲深遠。得其義。戒審四時以別息。丁云。審字涉下文審取予而衍。戒慎也。

審取予以總之。宋本予作與。望案。上文以別息。以兩易以解固。句末一字皆非語詞。此云以總之。文義不倫矣。之疑乏字之誤。言審取予以總會其匱乏也。

收孤寡。望案。孤寡當爲鰥寡。上文言養孤老。此不得更言孤矣。

藪澤以時禁發之。後圖藪澤上有毋征二字。此脫去耳。

修春夏秋冬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俞云。食當讀作飭。屬下句。修春夏秋冬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非。

流之焉。莠命。孫云。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氏解詁。焉爾猶於是也。焉於古字通用。謂官處四體而無禮者。以莠命流之。與下文尙之于玄官。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立四義而無議者。俞云。議爲俄之聲誤。說文曰。俄。行頃也。廣雅釋詁曰。俄。衰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即大姦也。或以議爲之。此文立四義而無議。即立四義而無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段借之旨。



九會大命焉出常至。丁云：常至句下屬爲義，謂常歲所至，卽下文五年而朝云云。王國定制習爲常也。

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丁云：令大夫卽命大夫也。管子它處兩見，位在列大夫之上，來修謂諸侯使命大夫來修好也。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三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丁云：至字疑衍，與上文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句例同。上文言常至卽指會朝言。周禮時見曰會，是諸侯至王所見天子，非諸侯相會別來見天子也。變讀爲辯，說文曰：辯，治言也。諸侯大夫請命於天子，受教於象胥瞽史，若言語書名之屬，皆當身習之。周官大行人注可證。俞云：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侯既五年而會，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及五年，卽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適入。今以上下文求之，蓋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計五年之中，止空閒二年，適當未會前一年，及既會後一年，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

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王云：案此當以置大夫以爲廷爲句。安入爲句。共受命焉爲句。廷官名。言以大夫爲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言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修兵革也。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爲處字之誤也。隸書處字或作處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句以所處爲均。下文以理止爲均。遠產爲均。離知爲均。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爲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知文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也。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當爲族。白虎通曰：族湊也。聚也。言鳥獸于是聚也。上文與施字相近而誤。并注云：施謂有以爲生謬矣。義竝同也。語詞之安。或爲乃。或爲則。或爲是。或爲於是。其義竝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尹氏不知而解以

實義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王云。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衍。宋

本朱本皆無之字。望謂後圖有之字。據尹注亦似有之字。安井衡以此下九勝之句皆連下務終幾理急事行原本九字爲句。又以得爲德借字。

幾行義勝之。陳先生云。幾讀爲期。言期於行義則勝之也。毛詩楚茨傳曰。幾期也。是幾與期通之證。

本定獨威勝。丁云。案下文十一句皆定字居首。此本字疑衍。

定聞知勝。後圖作知聞。

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王云。綸理卽倫理。依奇卽依倚。

也。綸理。死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不意。王云。舉發不意。卽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衍。

尹注非。

交物因方。俞云。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非。

故能聞未極。後圖作無極。

視於新 陳先生云新當爲親字之誤也親近也聽於至小故能聞未極視於至近故能見未形也鈔親二義相同

發於驚 望案驚疑警字之誤釋名曰敬警也行事肅警也發於警正得臨事而懼之意古字警驚往往致誤詩小雅徒御不警今亦誤爲驚矣

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望案昌當爲冒實當爲實皆字之誤也說文曰冒蒙而前也段氏注蒙者覆也引伸之有所干犯而不顧亦曰冒此冒字當同此意實者軍實也左氏隱五年傳以數軍實杜注曰數車徒器械宣十二年傳楚國無日不討身實而申傲之襄二十四年傳齊社蒐軍實杜注竝云軍實軍器此蓋言動於冒故能得敵人之軍器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也尹注大非

故能實不可敵也 望案故當爲攻字之誤立於謀故能兵甲堅實使敵不可攻也或云故敵字之誤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 王云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爲之說也博當爲搏搏卽專字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爲專



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王云尹注讀待字絕句甚謬當讀至權與爲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望案待當爲持說見七法篇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輕重甲篇曰數取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不與權與連文亦明矣。

數也動慎十號 孫云數也爲句讀如計數之數動慎十號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一例尹注以數也動三字爲句謬矣王云孫說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仲尼篇曰桓公兼是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曰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曰數道數也本書權修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其證。

善習五官 洪云兵法篇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審明此五官當作五教。

必設常主 丁云當作主必常設與下計必先定兩必字相對成文設定皆立也權修篇曰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是其證。

有天下之稱材 王云稱材當爲精材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

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意竝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

說行若風雨。丁云。說讀爲銳。文選五等論注。銳猶疾也。廣雅曰。銳利也。

刑則交寒害鈇。望案。寒當爲蹇字之誤。說文曰。蹇。尪也。允烏光切。尪也。曲脰人也。交。交脰也。謂以

兩繩系交其膝下。若曲脰然也。害當從劉說。讀爲轄。說文曰。轄。鍵也。轄與牽同字。牽下曰。車軸。耑鍵也。段注曰。以鐵豎貫軸頭而制轂如鍵閉然。依段說。則轄以鐵爲之。轄爲繫車軸之物。引申之。因謂以鐵索拘罪人者亦謂之轄。其狀蓋如銀鐙矣。說文又曰。鈇。鐵鉗也。段注曰。平準書。鈇左趾。三蒼。鈇。踏腳鉗也。張裴漢晉律序說。狀如跟衣。箸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蓋轄與械音近。鈇與桎音近。周禮掌囚注。在手曰桎。在足曰桎。桎亦械類。以是推之。則此亦當云。在手曰轄。在足曰鈇矣。鈇或爲鉞。丁說略同。

經不知。王云。經。過也。謂兵過敵竟而敵不知也。與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曰。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莫之能害。元本作莫之能圉。後圖亦作圉。此涉上文無害而誤。

由守不慎。俞云。由。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曰。申。閉守陴。

死亡不食。王氏引之云。死亡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亡蓋士之譌。死士敢死之士也。

見定十四年左傳杜注。

食猶饗也。饗死士。若田單之盡散飲食饗士。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死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惜資財。不冝饗之。則死士不爲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爲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刑則燒交疆郊。丁云。燒疑繞之誤。說文。繞。纏也。繞交者。謂纏繞相交錯也。刑人既施轄欽。猶用

累繼。上文言交塞轄欽。不於疆郊。此言繞交疆郊。不言轄欽。互文也。

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望案。大勝者三字衍文。當讀積衆勝。無非義者爲句。

焉。猶乃也。焉字屬下爲句。尹注非。丁說同。

刑則紹昧斷絕。宋本紹作詔。古字通用。丁云。說文。紹。緊糾也。昧與末通。內業篇。氣不通于四末。

注。四末。四支。左昭元年傳。末四支也。紹末斷絕。謂以繩纏係其支體斷絕之也。望案。公羊襄二

十七年傳注曰。昧。割也。

則爲詐不敢鄉。孫云。爲讀作僞。僞與爲古同字。丁云。兵法篇正作僞。

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宋本無之字。劉云。兵法篇作和合故能諧。諧故

能輯。諧輯以悉。莫之或傷。習或輯之誤。丁云。習爲輯之段借。輯合也。諧和也。尹注非。

明謀而適勝 王云。適勝當爲勝。適卽敵字。兵法篇曰。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本涉上文。識勝而誤。

至威而實之以德 丁云。至當爲立字之誤。立威與上立義對文。

勝心焚海內 望案。焚字義不可通。尹注訓爲焚灼。甚非也。焚當爲樊。字形相近而誤。詩齊風毛傳曰。樊。藩也。字本作楸。段借作樊。勝心樊海內者。言勝心足以牢籠海內。若藩籬之也。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莊氏葆琛謂烈當作列。焚作樊。言褻列山澤而藩籬之也。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宋本北堂書鈔引焚作樊。可證今本之誤。

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尹讀會字絕句。王云。當以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爲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地也。尹讀非。

知氣和 丁云。知當爲志。聲之誤。

則危危而無難 洪云。上危字當爲居字之誤。望案。兵法篇曰。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審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亦以危危連文。洪改似非。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王云。執字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執當爲報。報復也。反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



證俞云。執慙之借字。說文。慙。情也。情卽今怖字。不慙。與上無害義相近。

幼官圖第九 經言九 宋本此篇先西方本圖。次西方副圖。次南方本圖。次中方本圖。次北方本圖。次南方副圖。次中方副圖。次北方副圖。次東方本圖。次東方副圖。與今本大異。恐宋本爲是。此必有意義存乎其中。今本特以其不同前篇。而移其先後耳。安井衡云。此篇名圖。則當陳列幼官所不及以爲十圖。今不惟無圖。其言又與前篇無異。蓋原圖旣佚。後人因再鈔幼官以充數也。

攻之以言 望案。攻當從一本作攷。攻字誤。

十二始前節第賦事 望案。前第二字。疑皆節字之誤。而衍者。上篇亦無此二字。

七年重適入正禮義 望案。當從前篇作十年。此七字誤。

五年大夫請變 元本作請受變。案前篇本有受字。

則功得而無害也 王云。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第十 外言一 安井衡云。古本分經言爲三卷。此篇以下爲第四卷。

莫如教之以政 治要引無以政二字。

賢人進而奸民退 元刻奸作姦。

其君子上中正 治要引中作忠下文同。

而飲食薪菜饒 陳先生云飲食當作食飲與下文食飲薪菜乏同。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俞覆鷺而不聽從 尹注解苟爲苟且劉云苟乃苛字之誤王云尹注甚

誤劉說是也凡隸書从可从句之字往往譌溷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苛字亦誤

作苟尹注謂毋苟取於民非是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柯今本柯作拘攷工記舛胡之笥注故書笥爲笥

杜子春云笥當爲笥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

甘茂傳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敝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愛錢苛之字止句也隸書

苛字或作前上從艸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之字止句者蓋隸書從止之字或作止與從艸者相亂故也皆其證矣覆讀爲復復鷺皆很也言上殘

苛而不已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復字从心復聲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爲人好利

而鷺復是也又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鷺是也

上下交引而不和同 丁云交狡之借字引當爲弗古文弗與引相似而誤狡弗猶撓拂也

德有六興 望案興當爲典典者法也常也此與下文所謂六興者何凡此六者德之興也皆當

作典今本涉下德不可不興也句而誤

利壇宅 王云尹說壇爲堂基非也利當爲制字之誤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壇讀爲廛謂制爲廛宅也

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廛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井田。制廛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古聲廛壇同。周官廛人。載師注竝曰。壇讀爲廛。是其證。

輿地記 丁云。墀卽滯字。周官泉府作滯。史記作墀。

慎將宿 俞云。毛詩傳曰。將行也。廣雅曰。宿止也。將宿猶言行止。此與上文道涂關市皆二字平。

列尹注非。

決潘渚 丁云。案列子黃帝篇曰。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

沃水之潘爲淵。汎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釋文。

潘。洄流也。莊子潘皆作審。崔本莊子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

振罷露 王云。尹注解罷露爲疾。憊裸露非也。罷露謂室家疲敝也。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

義相近。露之言羸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羸

也。案廣雅。疲羸極也。疲羸猶罷露。故云。露羸也。正義曰。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注云。

有膽氣而體羸虛。逸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疇

穢都邑露。楊倞注。露謂無城郭牆義。竝同也。字或作路。又作潞。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

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

困之二字。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羸路也。韓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路同義。今據刪。

秦策曰。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亡徵篇曰。好罷露百姓。外諸說左篇罷露作罷苦。

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羸也。皆其證矣。又四時篇。

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度路爲均。時菑爲均。今本路作踣。乃後人不知古義。

而妄改之爾。下文亡國路家今本路作踣亦是後人所改。

貧富無度則失。王云。失讀爲佚。謂放佚也。尹注非。

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中立本王誤作正。

臣不殺君。宋本殺作弑。

民知禮矣而未知務。丁云。務當爲法。此涉下文五務而誤。

大夫任官辯事。王云。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士修身功材。王云。功成也。謂修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

功。尹注非。

力不可不務也。丁云。力當作法。此涉上文力之務句而誤。



民知務矣而未知權。丁云：民知務之務亦當爲法。庶與上下文一例。

故曰五經旣布。孫云：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衍。

以上諂君上。宋云：諂音滔過也。望案：爾雅曰：諂疑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曰：隱情奄惡蔽諂其上。與此義同。

修飢饉。俞云：修乃備字誤。備俗作脩。脩誤作脩。又誤作修耳。

賜罷露。宋本賜作賑。賜字誤。

毋苟於民。望案：苟乃苛之誤。說見前。

而民不足於備用者。中立本於作以誤。

其悅在玩好。俞云：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墨子經下篇。

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有其說在某某之文。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玩好。其悅在文繡。義並同此。望案：悅當讀爲敝。說文曰：敝彊取也。今字作奪。言工巧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見奪之故在玩好也。似亦可備一說。

方丈陳於前。丁云：此五字衍文。尹注方丈陳前四字似解上文珍怪二字。校者遂以之誤入正文耳。

是故博帶黎大袂列 丁云。黎卽勢字之段借。列古裂字。說文列分解也。

雕琢采 王氏引之云。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爲飛。說文曰。飛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誤爲采也。

雕琢平者。金曰雕。玉曰琢。皆篆刻爲文章。今則摩之使平也。與上文刻鏤削正同義。尹注非。

守法者不失 王云。失當爲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注曰。先猶尙也。言守法之人不尙此無用之物也。尹注非。

## 卷四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懷繩與准鉤 望案。准俗準字。說文曰。準。平也。从水隼聲。段先生注云。準。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

案古書多用准。蓋魏晉時恐與淮字亂而別之耳。

奮乃苓 望案。苓零之借字。

毋蓄于諂 宋本諂作諂。是。

毋監于讒 俞云。監。唱之段字。監本从𠂔省。聲與唱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𠂔。淮南子齊俗訓。

荆吳芬馨。以𠂔其口。𠂔卽唱字。

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陳先生云。疑衍一區字。不用其區。鳥飛准繩。下解之云。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當以不用其區爲句。下乃正釋區字之義。學者誤以區區連讀。而又于舉目下增一區字矣。

若鼓之有桴。桴則擊。洪云。桴當作桴。左氏成十二年傳。右援桴而鼓。韓子功名篇。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字林云。桴。鼓椎也。桴則擊。當作桴。擊則桴。桴與桴通。言若鼓之有桴。投擊之。則桴然而有聲也。下文同。

王施而無私。王云。王當爲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

分敬而無妒。丁云。分敬當作合敬。呂覽注。合和也。合敬卽下文之和勉也。無妒又合敬之義。故名之曰不德。丁云。古字多以不爲不。此不字讀當爲丕。丕。大也。

夫繩扶撥以爲正。俞云。說文門部。門。足刺門也。讀若撥。此文撥卽門之借字。刺撥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門。亦或以發爲之。攷工記弓人云。菑栗不泄。則弓不發。

民之興善也如此。王云。如此。當从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王云。究當爲窺。字之誤也。窺。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窺。

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窳。入小而不塞矣。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大者不擲。窳則不咸。擲則不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擲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窳不滿密也。淮南本經篇曰。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陜隘而不容。高注曰。滔窳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窳。入卻穴而不逼。淮南原道篇曰。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窳。倣真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窳。皆其證也。艸書窳字或作窳。窳字或作窳。二形相似。尹氏不察而訓窳爲窮失之矣。

猶迹求屨之憲也。丁云。說文。援。屨法也。憲卽援字。

適善備也。僂也。丁云。僂與遷同。鄭注大傳曰。遷猶變易也。

天清陽。丁云。陽當爲養。段借字。

無法厓。王氏引之云。法當爲泮。詩氓篇。隰則有泮。箋曰。泮讀爲畔。畔厓也。故曰。地化生無泮厓。尹注曰。物之生化無有厓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天地而誤。



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 丁云玩尹注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則當讀是非有句必交來句又云是既信之有矣則當讀苟信是句以乃必字之誤必有不可先與必有不可識互文見義規古窺字慮圖也謂非謀隱伏不可先知者蚤窺伺而圖慮之也斯倉卒之閒出於不備皆由是非混淆偏信爲是而不能蚤辯其非也今讀皆非

曲均存矣 丁云玩尹注曲疑則字之誤

言徧環畢 宋本徧作徧

成功之術必有巨獲 王云巨獲讀爲槩獲說文曰巨規巨也或作槩獲度也或作獲楚詞曰求槩獲之所同今楚詞作槩獲王注云槩法也獲度也下文曰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成功之術必有槩獲也尹注非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王云淫當爲逞儒當爲便皆字之誤也

逞與盈同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又樂盈史記作樂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便與縵同盈縵猶盈縮也廣雅縵縮也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縵短小筋弛長王冰曰縵縮也漢書天文志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迺復盛出是爲栗而伏晉灼曰栗退也太玄栗曰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

難而縮。范望曰。冥而自縮。故謂之冥。是綆與縮同義。綆。便冥古字通。盈縮與詘伸義相因也。淮南人閒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詘伸。贏縮。卽詘信盈綆。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丁云。釋名曰。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攷其

陰陽。盧辯注曰。陰陽猶隱顯也。陽主顯揚爲義。與下文會字相對。宋本土作時。恐誤。

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王云。尹注言陰愁而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會字之誤。會。古陰字也。愁與摯同。鄉飲酒義曰。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摯。摯。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摯其治言陰摯而藏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倖免。正申陰摯而藏之之義。

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王云。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爲句。後人誤讀爲賢者辟世之辟。而以爲承上之詞。故于辟之下加也字。

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宋本及作反。丁云。反於寒暑之蓄。猶言反時之蓄耳。夏就清。冬就溫。

則反時之蓄可以無之。左宣十六年傳。天反時爲災。張云。及如及難之及。不必徇宋本。

進傷爲人君嚴之義。丁云。嚴字疑誤。當云進傷爲人君者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文義甚明。

尹注非是。

故退身不舍端。望案端當讀爲專。段借字也。說文曰。專六寸簿也。段氏注云。六寸簿蓋笏也。曰部曰。佩也。無笏字。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版也。杜注左傳。斑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注。簿手板也。六寸未聞。疑上奪二尺字。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此法度也。故其字從寸。以上皆段注。望謂古端聲吏聲同部。故可段端爲專。下文修業不息版。版與專正同物。若讀端如字。則不可通矣。

修業不息版。宋云。案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曰。業謂篇卷也。此言修業不息版。古人寫書用方版。爾雅曰。大版謂之業。故書版亦謂之業。鄭訓業爲篇卷。以今證古也。

以琅湯凌轢人。丁云。琅讀爲浪。浪猶放也。湯讀爲蕩蕩。說文作惕。云放也。浪蕩凌轢四字同義。不依其樂。丁云。樂當爲槩。與稱量度二者同義。

爵尊則肅士。宋本則作卽。

業明而不矜。俞云。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夫名實之相怨久矣。吳云。怨當爲苑。言名實相因而至。亦交相爲病。高誘注淮南曰。苑病也。禮

運曰竝行而不苑。今名實竝行則苑矣。故下文曰。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一者去名取實。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孫云。惠與慧通。

故曰欲而無謀。王云。此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

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丁云。夫行忿速遂沒法句。卽承上文正忿速濟沒法句言之。賊發句。申

言速遂沒法之意。沒法者賊也。方言曰。濟滅也。止忿所以滅賊。不使發。遂有成義。行忿所以成

賊使發也。

言淵色以自詰也。吳云。也字衍。

循發蒙也。王云。循字義不可通。當爲猶。上言若覺臥。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

曰。昭然若發矇矣。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而誤。

所以害君義失正也。王云。當爲失義正。下文曰。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是其證。

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丁云。廣大也。損。宋本作須。乃頃之誤。頃與傾同。傾者覆滅

之義。言雖大其威可以覆滅之也。下文曰。是以威盡焉。傾與盡皆釋舉目荒字。逸周書大明武

篇。靡敵不荒。孔晁注云。荒敗也。荒卽亡之借字。

凡堅解而不動。丁云。解與堅義相反。解疑解字誤。本作恪。說文。恪。堅也。學記注。格讀爲凍恪之



格扞格堅不可入之貌。地員篇五粟之土，乾而不格。又曰五臯之狀，堅而不格。格，格皆格之。段借淮南原道篇注，格讀曰格。堅，格與下階隄皆二字平列。

失植之正而不謬。俞云：失當作夫，涉上文兩失字而誤。

以其與變隨化也。望案：當作以其與變化隨也。化隨二字誤倒。

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丁云：流字涉上文流施而衍。

不必以先帝常。王云：先常猶言故常，不必以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爲賢也。帝字衍。

義立之謂賢。丁云：義立當爲義正。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而仍不失其正者，所謂義者宜也。猶鳥之飛不必正直而名繩焉，大意得也。

勸則告。劉云：告當作吉，與下怨則凶對文。

聽不順不審不聰。丁云：不順宋本作不慎。案二字衍。聽不審不聰，與下視不察不明，慮不得不知，句例相同。上文云：聞審謂之聰，故聽不審則不聰也。下文不審不聰則繆，即承上言之。玩尹注亦無不順二字。

不得不知則昏。宋本昏作愒，下同。

憂則所以伎苛。陳先生云。伎者。伎之段借。馬融注。論語子罕篇曰。伎害也。

言易政利民也。王云。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蓄慎也。而衍此復述上文之語。不當有言字。

內縱于美色淫聲。王云。美色淫聲。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音聲。

卽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萬民心怨。王氏引之云。心怨當爲懟怨。上文曰。萬民懟怨。又曰。煩亂以亡其國家。此文卽承上言之。

其死而不振也必。朱本必下有矣字。

可沈可浮。王氏引之云。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沈與深爲均。

是以箸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丁云。箸當爲緒。據尹注。人之二字在箸業上。淮南泰

族篇曰。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則并無人之二字矣。

詳乎無窮。丁云。詳翔之段字。漢書西域傳上翔實注。翔與詳同。吳仲山碑出入教詳。詳亦翔之借。文選東京賦。聲與風翔。澤從雲游。注。翔游皆行也。

攻于一事者。宋本攻作政。注文同。

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王云。名當爲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爲之說而後備。下文曰。此各事之儀。

其詳不可盡也。是其證。丁云。名當爲多。淮南要略訓。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陳先生云。況當作兄。毛傳。兄。茲也。茲。益也。益其功與。計其意。文對尹注。謂比況之。況失之矣。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王云。半星辰序二句。卽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文。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旦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淵泉閔流。丁云。閔當爲泓。說文。泓。下深貌。廣雅。泓。深也。

泉踰瀾而不盡。望案。段先生說文注云。瀾乃瀾字之異體。後人收入。如瀆汨之實一字也。淮南書曰。澤受瀾而無源。許慎云。瀾。湊漏之流也。見文選注。但造說文不收瀾字。

薄承瀾而不滿。孫云。廣雅。草叢生曰薄。謂水草叢生之處。尹注非。俞云。薄。汨之段字。說文。汨。淺水也。字亦作泊。

言察美惡。審別良苦。王云。審字涉下文不可以不審而衍。察美惡。別良苦。相對爲文。

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修理而不迷。王云。書當爲畫。修當爲循。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屈子九章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于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深而迹之意。而汝也。墨與畫。所謂迹也。明墨章畫。所謂深而迹也。今本章畫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

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安井衡云。據尹注。言往來。則性乃往之誤字。天地萬物之橐也。王云。也字衍。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王氏引之云。泉字義不可通。當爲𩇛。𩇛。古暨字也。暨。及也。至也。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𩇛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𩇛。故𩇛譌爲泉矣。

不可名而山。劉云。山乃止字誤。

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望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高注曰。一猶乃也。典品二字。涉上文而衍。

貴富以當。陳先生云。富讀爲福。福者。備也。以猶與也。富以當。猶言備與當耳。此承上文多內則

富內與納同時出則當二句言之。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王云。貴在二字。涉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衍。

立而不立者四。丁云。下立字當爲亾字之譌。



霸主積于將戰士。陳先生云。宋本作將士。將士。將軍之士也。趙本衍戰字。後漢書光武帝紀。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

萬物之指也。宋本指作脂。

與人相胥。王云。胥。待也。君臣篇。胥令而動者也。尹皆訓爲視。非也。

出爲之也。丁云。出當爲士。字之誤。士。事也。管子書多段士爲事。

人故相憎也。中立本憎作贈。

陰陽兩生而參視。丁云。視疑死字誤。參死對兩生言。下文云。得之必生。失之必死。亦生死對文。易之爲道。不外一陰一陽。乾爲化。坤爲成。所謂兩生也。若天地不正之氣。變亂其中。則二氣沮喪。不能化成。是以參死。

先王之所以取重也。元本作最誤。

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丁云。案上文言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初不言孝。此承上得之必生言之。得者。得治禮也。無語詞。孝乃者字之譌。己。指先王言。天下。卽上文所謂萬物也。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所謂成己而成物也。趙本承襲譌字。故句讀亦舛矣。安井衡云。唯無得之下。應言不得穀粟而死亡之事。而今脫之。

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俞云：無字涉上文無國土而衍。旣言盡死，則不必更言無矣。賢大夫不恃宗至。宋本至作室，至字誤。

沌沌乎博而圖。丁云：博當爲搏，搏亦圖也。攷工記梓人廬人弓人注竝云：搏，圖也。輪人注：搏，圖厚也。矢人注：搏，讀如搏黍之搏，謂圖也。楚辭：橘頌：圖果搏兮。注：搏，圖也。楚人名圖曰搏也。沌沌亦圖轉之意。孫子兵法篇曰：渾渾沌沌，形圖而不可敗。說文：箒，箒也。箒，判竹，圖以盛穀也。豚，豚乎莫得其門。丁云：豚，遯之段字。廣雅：遯，隱也。遯，遯猶隱隱也。遯，遯與沌沌義亦相近。凡圖轉之物，皆渾含包裹，隱隱不辨分際。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注：菴，渾沌不分察也。白心篇：菴乎其圖也。菴，菴乎莫得其門，兩句實一義。

遺遺乎若有從治。安井衡云：古本有下有所字。應適莫如後。望案：適古敵字。

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望案：先生二字當衍。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宋云：能而音義竝同。後人讀此而字爲能，遂改定爲能，而仍存而字。舊文管子此例甚多。俞云：兩而字竝當作爲，古爲字作𠂔，與而字相似而誤。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王云：衆人之用其心也六句皆

涉下文而衍。尹注于後而不注于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

故善游者死於梁池。王云。梁非池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當爲渠。字之誤。渠。溝也。言善游者死於溝池。

未嘗之有也。王氏引之云。當作未之嘗有也。後人誤倒其文耳。

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宋蔡潛道本。賤作殘。

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王云。故先王不滿也。與上句文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衍。

故先王貴明天道。丁云。當讀明字句。承上明刑明賞言之。此與上文故先王重爲句例相同。天

道以下二十二字。譌奪不可句讀。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意林引此二句。在上文爵祿滿則忠衰矣句下。

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白帖三十。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文。

兩欲字俱作敢。而老吃也。作如老吃耳。無兩爲字。

## 卷五

###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望案修當爲備字之誤。語見版法篇。

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俞云化變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而衍。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宋本飢作饑。後皆放此。御覽地部三十引無以字。丁云下文七句皆無以字。節末復舉亦無以字。此誤衍。

芸之不謹。御覽地部三十引此作不勤。勤謹古通。

以人猥計其野。孫云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猥勿并。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連讀則非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王云城當爲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卽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丁云城當作地。下文言國地者凡三見。狹字衍文。乃校者以之訓淺而誤加之耳。

觀臺榭。中立本觀作視。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方一本作百。丁云當以作方爲是。乘馬篇曰方一里九夫之田也。此周官井牧之法。又曰農服於公田。此都鄙用助法。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也。又曰二田爲一夫。此卽大司徒造都鄙之制。通率不易一易再易。



三等之地。每家授田二百畝也。此篇曰。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以二田一夫計之。方里之井。私田八百畝。可食四家。方五十里。得積二千五百里。一里食四家。則二千五百里。適合萬家所食之數。乘馬篇以夫計。大司徒以室計。夫謂家也。室亦家也。此據可食之地言。故萬家以上去山澤。以上非餘於萬家之外其萬家以下就山澤者。人少則可食之地亦少。此方五十里中。可就山澤之地以足其數。制地必方五十里者。大司徒所謂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管子言山澤周官言地域。義實相承。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望案。一二字當互易。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洪云。下文作衆有遺苞。無大字。則此大字涉上文而衍。苞讀爲涂。有餓莩之莩。遺棄也。謂年大凶。則衆棄餓死之人於道旁。王云。洪說是也。凡從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區三之一。劉云。案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與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區稅三之一矣。尹注訓師爲法。非也。則道有損瘠矣。王云。損當爲捐。字之誤也。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骸。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瘠者。借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免於凍餓。爲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爲羸。瘠誤與尹注同。字亦作脊。度地

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脊周官蜡氏掌除骹與鬻同鄭注曰故書骹作脊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爲疫病誤與尹注同日知錄已辯之道有捐瘠與上文

衆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鬻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法篇倍其

公法損其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捐尹注同

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 劉云案別本作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

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必鬻子矣

博民於生穀也 望案博當爲搏說見立政篇

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 劉云天下當作天財字之誤丁云天下下疑脫財字

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 望案此用字當衍

實虛之國可知也 安井衡云古本實上有而字

鄉毋長游 宋云長游謂田畯之屬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注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

約百姓於井閒之處詩云爲下國賑郵今毛詩作綴旒旒通作旃亦作游詩正義云冕之所垂

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旃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

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則鄉遂州里其長竝以其旗致民取其垂故

謂之游其長稱長游

漢有游徵官當是

以此故也。田峻亦農民之長。於井間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郵

衰。隙郵游字通。正義云。郵謂民之郵舍。非也。

里毋士舍。時毋會同。宋云。士舍鄉學也。會同鄉飲酒鄉射也。

喪蒸不聚。王云。喪蒸二字文不相類。蒸蓋葬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人相葬。所以教

民睦也。故喪葬不聚。則民不輯睦。蒸字本作義。葬俗書作羹。二形相似而誤。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俞云。及當爲服。服从反聲。古或止作良。與及相似而誤。左氏僖二十

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云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

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

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此文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也。字誤作及。失其義

矣。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王云。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卽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

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本無求字。卽

其證。本朝卽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傳篇曰。賢者

立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苟

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宋本作不論而在爵祿。無也字。望案。志行二字當有。宋本脫也。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宋本無行字。望案。下文尹注云。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知

尹所見本無行字。勢字疑後人所加。本謂國也。

豪桀材人。安井衡云。古本作材臣。

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望案。行上脫而字。當從下文補。

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俞云。兵字衍。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

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

可證此文無兵字。

私情行而公法毀。望案。公法一本作公道。

則國居而自毀矣。俞云。古讀坐爲居。居而自毀。猶云坐而自毀耳。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俞云。議當爲俄字之誤。說文。俄。行頃也。法制不俄。言法制乎正不頃側也。

故下與官列法。望案。列古裂字。列法與下分威對文。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王云。財厚當依注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間當有脫文。尹強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丁云。亂國之道至聖王之禁也十九字錯簡。疑當在下文擅國權之上。

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孫云。以注文福下者君之事也。繹之似贅下脫福字。

不貴其人博學也。張云。博學二字與上下文不相比附。疑舉字誤爲學。下云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卽此所謂博舉。

故舉國之士以爲己黨。王云。己黨二字義不可通。己當爲人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也。

聚徒威羣。洪云。威羣當爲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俞云。案但力事屬四字爲句。事讀

爲傳。釋名釋言語曰。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是也。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但竭力傳立其私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人。所宜行。而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俞云。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孫云。發讀爲廢。古字通用。謂以貧窮自飾。而廢其勤勞之事。復不自安其居。以爭權於貧賤。故爲聖王之所禁。

家無常姓。丁云。姓當爲生。假借字也。孟子滕文公篇注。產生也。詩谷風箋。生謂財業也。家無常生。猶言家無恆產耳。

議言爲民者。望案。議言當爲訛言。假借字也。謂以訛言疑惑民心。王制所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故爲聖王之禁。

壺士以爲匚資修田以爲匚本。宋本壺作壹。修作脩。王云。兩匚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晉灼注漢書薛

宣傳曰。書篆形。脩當爲備。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玉藻。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聚衆士以爲己用。  
士以爲己。備置田疇以

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隱行辟倚。劉云：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王云：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

乃恐。倚邪即周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是倚爲

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辟邪之事也。劉以隱爲索隱行怪之隱，則非。

側入迎遠。張云：據尹注，似本作側入挺迎。

遁上而遁民者。王云：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

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遯。淮

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王云：和親，當爲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

私親於民，是其證。

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王云：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衍。蘇取也。言漁利取

功也。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

也。說文：蘇，把取禾若也。廣雅曰：蘇，取也。蘇與蘇字異而義同。

榮其名。宋本朱本榮皆作營。丁云：名當爲分。營，治也。治其分，猶上言務其職也。管子多以職分

對言下文云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文義蓋以不能其事四字承上營其分句言之故曰絕而定望案絕截之借字毛詩長發箋云截整齊也

靜而治中立本治誤作安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宋蔡潛道本君作右丁云右有古通用謂有國者重器莫如令也朱本作布則誤字耳望案作君字爲長宋本作右者蓋字脫其半耳舊鈔本御覽刑法部四引此

正作君今鮑刊本誤軍

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御覽刑法部四三在字皆引作存

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丁云管子言便辟多指君側小臣言之荀子楊注同他書言便辟

則與巧佞同義此與伐矜竝舉義不相類且與下文買譽成名不相貫通疑是衍文伐矜之人

與上四句一例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王云綦當爲纂字之誤也隸書纂或作纂與綦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纂組飾旒之邊今本纂誤

作說文曰纂似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密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篇漢書景帝紀竝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稱也。丁云尹讀以取權道行爲句。事便辟以貴富爲句。解之曰諂事使辟以得貴富。案當讀取權道爲句。行事便辟爲句。行事者奉事也。以貴富屬下句。

故禁不勝於親貴。中立本勝作行。

二三而求令之必行。宋本無二三兩字。

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丁云能上當脫二字。上文云受祿不過其功。則此當以受祿賞不當於功爲句。不當於功與不通於官對文。趙讀至受字絕句。非也。

此霸王之本也。宋本作伯王。

天道之數。望案爾雅釋詁曰數疾也。

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亾。王云兩王字皆當爲主。其攻皆當爲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元與六相似故六譌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竝譌作其。勝六攻卽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王云此與下兩句共三者字皆因下文而衍。版法解無。

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王云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毋爲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 元本作損益

此正天下之道也 元本正作王

## 卷六

###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親人而不固殆 羣書治要引入作仁

則人主孤而無內 丁云內猶親也漢書劉向傳注孤而無內與下黨而成羣對文

赦出則民不敬 望案敬與倣同

有善不遺 宋本遺作積

民力必竭 王氏引之云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竭乃事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蓋誤解民力不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作不竭可知蓋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本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國毋怪嚴 丁云嚴當爲服字之誤怪服與雜俗異禮對文下文云變易風俗詭服殊說詭服與怪服同

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 尹讀以自貴分爭而退者爲一句丁云自貴二字常屬上讀上文云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乘馬篇云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況主倨傲易令 俞云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詭服殊說猶立 望案猶疑獨字之誤則上尊而民從 長短經引作則上尊崇

則卒輕患而傲敵。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死。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御覽兵部八十九刑法部十八引此句。轡下竝有也字。今本脫。

毋赦者瘞睢。

與疽同。

之礪石也。

王云。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亦作礪石。說文繫傳引

作礪石。

案礪字本作礪。說文。礪。銅鐵槎也。礪。厲石也。皆非治瘞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御覽刑

法部引此。竝作砭石。是也。說文。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爲癰瘍。

其治宜砭石。故曰。瘞睢之砭石。

是故先生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王云。宋本上。所以

作足。以案兩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

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

也。後人改足以爲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竝作

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賤。

則胥足上尊時而王。

王云。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又君臣篇。上尊而

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爲須。須亦胥也。

文有三侑。

洪云。侑與宥通。聘禮注。古文侑皆作宥。周禮三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忘。尹注。侑。寬也。義亦作宥。

法者先難而後易。丁云。法者下脫無赦者也。四字。此與上文惠者多赦者也對文。意林引作惠者多赦。法者無赦。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陳先生引大雅毛傳云。曹。羣也。

賞罰必信密。王云。密本作必。後人罕聞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則民不誹議。宋本議作謗。下文同。

勞之苦之。宋本無苦之二字。

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俞云。軒冕不下儼。謂其人有善。卽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儼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卽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之義。

不與大慮始。王云。大當爲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衆也。大亦當爲人。

故地削而國危矣。丁云：以上文及尹注校之，此危字當是亾字之誤。

而君獨甚傷也。丁云：傷疑惕之誤。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蕩者，緩縱之意，與急義相反。漢書楊

雄傳注引晉灼曰：佚蕩，緩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丁云：請與情古字通。此承上文情通言之。明法篇曰：下情求不上，通謂

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勇而不義，傷兵。安井衡云：古本勇上有故字。

生而不正。宋本而作於是。

雖聖人能生法。王云：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治要引此無雖字。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俞云：謀讀爲媒，謂猶爲也。

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王云：尹讀智爲智慧之智，非也。智與知同。小問篇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恃不信

之人而求以智言權已下移而上不知，故有弑父弑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

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文：智

識詞也。是智卽知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也。叡，哲爲智慧之智。覺，聞曉爲知識之知。是

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智字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

處。狗犬不智其名。

此篇內智字甚多。皆與知字同義。

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

此篇內知字亦多作智。

呂氏春秋

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

有與同。姚本如是。鮑本智作知。

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

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

姚本如是。鮑本智作知。

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

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

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爲知

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每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

爲知。而上智字尙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安靜。蓋不識智爲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

今本則并上智字亦改爲知。而古字淪亡矣。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俞云。瑕當讀爲格。謂有扞格而不得達也。瑕格古字通。儀禮少牢饋食禮。

以瑕于主人。鄭注曰。古文瑕爲格。瑕之爲格。猶瑕之爲格矣。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宋本壅作擁。王云。之下衍

事字。非下衍敢字。爲猶謂也。

古者爲與謂同。義說見釋詞。

言所謂牽瑕蔽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

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

常有敢字。皆後人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

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法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賢人不至謂之蔽。安井衡云：「古本至作臣。」

忠臣不用謂之塞。治要引用作至。

凡民從上也。安井衡云：「古本自凡民下另行。」

彼民不伏法死制。中立本制誤節。

務物之人。王云：「務當從宋本作矜。」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望案：「古字句絕。」尹注屬下讀。俞云：「古下當脫者字。」卑人也與上文

無高人焉義正相應。

明君公國一民。治要引一作壹。

正民之經也。治要引經作徑。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俞云：「主當爲士。」上文云：「忠臣直進。」



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卽直進之士。雖分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故妄改爲主也。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王云。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

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此所謂擅也。王云。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當有謂字。據尹注亦無謂字。

則內亂自是起。宋本起下有矣字。今本脫。

####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勝則多死。丁云。疑當作勝而多死。與上文舉兵之日而竟內貧。下文得地而國敗一例。下文大度之書曰。勝而不死。亦作而。此言兵禍之足以危國。謂有勝而多死者。是用兵之禍。非謂勝則必多死也。

用兵之禍者也。元刻無者字。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俞云。疑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誤。國而文倒耳。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文而申其義也今本涉上下文利

字而誤

望案宋本亦作民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丁云常讀爲長則下怨上則字當在下句首誤脫于此

巧爲功字之誤則朝無定則字衍定爲正字之誤正政通下又脫則賞罰不明五字當據七法

篇補正下文曰器械功

功今亦誤巧七法篇不誤

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即承此文言之

蚤知敵則獨行 宋本則作而俞云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強以制 俞云縱當讀爲從左氏襄十年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

強可服也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洪云身當爲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

舉韓章則載食而駕 王云韓本作皋即橐字也詩彤弓時邁傳竝曰橐韜也莊十年左傳正義

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橐橐韜也其字或作建

皋是橐皋古字通故尹注云皋韜也今本作韓者因韜字而誤加韜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

攷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韓字唯集韻云橐或作韓則爲俗本管子所惑也

故全勝而無害 丁云據幼官篇則故上當有脫文

淮利而行 宋本准作準。

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望案疑當爲礙之省字。說文礙止也。丁云匱皆潰字之段借。左氏文

三年傳凡民逃其上曰潰。

一氣專定 丁云定當爲意。一氣專意猶君臣篇云專意一心也。專一同義。說文壹專壹也。儀禮

鄭注古文壹皆爲一。內業篇云搏氣如神。謂一氣也。一氣專心與下厲士利械對文。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 元刻作進而無疑退而無所匱。

凌山阮 元刻阮作險。

實不獨入 劉云實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衆俱入。非獨也。下放此。

實不獨見 丁云見乃出字誤。望案古字見作𠂔。出作凶。脫爛致誤。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俞云當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

後人不達其義因妄加不字。

無守也故能守勝 丁云無語詞。言惟守故能以守取勝。承上全勝大勝言。下文言數戰數勝之

足以危國。明戰勝之不如守勝也。

衆若時雨寡若飄風 丁云時雨可言衆。飄風不可言寡。寡疑寔之誤。爾雅釋詁寔速也。說文寔

尻速之也。逮速也。逮寔同聲。寡寔形近。後人誤以衆寡對文改之。

利適器之至也。陳先生云。適古敵字。至古緻字。下文不能致器者困。致器二字當作利適。不能用適者窮。承不能用敵句。不能利適者困。承不能利適句。利適猶勝敵耳。言勝敵由於器之緻。用敵由於敵之盡。器不緻。不能勝敵。敵不盡。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終窮。不能勝敵者必困也。尹注讀適如字誤。

用敵敵之盡也。宋本敵作適。

遠用兵則可必勝。張云。遠疑速之誤。孟子舜禹益相之久速。速亦誤爲遠。此言兵貴神速。卽上風雨雷電之喻。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俞云。出入異塗。卽所謂多方以誤之也。尹注非。

深入危之則士自修。丁云。修疑當爲備。備與敵力爲均。

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王氏經傳釋詞云。焉發語詞。當屬下讀。呂覽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亦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物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爲而萬物化。形成爲均。爲化爲均。



威不足以命之。丁云。威疑我字誤。古我作𡗗。又作威。見集韻與威字形近。命與名同。管子名命多通用。言道之若以而存。若後而先。吾不足以名之也。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而名之曰大。老子言強而名之。卽此所謂我不足以命之也。

## 卷七

###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今君知臣不肖也。宋本朱本臣下有之字。今本脫。

惕而有慮。王云。尹訓惕爲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非也。惕當爲惕字之誤。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慮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卽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亟驕。惕亦當爲惕。荀子榮辱篇曰。惕悍僇暴是也。僇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爲惕。安井衡云。古本惕作惕。

吾君卜世。俞云。卜世疑下世之誤。丁說同。

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讀管子曰。兄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俞云：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濟疑當作廢。

承上文廢吾所立而言。今作濟者，涉上事將不濟句而誤。

夷吾之爲君臣也。元刻無臣字。陳先生云：爲君臣當作爲人臣。此涉上文君命而誤。下文管仲

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義正同。俞云：君謂僖公。尹注謂已立君臣之義，大非。

與夫人皆行。元刻皆作偕。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王氏引之云：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

則非謂脅骨也。脅卽協字之段借。說文：協，摺也。一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協音呂

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借脅爲協。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協，幹而殺之。何注

曰：協，折聲也。以手協折其幹。釋文：協本又作擣，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句

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

今彭生二於君。俞云：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

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

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望案：惡親指魯言。聞容當爲聞咎。字之誤。廣雅釋

詰閒加也。昏讀爲泯，生讀爲姓。毛傳曰：泯，滅也。廣雅曰：醜，恥也。言君以怒成二國之禍，不畏魯之加咎。下文曰：禮成而不反，由其所滅，姓無恥之甚。謂公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丁說略同。

二月魯人告齊曰：安井衡云：古本無齊字。

無所歸死。望案：死當依左氏作咎。

見家彘。丁云：豕下不當有彘字。蓋後人旁注以豕爲彘，因而誤衍。

家人立而啼。丁云：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諦，當是古本。陳先生曰：啼，俗唬字。尤可證古本管子必不作啼。

誅屢於徒人費。王氏引之云：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誤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

使魯殺公子糾。安井衡云：古本魯下有人字。

則彼知能弱齊矣。王云：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

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公若先反。張云：反疑及字之誤。對上文恐不及而言。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王云：尹氏訓及爲就，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

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言自其一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下文及其廣厚。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竝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君必不能待也。王氏引之云。尹訓待爲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章注竝曰。待。禦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圉。圉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卽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圉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謬。劉已辯之。

將胥有所定也。宋本將胥二字作胥耳。

豈且不有焉乎。俞云。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莊子齊物論篇。誰獨且無師。



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竝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宋本及作反。宋云反必友字之誤。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摻正釋此意。老臣是以塞道。劉本是作足。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王云。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陳先生云。二年當是一年之誤。桓公入國之一。年召管仲也。小匡篇及春秋內外傳皆桓公入國之年召管仲。下文曰。二年。桓公彌亂。桓公入國之二。年也。下文言二年。則知此爲一年矣。尹注誤。

君曰不能。丁云。上下文皆作公曰。此君字亦當作公。蓋涉上下有君字而誤。

臣祿齊國之政。俞云。祿讀曰錄。謂領錄齊國之政也。尙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矣。鄭君注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子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臣貪承命。陳先生云。貪讀爲欽。段借字也。貪承命言欽承君命也。大雅皇矣篇。無然歆羨。毛傳

曰無是貪羨。謂歆爲貪之假借字。古歆飲貪聲同。欽之爲貪。猶貪之爲歆矣。尹注非。

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丁云。疑當作桓公。又告管仲曰。傳者誤移置上文耳。

內修兵革。俞云。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

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關市之征侈之。元刻侈作參。

吾君惕。望案。惕當爲惕。惕放也。說見前。惕而有慮。下。

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王氏引之曰。智與知同。

說見法法篇。不智下。誨與悔同。繫辭傳。慢藏誨盜。冶

悔。謂悔恨。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釋文。魯讀爲悔字。同。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惕及自知其過。則必

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則曰。比其自反也。國無闕亡乎。尹注非。

槧領而刎頸者不絕。丁云。槧折之俗字。說文折斷也。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王氏引之云。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

予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

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

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

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俞氏正變云：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國，皆有關。如言封內食采耳。非如漢人說關內侯爲蟾函也。

君果弱魯君。安井衡云：古本作魯弱於君。

堅強以忌。丁云：忌與憖同。說文：憖，毒也。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張云：此言諸侯之君不貪於土則已，若貪於土則必勤於兵也。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句法正同。或欲改不字作必，非也。

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望案：當讀民病則多詐，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句當在下。此詐字當爲計字之誤也。計密而後動者勝，即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意。故下文遂云：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今本倒亂其文，又誤計爲詐，而遂不可讀矣。

不競於兵。宋本競作競。

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俞云：此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用，不而即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

今君斬封亡國。國盡若何。孫云。斬當作斬求也。言二國所以亡。以土地小不足自存。今君求封

亡國。是自盡其國也。尹注非。

安得有其實。張云。有疑當作無。

與車三百乘。甲五千。王氏引之云。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是其證。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俞云。問乃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是其例也。國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

諸侯之禮。元刻諸上有請字。

可以爲西土。朱本以作令。丁云。案上文云。可令爲東國。則作令字是也。尹注云。西土。謂自齊西之土。令胥無理之國。與土交互言也。趙本注文脫誤。不可讀。今參朱本正之。

衛國之教危。傳以利。丁云。危。愷之段字。說文。愷。變也。傳乃轉之誤。中匡篇作巧轉而兌利。愷與巧皆兼變詐之義。變轉卽巧轉也。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丁云。邇乃學之誤。漢書地理志。魯民好學。上禮義。又云。好學猶愈於它俗。是其證。望案。魯邑當作魯國。邇乃遜之誤。小匡篇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



遜請使遊於魯。遜邇形相近。此當作好遜明矣。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劉云。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卽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多小信。丁云。上文言季友恭以精博於禮。承上好學訓禮言之。乃云多小信。恐非文義。小匡篇亦不言季友多小信。此必涉下文兩言小信而衍無疑。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張云。下二句涉下文而衍。上衛魯二國皆只一句。此當一例。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劉云。蒙孫小匡作曹孫宿。王云。隸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平與曹相似。

故曹譌作蒙。博於教當作博於敦。敦與學同。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彪碑。敦教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教。

而誤。張云。當由曹與營相似。初誤作營。又聲誤爲蒙耳。

狄人伐。張云。據尹注入伐齊。則人乃入字之誤。

諸侯許諾。王氏引之云。此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闕入。

齊車千乘。卒先致綠陵戰於後。俞云。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

乘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戰上當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

斬孤竹。俞云。斬。擗之借字。文選長楊賦注引倉頡篇曰。擗。拍取也。

遇山戎。安井衡云。古本遇作過。

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望案。尹讀必足三年之食。安爲句。非是。安語詞。猶乃也。說詳

幼官篇。

無國勞。洪云。無與毋通。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卽孟子四命官事毋攝。下句毋專予祿。卽士無世官。尹注非。

不聞敬老國良。望案。國疑圖之誤字。爾雅釋故曰。圖。謀也。良。善也。尹注非。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俞云。此卽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卽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王氏引之云。君當爲羣。羣臣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晏子識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

市仕者卽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君亦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凡仕者近宮。宋本宮作公。

令一人爲負以車。俞云。車乃連字之誤。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此云負連。猶彼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捷。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食其委。宋本其作以。是。

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丁云。別讀如小宰傳別之別。司農注。傳別。謂券書也。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康成注。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又士師注。傳別。中別手書也。問篇云。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別券。謂分契也。八契當爲入契字之誤。客與有司別契書。遽委所供之數。有司入於國。得以徵驗。開除供客之用。義儀古今字。費讀爲悖。悖儀數而不當者。則有罪也。禮有大賓客小賓客之儀數。或薄或厚。皆謂之不當。非徒費儀數如尹注所云也。洪云。義當作犧。謂費犧牲之數。尹注非。

出欲通。劉云：出疑士字誤。王氏引之云：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閒，猶下文選舉之事。

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閒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數省作放，農省作賣，數省作款之類。故諸書中士出二字。

多相亂。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畢行，今本土譌作出，又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王云：爲次二字，涉下文得二爲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上文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爲次二字。且從政治，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而言。若有爲次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俞云：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即可證此文發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矯。周語曰：其刑矯誣。韋解云：以詐用法曰矯。是其義也。下文曰：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絕句。其下又曰：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脫起字。行此三者爲下。王氏引之云：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衍。勸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閒，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王云：此文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



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聞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

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後人不知農訓爲勉，而誤以爲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卽是

農夫，無煩更言農也。

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王云：兩者字因上文行此三者句而衍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上文凡

三見，皆無者字。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宋本無之字。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劉云：處華爲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爲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

上文有少長好飲食爲句，尹注非。

用力不農不事賢。望案：詩北山傳曰：賢勞也。此賢字當訓爲勞。上文事賢多，亦謂服勞多也。御

覽資產部二引作農不事賢行，誤連下文行此三者行字爲句，又衍一農字。

工賈出入不應父兄。安井衡云：古本應下有於字。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王云：當依上文作有罪無赦。今本涉上句可

無斂而誤。尹注可證。丁云：獄情謂兩造之實也。義如鴟義姦宄之義。廣雅曰：俄衰也。義與俄同。祿善也。爾雅

斷獄情爲句，與義易義與祿易祿二句對文，衍一易字耳。謂獄之情實一邪一善，斷者與邪則

民易爲邪與善則民易爲善

## 卷八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民辦軍事矣 元刻辦作辦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 王氏引之云刑罰當爲刑罪死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死罪不殺而言刑罪以脅盾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脅盾一戟重罪卽死罪輕罪卽刑罪也今作刑罰者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王氏引之云軍當爲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是其證若無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而訟者別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 王氏引之云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讎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今本執譌作仇 郭璞曰謂怨仇也太玄內初一謹于執嬰范望曰執匹也釋文曰嬰與妃同

也今本執譌作仇 陳集韻引改

執音仇。一作救。嬰執卽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曰配怨耦曰仇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王云。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衍。小問篇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望案宋紹興本廢作發。作廢者。後人不知古字通段妄改也。

昔三王者。旣弑其君。御覽皇王部一引。弑作殺。

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俞云。請致仲父。言欲與仲父飲酒也。與讀曰預。言預爲之期也。一切經音義六。預古作與。

掘新井而柴焉。望案柴字於義無取。柴當爲突。古深字隸變作杲。因誤爲柴耳。輕重甲篇。請以令高杠柴池。柴亦突字之誤。

寡人自以爲修矣。白帖十五引作以爲脫於罪矣。

非一朝之萃。丁云。萃讀爲卒。史記索隱引廣雅曰。卒。暴也。宋本萃作莘。字之誤。

刑廉而不赦。丁云。赦當爲伎。伎。很也。不伎與上文不苛同意。說文玉下曰。廉而不伎。絜之方也。水地篇曰。廉而不劌。

有司寬而不陵 王云。凌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凌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菟濁困滯皆法度不亡 張云。皆下當脫一字。

往行不來 張云。來疑爽字之誤。與上句亡字爲均。

而民游世矣 俞云。世讀爲泄。游泄皆和樂之意。望案當作游於世。游下脫於字。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 文選陸厥答內兄詩。注引加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

飢作餒。治要作饑。

治國不失秉 治要引秉作柄。齊語同。

使百姓皆加勇 左氏正義引加作知是。

彼爲其君動也 左氏正義引動作勤。齊語作動。洪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

無所愛惜曰勤。

願請之以戮羣臣 朱本作戮於羣臣。左氏正義亦有於字。與齊語同。今本脫。



請受而甘心焉。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王云。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今本乃後人依左傳改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丁云。今當作令。齊語曰。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語意正同。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齊語作殺而以其屍授之。

是君與寡君賊比也。左氏正義引。君下有之字。元刻同。

非斃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左氏正義引。無君字。謂作請。能作敢。齊語曰。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於是魯君乃不殺。宋本是下有乎字。左氏正義同。今本脫。

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左氏正義引作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稱賢以自成也。王云。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僂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左氏正義脫仁字。俞云。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言鮑叔之仁耳。左氏正義引作不忍。乃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加不字也。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俞云。與以二字當互易。能字義不可通。

當讀爲乃。管仲爲子糾之故。以魯師與齊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足當爲定。言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得天。謂公子小白。失天。謂子糾也。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正作定。是其證。

願以顯其功。宋本願作顧。

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尙可加也。丁云。當讀衆必予之。有得爲句。力死之功。與下顯生之功對文。加與嘉通。望案。朱本得作德。予讀曰與。衆必予之。有德者。謂衆以有德之名與之也。尹注非。

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王云。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爲句。尹以是字上屬。非是。張云。當作將何加是。承上尙可加而言。

鮑叔祓而浴之三。望案。浴者。謂以香熏草藥沐浴之。國語曰。三疊三浴之。

管仲詘纓插衽。王云。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小雅鴛央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士冠禮注。捷衽於醴中。鄉射

禮注。捷插也。大射儀注。捷。拔也。內則注。捷猶拔也。釋文插。拔二字並作捷。淮南泰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吻。卽插筓。今作插者。後人所改耳。御覽服章部二

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是。刻本捷。譌作捷。孫說同。

應公之賜。王云。廣雅曰。應受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死且不朽。尹以賜爲

賜死大謬。

戎馬待游車之弊。王云。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

而賢大夫在後。宋本朱本賢下有士字。今本脫。

世法文武之遠迹。陳先生云。齊語迹作績。章注。績功也。據管子則齊語當是蹟字。說文迹。道也。蹟迹之或字。下文亦云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

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齊語國作叟。

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齊語美作權。書作度。原作塹。窮作肇。

糞除其顛施。宋云。案國語作班序顛毛。班列也。謂以頂髮色列序之。使有長幼。班與糞除與序。皆聲之轉。糞除當讀爲班序。施與毛通。俞云。糞字疑叢字之誤。篆文糞作叢。與叢字相似。故誤也。叢卽今所用頒賜字。後人因叢誤糞。遂臆改敍爲除矣。

而百姓可御。安井衡云。古本御下有矣字。

三鄉一帥。宋本劉本三作五。丁云。五鄉萬家。家出一人。爲萬人也。下文曰。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

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

五屬一大夫。劉云：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爲連，連有帥，十連爲屬，今三鄉下缺爲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爲縣耳。王云：十邑爲率，率當依齊語作卒。同下文鄉退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爲率，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爲五，下文云：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毋有淫佚者。宋本佚作佚。

士農工商四者者國之石民也。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楊子雲劇秦美新注引：作國之正民，稽叔夜絕交詩注：陳孔璋檄吳將校文注：白帖八十三引：俱作石民。孫云：正民對閒民而言，作石民非。

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丁云：今當依齊語作令閒燕，亦當如齊語屬下讀。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劉云：下二句當作權節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



節其用是也。注皆非。

比耒耜穀茂。

宋本耒作耜。穀作穀。孫云。穀茂當依齊語作耒莖。

宋明道本如是。章注耒佛也。所以擊草也。莖大鎌所以莖草也。

宋庠本  
耒作耒

宋本作穀茂。穀即耒字之壞。今又譌而爲穀矣。尹注非。

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耨。

齊語作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此乃字蓋及字之誤。

以旦暮從事於田野。

王氏引之云。旦暮本作旦昔。此後人據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

管子自作旦昔。上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旦昔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昔與夕通。

首戴苧蒲。

齊語苧作茅。段先生云。作苧是也。今俗云馬苧。可以爲囊笠。

以疾從事於田野。丁云。疾字涉上文疾耨而衍。

其心安焉。宋本脫此句。

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劉本才作材。

是以聖王敬畏戚農。

王云。敬畏戚農。當做敬農。戚農言農民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

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似而誤。

辨其功苦。

望案。苦讀爲鹽。詩傳曰。鹽不堅固也。字亦作沽。周官司兵辨其物。注謂功沽亦作楷。

見荀子。

論比計 王氏引之云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誤汁與協通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譌作計史記曆書視犂

協洽單行索隱本

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韋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

相示以功相陳以巧 元刻作相示以巧相陳以功與齊語同

相高以知事 丁云事字衍相高以知與上文三句平列

旦昔從事於此 白帖八十三引作旦暮

察其四時而權其鄉之貨 望案貨當是資字之誤韋注齊語亦作資云資財也王氏煦國語釋

文曰資讀如宋人資章甫適越之資越語云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服牛輅馬 劉云輅一作輅望案古無輅字輅必輅字之誤齊語正作輅

珍異物聚 俞云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矣俗書總字作摠其上半與物相

似而誤

相示以時 齊語時作賴

相陳以知賈 丁云齊語及此文竝衍知字賈讀如平市賈之賈相陳以賈與上文二句對文

則民不移矣 望案矣字衍

正旅舊 洪云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

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丁云井與陵陸丘三者不類井當爲阜地圖篇曰陵陸丘阜之所在說苑辨物篇曰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蒲葦菅蔽之用不乏麻麥黍梁亦不盡卽此所謂陵陸丘阜田疇均齊語作陵阜陸均井田疇均井字衍不惑齊語作不憾誤。

犧牲不勞則牛馬育。王云勞讀爲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古無撈字借勞爲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取人物曰撈矣。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王云止當爲足尹注非。

民心未吾安。安井衡云古本無吾字。

舉而嚴用之。齊語嚴作業。

慈於民予無財。齊語作遂滋民與無財。韋注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王氏經義述聞曰遂語詞猶言因也滋卽慈之借慈者愛也卹也與無財則所以卹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典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卹其民也。

君若欲正卒伍。洪云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卒伍正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桓

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字。

則其制令 孫云其字誤。通典百四十八引此作有。

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 齊語無是故二字。此文衍五人爲伍上當依下句例補一故字。

五鄉一師 通典引師作帥下文同。齊語亦作帥。

故萬人一軍 望案人下脫爲字。當據上文四爲字及齊語通典補。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通典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王云政當爲旅齊語作卒伍

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王云政卽正字。正與定古字亦通。今政定竝出者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而

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令不得遷徙 宋本令誤合徙誤徒。

家與家相愛 丁云愛當爲受。周禮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

曰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五比爲閭故五伍爲兩。大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是卒伍之人卽比閭之人也。鵬冠子王鈇篇家與

家相受人與人相付與管子同。

禍福相憂 望案福字涉上文祭祀相福而衍元刻無福字。



驩欣足以相死。望案死疑助字誤。鵲冠子正作相助。

以橫行於天下。望案橫讀曰旁。旁猶普也。徧也。齊語作方。

聰明質仁。宋蔡潛道本質作賢。下文同。

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王云。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聞

字。下文長弟聞於鄉里同。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聽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下文云。不

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是其明證。

謂之蔽賢。齊語賢作明。

謂之蔽才。齊語才作賢。

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王云。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

則無使字明矣。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齊語作惟慎端慤以待時。韋注曰。待時。動不違

時也。是其證。

其稱秉言。齊語作綏謗言。望案稱綏字之誤。秉與謗古同部字。音相近。

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宋本官作管。古字通。

乃召而與之坐。宋本乃作迺。齊語坐作語。

可立而時 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章注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王云此作可立而時

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肯以出爲聲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胥時篇事在當時作又脫

去授字耳尹注非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齊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劉云此肉字當是疚字之誤王云尹

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肉爲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不相近若本作疚字無緣誤

爲肉蓋其字本作疚隸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說文疚貧病也從久久聲詩曰

犖犖在疚今詩疚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疚字若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疚矣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王云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

望案宋本無第三故字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五屬大夫復事於公 册府元龜二百三十九列國君部引此文無於字公下屬讀

政事其不治 望案其字衍册府元龜引無

聰明質仁 册府元龜引質作賢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 宋本桓公曰別行成作定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 丁云重字涉下文重罪而衍元本無重字齊語作輕過亦無重字

下文重罪輕罪對舉。皆得贖以甲兵。則所輕者非獨在重罪也。

犀脅 册府元龜犀作遲。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俞云。坐。挫之借字。言人有挫抑。則宜訟。無挫抑而訟。是好訟也。故宜有以正之。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宋本別行。

管仲對曰。宋本作管子。

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云。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竝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曹宿孫處楚。劉本朱本皆作曹孫宿。此誤倒。

季勞處魯。宋云。季勞卽下文季友。說文古文友字作𠂔。故誤爲勞。

徐開封處衛。王云。徐當爲衛。字之誤也。開封爲爲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

匡篇曰。游公子開方於衛。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

匭尙處燕。孫云。匭尙蓋卽大匡篇晏子。

審友處晉 冊府元龜友作支。

又游士八千人 王氏引之云八千人爲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十人章昭注曰州十人齊居一

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曰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又與有同齊語作爲爲亦

有也。說見釋詞。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齊語沈作淫政作征。

審吾疆場 宋本作疆場此本誤。

反其侵地常潛 齊語常作棠。

以安四鄰 冊府元龜作鄰國。

渠彌於河渚 宋本作有渚與齊語同冊府元龜亦作有王云當依齊語作有渚與上下兩有字

文同一例且下文亦有渚不作渚也。

綱山於有牢 冊府元龜綱作繼下文同王云綱山齊語作環山章注曰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

注引齊語綱山於有牢賈注曰綱還也是賈本作綱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俗書綱

字作綱與綱字相似綱譌爲綱又譌爲綱耳尹注非。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 王云吉字卽臺字上牢誤衍者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章注曰衛



之四邑無吉字。望案。册府元龜引無地南至於岱陰。册府元龜引無地字。

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齊語海作河。隨作鄆。

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王氏引之云。八當爲六。上文云。五十人爲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說見韋注。

存魯蔡陵。册府元龜作有魯茶陵。俞云。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鄆陵。疑此文蔡上脫築字。陵上脫鄆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鄆陵又爲一事。

南據宋。鄭征伐楚。齊語南字在征伐楚上。此誤移在據宋鄭上耳。

踰方地。劉云。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王云。齊語及御覽治道部七引。竝作方城。尹注非。

望文山。朱本作汝山。霸形篇同。齊語亦作汝山。黃丕烈云。戰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其南者。卽此。

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宋云。案國語作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後於西服流沙。西吳下。作南城于周。反。胙于絳嶽。濱海諸侯莫敢不來服。國語當采自管子。而文多異。管子傳本脫誤。惟小匡一篇首尾完善。似勝國語。濱水厓。嶽不得而濱。此漢人整齊國語。

之文。遂效上文海濱作嶽濱。今定嶽字當連上讀。反胙於隆嶽。反歸也。猶言歸胙於齊侯。卽後文宰孔致胙事。舊注訓太嶽是也。國語反胙于絳。賈唐紛紛之說。竝非也。四嶽於古爲方伯。於成周言隆嶽者。言天子以桓公爲方伯矣。

而騎寇始服。宋云。據此言騎寇。則知騎戰春秋時已有。然非中土制。故經傳罕言。後趙武靈王

云。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民。此騎射亦習北俗。非剗爲也。

制冷支。俞云。制乃剗字之誤。齊語作剗。令支。韋注曰。剗。擊也。

方舟投楸。王云。投楸。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楸。

乘桴濟河。宋本桴作浮。

至于石沈。齊語作石枕。補音作抗。

縣車束馬。北堂書鈔百十四引作乘馬。

與卑耳之貉。王云。貉誤爲谿。字之誤。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

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爲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谿十里。尹注非。

拘秦夏。丁云。秦夏疑秦夏之誤。秦與大同望。案封禪篇西伐大夏。涉流沙。則大夏蓋國名。拘者

謂係累其君而歸也。

中諸侯國 宋本元本作中國諸侯。此誤倒。

以誓要于上下薦神。劉云。薦當依齊語作庶。王云。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卽其證。誓要當爲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于上下衆神也。尹不知薦爲庶之誤。而以薦神二字別爲句。謬矣。

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王云。壘當依宋本朱本及齊語作纍。韋注曰。纍所以盛甲也。補音。纍力追反。望案說文。纍大索也。匿藏弓弩矢器也。翳爲匿之段字。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丁云。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齊語同。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無之命二字。

實謂爾伯舅無下拜。中立本脫實字。洪云。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伯咎無下拜。士昏禮注。古文舅皆爲咎。此舅字後人所改。

亂之本也。丁云。案亂之本也。下當依齊語接桓公懼云云。中間九合一匡諸語。皆是桓公侈大之辭。考左傳史記之言。勤遠略乃在復會葵丘時。鳳皇鸞鳥一節。是管子諫止封禪之意。以史記所載封禪篇文參觀之。疑其篇未嘗亡佚。特錯簡於斯。以致前後文多脫落耳。

握粟而筮者屢中。宋本朱本皆作筮。此本誤。俞云。筮卽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

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筮。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類。

藜蘿 望案。蘿乃蘿字之誤。

後日昌 丁云。日昌與德義文不相對。日者。明之壞字。明昌。猶昌明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事曰明。地事曰昌。諸志篇曰。天曰作明。地曰作昌。天地之事曰明昌。天地之文亦曰明昌。鳳皇之文。法天地也。楚語。天明昌作。注。昌盛也。廣雅。昌。光也。

龍旗九游 宋本旗作旂。

渠門赤旂 宋云。案齊語韋昭注。渠門。兩旂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案牙古音如吾。與渠音近。亦爲一物。考工記車人鄭司農注。渠謂車轅。所謂牙渠門卽轅門。穀梁昭八年傳。置旂以爲轅門。范甯注。轅門。印車以其轅表門也。有轅必有渠。故轅門亦爲渠門。桓公受天子賞。不以旂而置交龍之旂也。

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 陳先生云。不乃下之誤。下受承下拜登受而言。

請爲關內之侯 冊府元龜之下有諸字下文同。

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 冊府元龜疲作罷。丁云。上文云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此承上言之。當作故天下諸侯不當有使字。齊語無。



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王云。縷帛布本作縷帛。說文。縷。繒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縷帛爲茵。縷帛與下文錦正相對。霸形篇曰。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縷帛鹿皮報文。義正。與此同。則本作縷帛明矣。今本作縷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齊語作縷。縷以爲傘。韋注曰。縷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其布字則因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分當爲介。介卽今个字也。古字有說見經義述聞。通說个字下。齊語作鹿皮四个。韋注曰。个枚也。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个。譌作分。注內。鹿皮四个。卽聘禮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分。形與分相似。因譌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

檣載而歸。册府元龜。檣作據。俞云。檣字當從禾。卽稭字也。說文禾部。稭。策束也。从禾。困聲。此作檣者。又變从麿聲。麿字亦从困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从木。非是。於是又大施忠焉。劉本忠作惠。

通齊國之魚鹽東萊。劉本及齊語魚鹽下有于字。

壘而不稅。宋本壘作壘。詩伐檀釋文。廛本亦作壘。集韻。廛亦作壘。

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齊語作築葵晏負夏領釜丘。

築五鹿中牟鄴葢與社丘。齊語無鄴字。宋本朱本社丘皆作牡丘。齊語同。王云。社字誤。牡丘見

春秋僖公十五年。

所以示勸於中國也。齊語勸作權。

教大成。宋本教下有之字。

行地滋遠。宋本滋作茲。

定三革。望案王煦國語釋文云革甲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是謂三革。

偃五兵。朱本作隱五刃。

於是列廣地。中立本於誤施。

用此五子者何功。孫云何讀如擔荷之荷易何校滅耳。毛詩百祿是何廣雅釋詁曰何擔也言

用此五子者擔何而成其功也。尹注非。

度義光德。劉本義作儀。

管仲曰斧鉞之人也。丁云曰下疑脫臣字。

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馬總意林引作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反。

田莫不見禽而後反。俞云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尹注非。

而姑姊有不嫁者。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曰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

者七人。

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意林兩優字俱作不愛不及事作則不及事。

宋云宋本優皆作優。優訓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不附之。故曰優則亡衆也。

巧轉而兌利。惠氏周惕云兌同說。顧千里云兌卽銳。見荀子韓詩外傳。丁案大匡篇曰。愜轉以

利。顧說近之。

小廉而苛快。宋本苛作荷。古字通。

足恭而辭結。劉云大匡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王云教當作數數與學同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

墾草入邑。丁云入邑。韓子外儲說作仞邑。新序雜事篇作剡邑。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大邑。

請立爲大司田。王云大司田本作司田。此因大司馬之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爲司

田。無大字。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丁云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皆作大田。晏子春秋問

篇桓公聞甯戚歌舉以爲大田。淮南繆稱篇甯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

也。大田爲田官之長。與大行大司馬大理大諫之官皆一例。司字蓋衍。不得據治要反改爲司

田也。

臣不如賓胥無。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

新序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旗。卽其字也。王云。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爲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爲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則不使爲大理明矣。又上文曰。使東郭牙爲大諫。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辯見上。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甯戚爲田。隰朋爲行。此文云隰朋爲大行。甯戚爲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東郭牙爲大諫。皆與上文同。而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爲大理者乃弦章。而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竝云。以弦章爲大理。卽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毗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卽弦章之譌。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爲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而羣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

請立爲大司理。王云。當從治要作請立以爲大理。司字亦涉上文大司馬而衍。則五子者存矣。存一本作在。俞云。當依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



# 卷九

## 霸形第二十二 內言五

管仲隰朋見立有閒 御覽人事部百十五引作管仲隰朋侍立有閒。

有貳鴻飛而過之 元刻貳作二。

今彼鴻鵠有時而南 藝文類聚引無鵠字 御覽有。

非唯有羽翼之故 御覽引無非字。

盍不當言 王云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直言也。皋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

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讜言字亦作黨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爾雅昌當也郭注曰

書曰禹拜昌言昌讜黨當竝聲近而義同。

則必從其本事矣 丁云本事之事涉上文大事而衍舉大事必從其本不必加一事字下文何

謂其本公之本即承此本字言之元本作從其事亦非。

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丁云趙本朝字別爲句案門朝即門廷朝廷一也霸言篇門廷遠於萬里

市書而不賦 劉云書乃塵字誤注非。

裸體紉胸稱疾 洪云楚詞離世篇情素絜於紉帛王逸注云紉結束也謂以帛結束其胸而稱疾左氏僖二十八年傳魏犢束胸見使者卽其證尹注非

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樣 俞云玉篇木部樣禹煩切絡絲簞也或作簞說文無樣簞二字蓋卽纒字糸部纒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器云纒絡也又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文本作於是令之樣鍾磬之縣鍾磬本在縣更從而繫絡之使牢固也

桓公視管仲曰 宋本視作親仲作子陳先生云宋本是也親近也言桓公就近管子而爲言也望案元刻亦作視宋本蓋誤

將爲何行 丁云爲字衍下文曰今又將何行是其證

令其人有喪雌雄 望案有與又同

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 望案君疑賞字誤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 丁云知疑之字誤宋本作止止出形近故也

霸言第二十三 內言六

化人易代 安井衡云代當作世唐人避諱改爲代耳  
暴王殘之 丁云案當作暴國殘之與上文五國字一例

兼正之國之謂王。丁云：當作兼正他國之謂王。尹注可證。

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中立本鈞作鈞是也。宋本今本皆誤。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王云：據尹注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

則伐字當爲我字之譌。我不謂貪。我不爲貪也。古者謂與爲同義說見釋詞安井衡云：伐乃伐字之誤。代本作世。唐人避諱改代。因又誤作伐耳。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尹以上術字屬上讀。下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

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王云：上文云以遂德

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卽此所云術術乎大德也。

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望案：說文及廣雅釋詁竝云：壽久也。

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丁云：賞當讀尙。尙與師義同。荀子：王霸篇賞賢。

楊倞注：賞當爲尙。

重宮門之營。王云：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於義爲長。陳先生云：王氏從治要作宮闕。案王宮方

三里。四面各距城三里。諸侯城闕南方。此就明王說宮制。故曰宮門之營。治要似不可從。張云：

說文：營，市居也。字通作環。厶部首引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厶。今韓子作環宮門之營。蓋所

管子校正 四 霸言第二十三 一二五

謂環列之尹王說恐非。

聖人能輔時。丁云。輔時當作輔事。尹注曰。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是其證。下文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謀字承知者善謀言。事字承聖人能輔事言。

是以聖王務具其備。中立本具誤懼。

大本而小標。宋本標作標。

壑近而攻遠。宋云。案壑字古文籀文皆無。乃唐武后所造。冊府元龜云。文宗太和二年詔。天后所撰十二字。竝卻書其本字。則太和以前人寫書皆用天后字矣。如管子戰國策所有壑字。是卻書本字而未盡者爾。山權數篇故天毀壑俗本有注云古地字此妄人所加地數篇云。皆以雙武之皮。又云。武豹之皮。

此唐人寫管子避諱所改。則無疑其用天后字矣。

此天下之所載也。望案。載與戴古通用。詩絲衣箋云。載猶戴也。

繼最一世。王氏引之云。繼字義不可通。蓋計之譌。言計謀爲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爲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尹注非。俞云。繼乃彊字之誤。草書糸旁與弓旁相似。下文云。彊最一代。代卽世也。

千乘之國得其守。宋本得上有可字衍文。



諸侯皆令 王云令當爲合下文云諸侯合則彊孤則弱是其證尹注非重而節者凌復輕 宋紹興本凌作陵

兵威而不止 丁云上下文襲言兵此言止兵非文義止當爲正此涉下文三滿而不止而衍下文曰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正又曰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卿貴而不臣 丁云當從意林臣作仁立政篇曰大位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又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又曰故大位至仁則操國得衆大位卽卿相故言貴也

夫上夾而下苴 王云夾當依尹注作狹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上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大也

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 御覽治道部五引人作民理作治是也今本係唐人避諱所改下文同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 望案士當爲土屬上讀人安土與兵勝敵對文

動作勝之 元本劉本皆無此一句

因其大國之重 元本劉本無其字當爲衍文

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 宋本作弱國衆是也今本涉下文多言彊國衆而誤

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 元本劉本無道字丁云案

上文勢字亦衍。據尹注云言非王之時。則無勢字。又云非施霸之時。則無道字。望案彊國少當作弱國少。此涉下文彊國少而誤。唯其弱國少而欲施霸。則衆彊之國必不我與。故曰敗事之謀也。若作彊國少。則此句何解乎。下文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不必承此文言也。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是貪大物也。陳先生云。尹注不得其句讀。當以王者之心方爲句。此言夫王者居心執方而不知通變之權也。而不最列爲句。隱元年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不最列。不會聚賢人於列位也。不讓賢。不敬讓賢人也。下賢字涉上文而衍。齒弟猶次弟。謂不能於衆人中次弟以擇之也。此皆不願予人以爵祿。故曰貪大物也。尹注失之。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王云。方心當爲方正。隸書正心二字相似。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易。三者相對爲文。尹注非。

立政出令用人道。丁云。人道當作人心。尹注云。政令合人心。尹所見本是心字。舉大事用天道。宋本元本劉本皆作天心。丁云。據尹注云。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則當作天時。卽上文所謂時至而舉兵也。人心地道天時三者並列。今本皆譌而爲道矣。

伐過不伐及。宋本元本及上有不字。丁云。宋本是也。說苑指武篇。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

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正與此同。

一而伐之武也。王云：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文武具滿德也。王氏引之云：滿當爲備。字之誤也。俗書滿字作滿備字作備右邊相似尹注非。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王云：伐皆當依宋本作代。百馬代之代。迭也。言以驥之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驥必罷也。彊最一代。言彊爲一代之最。而天下共伐之。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字而誤。丁云：共當作攻。聲相近而誤也。書甘誓兩攻字。墨子引作共。顏氏家訓云：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功公三字不同。古琮切正與共聲近也。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王氏引之云：制讀爲折。廣雅曰：制折也。折之爲言卑詘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曰：折詘曲也。詘曲折也。折節者。卑詘其節。以事彊大之國。下文曰：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折通。離彊者。謂不肯附於彊大之國也。尹注非。未嘗有先能作難。宋本作未嘗有能先作難。今本誤倒。

無有常先作難。陳先生云：無有連下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即承上意而申言其義。尹注以無有連上讀。非。

無不敗者也。張云。無而字之誤。當連上讀。作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而不敗者也。宋本亦誤作無。

釋堅而攻麗。通曲一百五十引麗作羸。

理世不在善攻。王云。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治世與善攻兩不相涉。通典兵二引作治世不在善政。是也。治世不在善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今本政作攻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霸王不在成曲。俞云。成曲之義。迂回難通。曲疑典字之誤。望案。明道本國語。瞽獻曲。今本曲譌作典。此其例也。

刑過而權倒。丁云。王氏於下文爭刑讀爲形。此刑亦當讀形。上文云。相形而知可形過者。形失其可也。過猶失也。

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王云。刑與形同。上文云。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又云。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之借字也。尹注非。

夫神聖視天下之刑。劉本刑作形。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 丁云節者士所最重不可言輕節字衍士輕死謂不惜死也

上帥士以人之所戴 陳先生云上字疑涉下文兩上字衍帥當爲率據尹注上帥其士所爲者

皆人之所戴則正文以下脫爲字未能臆定也

則人不易訟 陳先生云易讀爲傷傷輕也

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 張云此卽論語所謂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也尹注不明析

行此道也 王云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連上文則衆不能作一句讀大謬

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 宋本壯作仕誤

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 望案上也字衍

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 丁云事之久留乃有司之罪不必問其何若當問其所以久留之故若

當爲居字之誤禮記檀弓注何居怪之之詞猶言何故也

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 豬飼彥博云牧乃收字誤

問宗子之收昆弟者 陳先生云宋本收作牧非禮記曰敬宗故收族

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俞云離讀爲儷禮記月令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

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丁云。尹注曰。不使。謂不用其吏。疑本作不吏。謂不治吏事也。士有田。則己身為官吏。故問其不治吏事者幾何人。并問其所治者何事也。惡即何也。疑一本作惡。一本作何。寫者誤并入之。使何事。與下文身何事。句法一例。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望案。君讀當為羣。說見大匡篇。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王氏引之云。外人。他國之人也。從當為徙。字形相似而誤。隸書徙字作徙。從他國之人。來徙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徙。字作徙。二形相似。政。此來徙二字之證。

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陳先生云。責。古債字。上文曰。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上

言貧人之債食。此言貧士之受債於大夫也。山權數篇。某月某日。苟從責者。注。責讀曰債。

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俞云。身士二字難明。士當作出。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

率子弟不田。俞云。尹解率子弟未得其義。小匡篇。十邑為率。十率為鄉。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云。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率子弟。蓋當時有此稱。

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丁云。冗當作問。艸書問字作𠂔。與冗形近而誤。俞說同。

戈戟之緊。丁云：緊當作繫。戟衣也。

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丁云：故何當作何故。視字屬下讀。

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腓。陳先生云：帥當爲師，字之誤。師下疑脫田字。周官冢宰聽師田以簡稽，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丁云：位當作洫。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洫，是其例也。

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陳先生云：牆閉不屬，疑牆下

脫一垣字。闕上脫門字，誤移于牆之下，而又改作閉也。防溝當作溝防。築城郭修牆垣，絕通道

阨門闕深防，皆三字句。月令：完隄防，謹壅塞，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又築城郭，建都邑，穿寶

窖，修囷倉，文義略同。四時篇：修牆垣，周門閭，輕重甲篇：立臺榭，築牆垣，文句相同。

君曰：理國之道，安井衡云：君下當脫子字。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王云：普當爲瞽。普本作瞽，形與普相似。尹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爲瞽，與

替同。故注言瞽廢。丁云：當讀毋使讒人句，使用也。言無用讒人也。亂治也。瞽，徧也。而猶乃也。出

治天下徧周乃德，足以營衛九軍之親。九軍，尹無注。說文：軍，圍圍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軍，圍

也。廣雅釋言同。九軍，猶九圍。詩長發傳九圍九州也。指諸侯言之。此古義之僅存者。霸言篇曰：以遂德之

行結諸侯之親，文義正與此同。

身外事謹 望案此句疑有脫誤。

視其名 王氏引之云。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不解此三字。則本無可知。

以觀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 丁云。則字當屬上讀。爾雅曰。則事也。則與色德惑職爲均。

望案。宋本貌作兒。兒乃完字之誤。如上文定冬完良。宋本作兒良之例。完德全德也。下文以順貌德。宋本亦作兒。皆完字誤。丁說同。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俞云。尹解邊信爲邊人失信。殊不可通。邊當讀爲簫。即今簫字。玉簫竹

部。簫。簫也。然說文無簫字。簫即簫也。簫信者。小信也。小信正與上文小利小怨一例。尙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小信謂之簫信。猶小德謂之簫德矣。顧命篇。敷重簫席。孫氏星衍疏曰。蔑俗從竹。當爲蔑。即簫段音。據此。知爲簫正字。蔑爲段字。簫爲俗字。王云。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鼂錯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子虛賦。



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皆以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爲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失經常。王云。據尹注。失上脫無字。日當爲曰。字之誤。令守法之官曰  
爲句。上文問於邊吏。曰云云。即其證。行度必明爲句。行度。行法度也。無失經常爲句。

謀失第二十五 內言八 闕

## 卷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

王氏引之云。猶讀爲欲。

古字猶與欲通。

大雅文王之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小

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

軸當爲由。由轉二字相連。寫者遂誤加車旁矣。

轉斛當爲轉

斛丁氏升衢曰。

望謹案。升衢先生名杰。歸安人。營師事東原先生。此伯申尙書述其說。

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

作轉斛。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斛字右畔之付。與隸書斗字作升者相似。故

誤爲斗。我游猶由轉斛。南至琅邪。言我之游也。欲由轉斛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觀於

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也。

張云。營疑孟子朝儻亦即轉附之譌。

衍。朝字左旁似轉。舞與附亦聲相近。而其地即始皇本紀之之罘。之罘轉附亦聲之變。別有說。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孫云。晏子內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

謂之豫。孟子亦作一游一豫。夕豫聲相近。白帖三十六引夕作豫。下同。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丁云。尹注云。嚴爲防禦。以尊其生。疑本作嚴以尊生。生與聲榮爲均。

期而遠者莫如年。王云。而當作之。與上文句法相同。治要及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士衡長歌。

行注引。俱作之。孫說同。

唯君子乃能矣。王云。案此本作唯君子爲能及矣。今本脫爲字。及誤爲乃。又誤在能字。上治要及北齊書所引不誤。

桓公退再拜之曰。丁云。之當作命。上文桓公退再拜命曰。是其證。

靜然定生聖也。張云。然猶乃也。

見王氏釋詞。

靜乃定生。與下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句意相同。大學所

謂定而后能靜也。尹注非。

不相告而知。王云。相字衍。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王氏引之云。下字因下文政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卽運字。言

四時運而萬物化也。望案。詩正月傳云。旋也。

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丁云。據尹注。萬功成亦當作萬物成。草書物作勑。與功字形近而

誤

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 宋本肢作枝

澤其四經而誦學者

王云澤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古同聲而通用經常也四經卽孝弟忠

信內不忠信外不孝弟故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卽鄭風羔裘之舍命不

渝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讀管子曰澤命不渝澤古釋字而注乃以爲恩澤之澤陋矣

弛弓脫鈇而迎之

孫云御覽兵部八十一引鈇作捍禮記內則右佩決捍注捍謂拾也言可以

捍弦也說文鈇臂鎧也字從金旁作望案御覽資產部十二又引作軒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

鈇作杆

非皆二子之憂也 御覽非皆作皆非似桓倒也當是邪字古也邪本通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 王云濟大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

人以霸形篇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入此句不知

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翼不云濟

大水有舟楫若闌入此句則所答非所問矣尹不審文義而爲之作注失之御覽治道部八所

引無此七字

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張云有字疑衍。下患飢患死上皆無有字。

朔月三日。洪云當作三月朔日。

進二子於里官。日本豬飼彥博云。里官爲釐宮二字之誤。釐僖同。桓公父釐宮之廟也。呂氏春

秋曰。桓公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

告于先君。可徵也。

參宥而後弊。陳先生云。弊治也。言三宥而後治其罪也。立政中匡篇皆曰。一再則宥。三則不赦。

今令三宥者。寬緩其刑也。後劉本作友云。反字之誤。弊卽蔽失之。張云疑後字本作友。故譌爲友耳。

五年始興車踐乘。安井衡云。車乃軍字誤。

門傳施城。丁云。門字衍。洪云。施城當作方城。尹注非。

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御覽百穀部五引作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中婦諸子。張云。諸子蓋八子七子之類。史記秦本紀尊唐八子爲唐太后。徐廣云。八子。姜媵之

號。詳見漢書外戚傳。蓋春秋時已有之。

對曰。妾人聞之。張云。妾人猶臣人。人猶身也。長門賦。妾人竊自悲兮。注引管子此文。

必則朋乎。劉本則朋作隰朋。陳先生云。作則是也。爾雅曰。是則也。則與是同義。必則必是也。必



則朋乎下文曰其朋乎又曰朋其可乎句法相同劉不明則之訓爲是因改作隰誤矣

握路家五十里

洪云握古通幄

爾雅釋言握具也釋文云李本作幄

路家謂露處之家逸周書皇門篇自露厥家

路露古字通用言幄覆露處者五十家而不使其人知之故爲大仁尹注非王氏引之云握當

爲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窮困之家也義詳

見五輔篇振罷露下

五輔篇衣凍寒食饑渴匡貧寒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卽此所謂振露

家也尹注非

君請矍已乎

俞云矍乃獲之誤隸書獲字或作矍

見說文碑

又或作矍

見靈臺碑

其左旁皆與矍相似儀

禮士昏禮聘禮注竝曰請猶問也君請獲已乎言君有所問不獲已而爲此對也下文將歷言

鮑叔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王氏引之云其孰能

一人之上也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者其孰能以國寧也其孰

能下常有管仲謂其不能以國寧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所以不能又從而問

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寧之問何自而來邪一皆也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

一人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

見已是脫誤之本。故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四子之上。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鮑叔之爲人 安井衡云。古本人下有也字。

孫在之爲人 宋本人下有也字。今本脫。

爲臣死乎 王云。爲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古或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

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爲我葬。必

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餘見經傳釋詞尹說大謬。

東郭有狗噬嚙 王云。噬當作噬。玉篇。噬。魚佳切。狗欲齧。廣韻。噬。犬鬪。字皆作噬。無作噬者。集韻。

噬或作噬。則所見管子本已誤。

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 王氏引之云。假當作枷。注內假字。宋本朱本皆作枷。考注云。以木連

狗。則其爲枷字明甚。若如今本作假。則注當訓爲牡豕。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八引此作假。乃後人以誤。

本改但注讀旦暮欲齧我。枷爲句。則非尋繹文義。當以旦暮欲齧我爲句。枷字則屬下讀。枷者。

枷字之段借。說文。枷。枷互令不得行也。玉篇作枷。牙令不得進也。枷而不使者。謂枷互之不使

進而齧人也。今世齧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今夫豎刁。宋本刁作刀。下文同。刁俗字作刀是也。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洪云也。字衍。當讀是所願得於君者爲句。

是將欲過其千乘也。王云。此是字涉。上句是字而衍。

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丁云。當作易牙外與衛公子開方。內與豎刁。外對內言。上文並言衛

公子開方。此不宜單言衛公子也。

###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濫車之水。陳先生云。濫當讀爲漸。詩衛風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漸漬也。漸車與濡軌同義。濡亦

漸也。上云輶輶之險。言地之高遠。此云漸車之水。言地之淺近。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王云。苴采古反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作蘆。廣雅曰。蘆草也。呂氏春秋貴

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注曰。苴草薊也。草薊即草芥。今本薊譌作薊。辨見呂氏春秋。逸周書大聚篇曰。陂溝道路。

蕨苴丘墳。靈樞經癰疽篇曰。草蘆不成。五穀不殖。草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詞九章。草苴

比而不芳。王注曰。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草苴林木蒲葦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困殖之地。孫云。杜牧孫子注引。困作園。謂園地可種殖者。或古園字之省。尹注非。

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張云。藏疑當作識。

參患第二十八 短語二

懦弱則殺。張云。此殺字當音所界反。尹注失音。則與諸殺字混。望案。此殺字當讀爲弑。言懦弱則見弑也。

則戰之自勝者也。丁云。勝當作敗。下文戰之自敗。七法篇亦譌作勝。戰之自敗。與攻之自拔同義。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孫云。案禮記禮器。衆不匡懼。注。匡猶恐也。尹注非。

用日維夢。孫云。夢讀爲召誥女乃是不覆之覆。馬注云。覆勉也。洪云。說文。夢。不明也。毛詩。視天夢夢。古者師行。早長在天未明時。牧誓。時甲子昧爽。史記高祖本紀。黎明圍宛城三市。皆其證也。尹注非。

其數不出於計。丁云。不當作必。尹注云。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是尹所見本非作不出於計。七法篇曰。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是其證。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中立本後下衍有字。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閒之。安井衡云。古本



閒作問。丁云當作一堵之牆。與十人之聚對文。尹注云假令築一堵之牆。蓋探下文十人之聚。故加一築字。足成文義。自後人誤會尹注。遂改正文一字爲築矣。閒。闕字之借。尹注謂私候之。卽闕義也。張云此文疑有錯簡。日一閒之當在一堵之牆下。故小征句當在日五閒之下。功堅則軻。孫云軻當作軻。說文云軻柔而固也。

乘瑕則神。宋本瑕作瑕。下文同。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孫云莊子養生主篇釋文云管子有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剌毛。與此文異。望案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引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割髮。則刃遊于其閒也。淮南齊俗訓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剌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割。何則游乎衆虛之閒。注屠牛吐齊之大屠衆虛之閒。剖中理也。

不行於完城池。丁云池字衍。城與君爲均。

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望案尹以待字誤屬下句。辯見大匡篇。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王云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解道字。

君臣上第二十三 短語四

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望案修當爲循。下文修義從令同。說見形勢篇。

猶揭裹而令之止也。張云止當作正。與七法篇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義同。

蓋測景者當立裹平地。若以手舉。何能定景。此文揭彼文擔。尹注皆訓舉。似不誤。

然則上之畜下不妄。陳先生云畜與好同義。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此畜亦當訓好。下竝同。

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丁云所字卽則之譌而衍者。則出法制度者明也。與下文則循義從令。

者審也對文。宋本作所出法則制度者明也。恐非。

則上下體。丁云則上下體當連下而外內別也。爲句。尹讀非。

民足於產。朱本無此四字。

以勞受祿。安井衡云古本受作授。

上之所以導民也。朱本導作道。

制令傳於相。宋本傳作傳。望案當從宋本。爾雅曰傳相也相助也。言制令助於相也。下文曰信。

以繼信。善以傳善。傳亦傳字之誤。傳輔也。助也。君善臣亦善。是輔助之也。今本皆因字形相近而誤。

人臣也者。中立本作臣人。與上君人對文。

正其德以蒞民 宋本蒞作莅。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張云。公疑當作法。下文云。是國無法也。無法

卽不法。蓋身善者人臣之事。君身善則所謂代馬走代鳥飛矣。故云無法。

坐萬物之原。朱本坐作生。張云。坐疑主字之譌。下文云。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亦主與官對舉。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宋云。諸生猶言羣生。書中婁見。此注云。生謂知學之士。非。

犇走而奉其敗事。丁云。奉當爲救。事字衍。尹注曰。不勝任則敗廣。所見本無事字。救其敗不可

勝救。與上文收其福不可勝收相對。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俞云。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

治。身立德正。卽承此文立身正德而言。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王氏引之云。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尹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

上制而後用。上字誤。當爲心。故曰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言官治也。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王云。淮南俶真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拂乎爲上之道。故下文云。爲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下文云。

爲下而勝逆也。侈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寢久而不知 宋本寢作寢。

有侵偪殺上之禍 宋本殺作弑。

則婦人能食其意 俞云：食讀爲蝕。說文虫部：蝕，敗創也。言婦人能敗君之意也。正與下句大臣敢侵其勢一律。君臣下篇：使辟不能食其意，義亦同此。

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 丁云：規，古窺字。說文：窺，小視也。荀子：非十二子篇：睨睨然。楊注：規，小見之貌。

丈尺一綽制 王云：綽讀若準。字或作渻。敦純竝同耳。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渻制。鄭注曰：故書渻

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

狹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渻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咫。只，竝同。制丈八尺。士喪禮下篇：贈用制幣玄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答趙商問曰：巡

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



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地形篇曰。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考。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王云。兩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荐諸長老。今本荐譌作存。是其證。隸書薦字或作慶。見漢魯相史晨。豐孔廟後碑。形與慶相似而誤也。大戴禮四代篇。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今本薦字竝譌作慶。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文。將以薦成。漢書薦作慶。尹注非。

是故歲一言者君也。陳先生云。一言當是省之譌。歲省者君也。與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句法相同。

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閒。宋云。案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兄子弟。與此義合。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

相總要者官謀士。安井衡云。者乃考字之誤。考官謀士爲句。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宋本朱本請作謀。丁云。實功實也。義當作議。謂量其功實。議其美善也。張

云義儀之借字儀度也。

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丁云唯此當作此唯。上文云此唯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望案誠當爲成。姓當爲生。皆聲相近而誤。

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王云殺當爲試。言不敢試其姦僞也。下文云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殺者。試譌爲弑。又譌爲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王云人當作民。唐人避諱改之。引之云茲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蓋理民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爲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

惠厚不能供。丁云惠厚當作厚。惠與嚴威對文。下同。

威罰之制。劉云威罰之威當爲賞。注非。

是以官人不官。中立本下官字作家誤。

善以傳善。望案傳當爲傳字之誤。說見前制令傳於相下。

若任之以事。俞云若任之以事。與下若量能而授官兩若字竝當訓乃。小爾雅曰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量。

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字之誤也。周禮典婦功及司儀注並云授當爲受。陳力就列。是謂量能授官也。下篇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之以社稷之臣。義竝同。

## 卷十一

###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未有夫婦妃匹之合。丁云。廣韻去聲十二霽。嬖配也。匹詣切。又作躋。見管子。疑此文妃匹古本當作躋匹。陳先生謂躋是俗字。當本是嬖字。而譌作躋者。

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丁云。案理上脫順字。尹注云。道術旣出。則莫不從義而順理。可證也。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劉云。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望謂名物謂正名其物也。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尹以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旣治。戰則勝。守則固。劉云。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夫賞重則上不給也。丁云。賞重當作賞匱。承上致賞則匱言。下文罰虐。承上致罰則虐言。兩句一例。

而物屬之者也。宋本屬作厲。涉下厲之而誤。

富之以國裏。尹注云。裏。謂財貨所包裏而藏也。王氏引之云。書傳無謂財貨爲裏者。裏當爲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廩字。富之以國稟。謂食以國之廩粟。所謂祿以馭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鄭注曰。稍食。祿廩。

貴之以王禁。俞云。貴讀爲會。言以王禁會集之也。尹注非。

則民親君可用也。望案。趙本以親字斷句。非也。則民親君四字當連讀。

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望案。波爲播之段字。言水播蕩而上。盡其動搖而復下也。波與播。

古字通。詳見王氏經義述聞。癸波旣豬條下。

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俞云。功當作貢。貢能於上。與歸親於上文法一例。易繫辭。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曰。貢。荀作功。是功貢相通之證。

一畝之賦。中立本賦誤富。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俞云。讓讀爲攘。竊之攘。言不敢攘竊刑賞之權也。

墳然若一父之子。陳先生云。尹訓墳順貌。墳於順義不可通。墳當爲隕字之誤。易繫辭。夫坤隕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注。竝云。隕。柔貌。柔順義同。尹所見本蓋不誤。丁云。玉篇墳與隕同。蓋本。



是墳字。

若一家之實。丁云實當爲長字之誤。長與是形相似。一譌爲是。再譌爲寔。因又作實耳。尹注云。若家之從長。所見本不誤。

則下無異幸之心矣。宋本朱本作冀幸。異冀古字通。

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宋本諂作諂。王氏引之云。官當爲言。字形相似而誤。幼官篇攷之以言。今本誤作攻之以官。是其證。張云。巧官猶巧宦。騰疑當作勝。上篇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王云。勝者陵也。本篇下文云。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卽申此文言之。

騰至則北。王云。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卽反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王云。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衍。敗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王云。則字涉下則百姓悅句而衍。尹讀故施舍優爲句。猶以濟亂爲句。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卽優游。荀子正論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止也。風

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施舍以厚之優游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王氏引之云布當爲務蓋務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旁與隸

書布字作帑者相似

帑見校官碑

因譌爲布矣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是

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其民也上其字因下其字而衍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即承此句言之不當有上其字注曰故民非其民也則無上其字可知望案疑當作不務其務其下

脫務字

此君人者二過也 丁云疑衍君人者三字上文曰此一過也

倍其官 丁云官當作言此涉上文治大官而誤尹注云巧言令色委曲從君疑所見本作言字

不誤

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 丁云尹注云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疑當作明設而固守

違非索辯以根之 丁云違字疑違之誤說文違是也上文曰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

即此所謂違非索辯以根之也

此禮正民之道也 丁云禮上疑脫一字尹注云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豈本作制禮邪

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丁云沈疑解上伏寇二字沈猶伏也周語疑姦慝也太玄玄衝格好也是

而疑惡也非

得民當作得君

下文狡婦襲主之情是言君非言民

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當作沈疑之得君也言伏寇

奪君之威惠耳望案丁解沈疑二字是也其改得民爲得君則非也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蓋前貴後賤者乃上所黜退之人姦臣欲得民心必先加恩於黜退之人使其宣君之惡而揚己之善因驅民來歸於己若如丁說則下句難解矣

狡婦襲主之情而資游隱也

丁云襲者密取之意狡婦密取主之情謀之所由泄也請與情通

宋本尹注作狡人

沈疑之得民也者

宋本作沈疑者得民者也丁云當作沈疑之得民也與上文微謀之泄也句

法一例者字涉下文而衍

便僻不能食其意

張云食字與上篇婦人能食其意同俞氏讀爲蝕是也下文行食之徒食字

同此義或訓食爲僞非

比黨者誅明也

劉云明字衍

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孫云制羣臣爲句百姓通爲句中央之人和爲句言爲

人上者所以宰制羣臣而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丁云通疑道字之誤道由也管子書皆以道爲由尹注不爲通字作解則所見

本尙是道字。言上之制羣臣百姓。必由中央之人。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以文義論之。蓋和字衍。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王云。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也。淮南汜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劉云。有能有字當作又。王氏引之云。陷字義不可通。疑當作昭。字形相似而誤。上昭其主。謂昭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囁說秦以伐齊之利。今本脫說字。辯見史記。囁與昭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昭以利。是也。尹注非。

兼上下以環其私。王云。尹注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見下。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

爲。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

圖私爲務。環主謂營惑其主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與環同。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環與營同。義故環繞即營繞。環衛即營衛。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也。

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丁云。實當作惠。惠對下文威字。上文亦威惠對文。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

王云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大傳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

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年穀梁傳外內察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皆也宋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王肅注並云壹皆也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卽不字之誤而衍

者

通者質寵者從 丁云尹注質主也案寵當爲窮通窮猶尊卑也呂覽貴信篇可與尊通可與卑

窮者其唯信乎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 劉云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

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譌下同注皆非洪云劉說是也形對心言故下文云心道進退而形道滔

趕進退者主制滔趕者主勞滔與蹈通楚詞謬諫篇年滔滔而日遠兮王逸注滔滔行貌廣雅

釋訓滔滔行也說文曰趕舉尾走也皆與勞義相近尹注非

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 王云戒當爲成字之誤也成與誠通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

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故民輕給之 丁云之字衍給與立爲均

明君之道 元本道下有也字

忠臣之所行也。丁云。所字衍。忠臣之行也。與上明君之道也對文。

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丁云。據尹注。則政刑當作正形。齊民猶言平民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陳先生云。分民疑當作齊民。誤移食於力之下。而又上衍小人也。下文齊民食於力。即承此句而申言之。吳云。分民之民當爲也字之誤。

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朱本作禮審而義明。下文同。

雖有偏卒之大夫。丁云。偏卒皆副佐之義。左襄三十年傳。令尹之偏。注。偏佐也。卒與倅同。說文。倅。副也。周官車僕注。萃猶副也。萃倅亦同義。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謂職居副佐者。不敢冀幸踰倫等。僭居正位也。尹注大繆。

民流通則迂之。王氏引之云。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流字。訓爲流通。下流字。訓爲流蕩。則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爲流蕩矣。

雖有明君能決之。雖與唯同。

頃時而王不難矣。望案。頃當爲須。說見法法篇。

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劉云。威乃戒字誤。丁云。威乃威字誤。詩正月傳。威滅也。君臣上篇。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是其證。

明立寵設 宋本明立作明妾。丁云尹注云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是所據本作明立設寵。與下禮私愛驩對文。惟立字當依宋本作妾。明猶尊也。牧民篇明鬼神祗山川與此明字同義。寵亦妾也。此句指妾寵言。下文禮私愛驩指妾寵所生子言。

內有疑妻之妾 宋云疑讀爲儼僭也。比也。下兩疑字同。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儼僭也。

此宮亂也 長短經十二引此宮亂作家亂。下家亂作宗亂。

羣官朋黨以懷其私 丁云懷當是環字之誤。上文云兼上下以環其私。環讀爲營。則失族矣。治要族作彊。

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

丁云趙本於直字官字絕句。非也。此皆六字爲句。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二句對文。上文妻必定。子必正。二句亦對文。定正聽敬皆均。中卽忠字。

有小人之亂

丁云下文三言小民當據改。

宮中亂曰妬紛

朱本紛作分下同。

大臣亂曰稱述

丁云爾雅曰稱好也。述遂古字通。

中民亂曰讐諄

張云諄疑當作諄諄亦亂也。下云讐諄生慢。則諄義亦與悖近。尹解爲諄質。謬。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王云：無當爲典，典常也。常事卽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隸書無字作無，典字或作興。漢益州太守高頤碑，游心典籍，典字作興。二形相似，故典誤爲無。尹注非。

近其罪伏。張云：據尹注，則其當爲期字之誤。

則士反行矣。俞云：反當爲良字之誤。良，古服字。

若稽之以衆風。丁云：風與諷同。衆諷猶衆議。卽國人皆曰賢之意。風與任均。

小稱第三十二 短語六

不可遁逃以爲不善。張云：此八字作一句讀。尹注隔斷非。

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張云：莫歸問於家，言善與過視民之譽毀，不必問之家人，或

欲改家爲我，非也。

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王云：來當爲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卽其證。又侈靡篇不出百里而來足，來亦當爲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來亦當爲求。下文云：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卽其證。又九守篇：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來亦當爲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隸書來字作求，求字或作求。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求，蕩陰令



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求皆與求字相似唯首書作曲形自右而左與求字不同

求來二字舊傳多互譌呂刑惟貨惟求馬注云

求有求請賕也案漢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來故與求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

來之來失之矣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尹注皆非望案朱本作我託可惡我

愛且不能爲我能也 張云下能字讀如不相能之能義與得同

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望案後人據此謂管子是周末書考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彪云

毛嬙古美人西施夏姬也謂夏時人則非吳之西施明矣

不能以爲可好 宋本無可字

去惡充以求美名 俞云呂氏春秋正名篇淮南子主術篇高注皆曰充實也求乃來字誤謂自

我而去者爲惡實自人而來者爲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上文怨氣云云皆惡之實惡充與

美名去與來皆相對成文

滿者洩之 洪云洩當作溢莊子齊物論以其老洩也釋文云洩本作溢古字通用形勢解天之道滿而不溢與上下句文

義相對望案洩疑是泄字之誤

治身之節者惠也 丁云惠與慧通并注云懷智之人亦作慧解

有善而歸之民 元刻之下有於字。望案。元刻是也。上文有過而反之身之下亦當有於字。

今夫桀紂不然 治要作則不然。今本脫則字。

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王云。治要是也。上文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證。今本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匠人有以感斤櫨故繩可得料也 王云。料當爲斷。斤櫨所以斷繩。故曰繩可得斷。隸書料字作

耕。其右邊與斷相似。俗書斷字作斷。其左邊與料相似。故斷譌作料。亦有料譌作斷者。史記淮陰侯傳。大王自料。新序善

謀篇料作斷是也。御覽資產部三引此。正作斷。

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 丁云。嘗試二字。涉下嘗試往之中國而衍。多怨爭利。承上除怨無爭言之。相爲不遜。承上修恭遜敬愛辭讓言之。古音之真對轉。遜與利身爲均也。張云。則不得其身。與上則不失於人矣。一例。身與人爲均。句末疑脫矣字。

吉事可以入察 王云。察當爲祭。宋說同。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 望案。中國二字衍。諸夏卽中國。不得於諸夏之上更言中國也。故之身者使之愛惡 俞云上之字衍。

仲父之病病矣。望案當依呂覽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鄭君注論語子罕篇曰疾甚曰病。故臣且謁之。王氏引之云當作臣故且謁之故與固同言臣固將謁之也。韓子難一作臣故將謁之是其證。

堂巫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呂覽知務篇漢書古今人表作常之巫。夫易牙以調和事公。治要和作味是。

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治要首子作子首。韓子難篇同。今本誤倒。

公喜宮而妬。王氏引之云喜宮當依朱本作喜內。故下句云豎刀自刑而爲公治內。左傳史記皆言桓公好內。韓子作君妬而好內是其證。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王云此下脫於親之不愛焉能

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韓子作其母不愛。安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爲不久蓋虛不長。

王氏引之云爲卽僞字也。

兵法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詐成九年左傳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文義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史記封禪書僞與虛正相

果是僞書漢書郊祀志作果爲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僞得罪而西漢書亦作爲

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文義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史記封禪書僞與虛正相

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竝作務僞不長是其證。今本韓子尹注非洪說同。

其生不長者 望案長當作良聲之誤。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 治要作公召四子者廢之王云治要是也今本召作憎廢之下有官字皆

後人所增改桓公非憎四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 王云苛病起下不當有兵字作曲爲之說非也治要及呂氏春秋皆無兵字。

吾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 宋本無於字。

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 尹注云幘所以覆輪也王云尹以幘爲鞞鞞淺幘之幘非也幘謂帊幘

也廣韻帊帊幘通俗文曰帛三幅曰帊善駕切今人言手帊是也方言曰襜褕謂之幘郭璞曰卽帊幘也廣雅曰幘帊襜褕幘

也說文曰幘蓋幘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爲幘以冒面而死事與此相類幘卽幘字也帊

幘可以覆面故云援素幘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輪也

死十一日蟲出於戶

洪云十一當爲七因字形而譌

周禮職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

七伯者字之誤也

戒篇公死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

說苑權謀篇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葬以楊門之扇 丁云呂覽作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尹注云謂用門扇以掩葬也疑所見本



亦是蓋字。故以掩釋蓋也。

闔不起爲寡人壽乎。治要御覽禮儀部十八引。闔俱作盍。古字通。

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王云。上二句當依治要作使公毋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於魯也。在於魯與在於莒對文。莒與魯下爲均。今本出而在於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均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御覽人部一百引此。竝作在莒。呂氏春秋直諫篇作出奔在於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在莒。皆無時字。張云。案此節文義當在管仲有病節前。

#### 四稱第二十三 短語七

吾亦鑒焉。冊府元龜二百四十二列國君部引鑒作監。下文同。張云。亦疑以字之誤。下文有道之臣節。吾以鑒焉。朱本誤作亦。卽其證。

君胡有辱令。冊府元龜令作命。

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冊府元龜收聚作牧最。

固其武臣。冊府元龜固作因。安井衡云。古本其作大。

形正明察。朱本形正作刑政。

四時不貸 丁云貸當爲賁卽貳之借字也他得切

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 朱本君上有吾字

以繒緣繒 册府元龜引繒作績王云繒當爲繒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繒正

相對是繒爲繒之譌也繒從留聲繒從喬聲隸書喬字作𡗗留字或作𡗗玉篇留或作𡗗集韻

之變體也二形相似故留譌爲𡗗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果至隱曲𡗗以水齊𡗗亦當爲𡗗曲𡗗𡗗

水之曲處也𡗗水東流過臨𡗗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見水經注故有曲𡗗之名若後人之言曲江

矣隱塞也上文云請以令隱三川謂塞三川也小雅魚麗傳土不隱塞正義塞曲𡗗以灌齊都也

輕重甲篇又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𡗗石也𡗗亦當爲𡗗中當也言楚之有黃金當齊之有𡗗

石也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尹注曰刻石刻其𡗗石𡗗石𡗗石皆𡗗石之譌也又輕

重丁篇曰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

仇請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者舊本叔譌作收辯見輕重丁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

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帛布舊本帛布譌作泉金辯見輕重丁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𡗗

而求民鄰財之道也𡗗亦當爲留留卽災字史記秦始皇紀留害絕息今本留作𡗗後人所改也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婁機班馬字類引此

作留漢冀州從事郭君碑降此則留字亦作留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陳先生云。宋本作已語我其惡。今本多增六字。已語我涉上文既已語我而誤。已當作亾。亾與無同。無猶不也。言不以惡語我。吾豈知其爲善也。望案。冊府元龜引與今本同。

讒賊是舍。冊府元龜舍作用。

無所朝處。冊府元龜作就處。

不修天道。望案。修當爲循。下文不修先故同。說見形勢篇。

進其諛優。朱本諛作俳。冊府元龜引同。

敖其婦女。爾雅釋天疏引敖作淫。

內削其民以爲攻伐。陳先生云。攻伐二字同義。言削民以自削也。尹注作伐功解。非。

吾以鑒焉。朱本以作亦。同上文。

君知則仕。冊府元龜仕作事。

循其祖德。冊府元龜循作脩。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冊府元龜無謨字。張云。義謨皆後人妄增字。思謀爲均。

處軍則克。冊府元龜克作哀。望案。作哀是也。今本係後人妄改。老子曰。戰勝以喪禮處之。故曰。

處軍則哀。

酒食則慈。俞云。謂有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或疑當作辭。非。

不毀其辭。宋本作不諱。丁云。不毀與上文不謗義復。宋本是廣雅曰。諱。避也。望案冊府元龜作

不諱。

君若有憂則臣服之。王氏引之云。憂。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爲死。范曄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義

與此相近。死本作臥。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淮南主術篇焉服於衛下。今本服譌作死。尹注非。丁云。宋本憂作愛。

愛猶好也。牧民篇。君好之。則臣服之。王氏改服爲死。案上文云。臨難據事。雖死不悔。意似復。

不斬。己。孫云。斬。求也。言不至於干求則不已也。尹注非。王云。己當爲正。字之誤也。賈子過秦篇。天下莫

不引領而觀其正。今本正誤作己。言但實事左右。執邪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己也。尹注非。

見賢若貨。丁云。賢當爲貴。見貴與見賤對文。見貴若貨。謂阿附貴者若奇貨可居。正與見賤若

過義相反。貨過爲均。

讒賊與鬪。劉云。鬪。一本作通。丁云。當作通。與上文恭下文訟從爲均。

不彌人爭。冊府元龜。彌彌作殄。張云。彌字或作殄。與俗書殄作殄相似。而誤。彌與弭古通。說文曰。

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彌人爭。卽爲人解紛爭也。



唯趣人詔 王云趣讀爲促詔當爲詔字之誤也詔草書相似望案劉不彌人爭唯趣人詔意

正相承且詔與從爲均若作詔則失其均矣尹注非

迷或其君 宋本或作惑

保貴寵矜 張云疑當作保寵矜貴

捕援貨人 丁云捕疑搏字誤搏與專同

遷損善人 望案損當爲捐字之誤遷猶去也

入則乘等出則黨駢 王云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淮

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乘爲匹耦之名故

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爲乘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韋之屬義

與此同也等亦乘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黨駢其義一也望案王氏廣雅疏證云駢

與併通列也

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朱本作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 丁云乎當作矣今本脫可字矣

字

正言第三十四 短語八 闕

##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

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櫨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又初學記二十

六白帖九十七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武王爲侈靡輕重乙篇有武王問于癸度令人豹褱豹裘方得入廟故

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糴千鍾未得一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答以侈靡名篇又雕櫨二

句見下文二條疑皆此篇之缺文

可與政其誅 宋本朱本無其字望案尹注云可爲政誅其不法則尹所見本無其字可何字之

省與猶以也政征同

山不童而用贍 宋本章作同贍作揔陳先生云同讀爲童揔古贍字同字或誤作用劉績本作

山不用而童贍童用互易其所據爲流俗之本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丁云良疑食字誤尹注云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

下平是其證

不出百里而來足 望案來乃求字之誤說見小稱篇

故卿而不理靜也。中立本卿作鄉。據尹注則是卿字。丁云卿乃鄉字誤。天子南鄉卽恭己正南面之意。下文忽然易鄉而移。今本亦誤爲卿。

其獄一跼腓一跼屨而當死。王氏引之云。腓讀爲扉。乃草屨之名。非謂足臚也。方言。扉。麤屨也。

釋名。齊人謂草屨曰扉。字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者。繩菲也。疏屨者。蕭蔽之菲也。是扉爲屨之粗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髮。共艾。畢。劉氏端臨曰。菲封共當爲宮。

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曰。菲。草屨也。引尙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宮者履雜扉。漢書刑法志亦曰。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象刑有扉屨也。一跼扉一跼屨。謂足箸一隻屨一隻草屨。明罪人之屨異於常人也。屨與扉對文。蓋以絲作之者。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履。履卽屨也。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俞云。今周公當作今用法。字之誤也。尹氏作注時未誤。故云今用法。謂時所用法也。因法字奪水旁。但存去字。與公相似。而誤爲公。後人疑用公二字無義。妄於用下加口作周耳。王氏引之云。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斷指斷首斷足之罪人名滿於計簿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

師擁鐸拱稽。是其證。尹訓稽爲考。失之。丁云。民不服當連上而死爲句。尹讀非。張云。當作而民死不服。字誤倒耳。

非人性也。敝也。張云。此謂法玩則敝。尹注時爽。非。

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張云。此文錯簡。大昏也。二句當承養不足之下。事末作二句當承游諸樂之下。樂乃末字之誤。民興之當爲民興化。蓋言庶而不富。民生困敝。故如在大昏博夜中。聖人省諸本而游諸末。卽下文所謂侈靡也。事末作而民興化。卽下文所謂興時化也。上名下實。卽下文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

賤有實。敬無用。陳先生云。敬乃苟字誤。苟與亟同。後人不識苟字。因改苟爲敬。下敬珠玉亦當作苟。

則人可刑也。張云。刑疑制字之誤。

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王氏引之云。兩而字後人所加。如卽而也。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非。

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王云。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爲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



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玉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陽中之陰。并注非。

則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王云。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爲收。謂强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

收之也。俗書收字作牧。與牧相似而誤。

丁云。大戴禮勸學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乘之。賤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乘者以手持禾。

有收取之義。王改牧爲收是也。

又輕重甲篇。以振孤寡。牧貧病。牧亦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

牧漁其民。以富其家。牧亦當爲收。謂漁民財以自富也。

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謫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謫之靜動。人意

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俞云。動人心之悲之字當作以。與下文動人意以怨一律。涉上

句有之字而誤耳。謫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謫然若夏雲之靜。與上秋雲句一律。動人意以怨。當

承夏雲句下。與上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之體。當在鵬然若謫之靜下。鵬然句不可解。

疑當作寫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成文。山字與篆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

之靜句而衍靜字。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効作謫耳。鵬乃寫字之誤。篆文穴字與

隸書肉字相似。因改爲鵬矣。乃卽及字之誤。而衍者。及讀爲爰。文選羽獵賦。天動地吸。注引章

昭曰。嘖動貌。寫然若高山嘖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

人所生往。丁云。疑當作則人生善。今本人所二字。所乃則字誤。又誤乙二字。往卽生字之誤衍。又脫善字耳。尹注云。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可證今本之誤。張云。當作人心所往。猶云衆所歸往也。

身必備之。丁云。備乃備之誤。備與服同。權修篇。上身服以先之。法法篇。先民服也。荀子宥坐篇。上先服之。

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張云。賢者二字疑當在句首。謂賢者在上。如秋雲之始見。不肖者仰而化焉也。今本誤倒。

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張云。使猶用也。使其賢當句。謂用賢以化不肖。如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尹注失其句讀。因失其義。

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入乎。丁云。少則之則當作行也。字衍。去則當作正行。正與政通。少字衍。尹注。亦無。當讀今夫政則少行。若夫成形之徵者。正行可使入乎。下文云。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又云。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是其證。

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丁云。此承上文愛而無親言之。左字卽有之譌。親有用

者親近賢者也。無用則辟之者遠去不肖也。若相爲兆怨句屬下讀。有字尹注下文危本不稱

句云。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管子文義本如此也。張云。有疑當作右。親左右。句用無用。句則

辟之若相爲有兆怨。兆疑仇字之譌。言親用小人則賢者避之而去。若避仇怨也。

而祀譚次祖。丁云。譚與覃通。祖疑神字誤。次神當爲神次。下文云。知神次者操犧牲與珪璧以執其粢。此涉下祖字而誤。

齊約之信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張云。兩論字疑皆當作論。論通作噏。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論字亦然。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丁云。尊始論行論威不可言薄德。疑當作博德。猶大德也。史記張儀傳。欲

王者務博其德。下文言政行可王。皆指大德之君言。俞云。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當作所。隸書所字作厠。與府相似而誤。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丁云。論與綸同。擇也。擇而使之。此政行也。望案。宋本形作刑。行誤作衍。

必辯於天地之道。安井衡云。下句言地。此地字當衍。

仁以好任。王氏引之云。任當作仕。字之誤也。仕與士同。此承上士可戚而言。且仕與事爲均。尹

注非。

人君壽以政年 丁云政當爲致。

六畜遮育五穀遮孰

洪云遮讀爲庶古字通用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云鄭止奢反謂蕃遮

禽也爾雅釋詁庶衆也尹注非。

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變而足以成名

丁云卿當爲鄉俞云管子意謂鄰國之君俱賢

則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鄉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鄉而移二句皆謂變而

不善使我有可乘之機也

承弊而民勸之

宋本民作名丁云承當爲拯言拯救其弊

慈種而民富

丁云慈讀曰滋說文茲草木多益滋益也種殖繁茂故民富一曰滋亦種也楚詞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注滋蒔也一切經音義三滋古文孖穠二形同玉篇穠益也與滋同一曰

蒔也

應言待感

張云言疑肯字之誤肯古時字下文云變之美者應其時

故日月之明

俞云故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放日月之

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



應風雨而種 張云種疑動字誤

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丁云形勢篇曰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地之配也此醜字或配之誤

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傳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丁云稅當爲𧈧輕重甲篇請文皮𧈧服而  
以爲幣乎尹注云它臥切落毛也廣雅𧈧𧈧解也𧈧鳥易毛也方言𧈧易也郭璞注云謂解𧈧  
也江賦產𧈧積羽李善注曰字書曰𧈧落毛也𧈧與𧈧同說文蛇蟬所解皮也莊子寓言篇  
云子綦甲也蛇蛻也𧈧𧈧蛻竝同義𧈧之言隋也𧈧之言脫也蛇蟬所解皮曰蛻鳥獸所脫毛  
亦曰𧈧矣傳與附同革猶皮也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又云鞣去毛皮也詩羔羊傳革猶皮也疏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言之異散文言之則皮  
革通民之變化辟若鳥獸之脫毛變而不能變辟若鳥獸所脫之毛仍附於其皮其皮不能去  
舊更新所謂有革而不能革也上革字指皮革言下革字指革更言尹注誤

民死信諸侯死化 張云死疑服字之誤承上不可服而言篆文𧈧與𧈧形近化疑當讀爲貨下  
化𧈧同

請問諸侯之化𧈧𧈧也者家也 張云𧈧與幣古通家疑帛字之誤古文四聲韻引古文家作帛  
與帛形近說文云幣帛也

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張云此家字疑當作斃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用 王云下君長二字因上君長而衍尹注可證丁云來疑求字之

誤獵取也虎豹之皮用猶周官言邦國之財用耳尹讀用字下屬非

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戰之君上甲兵 朱本無力字丁云幣字衍上金玉與上甲兵對文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 丁云尹注行字句案十一字當一句讀上文云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飲食者也侈樂者也 張云二者字疑衍

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宋本朱本作力

故嘗至味 宋本至作致

而雕卵然後淪之雕橈然後爨之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作夫雕橈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

之與此不同淮南本經訓橈檐橈題高誘注橈緣橈也大戴記保傳篇二十八以象列星注橈蓋弓也一切經音義燎古文橈同段先生云橈當爲燎庭燎大燭也爨然也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 張云不字疑衍丹沙之穴塞則商賈不處者言利原塞則求利者

皆將他往也

富者靡之貧者爲之 張云言富者能不恤其財則貧者不憚其勞也尹注非

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丁云百當爲不此涉上文百姓而誤振與賑同給也張云怠疑當作治言此百姓之所以爲生不待上之振而自以得食蓋當以財貧以力相交易而各得其所也尹注非

爲之畜化 張云此化字當亦讀爲貨

用其臣者 王云用其臣者統下八句而言尹以用字上屬爲句非也

父繫而伏之 王云父字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誤又者承上之詞望案宋本繫作擊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 丁云時當爲利尹注亦作利春秋之利若春秋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以及秦春秦秋斂穀之說皆是也張云時當作財古同部字形相近消疑消之段字說文云消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播消說詳段注

有雜禮我而后居之 王氏引之云有讀爲又亦承上之詞禮我當爲禮義脫其上半耳俞云有當爲肴之壞字肴雜二字連文輕重乙篇有雜之以輕重與此同誤

強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鄰 俞云國亡之鄰當依注作亡國之鄰與下文成國之法正相對成文強而可

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辯以辯辭者。下辯字當讀爲變。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以招請者。請讀爲情。招如周語招人過之招。言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廉以標人者。標讀爲剽。說文曰。剽。砭刺也。言恃其廉而傷人也。荀子法行篇云。廉而不剽。注云。剽傷也。是廉以不傷人爲貴也。堅強以乘六六。乃下字之誤。周語韋注曰。乘陵也。言堅強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者。言廣樹其德以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據尹注。位乃任字之誤。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在使之下。乃傳寫誤倒耳。

故法而守常。王云。故法當作法。故與守常對文。法故而守常。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文亦相對。尹注非。

好緣而好駟。洪云。古者禮服皆有緣。玉藻云。緣廣寸半。謂衣邊飾也。晏子春秋諫篇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周禮典瑞。駟圭璋璧琮之渠眉。注。駟讀爲組。以組穿聯六玉。好緣好駟。皆謂衣服華飾。尹注非。丁云。緣順也。駟猶麤也。下好當爲棄。尹所見本不誤。注文可證。

變其美者應其時。王云。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美者應其名相對爲文。尹注云。事



應其時。故變美也。是其證。今本涉上下諸其字而誤。

承從天之指。望案從字衍。蓋一本作承。一本作從。校者誤合之耳。下文同。

辱舉其死。丁云。辱與蓐古字通用。方言廣雅竝云。蓐厚也。金神曰蓐收。亦以厚收爲訓。左昭廿九年傳。祭法蓐收。釋文。本作辱。

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俞云。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字之下。閉字乃門字之誤。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子原文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罍。皆舉此文而釋之。因傳寫脫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字屬下緣地之利者爲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其二字也。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丁云。吉疑咎字誤。太玄陰陽啟咎注。咎音化。

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丁云。辱舉其死。冢上文而解其義。與其人同公事。則道必行。失字衍。言重舉死士與同事功。則道必行也。

柰其罍辱。俞云。柰其罍三字。卽下文執其罍三字之誤而衍者。執字缺壞。止存左旁之卒。因誤爲柰矣。辱字當連下知神次者爲句。

家小害以小勝大。張云。家疑當作冢。冢古蒙字。

員其中辰其外 陳先生云員與辰對文辰有廉隅之義說文唇口端也毛詩傳潛水隤也竝與

此辰字義近作辰者段字耳尹注失之

而復畏強長其虛 張云七字作一句讀畏強者示之以弱因以長彼虛懦之氣也此篇故多陰

符家言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 張云物如射禮物長如筈之物射者所立處也窺彼盈虛以爲進退所謂

陰謀者也

百姓誰敢敖 宋本無敢字丁云宋本是也誰乃謹之誤寫者脫去瞿字上半耳荀子彊國篇亦

云百姓謹敖楊注謹喧譁也敖喧噪也敖亦讀爲噉謂叫呼之聲噉噉然也

擇天下之所宥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戴 王云天下之所有當作天之所宥天與人鬼對文

不當有下字宥讀爲自天祐之之祐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

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爲富字之

誤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爲神所福助富與宥戴爲均

富古讀若肯宥古讀若異竝見唐韻正

擇人

天之所戴天字涉上文天下而衍當據尹注刪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張云短字疑亦當作強齊下絕句強與強而立齊謂強臣相結而竝

立若魯三桓晉六卿故下文言御之之術尹注齊國連文又以強爲寇賊與下文不相應安井

衡云據下文有爲之若何句則此國下當脫爲字

猶憾則疎之 丁云憾當作戚上文通於侈靡而士可戚然後可以與民戚皆作戚

大有臣甚大 王云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張云上大字疑作夫下大字與將反爲害均又疑上大字不誤而衍有字

吾欲優患除害 丁云患當作惠表記節以壹惠注惠猶善也優善卽下文潭根毋伐云云

潭根之毋伐固事之毋入深鰲之毋涸 丁云潭與覃通淮南原道注潭讀葛覃之覃毛詩傳覃

延也入當作父毋父與毋伐同義爾雅父治也父與伐爲均深當作淫多兒也楚詞沈江注鰲乃黨之譌

涸當爲鰲之譌字

十言者不勝此一 丁云十乃六字誤指上文六句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 丁云當讀兩事字絕句水地篇云量之不可使漑至滿而止又

云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無事之時積之使滿平則滿故云平以滿無事也

積者立餘日而修 宋本朱本日作食丁云據尹注亦作食字下文千歲毋出食卽承餘食言之

利靜而不化 望案尹注無靜字疑正文靜字衍

是以爲國紀 丁云以字衍

成功然後可以獨名 丁云成功當作功成與下事道對文下文云成而不信者殆然後可以承致酢 宋本朱本酢皆作詐朱本無承字

毋仕異國之人 王氏引之云仕當爲任字之誤也上文疎貴戚者謀將泄言不可疎其所親也此言毋任異國之人言不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任作仕則非其旨矣

若是者必從是羈亡乎 洪云羈疑羈之譌俗作喪蘇浪反宋云說文𪔐相敗也從人𪔐聲讀若雷說文無𪔐字而多用𪔐聲𪔐卽古𪔐字之省音近故亦段𪔐爲𪔐管子之𪔐卽𪔐字猶言敗亡也書仲虺古文作中𪔐當亦是𪔐字之省

未勝其本亡流而下 丁云未當爲末亡當爲上未勝其本與上流而下對文成義兵遠而畏何也 安井衡云下文兵遠而不畏答此問也則此當脫不字

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 丁云立即亡字之誤下文亡國之起四字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而衍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 張云上之字疑己字誤尹注云好自勉則釋此己字己與人對言供而後利之 丁云供而後利與下成而無害句例同之字衍

賤寡而好大 兪云法法篇曰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尹注曰大猶衆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衆謂不問是非曲直但以衆寡爲斷也尹此注非



衆而約實 張云實乃寡字誤與衆對此下三句一例尹注以實字下屬非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 王云言當爲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害言字或作害言二形相似謂所利在人之有禍

所害在人之無患也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利與害有禍與無患相對爲文

尹注非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 王氏引之云故讀爲古尹注

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是尹亦讀故作古可以行爲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如是則可以行矣今

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也

長喪以黜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 丁云尹注長喪句與今本不同身疑其字誤與上文對

巨瘞培 丁云培疑埋字誤

所以文明也 丁云文明上當脫一字

故有次浮也 丁云次浮當作沈浮下文云沈浮示輕財也是其證

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不眺 宋本眺作眺洪云丘讀爲區古者丘區同聲老不通老子所

謂老死不相往來眺卽逃之借字廣雅曰逃眺避也義本此尹注非丁云覩罷字之誤不通都

禁民流散也

乘馬甸之衆制之。宋本甸作田。丁云。謂乘馬爲一甸之衆制之也。甸田古字通。尹注正如此讀。今本誤以制之二字屬下陵谿爲句。

皆以能別以爲食數。朱本無下以字。與尹注合。

王者上事霸者生功。丁云。生乃上字誤。王者上事。霸者上功。二句對文。以上多不可讀。可正者此耳。

分免而不爭。丁云。免疑地字誤。

官禮之司昭穆之離。先後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勸

臣上義而不能與小利。

梅氏士亨云。先後功器爲句。功當作工。臣工也。宗祝之類。器祭器也。

事當作祀。乃祭祀之治也。

望案據注文似無事字

戰事至下死句。言成功爲上。死事爲下也。本事至省利

句。大小臣工莫不有事。原本其事以爲之祿。是食功也。省察其利。不以虛利冒功也。勸臣至小利句。言不以小利害大義也。如此方合上官禮之司爲下五官。丁云。當讀尊鬼而守故爲句。本

篇云。法故而守常。故與古同。高功而下死。高當作尙。下文上義。上亦與尙同。本事食功而省勸

臣利字衍。朱本無利字。原本其事之有功者而食之。所以省試而激勸之。即周官以功詔祿之意。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以茲適。丁云。君當作羣。下當作不。方與上下文義融貫。惠氏禮說云。掌猶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則然。其它不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爲上賢。適足以以而已。姑存備攷。俞云。掌疑黨字誤。祭禮有賓黨主黨。疑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

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殺。丁云。敬祖疑當作敬宗。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朝乃明字誤。謂收聚宗族以明親疏之殺也。

故不送公。王云。故當爲胡尹注非。

吾不欲與汝及若。望案。汝字當依上下文作女。

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丁云。汚殺事人。卽降身相從之意。檀弓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注有隆有殺。進退如禮。

布織不可得而衣。宋本織作職。古字通。

故雖有聖人惡用之。宋本無有字。

能摩故道新道。宋本朱本摩作靡。古字通。張云。摩讀如揣摩之摩。謂揣摩於新故閒而用之。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洪云。苴當爲莫。字之誤也。與下文莫盡如

市文相對。言國中貧而邊鄙富。莫善趨於朝。以爲市於國中。國中富而邊鄙貧。莫若盡趨於都鄙之市。以益其貧。尹注非。丁云。宋本朱本鄙富上衍貪字。尹注云。言朝國貧而邊鄙富。是所據本無貪字。尹注直美於朝市。國句云。邊鄙之邑必苞直財物好遺朝。以市權利。是國字又涉下文國富而衍。以下文莫盡如市句例之。恐市字亦衍文。

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張云。此文疑有錯互。當云勸者所以起末而善本。末事不侈本事不得立。此卽上文所謂省諸本而游諸末也。

惡得伐不服用。丁云。用乃國字誤。國與得均。尹注云。欲伐不服。國必待賢能。今本尹注服國二字。譌作損用矣。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宋本無不字。今本衍。

千乘有道不可修也。望案。修疑備字之誤。備與上國得爲均。

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丁云。當作惡得不伐。與上惡得伐句相對。下得字涉上惡得而衍。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丁云。禮記王制注。今時喪葬築蓋嫁娶卜數文書。疏云。蓋謂舍宇。

然則百蓋猶百室與。千聚疑當爲十聚。乘馬篇方六里曰暴有社。五暴曰部。五部曰聚。一聚積二十五暴。當有二十五社。無社焉得不謂之陋。若作千聚。恐無此大也。



有一事之時也。宋本朱本有下無一字。

緣故修法以正治道。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任之以事因其謀。元刻因上有而字。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宋本朱本敗下有有事字。丁云事曰二字乃費字之壞。尹注云但經一日敗

費千金是其證。

行人可不有私。丁云疑當作行人不可私。與上文候人不可重句例相同。有字及下文不可私

句皆衍。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望案實當從朱本作寶。說見七法篇。

無使其內使其外。俞云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毋使其大一例。

使其大。張云大當作外。此與下使其小分承上文言之。

椽能踰則椽於踰。張云椽當爲掾。史記貨殖傳陳掾其閒。讀如緣。

能宮則不守而不散。丁云上文云交於上能。又云使能。能即賢能之能。宮乃官字誤。言賢能皆

官。則守而不散。尹注守上無不字。權修篇云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前後不慈。丁云慈讀爲訾。君臣上篇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七臣七主篇貧富之不訾。淮南原

道息耗滅盈通於不訾。吳云當作不愆。愆古字作僊。與慈字形近致誤。說文愆過也。左傳云失所爲愆。

重不可起輕。宋本起下無輕字。望案此涉下文輕重而衍。

毋全賞好德惡。使常。丁云。以同無。使字涉上衍。好德惡無常。言全賞必窮。不能久也。

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丁云。哀當是愛字之誤。

加功於人而勿得。丁云。得與德同。正篇云。利民不德。

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丁云。據尹注無察字。張云。察疑際之誤。下文曰。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正承此文言之。

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張云。鼎當作泉。隸書鼎字或作鼎。與泉字形近而誤。

水泉與下壤地對文。

求珠貝者不令也。洪云。令當作舍。謂舍而去之。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兄遺利。朱長春云。兄古況字。

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張云。六字句。謂動而化。故從新也。

故至貞生至信。至言往至綏生至自有道。安井衡云。當以至貞生至信爲句。至信生至綏爲句。

今本信誤言生誤往今訂正。

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丁云。天地二字涉下文天地之極而衍。尹注亦無。

能與化起而王用。安井衡云。王當爲善。上下壤殘。特存其中。下文善用。乃述此句也。

則不可以道山也。丁云。山乃止字誤。尹注云。則不可以常道格之。格卽止字之訓。小爾雅曰。格。

止也。下有其富饒取類於山也八字。乃淺人妄增。非注文所本有。

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望案。萬民二字當衍。

人死則易云。俞云。廣雅釋詁曰。云有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

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卽相親有也。襄二十九年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猶言其誰親之也。此。

以易云難合相對爲文。易云者。易親也。古者族葬。故有死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

親也。故下曰。則士云矣。亦言親之也。尹注以爲可言。非是。

然後移商人於國。安井衡云。古本人作入。

不擇君而使。張云。君疑羣字壞文。

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丁云。則當爲取。尹注不誤。

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孫云。廛當作廛。尹注非。丁云。依乃倍字誤。

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丁云。而君臣相四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承上文上侈而下靡言之。尹讀大謬。

魚鼈之不食呬者。孫云。呬當作餌。

士之自治者不從聖人。張云。從疑待字誤。

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王氏引之云。能亦而也。強能不服。言強而不服於上也。上文曰。強而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牧治也。治人謂之牧。治於人亦謂之牧。智而不牧。言智而不受治於上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是也。古書多以能而互用。詳見經傳釋詞且牧與服爲均。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

然後運可請也。元刻無可字。可字衍文。丁云。請當爲謀字之誤。下文夫運謀者知運謀皆承此

文言之。

以天事神以神事鬼。張云。疑當云以事天神。以事神鬼。

故國無罪。張云。罪疑罰字之誤。

智運謀而難襲刃焉。雜一本作離。



地陽時貸 丁云當作陰陽時貸與代通下文云其陽厚則陰寒

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 丁云尹注時冬時又云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疑今本其下脫時字

將合可以禺 洪云禺古偶字心術篇其應物也若偶之此言將合可以如物之有偶尹注非分其多少以爲曲政 張云曲疑典之誤

夫陰陽進退滿虛以時 宋本作時以

惟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 張云不歲二字疑衍

且夫天地精氣有五 朱本精氣作之氣尹注同

其亟而反其重陰動毀之進退 俞云據尹注三者竝列進退上不當有之字之字衍也

周鄭之禮移矣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句

則周律之廢矣 望案當作則周之律廢矣此誤倒耳

鐵之重反旅金 丁云旅疑於字誤

則人君日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 王云亟字下屬爲句亟與極同

上文其亟而反亦以亟爲極言世之亂也婦人爲政而人君日退其亂之極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

之稱號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爲句，非是。

視之亦變。愈云亦乃天字之誤。篆文作𠂔，與天字相似而誤。視之天變，與下觀之風氣兩句一律。

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燿有時而燿有時而胸。愈云古之祭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卽上文所云視之天變觀之風氣也。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韓詩曰星晴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燿。丁說燿卽熹字。鄭注樂記曰熹猶蒸也。胸當作胸，說文曰胸日出溫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望案據尹注則正文鼠下無應字，華下無若字，當於實字名字絕句，然其義不可解。

# 管子校正

##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嗜欲充盈 王云充盈當爲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爲均。道字合均讀若時下文上難其道與事爲均白心篇天之道也與殆已爲

均正篇臣德成道與紀理止子爲均恒象傳久于其道也與已始爲均月令毋變天之道與起始理紀爲均凡周秦用均之文多如此讀不可枚舉此以盈聲爲均此篇

中多用均之文。

故曰上離其道。望案此故曰二字乃涉後文而衍。

毋代馬走 後文毋上有君字。

使斃其羽翼 陳先生云羽字衍使斃其翼與使盡其力皆四字爲句力翼爲均尹注云盡力斃

翼其所見本無羽字。

埽除不潔 宋本潔作絜下潔其宮同說文無潔字作絜爲正。

神乃畱處 宋本乃作不丁云當從宋本下文云不絜則神不處。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 王云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俞云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其處也尹注所據本末

衍張云處上疑脫其字

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 王云上二句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

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

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臧也故去知則奚求矣今本故下衍曰字奚下衍率字辯見後無臧則奚設

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字且但言虛而

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嘯賦注左太冲詠

史詩注引此竝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嘯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無形蓋後人以誤本管子改之唯遊天台山賦注未改念孫案下解云

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

親疎之體 丁云當作親疎有體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體猶分也

簡物小末一道 丁云末疑大字之誤六字作一句讀

殺僂禁誅謂之法 中立本僂作戮

直人之言 王云直人當爲真人說見下解



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 丁云。又卽上文人字之譌。衍下解無。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俞云。伐乃貸字之誤。貸字缺其下半作代。又誤爲伐耳。據下解云。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乃不貸之誤明矣。月令宿離不貸。注云。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爲過差。周易豫象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同。日月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貸字與上文色則爲均。

開其門 張云。下解開作闕。疑關字之誤。此言收視返聽也。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 王云。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下解有。

不與萬物異理 王云。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下解無。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 王云。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文休止也爲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怵是也。怵與誦通。說文曰。誦。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卽承上好利惡死而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

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王云。凡言故曰者。皆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衍。張云。王氏衍首故曰二字。是也。下故曰君當絕句。此正解上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下文位者謂其所立。是解位字。尹注以君字屬下句。非。

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張云。此文語不可解。疑上能字當作人。誠乃試字誤。能字古讀若耐。與試爲均。

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丁云。案觀下疑脫其則二字。上文毋先物動以觀其則。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俞云。此精當爲情。蓋世人唯以情爲主。故必去欲而後宣。宣而後靜。靜而後精。精而後獨立。若作所職者精。失其指矣。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王云。此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知云云。乃釋上文之詞。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脫其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義。

修之此莫能虛矣。張云。能讀爲而。而如古通。

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王云。故下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此卽奚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奚

求。無臧則奚設。相對爲文。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

無慮則反覆虛矣。張云。覆當爲復。篇末云。復所於虛。

無形則無所位。趕。

王氏引之云。位趕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爲低。

下同。低趕卽抵梧也。說文梧逆也。漢書司馬遷

傳或有抵梧如薄曰梧讀曰趕。相觸連也。梧梧趕。趕字異而義同。

凡物之有所抵梧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梧。故下文云無所低趕。故徧流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

食貨志封君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古字通。隸書低

字作伍。干祿字書曰。互氏上通。下正諸從氏者並準此。形與位相似。因譌而爲位矣。

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張云。職識古通段字。知字似衍。

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丁云。其謂當作謂其下文謂其所以舍。謂各處其宜。謂有理。皆謂字

在上。以與已同。

以無爲之謂道。

望案。據尹注。則以字衍文。

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王氏引之云。之理二字。因注而衍。閒者上又脫無字。無閒者。謂其所

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謂之無閒者。謂德卽道之所舍。上文曰。德者道之舍。故無閒也。尹所見本已脫

無字。故以爲可閒。豈有上言無閒而下又言可閒者乎。失之矣。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各一本作名。

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王氏引之云。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

曰。禮出乎理。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爲二也。殆不可通。

法者所以同出。俞云。出疑世字之誤。所以同世。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若作出字。則義不可通矣。

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王云。此釋上文真人之言。不義不顧也。上文真人莫人當爲真人。隸

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襄莫搖作眞粘朝

大眞路史疏仡紀曰上文作直人。此文作莫人。故知其皆眞人之譌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

疑有脫誤。宜與義古字通。不宜卽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婦

後應之。不先爲量度也。故曰。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尹不知莫爲眞之譌。

又不知不宜卽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爲句。不宜言爲句。而強爲之說矣。

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俞云。上顧字當爲取。取有爲義。故尹注云。非吾所爲。此與上文應



也者三句相對成文。下文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正申此義言之。是其證。闕其門。孫云。闕當依上文作開。

去好過也。丁云。好過當作好惡。好惡謂私也。上文云。去私無言。又云。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韓子揚權篇。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

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王云。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

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王氏引之云。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

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

合蓋令之譌

則所務自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

爲均。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爲均。

未於能。丁云。未乃本之誤。本始也。

故曰不怵乎好。丁云。不上當有君子二字。今誤脫在恬愉無爲句上。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丁云。物字當連下爲句。尹注非。

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俞云。爲當讀爲僞。尹讀如字。非。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萬物畢得 元本畢作必。

是故曰 元本無是字。

無以物亂官 宋本無作毋。張云。此官字謂耳目口鼻之官。尹注非。

此之謂內德 朱本德作得。內業篇同。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王云。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不傷連讀。大謬。

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丁云。當以思之思之句。不得上又脫思之二字。內業篇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彼證此。可知其有脫字矣。

執一之君子 望案。內業篇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此文當有脫字。

至不至無 張云。上至字疑當作本。無字衍。

破世不亡 望案。亡當作忘。古字通。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安井衡云。不化不當重出。下不化疑當作不傷。與亡強方明爲均。

金心在中不可匿 劉云。當依內業篇作全心在中。不可蔽匿。下文金心之形。當依內業篇作心氣之形。此作金字誤。尹曲爲之說。非也。俞云。內業篇文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全字金字皆

正字之誤。正心者。誠心也。正誠古通用。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

王云。可知於顏色。本作知於顏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

如下當有於字。

高注曰。知猶發也。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曰。知猶見

也。淮南脩務篇曰。奉爵酒不知於色。挈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

形。或言知。皆發見之謂也。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互文耳。今本知上有可字者。後人不曉知字之

義而加之也。又內業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顏色。劉曰。和乃知字誤。案劉說得

之。知與見亦互文耳。今本作和者。亦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改之也。

齊策齊王知於顏色。今本作和其顏色。亦後人所改。

害於戈兵。內業篇戈作戎。

不言之言。內業篇下言字作聲。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俞云。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承上

文正心之形三句而言。

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俞云。貨當作賞。與刑相

對。爲文。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守禮莫若敬。丁云。守禮莫若敬。下脫守敬莫若靜句。當據內業篇補。下文外敬內靜。卽承此二

者言之。

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衰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王云。以爲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爲泉原。下文泉之不竭。卽承此句言之。劉以爲缺泉字是也。衰。裏遂通。通當爲達。達與竭爲均。內業篇亦誤作通。被服四固。當作被及四固。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作被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爲服。十四年左傳子臧之及不稱也。夫今本及誤作服。固與固亦相似。又涉上文堅固而誤耳。固卽圉字也。說文。圉。圉所以拘罪人。今經傳皆作圉。左氏春秋定四年。衛孔圉。公羊作孔圉。淮南人閒篇。使馬圉往說之。論衡逢遇篇。圉作圉。孫炎注爾雅曰。圉國之四垂也。此言被及四固。察於天地。內業篇言窮天地。被四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固者。變文協均耳。一言解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爲均。尹注皆非。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尹讀建當立爲句。有以靖爲宗爲句。注云。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王云。尹說甚謬。當當爲常。有當爲首。皆字之誤也。建當立首爲句。以靖爲宗爲句。首卽道字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寶久爲均。凡九經中用均之文。道字皆讀若首。楚詞及老子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首通。秦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是其證也。寶字古讀若缶。故說文寶從缶聲。大雅崧高篇。以作爾寶。與舅保爲均。保亦



讀若缶。管子修廢篇。百姓無實。與首爲均。呂氏春秋修樂篇。不知其所以知。建常立道者。建亦之謂棄寶。與道咎爲均。韓子主道篇。靜退以爲寶。與道巧咎爲均。巧讀若糗。建常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而可行。謂之道。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常立道。以靖爲宗。靖與靜同。以時爲寶。以政爲儀也。政與正同。儀法也。言以政爲儀。非以政爲非。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爲常。非吾儀。非吾常。非吾道。卽承此文。建常立道。以政爲儀。而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亦承此文而言。又正篇當故不改曰法。當亦當爲常。尹注同。法一成而不改。故曰常。故不改曰法。

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王云。隨當爲墮。字本作陸。方言曰。陸。壞也。呂氏春秋必己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今作不隨者。涉上文不始不隨而誤。尹注非。

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丁云。明君二字衍。下文但言聖人。卽蒙此文言之。不當有明君二字。

物至而名自治之。王氏引之云。名自二字因下文正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來而後理之也。尹注以循名責實解之。則所見本已衍名自二字。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王云。案此皆以四字爲句。治下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自與身相似。又涉下文兩身字而誤爲身。又誤倒於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

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廢。相對爲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王云。其人之入。涉上句人字而衍。尋尹注亦無人字。

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洪云。適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與身對。尹注非。

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丁云。兩義字當作者。與上文兩者字一例。信古伸字。

則民反其身。望案。民當讀爲泯。詩桑柔傳曰。泯滅也。反及字之誤。泯及其身者。言滅亡之禍必

及其身也。左氏昭十八年傳。里析曰。吾身泯焉。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朱本入者下有而字。俞云。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

今本脫傷字。入卽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也。注中有

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劉云。去乃云字誤。云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卽下文能者

無名也。注非。王云。郭璞注。穆天子傳曰。顧還也。下文曰。孰能奔名與功而還反無成。

中有有中。王云。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爲又。經傳通以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

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內業篇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義與此同。望案。據

注當作不中有中。

無成有貴其成也。王云有貴其成。當作貴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相對。無成貴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貴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卽上文所云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也。尹注皆非。

巨之徒滅。丁云巨當爲成。承上有成無成言之。

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王云已無已當作以。以與忘同。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而亡歸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

闕於周室甚唯寐亡之。竝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忘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

漢書忘言唯忘己之人能效天地之紀也。尹注云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是其證。莊子天地篇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意與此

同也。今本作已無已者俗書以字作亡與已相似。下文又有已字故以譌爲已。兩已之間又衍

無字。無字涉上文無成而衍遂致文不成義。俞云已無已猶云我喪我也。尹注云云乃說其義如此。王謂

當作忘己似非。

空然勿兩之。元本無勿字。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元本搖作搖。中立本下夫字誤作人。王云搖當爲搖。搖古搖字也。見

法篇擔 隸書搖字或作搖。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 因譌而爲搖。淮南兵略篇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捨亦  
竿下。搖字之譌。本書七法篇搖竿而欲定其末。搖字又爲作擔。蓋世人多見搖少見擔。故傳寫多差  
也。朱本徑改搖爲搖。則非其本字矣。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劉云。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上言天地尙有所以維載之者。豈人而無治  
之者乎。故此問治之者之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皆指爲  
風殊不可解。

灑乎天下滿。宋本灑作洒。丁云。滿字衍。上下文皆四字爲句。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王氏引之云。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色與上文塞字爲均。知訓見義見心術篇

韓乎其園也。丁云。韓本作韓。乃廓字之段借。說文有郭無廓。度地篇云。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

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廣雅廓空也。華嚴經音義引通俗文。廓寬也。釋名釋弓弩。牙外曰郭。

爲牙之規廓也。卽所謂韓乎其園也。太玄玄錯云。廓無方。卽所謂韓韓乎其莫得其門。

能守貞乎。張云。貞當爲眞。眞與人爲均。

上聖之人。王云。上聖之人。四字意屬上。不屬下。尹注非。

物至而命之耳。劉云。耳語辭。注以爲耳目之耳。屬下爲句。非。



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丁云下至字當作正。上文云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此承物至而命之句。故言至於正也。名至於正教亦可存可亡。所謂聖人無事也。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王氏引之云其當爲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爲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是也。鬼與水爲均。後人改於爲其改鬼爲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鬼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神亦謂之鬼。定元年左傳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或曰鬼神或曰鬼或曰神其義一也。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后解。王氏引之云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觸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觸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下文云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不可解而后解也。事之無適而后適亦猶是也。今本無適而誤作而無適。后誤作若。觸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句讀皆非。丁云當作觸可解不解而后解。此句原本尙不誤。惟可字移在不字下耳。說苑雜言篇百人操觸不可爲固結。蓋觸可結故可解。若云觸有解則不詞矣。

爲善乎毋提提。孫云毛詩葛屨傳曰提提安諦也。淮南說林訓提提者射高。注云提提安也。爾

雅釋訓作媿媿。言爲善者毋提提而安緩。尹注非。

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俞云。筴字義不可通。當讀爲愜。說文曰。愜。快也。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正與上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

知人曰濟。張云。濟疑當作齊。齊。速也。卽徇通之義。齊與稽爲均。

可爲天下周。俞云。周字無義。疑古文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內固之一可爲長久。丁云。一字衍。言固之於內可以長久也。尹注云。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

久亦無一字。張云。長久當爲久長。長與下王字爲均。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丁云。精者明也。壁當作辟。辟。開也。通也。堯典闢四門。史記作辟。請者情之借字。

臥名利者寫生危。馬氏瑞辰云。寫當訓憂。謂寢息於名利必多危險。故憂生危。尹注非。此說引見郝氏

爾雅義疏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王云。任卽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其仕。則所見本已衍任字矣。

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王云。交當爲友。亦字之誤也。隸書交字或作友與友相似。仕子友爲均。友古讀若

正韻

而莫之與能服也。安井衡云：古本無與字。

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俞云：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證。尹注以徧釋周，是其所見本未誤也。唯親字無義，尹亦無注，或視字之誤。

無遷無衍。丁云：衍與延同。文選西京賦：遷延邪睨。薛綜注：遷延，退旋也。

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丁云：當作古之從同。今本誤倒。尹注云：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可證。

##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王氏引之云：苑與根義不相屬，根苑當爲根荖。下文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本原根荖宗室，皆謂根本也。隸書亥字或作𠂔，宛字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荖誤爲苑。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御覽地部二十三引作地之血氣筋脈之流者，無如字。中立本通流二字誤倒。

故曰水具材也。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爲大。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溺。御覽地部同。宋本灑作洒。

己獨赴下。文選海賦注引己作水。御覽引赴作趁。

違非得失之質也。丁云。違當爲隄。釋文引倉頡篇曰。隄是也。質當爲素。此三句承上準也。者素也者淡也者言之。

文理明著。中立本著誤者。

反其常者。中立本反誤及。

夫玉之所貴者。御覽所下有以字。

鄰以理者知也。洪云。鄰讀如白石。鄰鄰之鄰。謂玉堅而有文理者。聘義作縝密以栗知也。鄭注。

縝。緻也。荀子法行篇作縝栗而理縝。鄰聲相近。皆謂玉文。事類賦注九引鄰作鄰。尹注非。

瑕適皆見精也。王云。精與情同。逸周書官人篇復徵其言以觀其精。精即情字。荀子修身篇術順墨而精。祿汗楊倞曰。精當爲情。情之言誠也。

不匿其瑕。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曰。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情字同。荀子法行篇作瑕。

適竝見情也。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忠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

茂華光澤。王氏引之云。茂字蓋因上文羽毛豐茂而誤。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已誤。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



璚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璚玉英華羅列秩秩。

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御覽珍寶部二事類賦注引搏作專。孫云。說文曰。其聲舒

揚。專以遠聞。專古敷字。

三月如咀。俞云。如當作而。與下文五月而成。十月而生。句法一例。三月而咀者。以其五藏已具也。御覽亦引作而。丁說同。

酸主脾。御覽人事部一引。主作生。下四主字同。

五藏已具而後生肉。丁云。生肉之肉當作內。內上當有五字。五內。謂隔骨腦革肉。肉亦五內之一。不得專舉肉以包五內。御覽人事部引作五肉。肉字雖誤。而五字未經刪去。下文五肉已具。肉亦內字之誤。

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宋本隔作膈。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筋。肺生革。

心生肉。肝生爪髮。御覽人事部引作脾生髓。肝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與今本管子異。

五肉已具。王云。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則肉上不當有五字。蓋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衍。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無五字。望案。五肉當從丁說作五內。御覽脫此字耳。

肺發爲竅。宋本此下有心發爲舌一句。朱本同。惟肺發爲竅作肺發爲口。與宋本異。五行大義

御覽引俱作肺發爲口。心發爲下竅。劉氏補注引文子。亦有心發爲舌句。與宋本合。

目之所以視。元刻及中立本無以字。與下文一例。

察於淑湫。俞云。淑當爲嗽。湫當爲嗽。說文。嗽。歎也。嗽。小兒聲也。

非特知於麤麤也。王云。麤麤。當依朱本作麤粗。望案元本同。麤粗與微眇對文。凡書傳中麤粗二字

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戶反。麤字亦作麤。粗字亦作牖。俗作牖。又作苴。說文。牖。角長貌。從角。升

聲。讀若麤。牖。晏子春秋問篇曰。縵密不能麤。苴。學者詁。淮南汜論篇曰。風氣者。陰陽麤牖者也。

春秋繁露俞序篇曰。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麤牖。論衡量知篇曰。夫竹木麤

苴之物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尙麤牖。竝上倉胡反。下才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學者不

能分別。故傳寫多誤。

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王氏引之云。上也字及下精字皆後人所加。此乃

其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

不能亡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是也。尹誤讀此。乃其精

爲句。注云。九竅五慮。是身之精。又誤讀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爲句。注云。謂人之稟氣麤

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遂使一句之中文義上下隔絕。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

其精之下。增精字於麤濁蹇之上。而文義愈隔絕矣。朱本無上也字及下精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正尹注之誤。

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王云。著龜本作神龜。下文神龜與龍是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亡。無取於著也。今作著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著字。

欲大則藏於天下。御覽鱗介部一事類賦注二十八引作欲大則函天地。陳先生云。疑古本作函於天地。

欲上則凌於雲氣。望案尹注曰。尚上也是正文上當作尚。中立本作尚。

欲下則入於深泉。御覽及事類賦注引作欲沈則伏泉。

生蝮與慶忌。俞云。生字衍。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世見者。蝮與慶忌。正無生字。

戴黃蓋。宋本戴作載。

乘小馬。御覽地部三十七引作乘水鳥。

涸川之精者。生於蝮。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蝮。法苑珠林六道篇。御覽妖異部二引此。川下竝有水字。法苑珠林蝮作蜮。王云。於字衍文。上文生蝮與慶忌。生下無於字。據下文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有水字者是。上文尹注亦云。涸川水有時而絕。俞云。上文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

不絕者。生慶忌。此則當有生字。若涸川水之精者。卽是螭矣。何得更言生乎。疑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螭。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誤水爲精耳。

其形若蛇。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御覽引此。形竝作狀。王云。據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

可以取魚鼈。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竝作可使。王云。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

則作可使者。御覽作可以。則所見本已誤。

伏聞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王云。能存而亡。當依朱本及上文作能存而能亡。或不見。亦當依上文作。或世不見。著龜當爲神龜。辨見上。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丁云。具下當有材字。上文云。水具材也。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

王云。道當爲適。字之誤也。隸書魯字或作首。與首相似。故適字譌而爲道。荀子議兵篇。雖之以刑罰。漢書刑法志。適作道。

卽適字之譌。

適急也。字本作適。說文曰。適。迫也。廣雅曰。適。急也。楚詞招魂曰。分曹竝進。適相迫。些是

適爲急也。適躁二字連讀。猶言急躁耳。下文之淖弱而清數語。竝與此相對爲文。尹不知道爲適之譌。而以水道二字連讀。失之矣。

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丁云。果。訓果毅。與淖弱義相反。果疑稟之誤。說文曰。熒。火



飛也。僂，輕也。輕，僂本楚人語。方言曰：僂，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僂。或謂之僂。意林引賊上有好字，弱作溺。

越之水濁重而洿，故其民愚疾而垢。意林引垢作妬。丁云：當作愚疾而好妒。疾，惡也。左傳曰：山藪藏疾。

秦之水汔，最而稽，淤滯而雜。意林引汔作汔。俞云：說文曰：潘，浙米汁也。周謂潘曰汔。尹注謂卽甘字。非。最字，說文曰：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最。最與最本二字。尹注訓絕，是誤以最爲最也。望案：宋本最，正作最。尹注固未嘗誤。以取爲最，特以文義言之。取字爲最。汔，最而稽，淤滯而雜。言汔汁會聚而稽留，淤泥沈滯而相雜也。

齊晉之水。王云：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爲之說，非也。意林引無齊字。枯旱而運。俞云：運，渾之借字。

故其民諂諛葆詐。朱本諛下有而字。此本脫。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意林引閒作簡。元刻同。

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心無邪。王云：一則欲不汚，本作民心正則欲不汚，與下句對文。民心正，民心易，皆承上文言之。今本正誤作一。涉上文水而誤。又脫民心二字。尹注非。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丁云。視字衍。視順形近而譌。一作視。一作順。校書者旁注視字。遂入正文耳。尹讀視字句。非時與來爲均。

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望案。路與露同。說見五輔篇。

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愼愼而忘也者皆受天禍。兩王字皆當作主。王氏引之云。天曰信明地曰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與主

臣相對爲文。各本作王非。當作其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其主之明聖也。信明聖

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蓋因兩言聽信而衍。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

之者曰明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

主下無信字明甚。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注云。信明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皆受天禍。當作皆受

天殃。殃與賞爲均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賞。尹注云。愼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

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改殃爲禍。遂失其均矣。丁云。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之字衍。愼使能者善聽信者。能與信皆指臣下言。愼而忘也者。上有闕文。以意補之。當云聽不信爲忘。元本愼

而上有爲忘二字。忘與芒同。芒訓昧。與愷同義。俞說同。

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丁云。民事之事。因上文而衍。爾雅曰。接捷也。詩承

民傳曰。捷捷言樂事也。

則爲人下者直。俞曰。直當爲德。古字作惠。脫去心耳。言爲下者自以爲德也。尹注非。

其德喜贏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王云。時字絕句。發出節時。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事號令

別爲句。乃總領下文之詞。春夏秋冬皆有之。尹以節字絕句。時字下屬爲句。大謬。

修除神位。謹禱槩梗。

王氏引之云。槩與幣同。

幣古通作槩。見史記貨殖傳。

槩。禱祭也。幣梗者。梗用幣也。周官

女祝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曰。梗。禦未至也。淮南時則篇曰。脩除祠位。幣禱鬼

神。文義正與此同。尹以槩梗爲槩敗梗塞。非是。洪說同。

星者掌發爲風。

朱本重發字。

望案。下文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辰掌收。收爲陰。月掌罰。

罰爲寒。當與之一例。刪者字。補發字。丁說同。

春行冬政則雕。

宋本雕作彫。案彫雕皆凋借字。

行夏政則欲。宋云。欲疑是歛字。

修封疆。甄文類聚二引作治封洫。御覽天部十引作治封壇。

毋蹇華絕芋

洪云。藝文類聚二。御覽天部十事類賦注三引。俱作無絕華草。俗作蹇是衍字。華

絕二字誤。乙芋卽草字之譌。尹注非。王云。蹇華絕草。類書引作絕華草。所見本異耳。說文。擻拔

取也。引離騷朝擻阨之木蘭。今本作蹇。爾雅。莠。蹇也。樊光曰。蹇猶拔也。釋文。蹇九輦反。漢書季

布傳。贊身履軍蹇旗者數矣。李奇注。與樊光同。莊子至樂篇。擻蓬而指之。司馬彪曰。擻拔也。擻

蹇蹇皆擻之或字。尹訓蹇爲拔是也。但未知芋爲草之譌耳。又禁藏篇。毋天英。毋拊竿。尹注曰。

竿。笋之初生也。案拊當爲折。俗書折字或作拊。因譌而爲拊。竿亦當爲草。隸書從艸從竹之字多相亂。故草又譌爲竿。小雅常棣箋

曰。承華者曰草。天英卽蹇華。蹇與華同。廣雅。蹇天拔也。折草卽絕草也。尹注非。

五政苟時。孫云。御覽十事類賦三引。作五政徇時是也。左傳文十一年注云。徇順也。謂順其時

序。白帖二引作順時。

其德施舍修樂。丁云。施與弛同。八觀篇云。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舍猶弛舍也。

以動陽氣。王云。動當爲助。字之誤也。據尹注云。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則本作助明矣。

九暑乃至時雨乃降。王氏引之云。九當爲大。字之誤也。大暑乃至。與下大寒乃至對文。大暑乃

至。時雨乃降。猶月令言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耳。尹注非。

中央曰土。張云。此節當在夏末夏雨乃至下。不當雜出於中間。蓋錯簡。



以風雨節土益力。丁云以字衍。

中正無私。丁云中正上脫其事二字。四時皆言其德其事是其證。

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丁云大寒乃極十二字。北方一節文誤衍在此。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劉云發疑伐字誤。望案發伐古同聲通用。此十字作一句讀。

開久墳。丁云墳乃壙字誤。卽礦字之借。周官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久壙謂地久未發者。開之

以假貸與發故屋辟故窳同義。尹注大謬。

除急漏田廬。俞云除急二字衍文。尹注曰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

之義。是尹所據本無此二字。

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丁云此十二字一句讀。德賜猶德惠也。

夏雨乃至也。丁云也字衍。上文云春雨乃來。

居不敢淫佚。宋本居下有而字。

順旅聚收。洪云順讀爲慎。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曰慎旅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賞彼羣幹聚彼羣材。丁云賞疑畜字。誤兩句一義。承上量民資以畜聚言之。尹注非。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俞云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又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知此文誤。

也。

我信則克 吳云我義之壞字。

闕譯踞

宋本踞作認。俞云據尹注則正文當作譯忌闕譯者畢之段字說文率部畢司視也从橫目从率。令吏將目捕罪人也。則畢有捕治之義。望案忌。基之段字說文。基毒也。一曰教也。此基當訓教。民私自教闕故捕治之也。

周門閭 孫云周當爲固字之誤也。初學記三。御覽時序部九。事類賦注五。俱引作謹門閭。謹與

固義相近。

其德越溫溫怒周密 王氏引之云溫讀爲愠。愠亦怒也。尹注非。安井衡云古本怒作恕。

是故冬三月 宋本自此至所惡必伏。在暴虐積則凶。而以道生天地。接此文。劉云宋本誤。

捕姦遁 宋本作攝紆遁。

作教而寄武 宋本武下有焉字。與上下文一例。

風與日爭明 望案明訓爲彊。左氏哀十五年傳云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

則失生之國惡之 望案文選陸士衡樂府君子有所思。行注引漢書韋昭注曰生業也。失生猶

言失業。

德生正 王云正與政同尹注非。

以爲必長 安井衡云古本作久長。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治者四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共六句皆數目在下與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不一例恐經寫者致誤。

是故人有六多 望案六多疑六府之誤下文云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

六多所以街天地也 陳先生云街字義不可通街當爲衍惠氏周易述曰衍演也俞云當作術。說文云術通街也字亦作見迴玉篇。

以開乎萬物 丁云乎字衍以開萬物與下文以總一統對文。

修概水上 中立本上作土王云上當爲土概平也謂修平水土也尹注非。

董反五藏以視不親 丁云董當爲謹親與上文天字爲均。

治祀之下以觀地位 丁云治讀爲祠羊公祠兵左氏作治兵。

貨譚神廬合於精氣 丁云古貨化同聲貨讀爲化譚當作覃覃猶被也神廬承上地位言之在

地爲化。虞氏易注化主陰氣合於天之陽氣乾精屬陽也。

萬物有極。丁云當作萬物已極。與人情已得對文。此涉下文有德而誤。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宋本神龜下有衍字。陳先生云此文及注錯誤。

不可讀。筮當爲筴。靈當爲筮。神龜與神筴對文。不筮與不卜對文。衍字當在下句內。而下句黃

帝二字又涉下文。昔者黃帝而誤入於此也。衍字當在澤字上。衍推演之也。澤讀爲釋。段字也。

釋猶舍也。凡每卜筮必會人參立而占之。不筮不卜。故推演舍參言不用設立。占人以推衍也。

小雅杜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洪範曰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

皆其義也。卜筮所以決疑明豫。不建立卜筮而能通天地之道。故曰治之至也。心術下篇能專

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白心篇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

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御覽皇王部四引奢龍竝作蒼龍。奢字誤。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北堂書鈔御覽引竝作天下治神明之至也。

故使爲士師。朱本土師作工師。俞云作工是也。此官在唐虞爲共工。在周官爲司空。司空即司

工。空者工之段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

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此文工師作士師。蓋以形近而誤。

昔黃帝以共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作立五聲以正五鍾。

陳禹謨本  
刪立字。孫



云。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王云。今本無立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始立也。魯頌駟篇傳曰。作始也。廣雅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爲文。謂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作與既相對爲文。謂雲土夢始乂也。史記夏本紀以爲字代作字失之辨見經義述聞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之訓爲始。而誤以爲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刪去立字耳。據尹注云。調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作而不言立。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所引及下文作立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御覽樂部十三所引。並刪去下文立字。總由不知作之訓爲始。故紛紛妄刪耳。

令其五鍾 丁云。令與命通。命名也。

三曰黃鍾灑光 宋本朱本灑作洒。

四曰景鍾昧其明 御覽樂部十三引明作鳴。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 俞云。睹疑當爲都。凡也。望謂疑當爲諸。諸於也。

命左右士師內御 王云。士師當爲土師。見上文。

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 王氏引之云。此當以賦祕爲句。賞賜於四境之內爲句。賦布也。大雅烝民篇毛

傳。布散其所祕藏之物也。下文曰。發臧古藏字。任君賜賞。賦祕猶言發臧也。賜賞於四境之內。猶言任君賜賞也。尹注非。

順山林 安井衡云。古本順作慎。

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中立本水作冰。王云。水當爲冰。區萌卽句芒。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贖蟄蟲卵菱 丁云。贖字衍。菱乃養字之誤。卵生也。養亦生也。養與萌爲均。說文。養。古文作羖。寫者移羊旁。置於支上。羖變爲菱。與菱字相似而誤。望案。宋本卵作卯。蓋非。

毋傳速 丁云。顧千里云。速卽靈字。爾雅。鹿跡爲靈。

亡傷緦襦 宋本襦作葆。

七十二日而畢 尹注曰。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劉云。上文甲子木行御。下文丙子火行御。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爲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尹注非。發臧任君賜賞。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丁云。當讀發臧任君賜賞。以發地氣。四時篇曰。量功賞賢。以助陽氣。又曰。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法句一例。皆取順時宣化之義。君子

修游馳出皮幣一句讀。馳乃駟之誤。駟四馬一車也。游駟猶中匡篇之游車。小匡篇曰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使出周游於四方。山國軌篇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游人卽游士也。彼指人言。此就車駕言。文義相合。

不誅不貞。丁云。貞當爲責。白虎通。誅猶責也。司救誅讓注。誅責也。尹注本作責正也。故其下言無所責正。今正文及注皆譌。

農事爲敬。王云。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爲急也。又下文云。天子敬行急政。旱札。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數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也。集韻亟或作亟。因譌而爲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其說與稱同。今本亟。其譌爲敬。再是其證也。

然則天爲粵宛。洪云。粵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杜注云。越散也。淮南俶眞訓。精神已越於外。主術訓。精神勞則越。高誘皆訓越爲散。宛古通作苑。苑皆謂鬱結。言天散其鬱結之氣。艸木得以養長。五穀得以蕃實。秀大也。尹注非。

衍組甲厲兵。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衆。藝文類聚四十七。御覽封建部八。又兵部十八引。作全組甲。全卽合字之誤。

合什爲伍 丁云爲字衍。幼官篇曰：修鄉閭之什伍。禁藏篇曰：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諛然告民有事。望案：諛然無義。諛乃讀之字誤。說文讀下引司馬法曰：師多則人讀。讀止也。字亦作譴。廣雅釋詁曰：譴，怒也。

地競環 宋本環作環。洪云：環讀爲營，謂可營盡其地利。尹注非。

五穀鄰孰 望案：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五穀鄰孰，猶言連孰，卽所謂婁豐也。

歲農豐 丁云：農字疑卽豐之誤衍。

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宋本無下御字。王云：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則其氣上無御字。

則發擲瀆盜賊 俞云：發字涉上文而衍。據尹注無。

然則羽卵者不段 洪云：段讀作段。說文：段，卵不孚也。淮南原道訓：獸胎不贖，鳥卵不贖。高誘注：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曰贖。段卽贖字之省。

麗婦不銷弁 丁云：玉篇：麗，或孕字。太玄馴首曰：麗其膏。人一月而膏。麗與麗同。雍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注曰：含實曰繩。釋文：繩音孕。繩亦當爲麗。字之誤。說見惠氏九經古義。

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俞云：殺當爲發。聲之誤。君危自爲句，不發又。



自爲句此文遠探上文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云云而言。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祕賜賞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殺。尹遂以君危不殺四字爲句。而注亦曲說矣。

## 卷十五

###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王氏引之云。之道二字因注而衍。人既迷芒必其將亡。言其將亡可必也。皆以四字爲句。且芒與亡爲均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均矣。

動靜者比於死。俞云。此與下四動字疑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重字同義。

先爲之政。丁云。政與征同。越語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與此文大同。

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天地荆之 孫云依下文荆當作形注云天地又見其意有從順之形字亦作形

動作不貳 王云貳當爲貳貳音他得反不貳不差也說文憊失常也字或作貳曹風鵙鵙篇其

儀不貳是也又作貸月令宿離不貸是也又作貳豫彖傳四時不貳京房貳作貳洪範衍貳史

記宋世家作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是也貳與下文極極德極力代爲均如特貳則非均

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又輕重乙篇調則澄澄當爲澄說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貳亦常

爲貳貳差也言衡數有常則高下不差也貳與貳字相近故貳譌作貳大射儀注引周語平民

無貳今本貳作貳月令注引此亦作貳案正義引周語注云平民使不貸貸卽貳字則鄭注本

貳則所見本已作貳矣月令正義緇衣引詩其儀不貳釋文貳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卽貳

字之譌釋文音二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大戴禮貳作貳大戴禮禮三貳雖譌作貳而

貸等字不可讀爲貳乃月令之宿離不貸毋或差貸毋有差貸三貸字呂氏釋文皆音二則

并貸字亦讀爲二其失甚矣

旣成其功順守其從 王氏引之云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順當爲則旣成其功則守其從與

上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守之正釋則守其從四字也從卽是順若

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義矣

人不能代 朱本作伐。張云。疑作伐是也。據尹注是亦作伐。而今本俱誤作代。  
修陰陽之從 望案。修亦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羸羸縮縮因而爲當 丁云。當乃常字誤。越語曰。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

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  
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此常字與上文常字爲均。尹注失之。

天地之形 王云。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爲均。尹注非。

中靜不留 丁云。靜疑情字之借。中情不留。與上文素質不留同意。

形於女色 俞云。女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

以待天下之漬作也 宋本朱本之下有大字。

大周之先可以奮信 丁云。尹注云。奮信。振起貌。案尹見本疑作奮訊。廣雅。奮訊也。與迅同。

一偃一側 中立本上一字誤入注文。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朱本貴作責。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荆以鑿之毋失民命 吳云。荆以二字。涉上而衍。丁云。鑿之下當有脫文。與下令之遏之養之明。

之句例相同。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劉云。明之母徑當作毋使民徑。王云。劉說是也。毋使民徑與下毋使

民幸文同一例。今本毋上衍明之二字。涉上文道以明之而衍。毋下又脫使民二字。尹注非。又案終當爲

絕。字之誤也。尹注同。廣雅曰。徑邪也。民有欲則入於邪。故曰。絕其欲。毋使民徑。下文亦云。遏之以

絕其志意。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

致荆其民庸心以蔽。俞云。致荆與下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爲句。其民屬下讀。蔽與聽靜爭不

協均。蔽蓋敬字之誤。爾雅釋詁曰。庸勞也。言上能致其荆則其民勞心而敬也。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劉云。此下缺致法其民二句。

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俞云。付附之借字。言民親附而不爭也。尹注非。

出令時當曰政。丁云。時當宜作當時。與上文句例同。

當故不改曰法。望案。當讀爲常。說見心術下篇。

正衡一靜。俞云。據注文則當作正衡靜一。今本誤倒。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丁云。案政字與下服字皆衍文。能服信承上能服信



乎句。能日新。承上能日新乎句。服信猶信服。上文云服信以聽是也。尹注云能行信正。非能日新句指德言。此涉上文服信而衍服字。義不可通。尹注云能行日新。亦非。蓋由淺人見下文皆四字爲句。遂欲整齊句例。強加一字。以足成之。殊不知於理難通也。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九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一引。俱無縣鄉二字。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御覽引此文也。字在得之下。張云。尹注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案九變皆就民情論。無所往而得之。謂不能望之他處。上句也。字當如御覽移得之下。句法方與上下一例。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洪云。賞明上衍不然則三字。通典御覽俱無此三字。必無此三字方合九變之數。墨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文義與此同。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不思不慮不憂不圖。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八字。

不動力。 望案。動疑勤字誤。

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張云孟疑猛之借字遇如遇主于巷之

遇猶言詭遇也尹注非

猶埴之在埴也 宋本作猶埴已埴也

猶金之在鑪 宋本鑪作鑪

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甄文類聚五十四引作善明法察令而已之字衍文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丁云案上下文四言不祥此亦當言不祥祥上脫不字當補國更立法  
卽上文所謂法不一也尹注非

百官服事者 宋本服作伏

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俞云尹注法敵則當變故不恆其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  
通疑恆爲慎字之誤法者不可恆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慎也故其下卽云存亡治亂之所從出  
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乃申明不可不慎之意禁藏篇曰法者天下  
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慎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慎誤爲恆而又  
脫不字遂失其義矣下文明王之所恆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慎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恆也當作  
此二者主之所慎也慎字右畔之眞隸書作眞闕壞而爲亘故慎誤爲恆矣

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丁云：發乃法字誤。俗音亂之。下文云：君臣上下貴賤皆法。是其證。古之法也。吳云：此句當連下讀。

無閒識博學辯說之士。王云：閒識當爲閒識。下文閒識博學之人卽其證。尹注非。皆囊於法。張云：囊疑覆之誤。雖詁釋文引馬注云：覆勉也。

然故謀杵習士。俞云：謀杵疑當作謀斟。乃疊均字。後漢書馮衍傳：意斟慙而不憺兮。章懷太子

注：斟慙猶遲疑也。此作謀斟者，謀與慙同。斟之誤爲杵，以古書斟或作𥂷。見玉篇又或作𥂸。見漢

書地理志應劭注：皆與杵相似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俗雙聲。謀斟習士，謂流俗之士。

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云：閒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人皆能出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卿相不得翦其私。俞云：上文曰：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爲濟聲之誤。爾雅釋言：翦，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是濟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誤耳。

羣臣修通輻湊。張云：修通疑循道之誤。

百姓輯睦聽令。丁云：當讀百姓輯睦句。聽令連下道法句。道順也。從也。

此謂爲大治 望案爲字衍。

損其正心 宋本損作捐。損字誤。丁云。心乃艸書正字之誤。據尹注當作政正。

故聖君失度量 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治道部五引失俱作設。王云。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

法。上文凡兩見。

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御覽引作然後。

令出而後反之 朱本後作復。王云。復反與還廢相對爲文。後字誤。

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 望案五能字皆當讀爲而。古字通用。

此失君之所慎也 俞云。失君當作人君。此涉上文失君則不然句而誤。

不適其意 宋本朱本不下有能字。元刻有能字。脫適字。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 望案來當爲求。說見小稱篇。

所謂賤而事之也 望案所謂上脫此字。宋本朱本有。

治世則不然 丁云。治世疑當作治君。對下亂君言。猶上文以失君對聖君也。

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 宋本無下者字。張云。兩人字者字疑當各衍其一。蓋

是一本作人。一本作者。校者不察而竝存之。



皆虛其句以聽於上 宋本於作其

導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丁云行下之字衍行有傷敗與行有功利對文此涉上文故遵主令而行之而衍而當爲因因罰之與因賞之對文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 丁云計字衍非親也與非惠也句同義同爾雅惠愛也後解云羣臣之不敢

欺主者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則本文無計字明甚

以執勝也 宋元本執字正文及注皆作執劉云執當作執後解作勢同

百官識 劉云當依解作百官論職乃字有缺誤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王云令求不出求當爲本下情求不上通衍求字竝見後解尹注非丁云後解本字朱本無趙本有本字疑卽令字之誤而衍者此文求字又本字之譌後解云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亦無本字

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 丁云依上文序次當作滅擁塞侵後解作滅塞侵擁皆寫者倒亂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意林尋丈作尋尺。長短作短長也三字。

今主釋法 丁云。今疑令字誤。後解無。

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丁云。能字依文義當作黨。能謂有道藝者何必待譽而進。後

解云。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是本文之作黨明甚。且比周二字正釋黨字。下

文以黨舉官。即承上以譽進黨言之。今後解亦譌作以譽進能矣。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夙交以進其譽。王云。尹讀比周以相爲匿是爲句。注云。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此當讀比周以相爲匿爲句。匿與慝同。比周以相爲慝。猶言朋比爲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夙交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夙交。韓子有度篇夙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交。外夙字相近。故外譌作夙。尹注云。爲交友致夙。非也。劉以夙爲私之誤。亦非也。

所起者非功也。丁云。也字衍。後解無。

十至私人之門。宋本朱本至下有於字。後解亦有。

不一圖國。朱本國上有其字。後解亦有。

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後解國下有也字。

故官失其能 後解能作職。

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失也 王云能下本無匿字後解作能不可蔽敗不可飾韓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變敗者不可飾則無匿字明矣據尹注亦無匿字

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 後解不重明別二字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失非在上則過在下 王云失非在上當作非失在上非與則對文失在上與過在下對文

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 丁云修當爲循循有順義君臣上篇順理而不失之爲道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俞云墮當爲惰輕重戊篇歸市亦惰倪是其證

今人主輕刑政 丁云今疑令字誤

百官有常法不繇匿 丁云常字句絕有常卽上奉法守職也匿同慝姦慝也

迹行不必同 元本無行字

治莫貴於得齊 王氏引之云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尹注大謬宋說同

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 丁云當作文教之也霸言篇則是我以文令也與此文字同義民不

心服體從則必加之以嚴刑峻罰不可以禮義文教之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 蘇文類聚五十二引作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陵上犯禁治要引陵作凌

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 宋本常作必治要同

法制不一 治要一作壹

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洪云兩文巧當依下文作奇巧

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望案農上當脫事字下文可證

舍本事而事末作 安井衡云古本舍上有民字

凡農者 御覽凡作故

秋糴以五春糴以束 宋本春糴作春粢俞云束乃六之誤言富者秋以五糴之春以六糴之也

篆文六作𠂔與束微似而誤小問篇五而六之亦以五六言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 丁云上文言倍貸者三下文關市以下亦當一倍貸合之故爲四也以文義言之此句疑當在夫以一民養四主之上脫誤在此耳



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 中立本刑上有有字。陳先生云。言雖有刑而上不能止其逃徙。與下文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相應。

常山之東河汝之閒 王云。河汝當爲河海。字之誤也。篆文海汝相似常山在海西河北。故曰常山之東。

河海之閒。若汝水。則去常山遠矣。初學記地部上。御覽地部四引此。竝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文多於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閒。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 吳云。當作得均。則姦巧不生。作一得均。皆復舉上文言之。

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 王云。當依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也。今作不惡。則非其指矣。上文安

鄉重家。卽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

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治要作粟少則民貧。民貧則輕

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 丁云。不下亦當有能字。與上文一例。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 治要王下有者字。中立本主作生。望案。主字誤。王者之本事。人

生之大務。相對爲文。也字衍。

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丁云。有疑富字誤。人當作民。富民治國。結上文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而

言。

#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 丁云此乃化字誤。

是故民氣 丁云民乃此字誤氣卽精氣也下文云是故此氣也是其證。

淖乎如在於海 丁云淖讀爲綽莊子大宗師綽乎其殺也釋文綽崔本作淖荀子宥坐篇淖約

微達似察楊注淖讀爲綽綽寬也。

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王云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其說甚謬。

音卽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爲均明是意之借字意古讀若

億故與力德德得爲均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均管子成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憊意與慤色爲均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均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

則爲均秦之眾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億作意皆其證也若讀爲聲音之音則失其均矣又下文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

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憤心靜音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案惡音與聲

本作惡心與音音卽意字也道體自然而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

道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得也。意之爲音借字耳。脩心靜音音與得爲均。明是志意之意。非聲音之音也。後人誤以音爲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爲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爲之說其失甚矣。張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聲與情均上云誅乎莫聞其音又云不聞其聲下云耳之所不能聽也義正相承此音字不當概讀爲意又下文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爲意謂意在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尹注言從音生故音先言亦前心術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說文意從心是曲爲之說。徐鎡本如此徐鎡本作从心从音聲音此鎡不曉古音而妄改之也音意聲相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暗啞叱咤漢書作意烏猝嗟暗之通作意猶意之通作音也。

萬物果得 王云果當爲畢字之誤也。尹注物皆得宜皆字正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折折乎如在於側 丁云折折卽暫暫之借。說文昭暫明也。毛詩傳暫暫猶煌煌也。

謀乎莫聞其音 王云謀當爲誄。說文宋今作無人聲也。或作誄。故曰誄乎莫聞其音。俗書誄字

作謀與誄相似。後人多見誄少見誄故誄誤爲謀矣。陳先生云謀當爲謨謨與漠通。漢書賈誼傳注漠靜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文選辯命論注引作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

序其成者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望案。愛爲處字之誤。說詳幼官篇。

凡道無根無莖。安井衡云。古本凡上有故字。故凡道至下文命之曰道二十三字皆屬上節。天主正以下提行。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王云。枝當爲材。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

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周語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材也。

材與時謀爲均。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

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時材謀於古音屬支部。兩部絕不相通。

說見段氏六書音均表。

尹注非。

氣道乃生。望案。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注。道通也。氣道乃生。猶言氣通乃生耳。尹注非。

公之謂也。王云。公之謂本作此之謂。此字指上文治心在於中以下四句而言。故尹注云。治心之謂。今本作公之謂者。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

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洪云。照與昭通。乎字衍。昭知萬物爲句。心術下篇云。神莫知其極。昭知

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劉說略同。

中義守不貳。王云。義字涉上文天仁地義而衍。據尹注云。若常守中。則無差貳。則無義字明矣。



有神自在身 丁云有字衍尹注亦無

精將至定 王云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卽其證尹注非

其外安榮 望案安當訓乃說見幼官篇

九竅遂通 望案通當爲達說見心術下篇

筋信而骨強 望案信古伸字心術篇信作肋

逐淫澤薄 陳先生云澤薄與逐淫對文澤讀爲釋釋舍也舍薄猶言去其浮薄耳劉曰澤乃釋

字是也尹注非

和於形容 望案和乃知字誤說見心術下篇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 望案搏皆搏字之誤說見立政篇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王云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一爲均

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 丁云當依心術下篇補自字於而字下尹注云自得者明亦有自字

生將巽舍 丁云巽與孫同巽讓也讀如堯典巽朕位之巽

其精不見其徵不醜 望案精疑情字誤丁云其徵不醜依上文地出其形言之徵卽形也篇權修

之有徵惡之有形醜當爲觀形與醜相似而誤爾雅邁見也說文觀遇見也不觀與不見同義

觀與道壽爲均。

平正擅句 丁云四字重見下文疑此衍文。

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 丁云忿當是喜字之誤下文不喜不怒卽承此文言之下文又云必以

喜怒憂患又云悲憂喜怒皆喜怒連言。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 丁云當作形傷而不臧與下骨枯而血沍對文。

飢則廣思 望案此廣字讀如樂記廣則容姦之廣鄭注曰廣謂聲緩也飢則緩思者亦恐傷其精氣。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望案飽疑食字誤爾雅釋詁曰廢止也言飢不緩思雖食不能止飢。

大心而敢 丁云敢疑放字誤與廣爲均。

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丁云雲乃靈字誤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愛欲靜之遇亂正之 王云遇當爲過字之誤也過亂與愛欲對文言當靜其愛欲正其過亂也。

尹注非。

得道之人理承而屯泄匈中無敗 王氏引之云尹以屯爲屯聚非也承讀爲烝列烝與承古字通

問平丞釋文曰丞一本作烝漢書翟方進傳大保後丞丞陽侯甄烝升也泄發也屯當爲毛字

邯鄲古曰丞陽侯音烝地理志作承陽續漢書郡國志作丞陽

之誤也。

也。隸省作乇。毛隸省作乇。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爲康公。漢書律曆志屯作毛。隸省作乇。毛隸省作乇。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又儒林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宋祁筆記。

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又儒林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宋祁筆記。

引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

毛伯文王子也。漢有毛樽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性非。

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

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悉泄於毛理之間。故甸中無敗也。淮南泰族篇曰。今夫道者。靜莫恬淡。訟繆胃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

蒸理泄。

于毛不離于裏。裏與理同。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悉理泄。此言理悉毛泄。互文耳。泄亦悉也。幼官篇云。冬行春政。悉泄。言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而

悉泄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地氣上泄。亦謂陽氣上蒸也。泄音私列以制二反。曲禮。蔥漑處末。鄭注云。漑。悉蔥也。釋文。漑以制反。悉謂之泄。悉蔥謂之漑。其義一也。

封禪第五十。雜篇一。尹注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洪云。封禪篇

唐初尙未亡。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尙書序正義。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

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司馬皆及見之。張云。汲古單刻本索隱云。

案今管子書。其封禪篇亡。正與尹注合。今本管子封禪書注皆錄裴駟集解。其由史文移補無

疑。而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書封禪篇是也。蓋淺人祇見今本管子有移

補之封禪書。而不察尹注。反疑小司馬之誤而改之。若無汲古單刻本。則尹注爲孤立矣。然小

司馬與孔李世相接。何以獨不見管子完書。豈孔李所見亦卽移補之本邪。管子原文當不止此。而史公祇采此一節。其移補之迹顯然。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皞。

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陳先生云。大匡小匡霸形篇皆作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此三六誤倒。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矣。王云。勤當爲勤。治國篇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

公曰吾聞之也。王云。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

然則取之若何。王云。取之當爲取士。下文則天下之士至矣。正對此句而言。今本涉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

不可爲數。俞云。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小以吾不識。張云。小字誤。依注似是齊字。



守戰遠見有患。俞云：遠見卽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也。卽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卽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卽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卽知也。

此兵之三闕也。丁云：三當爲二，指上文不死不信言，注非。

而憂之以德。俞云：說文人部曰：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慕之借。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

夫牧民不知其疾。丁云：牧民下當有者字。上文云：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來者驚距。王云：驚當爲驚，字之誤也。驚距皆止也。言來者止而不前也。說文曰：樊驚不前也。今

驚譌作驚驚馬重貌也。史記秦本紀曰：晉君還而馬驚。晉世家曰：惠公馬驚不行。今本亦譌作驚太

玄錯曰：進欲行，止欲驚。今本亦譌作驚字或作駭。廣雅曰：駭，止也。距本作距。說文曰：距，止也。是驚距

皆止也。世人多見驚，少見驚，故驚僞爲驚。尹氏不能釐正，而訓驚爲疑，既不合語意，又於古訓無徵，斯爲謬矣。

質信極忠。宋云案說文仁字古文作忝。此與忠也者民懷之兩忠字。當是忝字之誤。管子多古字。寫者不識。改爲忠。論語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下文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正釋此仁字。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王云案原文內本無有時先恕四字。後人以下文言先之以恕。故增此四字也。今案下文但言此謂先之以事。此謂先之以政。此謂先之以德。而不言此謂先之以恕。則本無有時先恕句明矣。又下文云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舊本倉譌作食。依朱改。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則先之以恕卽是先之以德。旣言有時先德。則無庸更言有時先恕矣。後人據下文增入此句。而不知正與下文不合也。

百川道。王云道猶順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百川道。年穀孰。糴貸賤。三句相對爲文。尹注非。

厚收善歲以充倉廩。望案歲疑藏字誤。

敬之以禮樂。丁云敬疑教字誤。

發食廩。宋本朱本食作倉。食字誤。

以共其財。宋本財作材。

今吾有欲王。宋云有讀爲又。

其君豐其臣教。王云教當爲殺。色介反。殺與豐正相對。尋尹注亦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敵。與教

相似而誤。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王云公遵遁繆然遠爲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爲句。遵遁

與遂巡同。戒篇云桓公蹇然遂遁。尹注大謬。

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丁云謁當爲楬。周官秋官明竊注。楬頭書梟法也。

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朱本無人字。

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

無所施矣。丁云當作又求曲木。又求直木。衍曲木直木四字。尹注云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

還須曲木。求其類。玩其次二字卽解。又字則又字上無曲木二字可知矣。馬棧傳木一曲而無

不曲。故云先傳曲木。又求曲木也。

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丁云當作鄰敵之國。中匡篇作救敵之國。救與仇同。形勢解云以事鄰

敵二字連上。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丁云塞卽賽字。古無賽字。假塞爲之。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史記封禪

書作賽。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

祝鳧已疵獻胙。望案：尹注云：祝，祝史。鳧，疵，其名也。則正文當作祝鳧祝疵。故以祝祝史總釋兩

祝字也。今作已者，祝之壞字耳。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王氏引之云：若當爲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尹注非。

瞑目而視祝鳧已疵。宋本瞑目作瞋目。王云：當作瞋目。隸書真字或作真，冥字或作冥，二形相

似而誤。

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丘山。瞋本或作瞋。韓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淮南道應篇：飲非勃然。瞋目攘臂拔劍。今本瞋字並譌作瞋。

授酒而祭之。安井衡云：古木授作受。

三強其使者。丁云：尹注本三字絕句，屬上讀，誤。當讀三強其使者爲句。與三辱其君對文。爾雅

彊，當也。相值謂之當。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堯典：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

子子道篇：不放舟。注讀爲方。尹注非。

陶陶乎其孺子也。丁云：陶陶疑當作恂恂。方與尹注柔順貌相合。元刻注文無胡絹切目搖

也六字。疑淺人所加。望案：宋本其孺子也上無何字。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程氏瑤田九穀考云。茲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謂其穗益。

俯而向根也。淮南繆稱篇注云。禾穗坐而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今諸穀惟禾穗向根。可驗也。

王云。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益俯。若君子之德高而心益下。故曰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趙策

曰。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姚本如是鮑本改免爲免韓策曰。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漢書陳

勝傳贊曰。免起阡陌之中。是免字。古通作免。尹注非。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水經濡水注引管子桓公二十年征孤竹。今本桓公下脫

二十年三字。丁云。御覽谿六十七引。未至上有迴車二字。案卑耳之谿不在孤竹之地。小匡篇

曰。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設枻。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乘馬。踰大行與卑耳之

谿。拘秦夏。又封禪篇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此可證卑耳之谿離孤竹甚

遠。當有迴車二字。謂自孤竹迴車以至卑耳之谿也。

見是前人乎。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此文。皆無是字。王云。是字卽見字

之誤而衍者。

左右對曰不見也。水經注及御覽兩引皆無也字。

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御覽引無事其不濟乎二句。

冠右祛衣 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祛衣 藝文類聚武部 御覽兵部 開元占經人及神

鬼占竝引作冠冠右祛衣 王云冠冠者首戴冠也 呂氏春秋知士篇 今本脫一冠字 則文義不

明 望案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祛衣

走馬前疾 御覽引作馬前疾走下文同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御覽引作寡人其不濟乎豈有人若此者乎

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 水經濡水注引登作豈兪作偷 御覽休徵部一引登作昇

有贊水者曰 丁云水經濡水注引無曰字而云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

矣然卑耳之川若贊谿者亦不知所在也如其說蓋以贊爲水名與尹注謂贊引渡水者不合

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說苑作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

若右涉其大濟 水經濡水注 劉逵吳都賦注 藝文類聚武部 御覽兵部 竝引作已涉大濟 說苑

作已渡事果濟

仲父之聖至若此 宋本無若字

甯戚應之曰浩浩乎 元刻此句下有育育乎三字 丁云當據元刻補 下文云浩浩者水育育者

魚是其證 又甯戚應我曰浩浩乎下亦脫育育乎三字

婢子曰公何慮 藝文類聚人部引作婢子問之曰

昔者吳干戰未訖不得入軍門國子擣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俞云干當作邗說文邗國也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案哀九年左傳吳城邗卽此也邗本國名後爲吳邑此文云吳干戰吳干均國名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於國中戰功獨多也尹注不知干卽邗字誤解爲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爲干國多句遂不可解矣寶應劉氏寶楠同俞說又云江邊卽廣陵地也吳自魯成公時始見春秋滅邗甚在其前故不見於左氏也

穆公舉而相之 望案秦穆後管子卒二十一年此稱其諡蓋後人附益之詞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藝文類聚人部引作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御覽人事部引育育作游游

甯子其欲室乎 藝文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引此句下竝有仲以其言告桓公七字今本脫有執席食以視上者 王云視上當爲上視故尹注云私目上視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東郭郵至 北堂書鈔百十四引郵作牙呂覽同說苑權謀篇作垂與之分級而上 王云上當爲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實篇竝作分級而

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王云。意讀爲億。卽度也。尹注謂善以意度之。非。

夫淵然清靜者。丁云。夫字衍。

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二字衍。說苑呂覽皆無二字。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俞氏正變云。韓詩外傳引此。作口張而不揜。舌舉而不下。呂氏春秋重

言作呿而不噤。說苑重謀作吁而不吟。論衡知實篇作君口垂而不噤。梁元帝金樓子志怪則

曰口開而合。顏氏家訓音辭則謂李季節引此口開而不閉。證莒音不必同矩。是古有二本。一

作口開而不合。一作口開而合。皆象聲知之。而注云。兩口相對。則是言莒。亦怪謬矣。

唯莒於是。王云。尹注末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焉字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

唯莒焉。臣故曰伐莒也。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卽焉也。僖十五

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

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其明證矣。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於此卽於是。聘禮

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

立中制節也。



客聞之 宋本聞作問。

##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張云。據篇中七主在前。七臣在後。則篇題臣主二字當互易。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陳先生云。過當爲道。涉下文兩過字而誤。六過一是爲七主。若云七主之過。則不可通矣。尹注非。

呼鳴美哉成事疾 元本呼鳴作嗚呼。丁云。成疑當爲盛。盛成古通用。疾疑矣字誤。人主得六過。一是有國者之盛事。故歎美之曰嗚呼美哉盛事矣。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 尹注云。申謂陳用法令。劉云。申乃中字之誤。蓋謂得中道之主。王氏引之云。申讀曰信。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申之通作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卽信主明矣。尹劉二說皆失之。

皆要審 俞云。皆疑比之誤。周官小司徒曰。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也。

喜決難知以塞明 吳云決疑恕字誤

不辭則國失勢 孫云辭卽箝字與寤通用謂不覺寤也下俱同尹注非

耳常五聲 丁云常疑章字誤

四鄰不計 俞云此當作四隙不計據尹注四鄰與己爲隙不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己爲隙正解

四隙之義今本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也下文曰故上懼則隙不計文與此同彼脫四字耳

臣主同則 丁云案此文皆四字爲句臣主同則謂不分上下之制度君與臣混而同之卽是不明分職之意則與職刻殆得爲均尹讀則字下屬非也

臣下振怒 王氏引之云怒當爲恐此涉上文喜怒而誤也振恐卽震恐

芒主通人情以質疑 陳先生云芒主已見上文爲六過主之一矣此芒主疑當作亡主亡主在

六過主之末猶亂臣在六過臣之末也

昏則緩急俱植 洪云植古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注非

故主虞而安 王云虞與娛同樂也言國有道則主樂而安也尹訓虞爲度非是又案故主虞而安以下七句與上文不相承接其上常有脫文張云篇首六過在前一是在後則申主一節當

在未故主虞而安。正承上則民反素也。句文氣相貫。吏肅而嚴。承任勢四句。民樸而親。承民反素句。官無邪吏云云。則總承上事言之。蓋是錯簡。非有脫文。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張云。自此以下至名斷言澤。與上下文不相覆。又是他篇錯簡。

女不繙。王氏引之云。繙字義不可通。尹訓爲黑繙。非也。繙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揆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畱字或作畱。形與責相似。故績譌爲繙。宋云。繙與織聲之轉。當讀織。何以効其然也。丁云。効乃知字誤。

曰昔者桀紂是也。王云。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遇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誅賢忠。丁云。忠疑臣字誤。唐武后臣作忠。

瑤臺玉鋪不足處。宋云。鋪與處不相蒙。鋪當爲館。玉館猶言璇室也。類要作玉輔。望案。鋪輔皆圖之假字。

材女樂三千人。陳先生云。材疑列字誤。

故設用無度國家路。望案。路當作路。下文亡國路家同。路與度爲均。說詳五輔篇。商宦非虛壞也。張云。商宦疑當作宮室。

歲有敗凶。丁云。敗疑賑字誤。爾雅曰。賑富也。下文民有羨不足。卽蒙此文言之。謂富歲故民羨。

凶歲故民不足也。望案凶疑豐字之壞。穀梁莊二十九年傳。豐年補敗。注。敗謂凶年。豐敗二字相對。

故民有義不足。王云。義當爲羨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乙篇多言羨不足。尹注非。夫亡國踣家者。俞云。以下文句例求之。此者字衍。

夫凶歲雷旱。丁云。雷乃霖字誤。爾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若作雷。則失其誼矣。張云。據下云。非無雨露。則此句專指旱。雷字疑留之譌。

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洪云。倮當爲倮。輕重己篇作毋戮大衍。古通作勳。謂盡其力也。王云。洪謂倮當爲倮。是也。俗書倮字或作倮。與倮字相似而誤。倮即倮字也。說文。倮。燒種也。漢律曰。膠田祿艸。玉篇。力周切。田不耕火種也。淮南地形篇注曰。下而汚者爲衍。倮倮古字通。倮大衍者。謂火焚其草木也。輕重己篇倮作戮。古者戮勳二字竝與倮同音。湯誥。釋文曰。勳。說文。力周心。釋文。勳。稽康。力幽反。呂靜。韻集。與倮同。漢書。高祖紀。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勳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古今人表。廖叔安。師古曰。左氏傳作戮。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是戮勳二字音與倮同。故倮通作戮。又通作倮也。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山不敢伐材。下木。即此所謂無伐大木也。又曰。澤人不敢灰倮。即此所謂無倮大衍也。

收穀賦。王云。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收穀賦錢。是也。說文。賦。斂也。賦錢與收穀對文。



秋毋赦過 宋本毋作無與上下文同。

傷伐五穀

宋本朱本皆作五藏。王云當作五藏。禁藏篇云冬收五藏是也。今作五穀者涉注文

而誤。

注云五穀之藏是釋五藏非釋五穀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作五藏。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 五行志注引作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

大風漂屋折樹 五行志注引此樹下有木字。

火暴焚地燠草 王云火暴當爲暴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焚地燠草亦與上二句對文燠與焦同。

尹注非。

苴多勝蔓 陳先生云苴古通菹趙岐孟子注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宋說同。

山多蟲蠹 王云蟲蠹卽蟲螟月令曰蟲螟爲害是也注內蠹卽蝻二字蓋後人妄加。

亡國之廡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廡作廉。

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燭功之窰也 五行志注引羽劍作翠羽文采作五采燭

作蕃窰作室丁云生讀爲性呂覽本生篇命之曰伐性之斧說苑敬慎篇徼幸者伐性之斧也。

則人主道備矣 王云五行志注引作則王道備矣於義爲長。

吏民規矩繩墨也。丁云：吏當爲使，望案說文：吏，治人者也。此吏當訓爲治，不必改使字。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元刻賞下有而字是。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王氏引之云：克讀爲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呂刑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作其審核之，是其證矣。尹注非。

故有百姓無怨於上。王云：有卽百字之誤而衍者。

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王云：臣下當有亦字。上亦法，臣亦法，謂君臣皆守法也。下文君法臣法，卽承此文言之。丁云：臣下脫亦法二字。上亦法，句。臣亦法，句。法斷名決，句。無誹譽，句。知者，以下文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兩句分承，故此當平列也。名讀如刑名之名。凡罪人姓名，以及某罪在大辟，某罪在小辟，皆是法斷則名決，而民亦無誹譽也。

無實則無勢。張云：據下文失轡則馬焉制，疑此勢字當作執，蓋形近譌勢，傳寫又加力耳。好俊反而行私請。劉云：俊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王云：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俊。張云：疑俊字一本作友，譌爲友，後人不察而兩存之，此處文義不合，有友字。

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愷上。陳先生云：亂臣爲六臣之一，在下文。此亂臣當作諂臣，下文

云。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是其明證。劉績以下亂臣爲字誤。恐非。

多免道。安井衡云。免當爲稅之壞字。多稅道。多稅斂之道也。

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王云。愚忠本作愚臣。卽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者。唐武后改臣爲惡。因脫其上畫而爲忠矣。

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丁云。尹讀惡字句。非。當讀信字句。與親均。

居爲非母動爲善棟。陳先生云。母當爲毋。毋古貫字。爾雅曰。貫事也。說文曰。棟極也。居爲非事。而動爲善極。此所謂以非買名也。尹注非。

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張云。非是二字當互易。又案。七臣有六過而缺一是。蓋有脫文。之謂微攻。陳先生云。之上脫此字。此之謂微攻。與上文此之謂微孤同一句例。

###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意林。御覽時序部七。人事部三十六引。濫作鹽。冰作水。丁云。水與火體爲均。當作水。望案。內則有濫。以周官六飲校之。濫卽涼也。呂覽節喪篇。鍾鼎壺濫。注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者。

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御覽引便上有不字。據尹注亦有不字。今本脫。

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意林美作治喜作愛。

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陳先生云彼衍字後與彼形相近而譌併入之耳。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二句對文言明王先慎於己而後官民胥效也。

居民於其所樂。丁云民字依下文五句亦當作之。

信之於其所餘財。丁云信讀爲屈信之信言上不奪取之也。

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丁云於下二字疑衍此承上文功之於其所無誅句反覆推究無誅之故無誅者必誅者也與下文有誅者不必誅者對文。

夫先易者後難。孫云依注者當作而王說同。

非喜予而樂其殺也。王云其字涉上文知其然而衍尹注無。

於以養老長弱。安井衡云古本弱作幼。

夫不法法則治。王云不字涉上文而衍。法法者守法也。周官小宰五曰廉法。鄭注法守法不失也。言能守法則國必

治也。故下文曰不失其法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法故法法篇曰不法法則事毋常也。尹

注非安井衡云當作不法法則亂。法法則治方足文義。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俞云危者詭之段字。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

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張云上疑當作之與下吏民二句句法一例。

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俞云爾雅釋詁曰神重也。此言神寶卽上言重寶。因有句重字故變重言神耳。

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王云賞字與下二句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

行法不道。宋本行作刑。刑法與下舉錯對文。

當今爲愚人。安井衡云今乃命字誤。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俞云適節也。呂覽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

則國必富位必尊。丁云尊下脫矣字。當據下文補。

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丁云中立本忘作惡。上文云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欲惡對

文。望案安井衡所述古本正作惡。

食飲足以和血氣。中立本作飲食。

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丁云當作故意氣定而情不營。情不營則耳目穀。心

術下篇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內業篇氣意得而

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德。七臣七主篇。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

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望案。唯與雖同。

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陳先生云。隱與恐義相近。隱當讀爲慙。爾雅釋訓曰。慙。慙憂也。字又作殷。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古隱殷慙三字皆同。尹注訓隱爲度。失之。

能利害者。中立本能下衍以字。

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意林無之字。萬仞作百仞。就作衝。安井衡云。古本彼作波。

宿夜不出者。意林宿作日。

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御覽資產部引作無不上焉。無不入焉。王云。深

源當爲深淵。意林淵作泉。避唐高祖諱也。則本作淵明矣。

法令爲維綱。安井衡云。古本作綱維。

被蓑以當鎧鎡。丁云。鎡當作襦。短衣也。

見說文。

方言云。自關而東亦謂之甲襦。鎧卽甲也。蓋甲內

衷襦。襦制略同深衣。方言之甲襦。卽深衣所云可以武者也。

菴笠以當盾櫓。陳先生云。菴與苴同。苴笠與被蓑對文。苴之爲言且也。且者。薦也。漢書賈誼傳。

冠雖敝不以苴履。苴笠猶苴履也。尹注非。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洪云。功古通作攻字。

當春三月。萩室。煖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尹解。萩室。煖造。云。煖。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

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王云。尹說甚謬。輕重己篇曰。

教民樵室。鑽燧。堽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鑽燧泄井。卽此所謂鑽燧。易火。杼井。易水也。樵與萩古。

字通。萩室。卽樵室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丘。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樵。

室與煖竈同意。煖。古然字也。霸形篇。楚人燒煖。煖。鄭地。論衡感虛篇。煖一炬火。爨一鑊水。煖

引然作煖。說林篇。一膊炭。並與然同。淮南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華嚴經十三音義。

煖文子上德篇。煖作然。說文曰。然。燒也。堽與煖字相似。故煖譌作堽。造卽竈字也。周官膳夫。

曰。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篇曰。伐馨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淮。

南之祭竈。卽周官之徹于造。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也。周官大祝。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史。

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竈作造。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勒馬銜枚。出火於造。卽吳語所謂係馬舌。

出火竈也。丁云。杼當爲抒。說文。抒。挹也。大雅生民。釋文引倉頡篇云。抒。取出也。一切經音義引。

通俗文。沒出謂之抒。廣雅。抒。澌也。輕重己篇作澌井。  
毋拊竿。望案。拊竿乃折草之誤。說見四時篇。

振孤獨 宋本振作賑。

最萬物 丁云。最當作𡗗。說文口部。𡗗積也。𡗗與聚音義皆同。與曰部之最音義皆別。詳段先生

說文注。

約地之宜 王云。約字於義無取。約當爲得。得約草書相似。故得譌爲約也。又下文故奔亡者無

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約亦草書得字之誤。得與來爲均也。古來字亦讀入聲。小雅出車篇。

謂我來矣。與牧載棘爲均。大東篇。職勞不來。與服爲均。大雅靈臺篇。庶民子來。與亟困伏爲均。常武篇。徐方既來。與塞爲均。通典食貨三引此。正作不求而

得。

忠人之和 俞云。忠當讀爲中。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

中爲得。呂覽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曰。中得也。

夫動靜順然後和也 丁云。也字衍。與下文兩句一例。

不亂而亡者 元本朱本無者字。

自古至今未嘗有也 元本無也字。

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王云。必成本作成必。成卽誠字也。說見君臣下篇。

戒心 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故曰。賞罰莫若誠必。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相對爲



文作成者。假借字耳。後人不解成必二字之義。遂改爲必成。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

吏無備追之憂。王氏引之云。備追當爲追捕。民不流亡。則吏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今本追捕二字誤倒。而捕字又誤爲備。則義不可通。尹注內備字亦當爲捕。案注云。人不流亡。何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追捕已誤爲捕。追今則注文捕字又因正文而誤爲備矣。通典引作備。追則所見本已誤。

果蔬素食當十石。王氏引之云。素讀爲蔬字。或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曰。草木之實爲蔬食。淮南主術篇曰。夏取果蔬。秋畜蔬食。卽此所謂果蔬素食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亦以素爲蔬。尹注非。

夫鈹鈞者所以多寡也。元本劉本鈹作鋸。丁云。國蓄篇曰。引鋸量用。尹訓爲籌。案鋸之爲籌。雖無可攷見。然必是較量多寡者所用之物。鈞疑鈞字誤。慎子曰。夫投鈞以分財。又曰。分田者之用鈞。荀子君道篇以探籌設鈞並舉。是鈞亦籌類。多寡上疑脫一字。下文視輕重。是其句例。

戶籍田結者

丁云結者約也

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說文契大約也周禮有約劑左襄十二年傳使陰

里結之結卽士師之約劑也又司約治地之約次之注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卽此所

謂田結也今用文書要約亦謂之結

而謀有功者五 丁云下文云此五者謀功之道也當作而謀功有五

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 望案六韜文伐篇文與此同視作親元本威下有權字

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 丁云也乃忠字誤董子云持一中者謂之忠謂事君

無二心也上文言一人兩心則此必是忠字反正相對爲義下文云謹其忠臣又云忠臣已死

故政可奪是其證

視其陰所憎 王云陰字涉下文陰內辯士而衍視其所憎與上文視其所愛相對據尹注云視

敵所憎者多與之賂則所憎上無陰字明矣

聽其淫樂以廣其心 吳云聽當爲歸丁云廣讀放曠之曠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王氏引之云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字義不可通成當爲或字形相似

而誤或與惑通

四稱篇迷或其君卽迷惑字論語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辯惑釋文惑本亦作或大戴禮曾子制言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盧注曰或猶惑也孟子告子篇無或

乎王之不智也魏策曰臣甚或之皆以或爲惑可以惑敗謂可令其以熒惑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解或字

如典之同生 朱長春云。典疑與字誤。孫說同。

是必士鬪 朱本作必是士鬪。丁云。當作是士必鬪。是則也。倍約絕使拂意則士必鬪也。尹注所見本不誤。

謹其忠臣 張云。謹疑諫字之譌。說文。諫。軍中反間也。

離氣不能令 丁云。氣字衍。令乃合字誤。離不能合。承不使有離意句。上下文皆四字爲句。令字涉上令內而誤。尹注非。

##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雜篇五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 洪云。四句。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

一曰老老 北堂書鈔二十九引作一曰養老。

六曰問疾 王氏引之云。問疾當爲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人當掌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若作問

疾。則與四曰養疾之疾無所區別。蓋傳寫之譌也。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三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者以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蓋六曰問病已誤作疾。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幸其改之不盡。尚可據以更正。

士人死 丁云。人當作民。上文云。士民有子。下文云。士民死。上事。

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腠勝而哀憐之。王云。勝讀如減。省之省。勝亦瘦也。字或作省。又作瘠。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省之。鄭注曰。省猶人省瘦也。釋名釋天篇曰。省瘠也。如病者瘠瘦也。又釋言語篇曰。省瘠也。臞瘠約少之言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省病也。晉灼注漢書外戚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嫫。後漢書袁閎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貌省瘦。竝字異而義同。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王氏引之云。皆有掌養疾。養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云。凡國都皆有掌幼。說恤孤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說問病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言掌疾明甚。又案下文曰。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者。因上文而誤。



疾官而衣食之。望案疾字自爲句。官古館字。尹以疾字屬上讀。非殊身而後止。王云說文殊死也。猶言歿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歲凶庸。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庸疑當作康。字形相似而誤。凶康卽凶荒也。古聲康與荒通。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作荒。逸周書諡法篇。凶年無穀曰穰。史記正義。穰作荒。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荒。

人訾厲。洪云訾通疵。列子黃帝篇。物無疵厲。莊子逍遙游篇。使物不疵厲。爾雅釋故。訾病也。古字皆通用。

### 九守第五十五 雜篇六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勢篇作安徐正靜。丁云須當爲傾。傾覆也。危也。言虛心平意。以待天下之亂也。勢篇云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瀆。作也。尹注云瀆。動亂也。是其證。傾與靜定爲均。鬼谷子符言篇作以待傾損。望案韋注周語曰。待猶備也。丁謂待天下之亂。說似誤。

用賞者貴誠。望案誠當作信。六韜賞罰篇亦作信。

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望案六韜兩見字下皆有聞字。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俞云見兄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兄爲況字此言精神可以暢

天地通神明況姦僞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也邪弗殊然

則況姦僞也猶云況姦僞邪因段兄爲況又誤兄爲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暢於

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王云尹以熒惑爲法星非也熒惑猶眩惑也逸周書史記

治趙寢曰蘇秦熒惑諸侯或作營惑又作營惑或史記吳王濞傳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漢書作營惑或淮南厲王傳熒惑百姓漢書作營惑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

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爲長四方作四曰因上文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

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所眩惑之處在四方上下乎抑在左右前後乎故曰四方

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也尹注鬼谷子曰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書吉

故亦須知也念孫案雖有明天子二句出史記天官書非此所謂熒惑也蓋緣彼文云必視熒惑所在此亦云熒惑之處安在因而誤會矣

君因其所以來望案來乃求字誤說見小稱篇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望案修乃循字誤說見形勢篇

關閉不開王氏引之云關閉當爲關閉尹注說文曰關以木橫持門戶又曰閉閤門也從門才

所以距門。蓋關與閉皆距門之木。因謂闔門爲關閉也。八觀篇曰。宮垣關閉。不可以不備。今本

作脩辯見版法

是關閉皆距門之木。故曰。關閉不開也。若閉爲里門。而與關並舉之。則爲不類。八觀篇

既云。關閉不可以不備。又云。閭閉不可以毋闔。是閉闔爲一類。關閉爲一類也。閉字本作閉。與

閉相似而誤。鬼谷子正作關閉不開。今本鬼谷子關閉作開不下又脫開字而閉字獨不誤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望案。動當作洞。聲之誤。鬼谷子作是謂洞天

下姦。

修名而督實。望案。修亦循字誤。說見形勢篇。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作循名而案實。

反相爲情。丁云。反讀還反之反。說文。還復也。反相爲情。猶禮記言還相爲宮耳。

智生於當。朱本當作富。非。

桓公問第五十六。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宋本作管仲。

得而勿忘。望案。忘當作亾。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十一。

引明臺作明堂。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賢作兵。御覽地部三十二引。立作有。無兩者字。人作民。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北堂書鈔九引作禹置敢諫之鼓。三國志注引備訊唉作備訴訟。於義爲長。

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類聚人作民誹作非。

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三國志注引復作囿。類聚引作靈臺之宮。與上總街之庭句相對。初學記引作靈臺之候。卽今本復字之譌。

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噴室之事也。陳先生云。厥讀爲謁蹶之蹶。劉績改厥爲決。於義不安。望案爲字。宋本朱本皆作焉。屬上讀。於義爲長。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蓋天子聖人也。吳云。子乃下字誤。而擇地形之肥饒者。元本形作利。

經水若澤。王氏引之云。經字義不可通。地在水旁。非經過之謂也。蓋因下文命曰經水而誤。經當作緣。緣者因也。因水及澤而建都也。注內緣水澤三字卽覆舉正文也。

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安井衡云。落絡通絡。繞也。國都之內。作繞絡四方之渠。以泄寫穢惡。又因大川而注流之。



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丁云疑當作乃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養其人以育六畜。今本利字脫置在下句。下文云因天之固歸地之利。

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王氏引之云州者上亦當有不滿二字。下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故曰不滿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尹注非。

國也以奉天子。丁云也乃亾字誤。不如霸國者。句。國亾無以奉天子。句。

上相穡著者。尹注云穡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張云穡無鉤義疑當作稽。稽義爲留止。急就篇沾酒釀醪稽極程。稽極卽積穡。極固譌字。稽與積疑古通。說文穡穡而止也。賈侍中說稽穡穡二字皆木名。疑穡穡或作稽稽。總之皆從禾起義。穡穡樹枝句曲荆棘之刺亦似之。故云相稽。著尹訓爲鉤。蓋所見本猶作稽。今則正文與注皆誤矣。

君體有之以臨天下。丁云有字當在臨字下。法法篇資有天下制在一人。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望案害字涉上文五害而衍。

又有遠近。御覽地部三十二引近作邇。

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水經河水注別作引。言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今本作別。非。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王云出於他水本作出於地。下文出地而不流。

者命曰淵水。正對此出地而流者言之。今作出於他水者。地他字相似。又涉上文別於他水而誤。水經河水注引此。正作出於地。

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王云。往當爲注。字之誤也。隸書往字或作注。與注相似。注之

與扼之意正相反。據尹注云。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則當作注明矣。

故高其上。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宋云。案上領領

字誤。校者改爲領字。而兩存其讀。言使下向高。而以領。引水。則滿四十九里。而水仍走下矣。

言其力之不能達也。故必迂其道以遠之。禹釐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卽迂其道以遠之

也。自此以下八十餘言。皆明道水向高之法。注說全非。

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丁云。當作地曲。則擣激。激則躍。地曲對地下地高言之。杜與地。毀與

激。形近而譌。又衍杜曲二字。否則激字無來文矣。

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陳先生云。二孝字皆當爲孳。讀如效。

人君天地矣。安井衡云。古本矣作也。

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俞云。財足猶言纔足也。蓋不限以人數。使其纔足以任事而已。下文給

卒財足。亦言給之以卒。使纔足任事。不限人數也。尹注皆非。史記孝文紀見馬遺財足。索隱曰。財字與纔同。漢書揚雄傳財足以

奉郊廟注云。讀與纔同。漢書以財爲纔。不可枚舉。

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丁云。疾乃癢字誤。癢之與免之同義。卽周官鄉師所謂疾者皆舍也。可省作者半事之。俞云。省少也。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喪服小記。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竝以省與多對文。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閱具備水之器。元刻具作其是也。尹注亦是其字。

籠函版築各什六。函。缶字之譌。宋本正作缶。

雨輦什二。尹注云。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王云。案說文。輦。大車駕馬也。輦非所以禦雨。輦

爲輦。扶遠步本二反。字之誤也。輦。謂車蓋弓也。方言。車枸簾。隴西謂之搗。郭注曰。卽車弓也。橋與輦同。

釋名曰。輦。藩也。藩蔽雨水也。故注云。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

食器兩具。安井衡云。兩具當爲雨具。雨具。蓑笠之屬。

補弊久去苦惡。陳先生云。久讀爲舊。弊。壞古舊也。苦讀爲盭。鵠羽傳曰。鹽。不攻致也。又四

牡傳曰。鹽。不堅固也。弊。久苦惡。皆謂不完堅者也。完堅者取之。不完堅者補之去之。此以三字

爲句。尹注補弊爲句。久去苦惡爲句。失其句讀。

春三月 丁云春上脫常字下文夏秋冬皆有禁藏篇云當春三月是其證

水糾列之時也 安井衡云列與裂同

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 張云囊壤字之誤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俞云放讀爲妨月令曰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卽其義吳說同

一日把百日鋪 丁云鋪與補同廣雅補積也又云穡也聘禮記注云實穡名也今萊易之開刈

稻聚把有名爲筥者疏云筥穡一也卽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鋪亦卽補同

暑雨止 中立本作暑氣止

實詹倉 安井衡云古本詹作廩

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柰何 望案服乃備之聲誤俞說同

春不收枯骨朽脊 洪云周官蜡氏掌除骹注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殯謂死骨也月令

曰掩骼埋髑藝文類聚百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八引俱作朽髑古字通用

夏有大露原烟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 陳先生云噎當是噎之譌字釋名噎翳也小爾雅噎

冥也豬飼彥博云露乃霧字誤原乃厚字誤

故不八九死也 宋本中立本八作入



以冬賞罰 陳先生云冬讀爲終古以冬爲終謂終之以賞罰也

故民不比也 丁云比疑北字誤北古背字

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 惠云章古樟字丁云案章訓訓條寢訓程謂奏上事也  
衝水可据者据之 中立本衝誤衛

終歲以毋敗爲固 宋本固作故元本作效

獨水蒙壤 王云獨水當爲濁水見下文

亟爲寡人教側臣 陳先生云臣下當有闕文

##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雜篇九 宋云說文員物數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數故以地員名篇

瀆田悉徙 吳云悉盡也徙當爲壤字之誤下文白徙同

其立后而手實 陳先生云立猶樹也后與厚同小雅傳曰手取也言五種之穀其樹厚而取實也尹注失之

其木宜蚺蒿與杜松 劉云蚺當作杭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蒿當作楡杜木名

黃唐無宜也。御覽百穀部三引唐作墳。元本作堂。俞氏正變云。唐與廣音義相近。莊子田子方篇。求馬唐肆。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廣肆。此言黃唐亦言黃壤之廣闊者。尹注以唐爲虛脆。於義不合。輕重甲篇言唐園。呂覽尊師篇言唐圃。亦謂廣大園圃也。行唐落。丁云。落落之借字。說文。棧落也。廣雅。落棧也。

其草宜黍稷與茅。丁云。上文云。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黍稷列在五種中。非草名。此涉上文而誤衍。但與茅二字亦有誤。俞云。管子原文疑當作其草宜苧茅。說文。苧草也。可以爲繩。是苧與茅正同類也。茅字壞作予。校寫者因予字無義。見下文有其草魚腸與猶。其草蓄與蕒之文。疑予與古人通用。遂改作與。而本文又無他草。不得言與。乃據上文唯宜黍稷妄加黍稷字耳。其木宜樛欒桑。王氏引之云。尹注以欒桑爲柔桑。非也。爾雅七月篇。爰求柔桑。白謂求桑之辨者。以養初生之蠶耳。非謂柔桑爲桑名也。

樛欒桑三者皆木名。欒讀爲唐風隰有杻之杻。爾雅。杻。欒。郭璞曰。似棗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輜。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樛。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杻樛。是也。欒字古讀若狃。故與杻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欒。是其證也。

其泉黃而糗流徙。王云。黃而糗。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水鹹。又云。其水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糗也。尹注非。流徙上當

有水字。下文云：斥堠其泉。鹹水流徙。是其證。陳先生云：有字衍。黃而臭。與下文白而甘黑而苦同。糗乃臭水二字竝寫致誤耳。

其泉鹹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其味鹹。

其草宜萃蒨 中立本草誤蒨。

先主一而三之 王氏引之云：主當爲立字之誤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置一卽立一。

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 丁云：不無二字衍。有同又。下文又三分。其句例。

墳延者六施 張云：墳延卽大司徒之墳衍。鄭注：水厓曰墳。下平曰衍。下文亦云：在隤在隤。

陝之芳 俞云：芳當爲旁字之誤。與下文言山之上山之側義同。望謂管子古本當是方字。方通作旁。虞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逖。辱功。其證也。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付山白徒 丁云：徒當爲壤。下文勢山赤壤。陞山白壤。又乘馬篇：有蔓山汎山。蔓山卽上文云蔓山十二施也。汎山卽付山。疑付乃汎字誤。尹注謂皆地名。非矣。

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 丁云青龍五字屬上句以上文言青山是因青龍得名也庚泥上

脫其下二字下文云其下清商不可得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其下灰壤不可得泉皆有其下二字

其下清商不可得泉 宋本朱本清作青

徒山 宋本作徒山元本作陡

其草如茅與走 俞云如茅疑即爾雅釋草所謂茹慮茅蒐非必二草也丁云走非草名疑莞字誤

山之材 陳先生云山之材當爲山之側與下文山之側同此兩言山之側猶上文兩言山之上也俞云材字無義疑手字之誤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說文又曰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義尹注訓材爲旁正得其解惜未得其字耳

其草兢與蓄其木乃格 丁云兢疑舊字誤格木未聞或柘字誤俞云格榘之段字爾雅釋木櫨榘郭注曰柚屬說文曰榘木可作牀凡徐鍇以爲梓屬

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 又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丁云此兩句與上文鑿之二尺

鑿之三尺其數縣絕二七三七以施計而不言二施三施與上文墳延以下之例又不同必有



脫文無從是正。

其木乃品榆。王氏引之云。品榆當爲區榆。區與榆同類。故竝言之。字本作藪。或作樞。又作櫨。竝讀如謳歌之謳。爾雅釋木櫨莖。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曰。樞莖也。釋文竝烏侯反。云本或作藪。爾雅疏引陸機詩疏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櫨爲茹。美滑於白榆。是也。區字本有謳音。故藪通作區。今則脫其口。胡禮反字而爲品矣。各有草土。元本土作木。

薺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王云。莧當爲莞。爾雅釋草。莞苻藿。某氏曰。本草云。曰蒲一名苻藿。楚謂之莞。蒲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莞似蒲而小。故曰莞下於蒲。若莧則非其類矣。逸周書文傳篇曰。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穆天子傳曰。爰有萑葦。莞蒲。此文云。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則莧字明是莞字之譌。隸書完字或作兒。形與見相似。故諸書中莞字多譌爲莧。夬九五。莧陸夬夬虞注曰。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即莞字之譌。故釋文云。莧一本作莞。論語陽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楚辭漁父。漁父莞爾而笑。莞一作莧。列子天瑞篇。老韭爲莞。釋文莞一作莧。文選辨匹論。莞然坐乘其敝。李善本作莧。

薛下於萑。萑下於茅。宋本注。萑音追。莞蔚也。一作雍。中立本同趙本。張云。莞當作莞。釋艸萑雍。

郭注今荒蔚也。釋文：荏音追，荏他回反。王風中谷有荏，毛傳：荏，離也。釋文：荏他雷反。引韓詩云：荒蔚也。竝與尹注合。荒荏形近而譌。

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王云：每州有常，困學紀聞周禮類引作每土有常，是也。下文上土中土下土各有三十物，故曰每土有常而物有次，不當言每州也。此涉上文九州而誤。

其種大重細重。陳先生云：重，古種字。毛詩七月傳曰：後孰曰重。周禮內宰種稷之種。釋文：種本作重。鄭司農曰：先種後孰謂之重。皆古文以種爲重之證。

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檀。陳先生云：俱宜竹箭藻龜檀，以四字爲句。下文云：皆宜竹箭求臚檀檀，句正相同。藻龜求臚，皆誤字也。上一字皆柔字之誤。藻柔形相近，求柔聲相近，因而誤作藻。又作求，下一字乃臚字之誤。臚字減去上半之敝，遂誤作臚。臚隸變作臚，龜隸變作龜，故又誤作龜耳。爾雅毛傳皆曰：蕨，臚也。蕨與臚一聲之轉。詩疏引舍人曰：蕨一名臚。齊民要術引陸機疏曰：蕨，山菜也。又曰：周秦曰蕨，齊魯曰臚。蓋臚蕨同物。管子齊人故呼蕨爲臚也。檀與柔文相對。山海經郭璞注曰：檀，剛木。中車材。詩鄭風傳曰：檀，彊<sup>古忍</sup>刃<sup>忍</sup>之木。彊忍之木，卽剛木也。柔臚檀檀，臚可食，故曰柔臚。檀中材，故曰檀檀。一爲艸，一爲木也。尹注不能釐正，遂解下文之求臚，謂亦竹類，連上竹箭爲句。其誤特甚。張云：此文藻字疑椽字之誤，說見後。

五粟之土乾而不搭。陳先生云：搭讀爲塔。禮記學記篇：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凍。

塔之格，扞格堅不可入之貌。此格塔通假之證。說文曰：塔，水乾也。一曰堅也。玉篇廣韻皆曰：塔，土乾也。此不塔與不澤對文。下文曰：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斥與坻同，不斥猶不塔也。又下文曰：五臆之狀，堅而不骼，骼亦塔也。

蟲易全處。王氏引之云：蟲易全處殊爲不詞。易當爲豸，豸與易篆文相似，故豸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漢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孽。

棘莖黑秀箭長。張云：尹注棘音形，形乃彤字之誤。鉉本說文：棘音徒冬切。篇韻同。

其秀生莖起。丁云：其字疑涉上下文而衍。

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望案：下則字衍。安卽則也。不當有則字。說見幼官篇。其細者如萑如蒸，欲有與各。宋本朱本各皆作名。望案：各名疑皆分字之誤。謂細麻之中若萑若蒸，欲有人與之分別也。丁說同。

大者不類小者則治。劉云：類當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也。注非。王云：類

古字通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服虔讀類爲類二十八

年忿類無期服本作類老子夷道若類河上公本作類

寡有疥騷。丁云：疥騷卽疥癢也。古字段用。

終無瘠醒 中立本醒誤醒

無高下葆澤以處 張云下上當脫無字。上文云。若高若下。不操疇所。此云。無高無下。葆澤以處。

句法正同。

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怵以落及 王氏引之云。落與灰爲均。及字衍文。下文云。五隱之狀。黑土

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亦以落灰爲均。望案塌字字書無見。未知何義。

某種大葦無細葦 安井衡云上云三十種十二物。若無細葦。種只有十一。無字當衍。

皆宜竹箭求臚檣檀 張云求疑來字之誤。爾雅釋木。椋卽來。郭注中車輞則亦堅木。與檣檀類。

玉篇椋涼也。集韻椋木名。通作來。

有龍與斥 俞云尹注曰。龍斥竝古草名。此古字殊爲無義。案爾雅釋草。紅龍古。疑此文龍下當

脫古字。注文蓋作龍古斥。竝草名而傳誤也。丁云斥斤字之誤。斤芹省。龍與芹一水菜。一水艸。

條長數大 爾雅翼引大作丈。

種木胥容 丁云種。種字之誤。胥容卽楮櫨之省。楮櫨櫨凡三種木。

榆桃柳棟 朱本棟作棟。

其山之梟 陳先生云。梟當爲梟字之誤。說文曰。梟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梟字。段注曰。廣



韻引漢書梟首菹其骨。今刑法作梟。此梟作梟。其誤正同。到首謂之梟。故山顛亦謂之梟。後人少見梟。多見梟。遂改梟爲梟矣。

其山之有末箭與苑。王云。箭當爲箭。爾雅釋草曰。葍。王讐。郭注。王帝也。似藜其樹。可以爲掃。江東呼之曰落帝。說文作藟。義同。爾雅又曰。葍。山莓。郭注。今之木莓也。實似藟莓而大。亦可食。說文作藟。義同。草之名葍者有二。則未知此所謂葍者爲王讐與。爲山莓與。唯與苑竝言之。則亦是草名。而非竹箭之箭。故知箭爲葍之譌也。苑與苑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草苑藜蘆。顏師古注。苑謂紫苑女苑之屬。

其林其澆。張云。澆。麓之段字。鄭注堯典曰。麓。山足也。

鳥獸安施。望案。施當爲族。字之誤。說見幼官篇。

其葉若苑。王云。苑卽上文有葍與苑之苑。尹注非。

以蕃殖果木。丁云。以字衍。下文言蕃殖果木。凡十三句。皆無以字。

柚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丁云。柚莖黃秀以慈。慈讀爲滋。訓多。下文五怵柚莖黃秀以慈。脫以字。忍水旱對下五壩五穀不忍水旱也。下文五沙白莖青秀以蔓。正與此句句例相同。又證以上文柚莖黑秀箭長。柚莖黃秀恚目。句句例亦同。

五淨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 丁云葆字衍澤讀潤澤之澤言如米之中堅而外潤是以不離不圻也下文芬焉若糠以脆華然如芬以脹是其句例

某種忍蘆忍葉如萑葉以長孤茸黃莖黑莖黑秀 張云秀蘆爾雅作隱苾齊民要術同丁云案

上下文言其種某某皆先言種下言莖秀之色然後釋物種之形狀此亦當先言黃莖黑秀下乃接忍葉以下九字又案此忍蘆與下文櫚葛皆不言大小恐有闕文如忍蘆櫚葛各分大小正合上土十二種之數下土十二種一大華二細華三青梨四雁膳五朱附六大菽七細菽八陵稻九黑鵝十馬夫十一白稻尙缺其一或青梁亦當有大小故邪望謂上下文皆言其葉若某此忍葉當爲其葉之誤

莖葉如扶櫚宋本扶作扶丁云扶櫚木名可如其葉不可如其莖當作某莖某秀其葉如扶櫚云云今本莖上脫一字莖下脫二字葉上又脫其字知者以上文言物種莖秀色七下文言莖秀色六而此大小邯鄲列在中間不應不舉莖秀之色其爲脫文無疑雖下文五埴五穀五臯五桀之種皆不言莖秀之色然不可以彼例此彼或下土之次之種故略而不言或本有脫亦未可知也

芬焉若糠以肥 丁云肥必是肥字之誤坤人注輕尹注云謂其地色黃而虛虛字正釋肥字上

文五蔭青怵以肥亦當是脰字

華然如芬以脰望案脰疑振字誤

其種大賁細賁王氏引之云尹說賁爲草名非也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而言若草

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賁讀爲大雅維秬維秠之秠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稂二

米郭注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大賁小賁是賁卽秬也賁

字從艸負聲負古讀若倍說見唐韻正聲與秬相近秬之通作賁猶丕之通作負也金縢是有丕子之賁于天史記

魯世家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賁生呂氏春秋孟夏篇作王菩生穆天子傳爰有萑

葦莞蒲茅賁郭注曰賁今菩字音倍中山經賁山郭注曰賁音倍漢書宣帝紀行幸賁陽宮李

斐曰賁音倍東方朔傳賁陽作倍陽是賁字古讀若倍聲與秬相近故字亦相通也

五塠之狀累然如僕累洪云山海經中山經塠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

糠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肝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王云洪說是也僕累卽爾雅之蚶蠃

聲相近

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王云樛當爲穆杞當爲杞穆卽黍稷重穆之穆杞卽維靡維

芑之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秬細秬大賁細賁重卽重穆之重賁卽維秬維秠之秠大荒南經維宜芑荳穆楊是食郭注曰管子說

地所宜云其種穆耜黑秀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譌集韻耜禾名引管子其種穆耜義本尹注也

猶土之次曰五壯 宋本作五弘元本作壯宋云案淮南地形訓云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許君注壯土南方之土也彼言壯土與此言壯土是一事壯壯並弦字之譌弦讀爲墳古音同邵相段借也廣韻二十文賁古文作莧莧從弓從邑無義蓋賁之古文當作莧故廣雅釋器云賁弦也古讀弦如墳則弦墳賁可通用禹貢沈青徐之土並言墳以地卑故弦土爲下上之次豫州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蓋北近雍冀則厥土惟壤故地員壤土爲上土也南近揚荆則下土墳壚故地員繡土爲中土弦土爲下土也淮南以南方爲弦土卽禹貢豫州下土墳壚之義

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 丁云甚卽上文湛而不澤之湛謂土溼解散又極麤疏也疏與臞字爲均瘠字衍此或注文訓臞爲瘠文有脫落因而致誤

五殖之次曰五臯 王云五殖當爲殖土例見上下文

穀土之次曰五臯 丁云臯當爲臯字之誤臯澆之段字說文曰澆薄也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弟子是則 風俗通義引是則作則之



毋驕恃力 中立本特誤持

志毋虛邪 周官考工記韞人注引虛作空

衣帶必飾 宋本飾作飭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莊氏述祖云凡言與行以下十八字當在師出

皆起之下今本誤

所求雖不在 朱本在作得

置醬錯食 朱本錯作醋惠氏士奇校改為醢醬云醬之多汁者也張云錯猶置也即下云凡置

彼食是也朱本誤為醋惠氏因改為醢醬非矣篇末錯總之法錯字亦同此訓

左酒右醬 洪云醬當為漿曲禮酒漿處右注曰兩有之則左酒右醬義本此北堂書鈔百四十

四御覽八百六十一引醬作漿書鈔引注云漿右當漱也不知何人所撰

三飯二斗 莊云二當為貳斗當為豆周禮酒正大祭三貳注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曲禮

雖貳不辭注貳謂重穀膳也貳豆謂益所設之穀膳也

右執挾匕 安井衡云古本挾作挾

周還而貳唯嚙之視 望案周官酒正司農注賈公彥疏皆引此二句還作旋賈疏云周旋而貳

者欲副益酒尊之時。嫌謂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

柄尺不跪。禮記少儀正義引此文。柄上有進字。望案尹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尹本有進字。今脫去耳。

拊前斂祭。宋本斂作板。板爲扱字之誤。說見下。

飯必捧擊。陳先生云。擊者。擊之誤字。說文揚雄曰。擊。握也。捧。擊。捧。握也。握。持也。

既徹並器乃還而立。安井衡云。古本無此二句。

攘臂袂及肘。中立本袂誤袂。

執箕膺。洪云。搢當依下文作葉。曲禮注引作搢。儀禮士冠禮注。古文葉爲搢。毛詩小戎正義

引作執箕膺。搢傳寫之誤。

其儀不貳。宋本貳作貸。

坐板排之。尹注云。板穢時以手排之也。張云。說文。板。判也。判穢無義。板蓋扱字之譌。曲禮以箕

自向而扱之。鄭注。扱讀爲吸。謂收糞時也。扱與板形正相近。因悟上文拊前斂祭。宋本斂作板。

板亦扱之譌。故注云。旣食畢。掃席前。並搜斂所祭也。傳寫誤扱爲板。校者見板字不可通。因取

注中斂字易之。不知仍板字之舊。尙可使讀者尋繹爲扱字之譌。改爲斂字。則從此失真矣。又

疑彼注搜字亦扱之誤。日本豬飼氏說同。

錯總之法 丁云。總。燧之段字。說文。燧。然麻烝也。燧者。總也。說文。總。聚束也。廣雅。燧。炬也。

居句如矩 丁云。居句讀爲攷工記之倨句。謂斲侈之度也。如矩。謂一執新燭。一執將盡之燭。相交正方如矩也。攷工記于磬氏曰。倨句一矩有半。于鞀人曰。倨句磬折。此卽一矩有半也。于冶氏曰。倨句外博。此侈于矩而不及一矩有半也。于匠人曰。句於矩。此斂於矩而不及一矩也。此云倨句如矩。則正方也。凡倨句連文。猶云大小。析言之。則如鉤爪倨牙是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 孫云。禮記檀弓注引作右手折聖。正義引作左手秉燭。右手正聖。釋文同。聖。燭頭燼也。此左右誤乙。又作櫛字誤。丁云。廣雅。燭。夷。炏也。說文。炏。燭夷也。尹注。櫛。謂燭盡。與夷通。說文。夷。火餘木也。聖爲燭借字。作櫛者誤。上文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同。

有墮代燭 宋本墮作隨。古字段借。

問所何趾 洪云。案說文引作問疋何止。古文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此作所字。與胥音相近。

言昭第六十 亾 雜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亾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亾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四 管子解一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 陳先生云案下文四言高行則高者當是高行之誤。

忠者臣之高行也 王云臣之高行當依朱本作臣下之高行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學記人部上御覽人事部五十九竝引作臣下之高行。

臣下隨而不忠 洪云隨讀爲怠惰之惰下文云解惰怠慢以之事主則不忠宋本隨作墮古字多通用。

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 丁云天下當作羣臣下文云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

治安百姓主之則也 望案治安百姓上當有主字此與上生養萬物地之則也對文。故家事辦焉 宋本辦作辨。

則人得之而易其威 陳先生云易讀爲傷說文曰傷輕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張云。門疑闔字壞文。謂宮闔也。說文作闔。宮中道。從口。象宮垣。俞云。門疑明字之誤。鄭注禮運記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卽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

則民循正。元本循作脩。

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宋云。徐侍郎頴曰。祠卽治字。公羊春秋莊八年甲午祠兵。穀梁及左氏竝作治兵。公羊雖以治爲祠。然傳及注但言習戰。義仍同治。惟陸氏音義云。祠祭也。是望文附會。案徐說極是。公羊作祠。是齊人語。解管子者亦齊人。故云祠器。說文。辭。訟也。从齒。齒猶理事也。齒埋也。重文。祠。籀文。辭。从司。案此知治與祠義相近。治可通作祠。公羊春秋及管子祠字當爲祠。形聲相近。誤爲祠。故鄭駁異義亦謂公羊祠兵爲誤字也。周官大祝。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爲辭。知祠亦通辭。廣雅。蜀。式也。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獨。管子之抱蜀。卽老子之抱一。以爲天下式。式亦器義。尹注本篇。襲形勢解之文。而刪抱字。但云蜀者祠器也。後人遂莫得其解。近見影宋本管子。第一卷後載音釋。蜀音猶。猶字顯係獨字之誤。知音釋出尹注前矣。望案。此文當據尹注形勢篇作所謂蜀者祠器也。衍抱字。蓋尹所見本無抱字也。宋謂尹所刪削似非。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王云。美行當爲美貌。美貌謂鴻鵠德義。謂明主。

竝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上文行之美者而誤。

天下叛之。宋本叛作畔。

蜚蓬之間。孫云。蜚。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俱同。形勢篇是飛字。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丁云。動靜當依下文作動作。

舉事而有禍。元本無而字。

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望案。鬼下脫神字。元本有。

射者弓弦發矢也。王氏引之云。弓當爲引。此涉上文兩弓字而誤。

造父善馭馬者也。御覽工藝部三引作善御者也。

度量馬力。御覽引作量其馬力。俞云。當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

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

奚仲之爲車器也。藝文類聚舟車部。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器字。今本涉下文兩器字而衍。

故衆理相當。宋本作衆極。

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藝文類聚引作非斤力也。

於四方無擇也。治要引方作旁。

道之純厚 治要作導民。

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元本乎作也。與本篇合。

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望案平原之隰當作平隰之封。說詳本篇。

爲天下計者爲之讞臣 望案臣巨字之誤。下同。說詳本篇。

備利而偷得 王云。備當爲循。隸書循字作循。備字作脩。二形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焉。備誤作循。

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元本見下有者字。

不論其理義 中立本理誤禮。

聖人之諾已也 丁云。已乃言字誤。下文云。必諾之言。故云諾言。猶上文必得之事故云求事也。

此涉下不義則已而誤。

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元本無石字。丁云。山不辭土。與海不辭水對文。文選三引。亦皆無石

字。意林同。

譽者多所惡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三譽字皆當作訾。涉下食字而誤從食耳。形勢篇正作訾。

而蟪蛄飲焉 安井衡云。古本作蟪蛄。案本篇作猿猱。

亂主自智也 望案也字衍。

以尺寸量長短則得 宋本作短長。

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 元本無於字。

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元本子上有則字。今本脫。

上有禁 丁云。上有禁亦當作主有禁。與主有令對文。主民二字正釋上下也。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 王云。事其主上脫民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下文云。則民

不爲用。正與此文相對。

主視民如土 治要主上有人字。

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 元本無作非。

則民離叛而不聽從 宋本叛作畔。

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元本舍作釋。安井衡云。經言作其道

旣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此脫首尾各一句。而釋之下衍

也字。藏之下衍而字。又解莫知其釋之爲淫佚無道之事。謬甚。

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丁云。橋當爲橋。廣雅。橋。取也。方言。橋。揀也。自關而西。秦晉之

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橋。郭注。此妙擇積聚者也。說文同。淮南要略篇覽。取橋。擻。高注。橋。取也。



斬高者隨山刊木也。橋下者從下取之也。俞云：斬讀爲鑿。說文曰：鑿，小鑿也。橋者，喬之段字。詩山有橋松。釋文引王肅云：橋，高也。斬高橋下，竝以治河言。斬高，謂鑿龍門也。橋下，卽太史公所謂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者也。

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元本起作趣。王云：形勢篇作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是也。生任趣起，皆字形相近而誤。

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宋本無動者二字。御覽刑法部十五引同。此本衍。

而身死國亡。治要而身死上有然字。當據補。

桀紂天之所違也。宋本違作圍下同。

雖大必削。元本作雖成必敗。

與人交。宋本交作倂。

後必相咄。宋本咄作吐。意林同。

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望案：不信二字句絕。屬上告之以君臣之義二句爲義。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中立本聖作衆。

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元本無起字。此誤衍。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 宋本朱本皆作聖人治要同王云當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衆人之力而誤

則醜恥而人不信也 元本則下有身字

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 宋本立誤作也私作利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 王氏引之云多當爲朋字之誤也

古文多字作朋形與朋相似故立朋誤爲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

政九敗解曰人主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弊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策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皆其證也

使人有禮遇人有理 宋本作使人有理遇人有禮治要同王云使人有理謂使之必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賈子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旨矣

## 卷二十一

人君唯毋聽寢兵。宋云。毋當作毋。讀若習貫之貫。俗作下文竝同。有作無字勿字者。毋誤作毋。毋又誤無勿也。望案。毋爲發聲語助之詞。周秦諸子中不可枚舉。說詳見王氏伯申經傳釋詞。毋聽聽也。宋說蓋誤。

甲弊兵彫。中立本作甲兵弊彫。與上文城郭毀壞對。

無覆軍敗將之事。望案。下文兩言覆軍殺將。則此敗字當爲殺之字誤。

必不勝也。宋本作必不能勝也。

人君唯無好全生。宋本無作毋下皆同。

反於禽獸。元本朱本反作及。

然則賢者不爲下。元本下作力。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王云。朋當爲多。下朋黨同多與寡正相對。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

文朋黨而誤。

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俞云。此數語尙有闕文。當云

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

今本脫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丁云。觀樂下當依上文補玩好二字。宮室臺池。觀樂也。珠玉聲樂。玩好也。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朱本譽作舉。孫云。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當從朱本。羣臣務倭而求用。王云。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以黨舉官。則民務倭而不求用。解曰。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倭。而不爲主用。是其證。

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王云。謀當爲諫。八觀篇云。諫臣死而諛臣尊。是其證。諫臣與諂臣正相對。無取於謀臣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白虎通義引禮保傳曰。大夫進諫。今賈子保傳篇及漢書賈誼傳諫竝作謀。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

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

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丁云。上文作諂諛。立政篇同。疑諂字誤。

###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王云。版字涉上版法解而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篇名。故知版爲衍文也。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

疎遠微賤者無所告譎則下饒。洪云。饒當作撓。屈也。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宋本自萬物下另行。

往事畢登。王云。宋本畢作必。古字假借。今本作畢者。後人不知古字而改之。

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王云。從事之勝任之字。涉上句而衍。從事勝任。與親上鄉意對文。下文云。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

不親則不明。陳先生云。此不親則不明五字疑衍。下文但承愛與教順言。可證也。

不教順則不鄉意。俞云。此下尚有闕文。據下文當補云。不利則不勝任。

成事以質。中立本質作質誤。

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丁云。財下脫力字。慎施報。指用力言。察稱量。指用財言。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用財。

則必有崩阨堵壞之心。中立本阨作弛。壞誤壤。

無度則事無機。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刑法部四引。機俱作儀。洪云。任法篇云。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又云。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作機字誤。

罪殺不赦。北堂書鈔刑法部上引赦作疑。

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宋本怠作台。古字也。

則國治。王云。當依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故國不治對文。

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王云。何也。下脫曰字。當依治要補。上下文何

也。下皆有曰字。

愛施俱行。丁云。愛施當作愛利。下文同。

愛施所設。元本作愛施所施設。

故曰說在愛施。宋本作四說在愛施。

使君德臣忠。丁云。德乃惠字誤。形勢解惠忠愛孝四字兩見。

閉禍在除怨。陳先生云。此數語連下節讀。宋本合於上節誤。

怨咎所生。藝文類聚三十八引。咎下有之字。

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元本存作在。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丁云。此節及下節忽入問對語。與此篇文不類。疑以篇中

之錯簡也。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俞云。撫當作撫。撫卽模字。說文曰。模。法也。所以自撫。言以學自爲

模範。

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 安井衡云古本妬作怒當作常。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望案有乃明字誤。明下又脫於字。下文審於法禁。察於分職。是其句例。俞說同。

貴臣不得蔽賤 中立本蔽下有其字。望案據文義當有其字。與上文行其私句例相同。下文近者不得塞遠塞下亦當補其字。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 王云治要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爾雅曰職常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失其常也。漢書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宣帝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竝與此失職同義。加一所字則義不可通。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王云明主當爲明法。明法與私術相對成文。下文法廢而私行。卽承此法字而言。今本涉上下文明主而誤。

私術者 元本作利術。

非愛主也。丁云：當作非以愛主也。下文此句凡三見。

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王云：愛字當依朱本作受。二字形相似。又涉上愛主而誤。罰上當據上

下文補刑字。

故明法曰：專授則失。丁云：案上文言亂亡亡主，則此失字乃亡字之譌。亡對亂言。今明法篇亦誤。

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元本朱本無本字，是。

百官條通。洪云：條讀曰脩。漢書周勃傳：乃封爲條侯。地理志：條作脩。任法篇：羣臣脩通輻輳以事其主，卽其證。

如此者壅遏之道也。丁云：壅遏當爲壅主。下文言塞主之道，侵主之道，是其句例。

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丁云：謀字卽諫字之誤，而衍者立政九敗解：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亦譌謀。

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望案：具上當脫之字。

案其當宜行其正理。王云：當從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下文當賞當罰，卽承此句而言。今本案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脫一罰字，衍一宜字。



夫舍公法行私意。朱本私意作私惠。治要同。王云。私惠義見上下文。意字誤。

畏法誅也。丁云。法誅疑當作刑誅。上下文皆刑法對文。畏刑誅與法不使。亦對文。

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王云。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聽。字之誤也。服聽猶言服從。燕策及史

記。淮陰侯傳竝云。天下服聽。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聽與敬爲均。

以法量功。元本作以法賞功。與以法誅罪對文。

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望案。功乃方字誤。

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丁云。賊字衍。任法篇曰。人用其心。以幸於上。又曰。羣臣百姓安得各

用其心而立私乎。

故財貨不行於吏。治要財貨作貨財。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朱本長短作短長。御覽資產部十引。亦作短長。

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丁云。誤。試字之譌。

如此者。丁云。者字衍。如此二字連下讀。例見上下文。

忠正無罪而有罰。丁云。正當爲臣。涉下行正而譌。忠臣與邪臣對文。

如此則慙慙之人失其職。宋本慙作原。

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俞云：此姦臣當作人臣。蓋人主以無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兩云姦臣而誤。

是故忘主死倭以進其譽。宋本死作私。

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望案：義，俄之借字。說詳王氏尙書述聞。

是故邪之所務事者。王云：朱本及治要邪上皆有姦字。當據補。上下文皆言姦邪。

主無悟。治要引悟作寤。

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王云：惡也。當依治要作惡之。下文曰：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

夜危之。三之字文義相承。

故臣有所欲賞。丁云：當作臣欲有所賞。與臣欲有所罰對文。

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王云：上其字涉下其字而衍。務黨重臣四字連文。

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望案：牧，收字之誤。說見侈靡篇。

家與家務相益。丁云：元本無與家二字。依文義似衍。家務相益與大臣務相貴對文。

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治要引功作攻。

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王云：不官，當依治要作不課。望案：宋本作言，蓋脫課字右半耳。任人而不課其功。

則賢否無由而見。故不肖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是其證。上文曰：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今本涉上下文諸官字而誤。

專任法不自舉焉。中立本法下有而字。

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元本理作禮。僻作辟。

亂治者誅。丁云：治疑法字誤。

其分畫之不同也。丁云：分當作介。說文：介，畫也。

身無煩勞而分職。丁云：分職下有脫文。

臣乘馬第六十八。管子輕重一。宋本臣作巨。元本朱本作臣。丁云：疑當作國。俗書作国。形近而譌。

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俞云：案七十日陰凍釋而秬稷至百日而止。則尚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箸。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箸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箸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爲驚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爲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陰凍釋而秬稷。集韻。秬。古蓺字。宋本秬作机。

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丁云。耳乃畢字誤。

君過春而不止。安井衡云。古本君作若。

穀失於時。君之衡籍而無止。元本於作其。丁云。衡讀爲橫。下同。

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望案。善哉下當有脫文。筴乘馬之數云云。是管子語。安井衡

云。求當爲未字之誤。

故五穀興豐。望案。興豐二字不詞。興乃與字之誤。與讀爲舉。舉皆也。後人不知與字之義。妄改

爲興耳。山權數篇。萬物興豐。與此同誤。

使農夫寒耕暑耘。蓺文類聚歲時部下。御覽時序部十九。白帖四引此。暑竝作熱。

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王云。當依事語篇作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望案。元本說文

曰。緝績也。績。緝也。連言之。則曰緝績。陳風東門之池箋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是也。

微織卽微識。微說文作微識。今作織。周官司常注曰。微識。旌旗之細也。識或作織。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



箋曰。織。微織是也。功歸於府。與力歸於上對文。今本脫緝績功三字。微誤作微。又衍織而二字。  
織即織字之誤而衍者。

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王氏引之云。七當爲五。上文曰。一農之重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也。古五字作乂。與七相似。故五譌爲七。

春秋子穀大登。王云。春秋當爲泰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泰秋卽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

其輕重乙輕重丁二篇竝作大秋。大與泰同。

還穀而應穀。丁云。當作還穀而應幣。山國軌篇曰。然後調立環乘之幣。又曰。上無幣有穀。以穀

准幣。環穀而應筴。

以穀准幣卽是國筴。故應幣謂之應筴。

又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

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是其證。還與環同。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吾欲立筴乘馬。安井衡云。古本立作主。

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丁云。當作上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分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游

於分之閒。卽上文所謂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也。

王國守始。俞云。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二不足則加二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

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  
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間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爲最下矣。王  
國之誤無疑。

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王氏引之云：五當爲三，歲藏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  
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分而爲三年之餘也。

民無糧賣子數矣。宋本矣作也。俞云：數也二字，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而衍。

田筴相圓。宋云：圓當從宋本作員。員數也，謂以筴通田之數。今本誤。

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王云：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衍。下文云：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無  
賤字。

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朱本臾作腴。陳先生云：臾古腴字。上腴之壤，猶膏腴  
之地耳。閒猶中也。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王云：下樂上上亦當有而字。

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俞云：衆疑虛字誤。虛與滿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  
之滿虛，竝其證也。隸書虛字或作壺，與衆相似，丁說同。

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 丁云廢古通置公羊宣八年傳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  
問乘馬第七十 亾 管子輕重三

##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女事不泰 宋本作士女不泰

俎豆之禮不致牲 望案不字衍

齊諸侯方百里 宋云釋言齊中也釋地距齊州以南齊亦訓中此齊諸侯爲中國諸侯對下文

負海子爲蠻夷之子也 望案輕重乙篇作此諸侯度百里齊此一聲之轉猶鯨魚之鯨或爲鯨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俞云舉即與之誤而衍者

泰奢之數 孫云案上文作秦奢之數二字必有一誤

微勝不微 安井衡云微乃燬字誤燬善也

不待權與 丁云待當爲恃與宋本作與是也不恃與國正與上文桓公曰何不因諸侯權以制

天下意相對因依也恃亦依也二字同義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吾欲藉於臺雉何如

王氏引之云臺爲宮室之名雉乃築牆之度

定十二年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坊記鄭注曰雉

度名也高一丈臺雉二字意義不倫徧考諸書無以臺雉並稱者國莒篇曰大以室廡藉謂之

毀成輕重甲篇曰寡人欲藉於室屋以此例之臺下之字亦當爲宮室之名雉蓋軼之譌也軼

與射同。見說文。卽榭字之假借。楚語榭不過講軍實。劉逵吳都賦注引作射。郝敦銘王格于宣射。卽宣十六年春秋之成周宣榭也。古字偏効或左。

**右互易。**  
如猶或作𧈧。鄰或作隣之類是也。  
則駢字或可作𨾏形與雉相似因譌爲雉矣乘馬數

事語。地數輕重。甲諸篇言臺榭者屢矣。則此亦當然。爾雅曰。閼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陳先生云。地數篇曰。凡食鹽之數。嬰兒二升少半。則吾子謂嬰兒也。吾讀

爲蛾。學記曰。蛾子時術之。鄭君注曰。蛾。蛾蟬也。蚍蟬之子。微蟲耳。吾子卽蛾子。皆幼穉之稱。下

文及國蓄篇吾子凡三見尹注皆同

鹽百升而釜 尹注云。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張云。以下注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

二兩十九銖二釐計之。此注當云鹽十二兩六銖九釐一黍十分之二爲升。

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宋本問作開。揆度篇亦作開。通典十引同。望案據尹注舉其大數。

云云。則正文人數乃大數之誤。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

六千萬

王氏引之云。正與征同。萬乘之國正絕句。

望案宋本無國字

萬乘之國正常征也。欲言征鹽

策之善。故以常征相比校也。九百萬也者。九當爲人。篆文人字作八。與九相似而誤。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常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雖有開口千萬人。其常分之人但有百萬。萬乘之國征。但征其常分之人百萬。故曰萬乘之國征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者。當分之人每月籍其錢人各三十。輕重丁篇曰。請以令籍人三十錢是也。一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爲錢三千萬。故曰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者。言一國之常征。每月但有三千萬錢而已。今吾之征鹽策也。不待明發號令籍之諸君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倍於一國三千萬之籍。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也。爲人百萬也之譌。又不知爲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其說皆不確。俞云。隸續載張休崕溪銘。行八過茲。人作八。與九相似。王氏訂九爲人字之誤。是也。以正屬上句。則似未得。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曰。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云。正數之人。若丁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

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

今夫給之鹽筴。孫云。今當作令。王云。案通典正作令。又案。下文今鍼之重加一也。今亦令之譌。上文云。令鹽之重升加分彊。文義正與此同。

則百倍歸於上。俞云。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十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十萬。鹽筴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之。

行服連輶輦者。朱本輦作輦。通典引此亦作輦。望案。尹注云。大車駕馬。則作輦字爲是。三十鍼一人之籍。安井衡云。古本籍下有也字。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王氏引之云。七當爲十。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每一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每一耜鐵籍之加十錢。三耜鐵則三十錢。而當每月一人之籍矣。故曰耜鐵之重加十三。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上文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皆以三十錢當一人之籍。是其例也。尹說非。

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丁云。案當讀之字絕句。名與命同。說文。名自命也。七法篇。名者所以命事也。周語言以信名。注名。號令也。有乃負字誤。事語篇曰。負海子七十里。負海之國多。

鹽令之讎於吾國。卽所謂因人之山海假之也。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王氏引之云。十五當爲五十。釜五十者。升加分也。出之以百者。升加一也。上文曰。鹽百井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分者半也。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每升加錢之半。十升而加五錢。百升而加五十錢。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使鹽官出之。則倍其數而升加一錢。十升而加十錢。百升而加百錢。故以百也。若作釜十五。則與出之以百多寡不相因矣。尹注非。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朱本皆上有是字。與下文一例。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通典食貨十二引此。累作繫。又引尹注云。食者民之司命。言人君唯能以食制其事。所以民無不繫於號令。今本繫譌作累。又全脫尹注。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宋本夫作故。親信作信親。

民予則喜。通典十二引。民上有夫字。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通典引愛作憂。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丁云。租籍疑當爲征籍。輕重乙篇曰。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

所強求也。正與征同。正籍卽征籍。租籍卽租稅也。今本作租籍者。涉下文租稅而誤。

廢其所慮而請。丁云。廢讀曰置。置者。不去也。

不可爲籠以守民。通典十二引。無爲籠二字。民作人。

則臣不盡其忠。元本臣作民。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丁云。此當作故民利有百倍之失也。上文曰。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畜。

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言智者之多取利。以致愚者之不償本。故民利有百倍之失矣。下文曰。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是其證。今文利誤相。又倒置有字下。失又誤生。遂

不可讀矣。

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丁云。矣字衍。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王云。人君當爲今君。此與上文君引鑄量用云云。皆指桓公而

言。非泛言人君也。今作人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誤。尹注非。通典食貨八所引亦誤。輕重甲篇

正作今君鑄錢立幣。望案。輕重甲篇通施作通移。移與施古同聲通用。

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王云。若干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

故言若干。此旣云人有百十之數。舊本十譌作千。據輕重甲篇及通典引改。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已誤。輕



重甲篇無若干二字。

利有所并藏也。

王云藏字涉上文穀有所藏而衍并與屏同。

弟子職篇曰既徹并器輕重丁篇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史記吳

王導傳曰願并左并皆與屏同

屏即藏也。上言穀有所藏。此言利有所并。互文耳。漢書食貨志引此。正作利

有所并也。輕重甲篇曰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又云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

也。鹽鐵論錯幣篇亦云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則并下本無藏字明矣。據尹注云豪富并藏財貨

則所見本已衍藏字。通典引尹注并藏財貨則所見即是尹本。而又於正文內刪去并字。尤非

而自爲鑄幣而無已。吳云自疑日字誤。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俞云方言予讎也。此予字當訓讎。讎即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

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賣貴。釋文云售本作讎。此言無予即無讎也。猶詩言賣用不售矣。下文云

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兩予字義與此同。

則市糶釜十緡。安井衡云古本糶作糶。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俞云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半分之誤。半分與下文什倍相對。輕重乙

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予訓讎。與上義同。

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段云橫即桄字也。古曠切。

夏以奉芸 宋本芸作耘。

鍾鑲糧食 宋本作種鑲。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同。

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望案何字卽則字之誤而衍者。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 王云秩讀爲迭迭更也穀貴則物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迭秩竝徒給切聲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

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豬飼彥博云徧讀爲偏。

中歲之穀糶石十錢 宋云案管子所言皆以錢幣御輕重之法古者錢重故中歲之穀糶石十

錢言有錢十可糶穀一石輕重丁篇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又言齊西之粟釜百泉卽錢字則輻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輻二錢也請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

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案籍通藉借也蓋齊西釜百泉以三

十泉借人而取其三斗則泉散下而可糶齊東釜十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釜則粟收於

上而糶平然後劑其多少則貴者可賤賤者可貴所謂輕重之權也注謂每石取其利千泉所

說大謬漢書食貨志李悝亦言粟石三十錢時蓋用大泉而未鑄輕泉故貴重若此後秦鑄筴

錢則米至石萬錢矣趙充國傳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師古注謂其直錢之

數言其貴。充國傳又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言其賤。可知漢時穀直與春秋大略相等。漢書成帝紀。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買級千錢。無過石百錢者也。山至數篇言。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

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亦謂穀石則十錢。或二十錢也。

收穡而戶籍也。丁云。收疑畝字誤。

彼人君守其本委謹。宋本守作收。

謂之託食之君。宋本託作記誤。

夫國之君不相中。王云。夫國當爲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國卽千乘萬乘之國。不相中。不相

得也。

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

有功利不得鄉。宋云。鄉當讀爲饗。亦通。亨言有功利而已。不得享受其功利也。

分壤而功列陳。繫纆獲虜。望案。功字絕句。宋本繫作係。

何以及此。丁云。及乃反字誤。古返字作反。下文然後百乘可及也。亦當作反。元本朱本正作反。

是其證。

千乘之國封。望案。當作千乘之封國。今本誤倒。

然後萬乘可資也。望案。資乃澹之誤字。說詳下山權數篇相困撲而習條下。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通典食貨八引此。平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脫去。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終歲績其功業若干。宋本無若干二字。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宋本已作若。

十畝之壤。宋本畝作鼓。

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元本皆作者。

民有過移長力。王云。過當爲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丁云。曰田若干四字。疑涉上文而衍。人衆田不度食

若干者。食不足於其人也。餘食若干者。田之有餘於其人食也。俞云。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

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云。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可證。

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丁云。田疑曰字誤。

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丁云。山田上脫謂字。下文謂高田之萌曰。



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元本失作決。丁云當讀高田撫閒田句不被穀十倍句衍山字山田以君寄幣句撫抵也以高田抵閒田閒田之不被穀者相去十倍也山田不被穀更不止十倍故寄幣以振之下文云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是其證下文又云周壽陵而至少沙者中田也振之以幣是中田亦寄公幣上文云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以滿其准是其證失古佚字。

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丁云筴字屬上讀卽下文云環穀而應假幣也國奉決穀言國用發之以穀也上文云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卽國用也反還也還准賦軌幣卽所謂以穀准幣也上文山田閒田置公幣高田直幣而償穀坐長加十此又以穀准幣國奉決穀以應幣故穀稟之重又加十也有與又同。

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元本修作循。劉云一本作上且鄰循。丁云修當爲備游人游士也具游士出若干幣計直以假穀也。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隆一本作除。俞云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殺而後止廣雅釋詁曰廨減也降與廨同。

爲之有道乎。王云：予當依宋本作于，聲之誤也。于卽乎字也。呂氏春秋審應篇：魏昭王謂田詡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莊子人閒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于。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乎作于。爲政篇引書孝乎惟孝，釋文：乎作于。皇侃本及漢石經並同。管子九守篇：寂乎其無端也。鬼谷子符言篇：乎作于。是乎字古通作于也。通典食貨十二徑改爲乎，義則是而文則非矣。望案：中立本亦作乎。

捍寵紫箕勝籛屑糲。宋本寵作籠。王云：勝當爲滕字之誤。說文：滕，囊也。商子賞刑篇曰：贊茅岐

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得人一滕。今本亦作勝。趙策曰：贏滕負書擔囊。秦策：滕作滕。義同。屑，碎米也。廣雅作糲，糲，糲字之誤。糲，乾飯也。此本劉說望案引之曰：捍蓋糲字之誤。說文：相，畝也。或作

裡。方言曰：畝，東齊謂之裡。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鉏。孟子滕文公篇：糲裡而掩之。趙注曰：糲裡，籠畝之屬，謂糲爲籠屬，裡爲畝屬也。故管子亦以裡籠竝言之。

夏十日不害芸事。宋本芸作耘。

以幣貲金。元本貲作貨。

據之以幣。丁云：據乃振字誤。上文云：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是其證。上文又云：布黃金九千，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布與振同義。

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丁云齊字衍。滿衍是聯盛之義。山至數篇云伏尸滿衍。則滿衍二字連文。

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元本朱本下二家字皆作立貲。丁云元本是也。爲上粟。二家立貲散其粟。作一句讀。三壤之家以穀准幣歸之君。君復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下文立貲戰於民。戰馬已具。亦同義也。庚國蓄篇作廣。庚償也。

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丁云廩字衍。山林械器之高下在上。與國穀之朝夕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相對爲文。械器資于山林。故曰山林械器也。義見下文。

宮室械器。宋本作室宮械器。

樞以下者爲柴植。孫云植卽槎之俗字。

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望案安訓爲乃。說見幼官篇。

山權數第七十五。管子輕重八。

民之無糧賣子者。通典食貨八引作民之無糧。有賣子者。望案今本涉下文而脫有字。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王氏引之云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

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故曰藏參之一。張云。此文三年二字當依王說衍三十一。年當衍十一兩字。下與少半三字當在藏三之一下。言少半者。算術以十分之五爲中半。十分之七爲太半。十分之三爲少半也。令歲收十而三分之。則每分得三。又三三不盡。是爲十分之三與少半也。成歲三年而藏十者。歷三年而所藏積九分。又三個三三三不盡。爲九九九不盡。以合於九分而成十也。一年藏參之一與少半。卽上文守十分之三與少半。覆舉之以明其不傷於民也。曰歲曰年。皆舉時而言。曰十分之三。曰少半。曰參之一。皆舉分而言。語自有倫。不得相混。而稱藏十年與少半也。乘馬數篇云。人君之守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三年之餘。彼約舉整數。要以十年。此牽帶餘分以三年爲例。辭有詳略。意實相同。

故天毀堊凶旱水洿 望案。堊下疑有脫文。

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精緬。復石之幣。天下無有。丁云。案緬字句。說文。精。赤緇也。輕重戊篇。魯梁

之民。善爲緜。此緬字疑緜字之誤。

說文。緜。厚緇也。急就篇注。緜。厚緇之滑澤者也。重三斤五兩。今謂之平緜。

下文管子曰。兩見。疑此

文均有脫誤。張云。緬疑卽緜之異文。說文。茜。茅蒐也。段氏以爲卽蒨字。又云。緜以茜染。故謂之



績則本一字。

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王云。泄者上亦當有見字。見泄見射。皆承上文而言。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王云。亂之之本也。衍一之字。

阨者所以益也。俞云。益當作隘。下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本卽涉下文益也二字而誤。

閒田五石。王云。閒田。中田也。乘馬數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是閒爲中也。

庸田五石。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庸當爲庫。字形相似而誤。庫田。下田也。

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王氏引之云。粟賈三十。衍三字。粟賈一者。令增其賈而爲十。粟賈十者。令增其賈而爲百。故百畝可以當千畝。百乘之國可以當千乘。千乘可以當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朱本元本作地有量。國無筴。望案。下文亦言地有量。

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丁云。案通於輕重之數。下脫不以輕畏重。通於多少之數。十一字。上文云。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是其句例。

則國不相被。宋本國作問。

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 丁云當讀樹表置高句鄉之二字下屬謂一鄉之孝子聘之以幣也下文云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是其證

民之能樹瓜瓠葦菜百果使蕃袁者 宋本袁作育洪云玉篇裕作袞袁卽袞字之譌

民之知時曰歲且阨 吳云且乃豐字誤丁云案當作歲豐且阨上文云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

豐阨對言歲阨歲豐與下文某穀不登某穀豐義亦相成

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 類要引作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丁云皆字衍

此國筴之者也 王云國筴之下當有大字上文云不以狹畏廣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

是其證

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樸而謔 宋本困作因王氏引之云謔當爲澹字之誤也隸書澹字作澹因譌而爲謔澹

古澹字也

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曰澹讀爲瞻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澹字也凡漢書澹字多作澹不可枚舉又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卹澹凍餒

隸釋曰以澹爲瞻

上句言足下句言瞻瞻亦足也侈靡篇曰山不童而用瞻澤不弊而養足國蓄篇曰

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瞻也哉禮記大傳曰民無不足無不瞻者皆以瞻足對文義與此同也相困樸而謔當爲相樸而澹廣雅曰樸積也言國用相積而瞻也因蓋衍字耳劉以謔爲咨字則義不可通朱本徑改爲咨則謬益甚矣又輕重甲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

者得振。宋本資作書。亦是澹字之譌。民不贍。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贍。是也。後人不知書。爲澹之譌。因改爲資耳。下文不資者振之。及山至數篇。散振不資者。不資皆當爲不澹。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資。資與足對文。亦當是澹字。

民智而君愚。丁云。此下疑脫民愚而君智句。與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對文。

桓公曰。請聞心禁。宋本間作問。是。

將御神用寶。丁云。說文曰。禦。祀也。御。禦古通。下文云。東海之子類於龜。尹注。東海之子。海神之子也。以龜爲神而祀之。故藏之泰臺。日豐四牛。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注曰。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王氏引之云。闕卽掘字之假借。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耳。尹不能釐正而曲爲分別。失之。張云。掘闕固不當複。然掘下似脫一字。但云掘。文不成義。又案。此莊子及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述。豫且事所本。之龜爲無貲。望案之。乃以字誤。

一日而豐之以四牛。宋本豐作疊。

吾今將有大事 宋本無今字。

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 丁云此十九字疑衍見上文。

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 吳云則君上脫無豫二字。

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 王氏引之云飾字義不可通飾當作餘飾餘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爲飾蓄餘者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蓄餘藏羨而不息。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 丁云肥古肥字集韻曰肥薄也列子黃帝篇曰所偏肥晉國黜之張湛注曰肥薄也。

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 宋本無下械器不奉四字御覽治道部七引同宋本而諸侯之皮幣不衣 御覽衣作至。

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 御覽無外字內作則張云內當爲而字之誤而卽則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 王云貧字義不可通揆度篇貧作用是也兩使



字兩用字皆上下相應。

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丁云。不得不使。疑當作不用不使。承上不得不使。不得不用言之。言使民無有不爲我用。不爲我使也。

祿肥則士不死。望案。此肥字亦當訓薄。與上肥籍斂義同。

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望案。十疑七字之誤。

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丁云。黃金上亦當有所出之地名。與

下文一例。秦之明山衍之字。揆度篇曰。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

曾青一筴也。是其證。

今國穀重十倍而萬物輕。望案。今國穀上脫管子曰三字。

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丁云。案當作穀之九在大夫。然則穀羨在大

夫也。今本穀誤爲幣。又衍一幣字。遂不可通。上文云。爲吾運穀而斂財。財卽幣也。云國財九在

大夫者。卽運穀以斂之也。云國歲反一財物之九皆倍重而出者。卽以幣準穀。幣仍返之民間

也。故此云財物在下也。財物在下。則穀在上。故云。穀之九在大夫也。穀在大夫。重一而九爲餘。

故云。穀羨在大夫也。管子立環乘之幣。不過重輕輕重。一上一下。斷無幣穀盡斂於國。自壞其

法也。

熟穀之人亡 望案熟俗字當從宋本作孰。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望案還讀爲環說見君臣下篇。

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 宋本予作子通典食貨十二引同洪云予當作子臣乘馬篇秦秋子

穀大登又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皆其證。

今上斂穀以幣 望案今令字之誤。

無不爲國筴 中立本國誤筴。

則諸侯穀歸吾國矣 宋本歸下有於字。

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 宋本正作止丁云橫字疑衍。

故守大夫以縣之筴 宋本以下有一字。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 王云請散之散涉下文而衍御覽資產部十六引無散字。

穀爲君幣爲下 望案君疑上字誤。

大夫聚壤而封 宋本作旅殤望案旅列古同聲如陳旅卽陳列今本作聚必裂字之誤。

散振不資者 望案不資乃不澹之誤說見前。

以鄉完重 元本完作見。

特命我曰 俞云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注。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此下文多脫誤不可強解。

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宋本主作生。

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 宋云三世當爲四世十世當爲五世古文四作三。五作又。形近

而誤。禮天子諸侯皆親廟四。故云四世則昭穆同祖。五世爲祧。祧主藏太祖及二祧廟。若文武

二世室有主而無廟。故云五世則爲祏。祏藏主石函也。本左傳杜注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

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本通典御覽摯虞決疑要注

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

主藏于始祖之廟。本續漢祭祀志注竝以毀廟爲祏也。莊十四年傳鄭原繇稱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蓋

主宗廟之官云。宗祏言遠者謙也。昭十八年傳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杜

注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火及之。又云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注周廟厲王廟也。此所

徙正以遷廟主在戶外西牖中恐火及故徙之。哀十六年傳衛孔悝使貳車反祏于西圃。大夫

三廟高曾之主卽爲祏也。

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 丁云財字四字當衍。

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 王氏引之云大字衍三夫之家謂三

夫爲一家也乘馬篇曰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

爲一家是也乘馬篇又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兩上脫一字辯見乘馬篇此二十七人亦當作三十人三誤

爲二又衍七字也丁云六字皆八字之誤與乘馬篇同

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 吳云日乃口字誤安井衡云古本牡作壯

唐圉牧食之人 王云唐圉當爲唐園字之誤也食與飢同謂唐園中牧飢之人也輕重甲篇曰

以唐園爲本利晏子春秋問篇曰治唐園考菲履皆其證

因捫牢筴也 丁云捫疑欄字誤晏子君之牛馬老於欄牢鹽鐵論是猶開其欄牢輕重戊篇殷

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欄牢卽阜牢也下文行捫牢之筴同

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 安井衡云古本藏下有國字

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 丁云常操下當脫國穀二字與上文句例同

與工雕文梓器以下 望案與疑輿字誤

以東西南北相彼用 望案彼疑被字誤



#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史記貨殖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銅之山上竝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句中山經亦有之當據補又引出銅之山二句作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今本二句末皆衍山字次句中又脫有字當據以訂正王洪二說如此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 孫云據中山經之所以脫天地二字

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 丁云此下脫內字當據上文補

請刈其堯而樹之 路史黃帝紀注引刈作乂堯作莧樹作時

逃其蚤牙 路史引蚤作爪

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 路史沙作研金作銀

上有慈石者 望案慈卽磁之假字

下有銅金 路史作下有赤銅青金

上有陵石者 御覽地部三引作綠石 珍寶部九引作陵石 與今本同。

下有鉛錫赤銅 御覽地部三 珠寶部九引 竝無赤銅二字。

苟山之見榮者 宋本元本見下有其字。

君謹封而祭之 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引謹作遙。

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 金從之 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 史記五帝本紀 索隱

引作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 盧上無葛字 高祖本紀 集解引作交而出水 藝文類聚六十

引作廢而出水 廢發古通用。

是歲相兼者諸侯九 路史黃帝紀注引諸侯二字在相兼者之上。

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雖狐之戟 芮戈 洪云 荀子榮辱篇 狐父之戟 楊倞注云 狐父地名 管子曰

蚩尤爲雍狐之戟 狐父之戈 豈近此邪 路史後紀四引作雍狐之戟 狐父之戈 此作芮戈 誤。

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 路史注引作諸侯相兼者十有二。

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 路史注引作天下頓戟一怒。

此見戈之本也 丁云 見戈疑得失之壞字 正文云 得失之數 皆在此內 是其證。

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銍銀 宋云 一曰以下十一字皆校者語 而作正文 則校語入正文者多。

矣。故管子難讀也。俞云。玉篇。鉦。送死人具也。然則鉦銀鉦金。義不可通。疑當爲鉦。五音集韻曰。鉦。堅金也。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王云。牛氏當作禺氏。見國蓄。揆度。輕重甲。輕重乙。四篇。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俞云。各當爲託。聲之誤。國蓄篇云。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

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王壽同云。伯申先生子。此義。丁泳之述。稅當爲挽。挽者。奪之

假字也。輕重甲篇。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此與欲守國財而毋挽於天下而外因天下。義正相同。故知脫卽奪之假字也。下文云。夫本富而財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稅亦當爲挽。

夫水激而流渠。王壽同云。渠讀當爲遽。遽。急也。

民舉所最粟。陳先生云。最當爲最。尹注音子外反。則譌最矣。

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御覽飲食部三十二引。啗俱作舐。

羹涕水爲鹽。洪云。涕當作沸。沸水清不能爲鹽。且下文修河濟之流。字已作濟。輕重甲篇。乙篇。

丁篇。并此篇。此語凡五見。唯輕重甲篇作沸字不誤。望案。宋本正作沸。與洪說合。

丈夫毋得治宮室。洪云：丈夫當爲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其證也。御覽飲食部二十四引此，正作大夫。

君以四什之費。丁云：四什下脫倍字。

修河濟之流。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御覽飲食部卅二引此，正作循。

五穀興豐。望案：興當爲與。說見臣乘馬篇。

巨錢而天下貴。俞云：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興豐，則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今作巨錢者，吾字缺壞，止存上半之五，而誤爲巨。賤之與錢，則以音近形似而誤也。

若以身濟於大海。望案：身疑舟字之誤。篆文身作舟，舟作舟，形相近也。

天高我下。王云：天高當作天下高。義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下高，我獨下。

則財利稅於天下矣。元本無利字。

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丁云：本當爲國。國蓄篇曰：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輕重甲篇

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輕重乙篇同。可證也。望案：達當是道字之誤。

游子勝商之所道。丁云：勝當作媵。方言：廣雅竝曰：媵，寄也。寄商猶客商也。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路史前紀五引此文云。齊桓公問于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爲天下者也。較今本多二十五字。宜據以補入正文。

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王氏引之云。之仇二字。因下文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注大謬。皆以雙武之皮。洪云。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二。路史後紀十一引。俱作虎。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王云。桓公曰。當作管子曰。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張云。桓公曰三字疑當在天下治下。

二五者童山竭澤。陳先生云。二五者下不應有童山竭澤四字。此四字疑在上文堯舜之王節中國準篇。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可證。俞云。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

人君以數制之人。陳先生云。下人字衍。

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俞云。此三句當在上文。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之下。

殺其身以疊其鼓 宋本疊作疊下同。

剗以爲門父 宋本剗作剗。

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 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故人無有姦能誣祿而至於君者。

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俞云寅字無義疑更字之誤相任更爲官都

者言使之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也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

常斷尹注云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

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都卽此所謂官都也去乃者字之誤望案路史後紀十一引此文

去正作者。

民更相制 元本朱本更作吏。

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 宋本數下有也字。

二年耕而十一年食 丁云十一年疑當作十二年下文亦當有粟賈十二倍五字卽上文一歲

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之倍數也。

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 丁云處亦去也左僖廿六年傳能左右之

曰以穀梁桓十四年傳以者不以者也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有以重至而輕

去言物非無端而重至無端而輕去必有以之者則權數是也我動而錯之天下句趙本天下屬下讀者非張云當作天下卽於我矣已衍字耳

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 安井衡云甲兵下疑脫有甲兵三字

吾非珽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

王云鑪橐當爲鑪橐字之誤也

周官翦氏注故書畫爲橐譌作鑪韓子八說篇千城距衝不若

湮穴伏囊今本亦譌作囊

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王注曰橐籥排橐也淮南本經篇鼓橐籥吹埴以銷銅鐵

高注曰橐籥治鑪排橐也齊俗篇曰鑪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論衡量知篇曰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故曰搖鑪橐而立黃金

利下上之用 元本利作制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俞云度當作各聲之誤此本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竟明每日行五十里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竟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卽云十日出竟夫五百里而十日出竟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誤脫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

多與周禮合也。古者諸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于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竟五日而反。俞云。五日當作六日。據下文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竟之日。此云三日出竟。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爲分者萬人。丁云。下文云。爲當分者十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皆有當字。宜據補。

匹夫爲鰥。宋本鰥下有魚字。

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元本同作周。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俞云。挾猶給也。挾讀爲泱。古無泱字。以挾爲之。泱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義。此言上農可以給五人。中農可以給四人。下農可以給三人。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

必起於糞土。丁云。起疑赴之誤。輕重甲篇曰。勿使赴於溝澮之中。是其明證。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王云。賣上當有不字。檀即檀鬻之檀。言事再其本。則民雖無檀而亦不賣其子也。輕重甲篇曰。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是其證。



三其本若爲食 丁云輕重甲篇曰事三其本則衣食足疑此文有誤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 宋本桓公上有齊字得下有而字

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 丁云下脫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九字下文可證

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丁云上脫謹逃其爪牙五字此文卽承上文言之

猛獸衆也 宋本猛作禽

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元本用下有之字

立祈祥以固山澤 宋本固作周

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 宋本搏作搏山金作金山存作成

立駢牢 丁云駢字乃牛馬二字相并而誤上文云諸侯無牛馬之牢輕重戊篇曰立阜牢服牛

馬而天下化之望案路史夏禹紀有立駢守以爲民饒句疑本此文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 王云菹菜當爲菹菜字之誤也俗書菹字作菜二字形相似菹或作沮孟

子滕文公篇注曰菹澤生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謂菜沛周官縣師注曰菜休不耕者是菹菜者

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壘不爲用之壤菜字亦誤作菜輕重甲篇山林

菹澤草萊。萊字不誤。

立施以守五穀。朱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有之所生也四字。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端諫晨樂聞於三衢。王云。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作晨諫於端門。樂聞於三衢是也。今本既脫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說同。

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窳。王氏引之云。掌字義不可通。當是粟字之譌。隸書掌或作掌。與粟字略相似。粟古

廩字也。廩與窳皆所以藏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粟之粟。荀子議兵篇。則必發夫粟窳之

粟以食之。今本粟字竝譌爲掌。楊注荀子曰。掌窳。主倉廩之官。失之。辯見荀子。

不資者得振。宋本資作善。下文同。望案。資善皆澹字之誤。說見山權數篇。

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張云。用非其有。卽所謂來天下之財也。使非其人。卽所謂致天

下之民也。事語篇。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其非有。使非其人。與此正同。

夷競而積粟。丁云。夷競二字不可解。揆度篇曰。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又事

語篇曰。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上下文皆言穀。必非繒綈。夷疏與綈素同聲。則揆度篇之夷疏滿之。

卽事語篇之綈素滿之矣。凡从夷从弟之字。古皆通用。其素疏二字通用者。惟有果蔬之疏。古

通用素。禁藏篇。果。素。食。當。十。石。墨。子。辭。過。篇。爾雅曰。穀不孰曰饑。疏不孰曰饑。穀之外。蔬最

爲重。故管子言穀必兼及蔬也。據此以推。則夷競之競疑本是疏字。俗書競疏形近而誤故對粟言之。粟

言積。疏言夷者。夷讀如周官雍氏夏日至而夷之之夷。鄭注曰。夷之以鉤鑱迫地芟之也。若今

取芟矣。先鄭注曰。夷氏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

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又稻人夏以水殄艸而芟夷之。注先鄭說芟夷以春秋

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案先鄭言夷禾夷麥。管

子言夷疏。皆是翦取之意。後鄭又以取芟爲沉。蓋艸菜必迫地芟之。疏是艸菜之可食者。惟夷

之乃得當耳。事語篇緇字本是穊字。夷之通穊。猶夷之通穊。淺人因下素字。遂取同聲之緇字

改之。而失其解矣。

故遷封倉邑。宋本倉作食。望案。上下文皆言遷封食邑。此倉字誤。

時蓄之家。張云。時當作峙。與庠同。說文作峙。

天下有慮。望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慮亂也。

金鑑之數。宋本金作釜。是。

遠通不推。望案。通乃道字誤。

牧貧病 望案牧當從朱本作收說見侈靡篇

請以令高杠柴池 望案柴乃架字之誤說見中匡篇

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 宋本朱本簞作箒王氏引之云簞字義不可通蓋輦字之譌

輦字隸或作

見韓勅碑

字從車從扶

說文扶讀若伴侶之伴

扶字上畔之𠂔與隸書竹頭作𠂔者相似因譌

爲竹下畔之𠂔𠂔字相似因譌爲𠂔又脫去車字上一畫因譌爲簞笥之簞後又僞爲莞簞

之簞耳夫妻服輦者言杠池平之時民間夫妻服輦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多人輓之也海王

篇行服連輶輦者服連卽服輦也周官鄉師注故書輶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輶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輶字亦作撻淮南人

間篇負輦載粟而至今本脫載字說見淮南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撻是也高注訓服爲駕牛撻爲擔皆失之服之言負

也任重之名也考工記車人批服鄭司農云服實爲負小雅大東篇曉彼牽牛不以服箱謂負箱也史記貨殖傳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

輦行蓋服輦者或推或輓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以服輦也下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

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正謂推輦不能上高粱也韓子外儲說右篇茲鄭子引輦上

高粱而不能支是也蓋杠池平之時夫妻二人卽可以服輦而過及其高杠柴池也天雨苟下

則雖十人之力不能服輦而登地高而輦重也若作服簞則盛食之器甚輕何至十人舁之而

猶不能上乎輦今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輦一人兩手持輶輓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亦有



夫婦推轅者。婦以繩輓於前。夫持兩轅推於後。則此所謂夫妻服輦也。

天酸然雨。洪云。酸通作霰。說文。霰。小雨也。

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王云。所無因當作無所因。人力不足恃。則必借牛馬之力。故曰夫舍牛

馬之力無所因。望案。中立本作無所因。

弓弩多匡軫者。望案。匡義如國語。月盈而匡之。匡。言弓不正圓如月之虧缺也。張云。考工記則

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

鵝鶩之舍近鵝鶩鵠鵠之通遠。王云。通常爲道字之誤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穴聞

道屬今本道字並誤作通。鵝鶩去人近。鵝鶩鵠鵠去人遠。故曰鵝鶩之舍近。鵝鶩鵠鵠之道遠。

鵝鶩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段先生云。式讀當爲飾字之假借。

三月解匱。王氏引之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匱字。匱當爲匱。篆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去。二

形相似。隸書缶字作缶。去字作去。亦相似。故隸書匱字多譌作匱。漢冀州從事張襄碑。復攸陶

父。司隸校尉魯峻碑陰。濟陰定陶。皆是也。匱讀與匱同。弓衣也。廣雅曰。匱。弓藏也。小雅彤弓篇。

受言囊之。毛傳曰。囊。韜也。釋文。韜本又作弣。說文曰。弣。弓衣也。古者百匱同聲。小爾雅曰。縗。索

也。縗。即宵爾索。縗之。縗。小雅菀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

孟夏兮。史記屈原傳滔滔作陶陶。說文搯搯也。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曰。搯出曰掏。是其證也。韜從百聲。故通作匄。

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檄。不能自正。王云。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棐字。當是棐字之譌。說文

曰。棐。輔也。徐鍇曰。輔卽弓檄也。故從木。說文又曰。榜。所弓輔弓弩。又曰。檄。榜也。棐。榜檄二字皆從木。其義一也。此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檄。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鯀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說苑建本篇曰。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檄。不能自正。排檄與棐檄同。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榜檄者。所以矯不直也。鹽鐵論申韓篇曰。若隱栝輔檄之正。弧刺也。棐。輔榜一聲之轉。或言榜檄。或言輔檄。或言棐檄。其義一也。

故三月解弣。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王云。此何故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是桓公問語。此是管仲對桓公語。不當言何故。

桓公忽然作色。王云。忽然非作色之貌。忽然當爲忿然。隸書忿字。或作忿。形與忽相近。而誤。晏子春秋諫篇曰。公忿然作色。莊子天地篇曰。爲圃者忿然作色。齊策曰。王忿然作色。皆其證。

聖人乘幼。丁云。幼讀爲幽。大戴禮諸志篇。史記厯書竝云。幽者幼也。古窈字作幼。爾雅毛傳云。冥。幼也。詩釋文。幼本作窈。幼冥卽窈冥。窈冥卽幽冥矣。淮南道應訓。可以明。可以窈。注。窈讀如

幽禮記玉藻注。幽讀爲黝。周官牧人守祧。鄭司農竝云。幽讀爲黝。黑也。幽黝古今字。毛傳云。幽黑色也。黝從幼聲。黝謂之黑。幼亦謂之黑矣。管子有幼官篇。篇內言玄官者三。幼官卽玄官耳。玄猶幽也。水官曰玄冥。正取幽冥爲義。淮南注。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惠半農說。下文五吏爲五官之神。然則幼官篇之玄官亦卽玄冥。聖人乘幼。故管子以之名篇也。

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宋本五吏作五更。下同。

秋斂落原。望案斂疑獻字誤。

魚以爲脯鯢以爲殽。張云。魚字當脫右旁。

令以矩游爲樂。俞云。矩當作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从水。渠省聲。

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王云。大身之都亦當爲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起下。

文也。舟與身字形相近而誤。都卽禹貢大野旣豬之豬。馬注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史記夏本

紀。豬作都。丁云。大舟之舟當作周。古字通用。大周謂四周廣大也。輕重乙篇曰。以令至鼓。期於

泰周之野。期軍士。卽此所謂大周也。

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望案蓄爲舊字之誤。說見四稱篇。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王氏引之云。燒字絕句。火字下屬爲句。尹注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澤燒火爲句矣。

百鍾之家不得事轡。丁云。上文云。北郭者盡屨縷之屨也。則轡卽屨謂屨也。集韻屨或作轡。

則空閒有以相給資。王云。空閒當依宋本作空閒。謂以空閒之地給貧民。

中齊有薺石也。望案。薺亦當爲菑。說見四稱篇。

天下倪而是耳。洪云。倪通作睨。是當作走。言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之人皆斜視而走耳。輕

重乙篇同。

吾能令農毋耕而食。王云。吾字涉上句夷吾而衍。

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爲鹽。望案。火字誤。當依宋本作水。安井衡云。古本作煮水爲鹽。地數作煮。

涕水。古本脫涕字。

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俞云。庸讀爲傭。作之傭。廣雅曰。傭役也。尹注訓爲功。非是。

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王云。朱本國字在也字上。是也。尹注曰。本國自無遠饋而食。是其

證。無鹽則腫。自爲句。地數篇作惡食無鹽則腫。

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宋本弊作幣。

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王云。殷字義不可通。殷當爲段。即今。交段。謂交借財也。隸書殷字作段。



段字作段二形相似故段譌爲殷

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關澤赤遷爲假相漢表作殷相殷乃假之譌又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零段王子侯表作摩茂史

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譌作零殷

說文假非真也段借也是假借之字本作段今經傳相承作假而段字不復

用此段字若不誤爲殷則後人亦必改爲假矣

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洪云字書無簡字月令具曲植籩呂氏春秋籩作簾簡即簾之壞字

遺財不可包止朱本包作拘洪云拘留也揆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作包者誤

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王氏引之云

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爲乏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食是也乏食則不忍飢餓而

爲盜矣乏字本作王形與正相似因譌而爲正宣十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爲乏

望案懷祖先生廣雅疏證謂此

正字爲句之誤廣雅曰句求也俗書句字作巧與正相似而誤襄公三十一年左傳釋文巧本或作正昭公六年釋文士句或作王正是其證

今操不反之事張云不反疑即上文下艾二字之譌艾者刈之假借字下艾謂去其本

是君朝令一怒俞云怒讀爲弩方言凡入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

爲弩朝令一弩正謂其語之過也管子齊人故齊語耳

民人之食有人若干畝之數王云有人若干畝當依國蓄篇作人有若干畝

發草立幣而無止丁云發草與立幣連言不詞疑涉上而衍

民猶若不足也。望案：若疑苦字誤。

東車五乘。丁云：東乃束字誤。束車，約車也。國策曰：請爲子約車。又曰：王爲約車載百金。

迎癸乙於周下原。宋本作下作不。

而靡幣之用。丁云：幣者，敝之借字。說文：敝，帋也。一曰：敗衣也。輕重乙篇曰：器以時靡幣。

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王氏引之云：當作粟賈平釜四十，金賈四千。言今之粟賈平每粟一

釜，其賈四十錢，金賈每一金。

孟子公孫丑趙注曰：古者以一釜爲一金，釜二十兩也。

四千錢，二者皆當時之賈也。下文粟

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卽承粟賈平釜四十言之。金賈四千，

則二金中八千也。卽承金賈四千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賈上衍則字。因下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而衍

而文義遂不可通。

渾然擊鼓士忿怒。陳先生云：渾與鎧一聲之轉。詩：擊鼓其鎧。毛詩曰：鎧然，擊鼓聲也。說文：鑿，鼓

聲也。引詩作鑿。鎧，鍾鼓之聲也。引詩作鎧。依毛訓，則詩之鎧當爲鑿。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閭閻

爲鑿之段字。又說文：鑿，鼓聲。集韻通作鑿。隆冬與重聲亦相近。

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望案：士下當脫二字。帥然筴桐鼓爲句。

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王云：珠象上脫請字。下文皆有當據補。

崑崙之虛不朝。御覽珍寶部八引無之字。孫云爾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又云河出崑崙虛。此不宜有之字。

容金而金也。陳先生云。上金字疑誤。丁云而金疑當作千金。

##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天下之可得而霸。宋本霸作伯。下同。丁云之乃不字誤。山至數篇曰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孰穀之人亡。又曰內則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孰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此言孰穀者去。天下不可得而霸。與山至數篇文義略同。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丁云壤列二字連文。下文云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或讀列字下屬。非。

低諸侯度百里。陳先生云低小也。其字當作偁。說文偁小兒。詩曰偁偁彼有屋。今正月詩作低。低傳曰低低小也。

夫海出涕無止。宋本涕作沸。

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望案：不欲當作欲不二字倒。

推徐疾羨不足。王云：推當爲準。準省作准。因譌而爲推。事語篇作准。徐疾贏不足。是其證。

左右不足友。宋本友作支。疑誤。

故苟入吾國之粟。丁云：地數篇云：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疑此文入當爲食。

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望案：衡字衍。

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丁云：案當讀故謹毋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今本本字譌。未又與

本二字倒。則字據上文則國筴可成句補。上文曰：故苟食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粟幣皆本也。

故地數篇曰：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故謹無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與上文故君請重

重而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文法一例。

玉出於禺氏之旁山。孫云：旁山地數揆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旁字形相近而誤。

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鑢一鐻一軻。丁云：軻當爲柯。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櫨有半。謂

之柯。又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

闢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說文：柯斧柄也。柄柯也。或作榦。詩：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說文：則等畫物也。古之人或取法於斧柯。故謂其則不遠。爾雅：柯法也。尺寸取則於柯。



故曰法也。然則柯亦爲車者所不可少之物矣。管子言田器類及木柄，與此同義。

鼓山鐵。望案：鼓乃數字之誤。說文：鼓有所治也。讀若墾。此因聲以得義。鐵在山中，利墾治之也。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望案：十乃七字誤。

有雜之以輕重。望案：有乃肴之誤字。說見修靡篇。

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丁云：虜乃庸字誤。

河壑諸侯。甌鍾之國也。贖山諸侯之國也。丁云：贖字義不可通。左旁白字，疑百字誤。右旁責字，

疑負字誤。百負卽百倍也。言甌鍾之國百倍於山諸侯之國也。寫者誤并百負二字爲贖。校者又改作贖耳。負倍二字古通用。

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王云：十倍上亦當有或字，與下句對文。

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朱本所作形國蓄篇正作形。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王云：露當爲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

今本雪作露，則非其旨矣。修靡篇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

汶淵洙浩滿三之。宋本浩作沿。

日至日穫。元本下日字作而。

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 丁云艾與刈同收當爲畝中方都二之數雖不止一畝之積要其所量可於一畝約知其數也

請以一朝素賞軍事 望案素讀爲索鄭注禮記檀弓云索猶散也  
以令至鼓 治要無此四字

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王云下期字當依治要作朝言與軍士期於泰舟之野而朝之也今作期者卽涉上文期於而誤

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 王云易牙二字後人所加也小匡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易牙小臣豈得與四大夫差肩而立乎甄文類聚居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文子曰善五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又改四爲五耳張云此牙字當在鮑叔下誤倒在朋字下後人遂妄增易字耳

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 史記李牧列傳集解引作能破敵禽將者賞百金而得執將首者 望案高誘注淮南子曰執主也

言能得者壘千人 丁云當作言能得壘千人者乃與上下文句一例望案治要引壘作累吾曷以識此 望案識職之借字

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吳云內鄉二字當互易。

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王云見其當依治要作見禮。今本涉上下文諸其字而誤。

桓公終舉兵攻萊。宋本無終字。

戰於莒必市里。治要無必市里三字。

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綠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俞云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當竝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脫一字。第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脫。而句上有其民兩字甚爲不詞。蓋其民卽去一之誤。古文一作式。因誤爲民。式誤爲民。因改去爲其。屬之句上而義全失矣。所謂五分而不能操其二者蓋五分其國而去其三分則僅能操其二。桓公言不能操其二者甚之之詞也。如今本則所謂五分而不能操其二者不得其指矣。

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宋本子作予是。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宋本平作乎。俞云施乃也。字誤乎。上當脫粟字。

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民乎其歸我如流水甲篇言民此篇言粟句法正同

則請重粟之賈金三百 丁云元本作釜三百是也謂每釜加賈三百下文所謂三倍其賈也

請以令與大夫城藏 王氏引之云此當作請以令與卿諸侯令大夫城藏城藏者藏粟於城中

也下文曰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

列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王云固當爲調下文兩同調誤爲周又誤爲固耳下文衡數不

可調卽承此句而言國蓄篇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今本脫此文是其證

調則澄澄則常 王氏引之云澄訓爲清與調字常字義不相承當是澄字之誤說文澄平也物

之高者有時而下下者有時而高其數不能均平調之則前後相等而高下平矣故曰調則澄

平則高者常高下者常下矣故曰澄則常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鄭氏周易注見小雅采芣正義故心旁誤

爲水旁

常則高下不貳 望案貳當爲貳說見勢篇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 王云案此言以四秋分屬四時也分下不當有有字蓋涉上有字而

衍下文御覽時序部二引此無下有字



農事且作 御覽時序部二引作農事既成。

絲續之所作 御覽絲作蠶。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 王云大秋上衍而字。上下文皆無此例。御覽引此亦無。

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 望案也字衍。御覽引此亦無。

輕重丙第八十二 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六采布泉輸齊以收石壁 王云泉當爲帛。下文亦云有五穀叔粟。

布帛文采者。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

案泉布亦當爲帛布。布帛或曰帛布。下文帛布絲續之賈即其證。此承上文帷蓋衣幕之奉而言。則當云帛布不當。

云泉布。帛泉字相似。又涉上文泉金而誤也。又下文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

案泉金亦當爲帛布。上文作五穀叔粟布帛文采。是其證。今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

母至其本 元本母作每。俞云母當作母。母古貫字。

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 王云禪字涉上文禪於梁父而衍。籍當爲藉。藉薦也。史記封禪書曰。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其證。

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 王氏引之云不如令者不得從爲句天下諸侯連讀其子字則因上文從天子而衍

反此有道乎 王云當依前後文作爲此有道乎今本爲作反者涉下反之而誤

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 丁云閒乃閭字誤下文曰表稱貸之家皆壘白其門而高其閭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 王云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其千字則涉下文千鍾而衍

其出之鍾也一鍾 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上中字而誤丁云案也字亦當在一鍾下例見下文

上斲輪軸下采杼栗 宋本斲作斲栗作栗

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 宋本若作苦王云苦處當爲谷處上文山居谷處卽其證隸

書谷字作𡗗苦字作苦二形相似而誤上斲福三字義不可通案上文云上斲輪軸下采杼栗則此上斲福當是上斲輻之譌上言斲輪軸此言斲輻若詩之言伐輪伐輻矣

少者三十鍾 望案十字誤當依宋本作千

受息之氓九百餘家 宋本氓作萌

出粟參數千萬鍾 朱本無數字是

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吳云棄乃意字誤。丁云之正二字當是五王之誤。五王猶五君也。輕重甲篇曰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五王也是其證。

君之棧臺之職。吳云職疑藏字誤。下文同。

桓公舉衣而問曰。元本朱本衣作哀。張云哀疑衷字之譌。

使有以終其上令。王壽同云終當爲給。下文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是其證。寡人之德子無所寵。丁云寵疑窮字誤。

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王云曰字衍。

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王氏引之云發下蓋脫草字。國蓄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輕重甲篇曰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又曰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是也。務字屬下讀。務上之所急者務農也。農者上之所急也。

萊有推馬。王壽同云推乃準之誤。下文云云可證。

齊東豐庸而糴賤。俞云庸康之誤字。高注淮南子曰康盛也。

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鑑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鑑二泉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王云齊西之粟三斗三

十錢。則二斗二十錢。而鈞亦二十錢。則是二斗爲一鈞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鈞。失之矣。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云。十當爲斗。釜斗之粟。卽承上三斗三釜而言。隸書斗字作什。後人誤以爲什字而改爲十。通典食貨十二引此已誤。俞云。案上言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欲改十爲斗。反失其義。

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王氏引之云。阮當爲隄。報當爲障。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隘。鄆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隘與阮同。鄆與障同。

謹守泉布之謝。望案。泉乃帛字誤。

謹絲麻之謝。丁云。謹下當有守字。上文句例可證。

龍鬪於馬謂之陽。宋本謂作請。

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宋本飭作飾。顧千里云。初疑杓字之誤。請使大夫杓飾。



爲句。服下當脫一字。

地重投之哉兆。丁云。哉乃裁字誤。

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王云。收當爲叔。叔卽裁字。見下文。輕重甲篇亦云。子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叔字艸書作𠂔。因譌而爲收。

請以平賈取之。宋本之作人。

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望案。嗇當爲留。說見四稱篇。

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望案。并與屏同。

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王云。請之當爲謫之。下文滅其位。杜其門。是謫之之事也。今作請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

鵝鶩含餘秣。朱本秣作秣。

吹笙篴。吳云。笙篴下奪之風二字。輕重乙篇有。

此何以洽。王云。洽當爲給。下文云。國中大給。卽其證也。給洽草書相似。故給譌爲洽。尹注非。

表稱貸之家。王云。表當依宋本作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涉注文而誤。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王云。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衍。通典食貨十二引無也字。

出其財物以賑貧病 宋本賑作振

通之杭莊之閒 王云杭當爲抗抗古讀若康抗莊卽康莊

則蠱虵巨雄翬燕小鳥皆歸之 丁云巨渠段字雄當爲庸上林賦有庸渠水鳥也說文蠪蠪鳥

投蠱虵巨雄 孫云虵當依上文作虵

請挾彈懷丸游水上 吳云請乃諸字誤

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 王云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民多買賤物所以致富也今作賣

賤者涉上文賤賣而誤

衰然多衣弊而屨穿 宋本衰作哀是

此其何故也 王云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

論議玄語 張云玄當爲互字之譌舊書往往相亂

內嚴一家而三不歸 丁云嚴乃瞰之借字廣雅曰瞰視也孟子離婁篇注曰瞰視也音義瞰或

作瞰同說文作闕云望也集韻有瞰字云與瞰同視也

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 丁云無疑垂字誤

一舉而名實俱在也 宋本一作壹

民何爲也。望案當作民何不爲也。脫不字。

敢問齊方于幾何里。丁云于卽方字之誤而衍者。

泝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泝字。

本海莊二字譌并作一字。王云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隸書莊字作庄。俗又省作庄。因譌而爲庠。加彡則

爲泝矣。丁云也字上亦當有非穀之所生五字。與上下文一例。

朝夕外之。安井衡云朝夕讀爲潮汐外之。遶其外也。

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望案吾乃君字誤。

君動言操辭。王氏引之云操當作搖。搖辭卽動言。古人自有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搖辭。萬

民可得而親。是其證。今本搖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

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宋本孤作狐。

及吾地亦有道乎。丁云及乃反字誤。

君以織籍籍於系。元本無下籍字。安井衡云系當爲糸。五忽爲糸。十糸爲絲。

如此則云五穀之籍。劉云云疑當作去。

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丁云當讀以國一籍五句。

臣乃五字誤。君守布萬兩句。右乃君字誤。上文云。君守布。是其證。而后籍麻句。麻十倍其賈句。布五十倍其賈句。今士籍麻二字誤乙。又脫麻字。衍四字。術字。宋本作衍。衍字係校語。屬入上文云。君守布。則籍於麻。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是其證。

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丁云。朱本二十作世。蓋廿字誤。故乃數字誤。

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王云。湯讀爲蕩。一可以爲百。當作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山權數篇云。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是其證。

物之生未有刑。朱本刑作形。

守物之終始身不竭。王云。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卽其證。陳先生云。終始二字互倒。守物之始。終身不竭。四字爲句。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處戲作造六卷以迎陰陽。路史後紀一引作六畫。莊氏述祖云。卷當作金。古法字。亦通政。大戴禮盛德篇有六政。疑卽六金。

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路史炎帝紀注引樹作種。淇上有于字。民作人。無而天下化之五字。



鑽燧生火 御覽火部二引生作出

以熟葷臊 路史注引作腥臊

無茲膈之病 御覽皇王部四引茲膈作腸胃 集韻 胃古文作膈 路史注引作無腥膈之疾

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 朱本商作敵 望案 涇當爲瀆 商當作奠 皆字之誤

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 王云 帛當爲阜 字之誤也 史記五宗世家 彭祖衣帛布衣 漢書景十三王傳 卓誤作帛 阜以養馬

牢以養牛 故曰立阜牢服牛馬

循六崧合陰陽而天下化之 望案 崧金字之誤

公曰其行義奈何 王云 其字涉上文公其行義而衍

千穀也 俞云 千穀當從一本作子穀 子穀穀不成者 猶言童薈矣 說文禾粟之采 音穠 生而不成

者 謂之童薈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 王云 財用上脫而字 下文云 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 卽

其證

綖繻而踵相隨 王云 繻與屨同 集韻 屨或作繻 綖當作曳 曳引也 言引屨而踵相隨也 今作綖者 因繻

字而誤加糸耳 尹注非

應聲之正 宋云正同征。

二十四月 通典十二引作周月。

室屋漏而不居 王云居當爲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一御覽木部一引此。竝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書居亦作治。

沐浴樹之枝也 宋云檀弓沐浴鄭注沐浴也。此云沐者亦謂脩治去其枝也。

闢其年 俞云闢乃閱字誤。其讀爲暮。此當以閱暮年三字爲句。

民被白布 望案白帛段字。

以其不埒也 宋本埒作捐。宋云說文捐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擣捐。則捐謂芟其上枝。不能密陰。不捐則不芟也。

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 望案胡乃懷字誤。輕重丁篇正作懷。

歸市亦惰倪 王云歸市下常有者字。歸市者對上文丁壯者及父老而言。

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安井衡云。城非所以置鹿。城當是囿字誤。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俞云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又案下文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蓋金一

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女子居涂，望案涂上一本有內字，疑管子本或作內，或作涂而校者合之耳。

明王之所以賞有功，宋本王作主，下同。

齊因令人載粟處莘之南，元本朱本莘作楚。

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王云：貴買當爲貴賈。藝文類聚武部獸部下，御覽獸部二十一引此。

竝作貴價，是其證。下文亦云：不敢辨其貴賈。今作貴買者，涉上文公貴買之而誤。又下文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案買當依朱本作賈。上文云：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卽其證。此亦涉上文諸買字而誤。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獸部二十引本作農，下文同。俞云：作農者，乃後人不曉古語而改之。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彖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對四體而言，則心爲本；對臣民而言，則君爲本。管子地數篇曰：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國者，衢處

之國也。遠糴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其義一也。淮南子汜論篇立之於本朝之上。高注曰。本朝。國朝也。是古人謂國爲本之證。此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爲農。則失其義矣。

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王云。公因當爲公。其上文曰。君其鑄莊山之金以爲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皆其證。

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望案句例。賈下常有矣字。

令其買再什以上。安井衡云。古本買作賈。

修械器之巧。安井衡云。古本巧作功。

趙糴十五。吳云。此與下文修糴五月。糴糴二字當互易。

輕重已第八十五。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丁云。清。精段字。

摺玉總。朱本總作摠。王云。總與摠皆忽之譌。忽卽笏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作習。注云。習者。笏

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士喪禮。竹笏。今文笏作忽。墨子公孟篇曰。



公孟子載章甫搢忽。是笏與忽通也。桓二年左傳。袞冕黻珽。杜注曰。珽。玉笏也。此云天子搢玉忽。卽玉藻所謂天子搢珽。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此云天子搢玉忽祭日。正與周官合。左傳正義引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卽此篇之文。

發出令曰。望案發下當脫號字。

教民樵室鑽鑿。墮竈泄井。望案。墮乃煖字之誤。說見禁藏篇。

耒耨懷鉛鉛。又。樞權渠纒縲。王云。又當爲又。又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耨是也。說文。樞。鉏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耨棘樞。以破衝隆權渠。下文作穫渠。未詳。纒。卽繩字之誤。隸書。耨字或

作毘。又作毘。形與晁相似。毘之爲晁。與晁之爲晁。其下半亦相類也。縲亦繩也。丁云。耒。耨字之誤。懷。樞字之誤。鉛。鉤字之誤。權當依下文作穫。說文作鑊。大鉏也。渠與權同。釋名。齊魯謂四齒杷爲權。

此三人者。王氏引之云。人字衍。民之窮者有此三類。非謂僅有三人也。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義正與此同。

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 丁云衆疑衣字誤衣下有食字疑脫在不可事者下入國篇曰官而衣食之隨其所言勿遺棄也俞云衆疑稟字誤師古注漢書文帝紀曰稟給也

下作之地上作之天 俞云作讀如詩侯作侯祝之作此蓋神道設教之意

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 王氏引之云下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纁赤而靜處寫者脫誤耳

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俞云誅大臣三字衍文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爲滅三大其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有誅大臣之文則爲滅四大矣又案斬大山之斬當讀爲鑿與形勢解斬高同

天子祀於大宗 御覽時序部八引作祈天宗

同族者人殊族者處 王云人當爲入處止也言同族者則入祭異族者則止也

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 吳云沃乃飮字誤

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祊祭也 吳云兩所字皆涉下文所以字而衍

天子祀於大禩 安井衡云大禩蓋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禩詩曰七月流火秋分祀心餞其納

也。說文。心疑也。讀爲瑣。非此義。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俞云。以上下文推之。所出之里數皆與所數之日數相符。則此文亦宜云出國九十二里矣。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又自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而秋至。合而計之。則爲一百三十八。故出國百三十八里也。古人於此蓋別有義。

發號出令。望案。此句下脫曰字。當依上下文例補。

以秋至日始數九十二日。王云。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

張耒當弩。望案。張耒以下數句。乃他篇之佚文。誤綴于此。

穫渠當脅鞞。菱笠當掾櫓。宋本穫作攢。元本鞞作軻。丁云。脅鞞之爲物。形狀未聞。惠學士以脅爲甲。鞞疑當爲鞞。玉篇曰。鞞。兵器也。掾當爲楯字之誤。楯者。盾之借字。禁藏篇曰。苴笠以當盾櫓。是其證。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輕重十九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一二五二)

國學基  
本叢書  
管子  
附校  
正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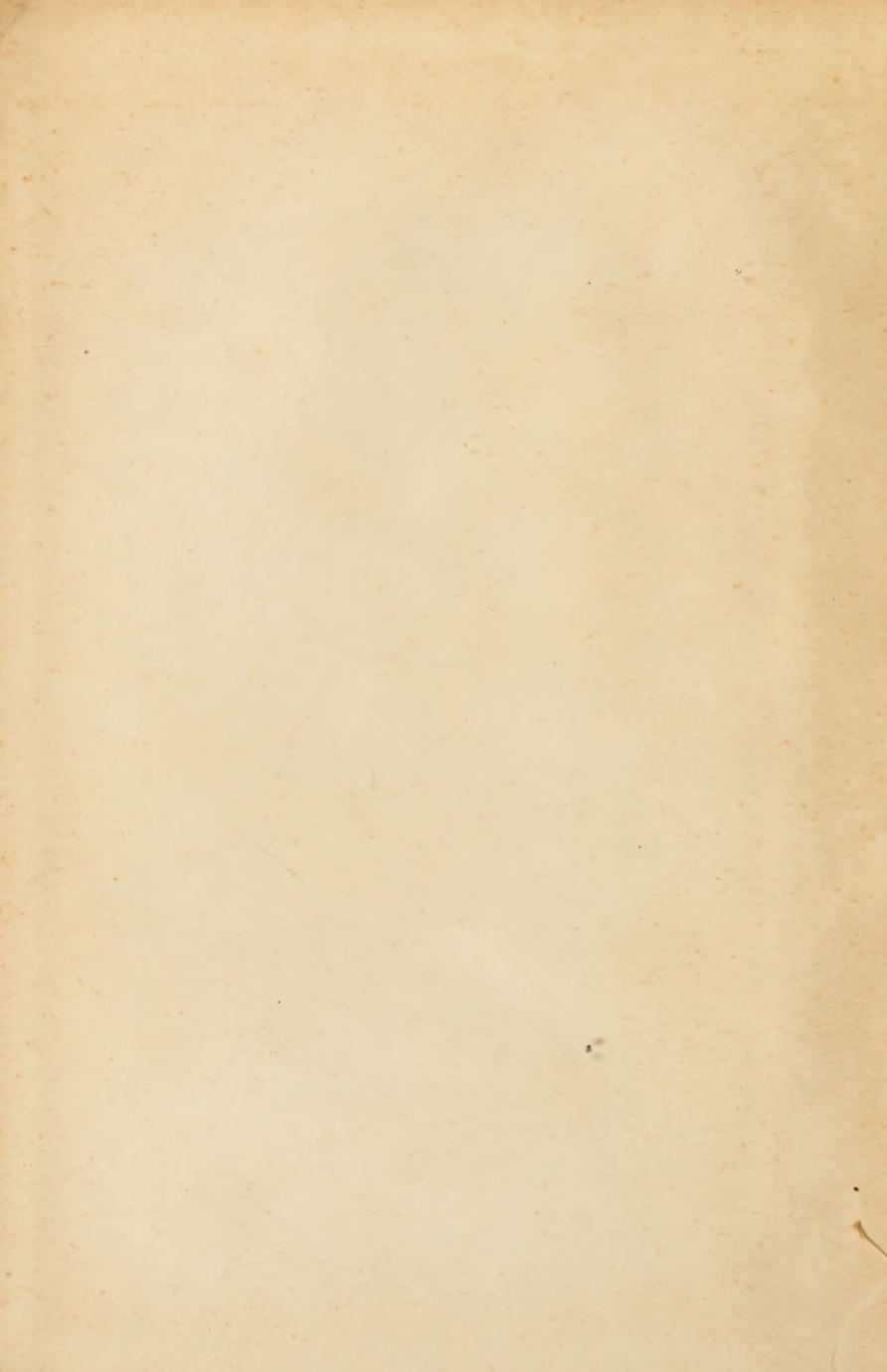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y  
Los Angeles

This book is DUE on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MAR 15 2000

RECEIVED  
AUG 29 2000

MAR 09 2005

NOV 27 2002

RECEIVED

REC'D YRL 2000 NOV 21 2002

**NON-RENEWABLE**

JAN 18 2005

DUE 2 WKS FROM DATE RECEIVED

111- 651

UCLA ACCESS SERVICES

Interlibrary Loan

11630 University Research Library

Box 951575

Los Angeles, CA 90095-1575



